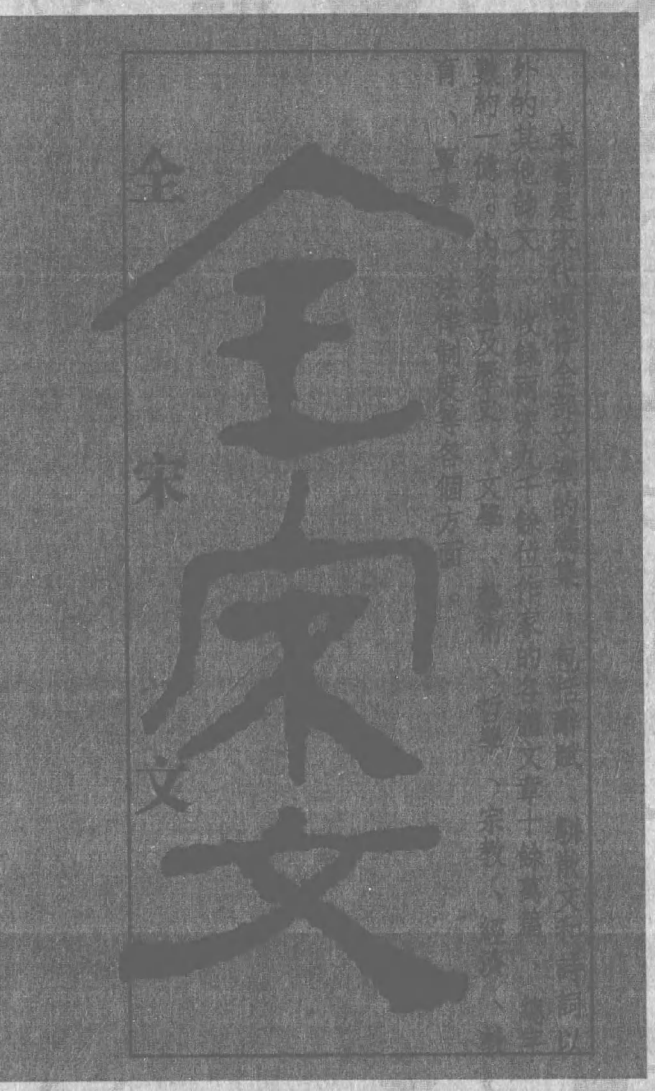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四〇册



第三四〇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七八三七

李曾伯　二七

奏乞叙復朱制參元官事……一一五

回奏宣諭……一一四

回宣諭奏……一一二

回奏宣諭……一一〇

回奏宣諭……一〇九

回奏御筆……一〇七

回宣諭奏……一〇五

回宣諭奏……一〇五

回奏宣諭……一〇二

回宣諭奏……一〇一

全宋文卷七八三八

李曾伯　二八

回宣諭奏……一六
回宣諭奏……一七
回奏庚遞宣諭……二〇
回奏庚遞宣諭……二一
回庚遞宣諭奏……二四
回庚遞宣諭奏……二五
繳城圖奏……二六
回奏庚遞宣諭……二六
回庚遞宣諭奏……二七

全宋文卷七八三九

李曾伯　二九
回奏庚遞宣諭……三〇
回庚遞宣諭奏……三一
回庚遞宣諭奏……三三
回奏宣諭……三六
奏邊事及催調軍馬……三七
奏催調軍及辭免觀文殿學士……三九

以湘帥申押回飛虎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二事 …… 四〇
奏邊事已動 …… 四二
全宋文卷七八四〇
李曾伯 三〇
回宣諭奏 …… 四四
回宣諭奏 …… 四六
回宣諭奏 …… 四六
奏邊事已急 …… 四七
回宣諭奏 …… 四七
回庚遞宣諭奏 …… 四八
奏邊事 …… 五〇
回庚遞宣諭奏 …… 五二
奏乞合江淮荆楚兵及浙右鹽丁民船水陸控扼 …… 五三
奏調兵等事 …… 五四
奏節次調兵自劾事 …… 五六
全宋文卷七八四一

李曾伯　三一
奏繳邕州捷旗……五九
奏調軍得捷……六〇
奏合湘嶺脉絡貫通仍乞投劾早賜區處……六一
奏本司調兵付劉鎮撫往湖南會合……六二
奏乞預飭邊防事……六三
奏劉鎮撫衡山之捷……六五
乞與守城將士優加推恩奏……六六
賀江面清肅乞檢會早命帥事奏……六七
代蜀總辭免新除狀……六八
代襄閫辭免召命狀……六九
辭免除軍器監丞兼淮西憲兼督參狀……七〇
再辭免狀……七〇
全宋文卷七八四二
李曾伯　三二
辭免除兵部郎官江東運判狀……七二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七三
再辭免狀……七四
三辭免狀……七六
淮西總乞投閒狀……七七
淮西總再乞投閒狀……七七
淮西總辭免除右司狀……七九
辭免除兵侍淮東制帥知揚州狀……七九
再辭免狀……八〇
三辭免狀……八〇
辭免兼淮西制帥狀……八一
再辭免狀……八二
淮東制閫自劾狀……八二
再申丐祠狀……八三
乞免兼淮西制帥狀……八四
再乞免兼狀……八五

李曾伯　三三

申朝省乞以和糴轉官加贈先父狀……八八
申密院照戎司兵額狀……八九
淮閫申夏臯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九〇
荆閫申朝省乞休致公劄……九一
回丞相邊事公劄……九二
四乞休致申省狀……九四
第四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狀……九五
第五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狀……九五
回申軍馬錢糧通融事狀……九六
申省乞將男新命收回等事狀……九七
再申自劾狀……九七
申乞合湘嶺通融兵糧等狀……九八
潭州諭俗文……一〇〇
靜江勸農文……一〇一
靜江府勸農文……一〇二

全宋文卷七八四四

李曾伯　三四

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啓……一〇四
代蜀總賀興元丁帥除利路安撫副使啓……一〇五
代荆閫賀沿江趙制置除煥學啓……一〇六
代京西漕賀沿江趙制置平寇啓……一〇七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安撫平寇轉官陞職啓……一〇八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提刑平寇進職啓……一〇九
代荆閫賀交代趙侍郎除京湖制置啓……一一〇
代荆閫賀趙都丞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啓……一一一
代京西漕賀趙都丞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啓……一一二
代京西漕賀全大監除京西提舉兼制參啓……一一三
代蜀總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啓……一一三
代襄閫賀黄漕赴召除卿帥成都啓……一一四
代賀四川桂制置除煥學啓……一一五
代京西漕賀湖北趙漕啓……一一六

代賀京西朱憲除閣職啓……一一七
代京西漕賀李工書啓……一一七
代京西漕賀錢秘監兼侍講啓……一一八
代京西漕賀趙侍御除大諫啓……一一九
代京西漕賀何宗博除正言啓……一一九
代京西漕賀陳少監兼殿講啓……一二〇
代賀陳洋州啓……一二一

全宋文卷七八四五

李曾伯　三五

賀太傅鄭右相啓……一二二
賀鄭左相除太師魏國公啓……一二三
賀鄭丞相克復襄樊啓……一二四
賀別參政啓……一二五
賀王參政啓……一二六
賀吳僉書啓……一二七
賀王僉書啓……一二八

賀應同知啓……一二九
賀史同知啓……一三〇
賀應同知兼參政啓……一三一
賀吏部趙尚書啓……一三一
賀禮部徐尚書啓……一三二
賀董侍郎權給事啓……一三三
賀陳中書禮侍啓……一三三
賀吏部倪侍郎啓……一三四
賀吏部袁侍郎啓……一三四
賀刑部趙侍郎啓……一三五
賀陸常卿兼修注啓……一三五
賀饒左司啓……一三六
賀右司汪秘丞啓……一三七
賀陳都丞啓……一三七
賀陳檢詳除戎少監啓……一三八

李曾伯　三六
賀盛編修啓……一三九
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啓……一四〇
賀湖北岳漕除帥啓……一四一
賀別安撫再任啓……一四二
賀別留守除兵書兼淮西制置啓……一四二
賀趙京尹升大資啓……一四三
賀浙西憲兼嘉興兼提領田事趙寶謨啓……一四四
賀廣西豐憲啓……一四五
賀鄭少卿知嘉興府啓……一四五
代蜀總通四川崔制置啓……一四六
代通興元丁帥啓……一四七
代通瀘南楊帥啓……一四八
代通瀘南曹帥啓……一四八
代京西漕通四川桂制置啓……一四九
代通四川桂制置啓……一五〇

代蜀總通夔路王漕啓……一五一
代通李達州啓……一五一
通京湖陳制置啓……一五二
通江陵別帥啓……一五四
全宋文卷七八四七
李曾伯　三七
通淮西尤帥漕啓……一五六
通淮西楊制帥啓……一五七
通淮西沿江史制置啓……一五八
通江陵別制帥啓……一六〇
通沿江別制帥啓……一六一
通京湖賈制帥啓……一六二
通成都黄都大啓……一六三
通湖北許憲啓……一六四
通淮西羅倉啓……一六五
通廣西豐憲啓……一六六

通金州徐守啓……一六七
通史制參監丞啓……一六八
通江陵楊倅啓……一六九

全宋文卷七八四八

李曾伯　三八

通金州晁倅啓……一七〇
通湖北章帥機啓……一七一
通京湖闕制幹啓……一七二
通江陵陳僉判啓……一七二
通江陵張教授啓……一七三
通激賞庫方撫屬啓……一七四
代蜀總通交代蔡郎中啓……一七五
通廣西經略交代董侍郎啓……一七五
通京湖制置交代賈尚書啓……一七六
代上史丞相啓……一七七
代上史丞相啓……一七九

代上鄭制置啓……一八〇
代上鄭制置啓……一八一
代上鄭制置啓……一八二
代上鄭制置啓……一八二
代上鄭制置啓……一八三
代上別帥啓……一八五
代上尤帥啓……一八五
代上項總領啓……一八六
代上趙利漕啓……一八七
代上趙夔漕啓……一八八
上鄭丞相啓……一八九
上四川鄭制帥啓……一九〇
上四川桂制帥啓……一九二
上京湖陳制帥啓……一九三
上江陵別帥啓……一九四

全宋文卷七八四九

李曾伯　三九
代上尤帥啓……一八五
代上項總領啓……一八六
代上趙利漕啓……一八七
代上趙夔漕啓……一八八
上鄭丞相啓……一八九
上四川鄭制帥啓……一九〇
上四川桂制帥啓……一九二
上京湖陳制帥啓……一九三
上江陵別帥啓……一九四

上夔門李帥啓……一九五
上利路胡漕啓……一九六
上徐漕啓　一……一九七
上徐漕啓　二……一九八

全宋文卷七八五〇

李曾伯　四〇

代除蜀總謝丞相啓……二〇〇
代蜀總謝樞密啓……二〇一
代蜀總謝制置啓……二〇二
代蜀總升太府少卿謝丞相啓……二〇三
代謝政府啓……二〇四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啓……二〇六
代謝政府啓……二〇七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啓……二〇八
代荆帥進職升副謝丞相啓……二〇九
代謝制垣啓……二一〇

代荆帥兩考謝丞相啓……二一一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啓……二一二
代京西漕謝蜀帥啓……二一三
代京西漕還臺謝荆帥啓……二一四

全宋文卷七八五一

李曾伯　四一
代襄閫得御書謝京西憲啓……二一五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啓……二一六
蜀總内機謝丞相啓……二一七
謝漕使啓……二一八
辟制幹謝蜀閫啓……二一九
辟襄陽宰謝制帥啓……二二〇
謝總領啓……二二一
謝荆帥啓……二二二
就改謝襄閫啓……二二三
淮西帥機謝丞相啓……二二四

除監簿倅鄂謝淮西制帥啓……二二五
知岳州謝丞相啓……二二六
謝臺諫啓……二二八
兵郎江東漕兼督參謝平章啓……二二九

全宋文卷七八五二

李曾伯　四二

謝督相啓……二三〇
淮西總領謝平章啓……二三一
謝督相啓……二三二
謝督相啓……二三三
除廣西帥謝丞相啓……二三四
謝參政啓……二三五
謝侍從啓……二三六
謝給舍都司啓……二三七
謝尚書啓……二三八
除京湖制置謝宰執啓……二三九
謝侍從啓……二三九

兼湖廣總領屯田使謝宰執啓……二三九
陞徽猷閣謝宰執啓……二四〇
荆閫一年謝宰執啓……二四一
轉正議大夫謝宰執啓……二四一
除寶文閣學士制置大使謝宰執啓……二四一
除龍圖閣學士謝宰執啓……二四三

全宋文卷七八五三

李曾伯　四三
代漕幕謝丞相得外臺薦啓……二四四
代謝制帥合薦啓……二四五
代謝京西漕合薦啓……二四六
代澧倅謝制使列薦啓……二四七
代謝制帥舉狀啓……二四八
謝金州徐帥舉關陞啓……二四九
謝制帥舉關陞啓……二五〇
謝制帥舉改官照牒啓……二五一

謝制帥舉改官啓……二五二
謝夔帥舉改官啓……二五三
謝四川都大薦辟啓……二五四
謝制帥特薦啓……二五五
謝京西漕舉政績啓……二五六
謝唐經略特薦啓……二五七
謝制帥舉著述科啓……二五八

全宋文卷七八五四

李曾伯　四四
謝興元帥舉文華科啓……二六〇
謝給事李尚書舉智謀科啓……二六一
謝總領舉智謀科啓……二六二
謝夔憲舉練達科啓……二六三
謝史尚書應詔舉兵機科啓……二六四
謝吴侍郎舉監司科啓……二六五
謝潼漕請舉啓……二六七

謝京西漕請舉啓……二六八
代回安監丞袖啓……二六九
代回湖廣鄭總領啓……二六九
代襄閫回陳總領賀轉官啓……二七〇
代襄閫回趙夔漕袖啓……二七一
回襄陽姜主簿自襄陽司户兩易啓……二七二
回襄陽胡縣尉啓……二七二
回南障李縣尉啓……二七三
回薛督機啓……二七四
回豐憲謝舉自代啓……二七四

全宋文卷七八五五

李曾伯　四五
回象州趙守謝辟啓……二七六
回荆門聶守袖啓……二七七
回歐陽簿尉謝登科啓……二七七
回胡司法謝請舉啓……二七八

回侯簿尉謝請舉啓……二七八
回歐陽解元謝請舉啓……二七九
回唐解元謝請舉啓……二七九
回秦解元謝請舉啓……二八〇
回秦解元謝請舉啓……二八〇
回衆解元謝請舉啓……二八一
回蜀士趙解元謝請舉啓……二八一
回蕭解元謝請舉啓……二八二
回宗室謝取應啓……二八二
回宗室謝取應啓……二八三
代回鄭制置賀生日啓……二八三
代回潼川秦守賀生日啓……二八四
代回黄漕賀生日啓……二八四
代回鄭制機賀生日啓……二八五
代回楊制幹賀生日啓……二八五
代回輔制屬賀生日啓……二八六

回蕭漕賀生日啓……二八六
回安觀使賀生日啓……二八七
回毛制參賀生日啓……二八七
代男除藉田令兼制機謝宰執啓……二八八
兩考謝宰執啓……二八九
三考謝宰執啓……二八九
回袁憲袖啓……二九〇
回常德楊守袖啓……二九一
回新四川余制置袖啓……二九一
回梁制參啓……二九二

全宋文卷七八五六

李曾伯　四六

轉宣奉大夫謝宰執啓……二九三
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謝宰執啓……二九四
除端明殿學士謝宰執啓……二九五
襄樊獲捷賀宰執啓……二九六

詔書奬諭謝宰執啓……二九六
謝陳中書四六劄……二九七
謝劉中書四六劄……二九七
宣閫謝王尚書啓……二九八
謝都司啓……二九九
解荆閫印謝三府啓……三〇〇
賀董參政啓……三〇〇
賀程樞密啓……三〇一
謝尤内翰四六劄……三〇二
謝程中書啓……三〇二
謝牟中書啓……三〇三
謝直院啓……三〇三
謝蒲制使啓……三〇四
謝程都大啓……三〇五
賀程丞相啓……三〇五
賀丁丞相啓……三〇六

賀林參政啓……三一〇七
賀朱樞密啓……三一〇八
賀馬制置開荆閫啓……三一〇八
辭閩帥得祠謝程參政啓……三一〇九
帥嶺謝程丞相啓……三一〇

全宋文卷七八五七

李曾伯　四七

謝朱大諫啓……三一一二
兼漕謝丁丞相啓……三一一三
回太平州牟侍郎啓……三一一四
回嘉興謝大監啓……三一一五
回蕭總領生日啓……三一一五
回安制置生日啓……三一一六
回江東李倉生日啓……三一一六
賀蔡同知除參政啓……三一一七
賀張尚書除僉樞啓……三一一七

可齋雜藁序……三一八
可齋續藁序……三一八
陳可齋文集序……三一九
班馬字類補遺序……三二〇
跋郭靖父告……三二〇
跋皇甫相士……三二一
跋商宣教携示先開國遺墨……三二二
題吴太師書軸……三二二
跋宣和浦禽圖……三二三
跋晦庵記南軒建曲江樓……三二三
跋高帥機斯術生賢閣記後……三二四
跋程制幹九萬詩軸……三二四
跋蕭省元書軸……三二五
跋狄學賓時飛所惠迴文織錦圖……三二五
楊議郎忠諫跋……三二六
跋東坡元祐帖子詞……三二六

吴季申儒英堂跋……三二六
識巖壑舊隱……三二七
識夕秀……三二八
以佛牙付福巖奉安公安二聖寺跋……三二八
重建岳陽樓記……三二九
重建仲宣樓記……三三〇
全宋文卷七八五八
李曾伯　四八
公安竹林書院記……三三二
擬泰壽泗三郡築城記……三三三
京西提舉司平糴倉記……三三五
泗州普照寺重修大聖殿記……三三七
重修静江府城記……三三八
重建湘南樓記……三三九
重建城隍廟記……三四〇
重修吕公巖記……三四一

重建仙佛神宇記……三四二
桂閫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三四三
桂林龍隱巖題名……三四五
桂林元巖題名……三四五
桂林西山題名……三四六
桂林隱山題名……三四六
桂林還珠洞題名……三四七
擬襄樊銘……三四七
贊陶淵明像……三四八
贊謝安石像……三四八
自贊記容……三四八
全宋文卷七八五九
李曾伯　四九
祭李漕母夫人文……三四九
祭別觀文文……三五〇
祭章朝奉文……三五一

謁夫子廟文……三五一
謁諸廟文……三五二
天基節静江祝聖致語……三五二
王母致語……三五三
對廳致語……三五四
代益昌憲運兩司宴制帥致語……三五四
代蜀總過沔宴制帥致語……三五五
代餞蜀閫赴召致語……三五六
代蜀總赴召宴制帥致語……三五七
代襄閫宴新除史制卿致語……三五八
揚州宴交代丘總領致語……三五八
壽城凱還宴將帥致語……三五九
凱還又宴王宣使致語……三六〇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致語……三六一
桂林宴提刑致語……三六二
桂林鹿鳴宴致語……三六三

荆閫宴交代賈尚書致語……三六四
荆閫宴吕馬帥致語……三六五

全宋文卷七八六〇

李曾伯　五〇

宴四川余制置致語……三六六
宴嘉興謝守致語……三六七
宴湖南章漕致語……三六八
餞章漕致語……三六九
宴湖南洪漕致語……三六九
宴廣西豐憲致語……三七〇
淮東制府僉廳議堂上梁文……三七一
江陵府學講堂上梁文……三七二
代廬帥上元祈福青詞……三七三
代合肥禳火青詞……三七四
代合肥祈雨青詞……三七四
都司代宰執禳蝗青詞……三七五

代禳蝗意旨青詞……三七五
都司代宰執祈晴青詞……三七六
代祈晴意旨青詞……三七六
都司代宰執祈雪青詞……三七六
代祈雪意旨青詞……三七七
母氏除祥青詞……三七七
茅山爲亡弟小祥青詞……三七八
江東漕祈雨青詞……三七八
采石水府廟祈雨青詞……三七九
新居修造畢酬願青詞……三七九
壽圍祈雨青詞……三八〇
解壽圍謝感應青詞……三八〇
黄籙普薦陣亡青詞……三八一
淮閫得祠歸里青詞……三八二
荆閫辛亥保安春哨青詞……三八二
荆閫辛亥保邊醮青詞……三八三

武當修醮青詞……三八三
壬子禳火青詞……三八四
壬子保安春哨青詞……三八四

全宋文卷七八六一

李曾伯　五一
癸丑秋防保安青詞……三八五
冬防保安青詞……三八六
甲寅建黄籙普薦陣亡青詞……三八六
宣閫謝安青詞……三八七
保安青詞……三八八
宣閫保邊青詞……三八八
黄籙心詞……三八九
出蜀歸里青詞……三九〇
保祐先廬青詞……三九〇
長沙到官青詞……三九一
長沙保境青詞……三九一

南嶽疏詞……三九二
靜江酬醮青詞……三九三
靜江祈雨青詞……三九四
南邊保安青詞……三九四
靜江保境青詞　一……三九五
靜江保境青詞　二……三九六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役謝醮……三九六
黄籙心詞……三九七
第一日……三九八
第二日……三九八
第三日……三九九
第四日……三九九
第五日……三九九
散壇……四〇〇
謝醮……四〇〇
代閫帥壽慶節功德疏　一……四〇一

代閫帥壽慶節功德疏　二……四〇一
代閫帥壽慶節功德疏　三……四〇一
代閫帥天基節功德疏　一……四〇二
代閫帥天基節功德疏　二……四〇二
代閫帥天基節功德疏　三……四〇三
都司代宰執啓建天基節功德疏……四〇三
滿散天基節功德疏……四〇三
天基節功德疏……四〇四

全宋文卷七八三七

李曾伯 二七

奏乞叙復朱制參元官事

臣不揆凌犯，輒有懇祈，仰干天聽。臣竊惟時事未靖，得才爲難，毀譽雖或出於風聞，是非則固存於公論。其有近在僚佐，素知材能，又親得之諮詢，乃尚墮於降責，倘不力爲昭白，是負清明之時。伏睹擬追宣義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文炳，稟資忠純，處事縝密，文墨議論，迥出等倫。自余玠昨在淮堧，已預畫諾，一紀蜀幕，實爲元僚，治法征謀，多所取益，亦既領州麾，除漕節，凡玠之始初經畫，皆其贊之。中間逢辰之權司，晦之建閫，人情危疑之際，文炳傾心調協，賴以貼然，蜀之官民將士稱之如出一口，蓋臣旬宣入蜀，得於耳目所及，非飾辭也。近自京湖宣閫辟之參幕，援夔、應襄，尤竭忠力。臣度嶺此來，適值幹腹告警，文炳在元幕，又能相與籌度，以濟艱危。即其材略，求之前後閫幕，未見其比，而乃以癸丑一時蜀議紛紛，例遭鐫秩，猶未牽復。文炳但知盡力王

事，退然曾不及其身計，臣猥爲其長，豈能默然！且伏睹近降指揮，玠已復元官，思忠亦已復官與闕，文炳爲之賓介，其可獨使之向隅？用敢仰恃聖度天寬，僭爲控陳，伏乞睿慈俯念人才之難得，深察臣言之不欺，特與付外廷，將文炳叙復元官，仍與改正，理還元斷日月，依舊奉議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此非特爲一司僚佐協濟之計，實所以明四蜀是非之公，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震懼。

〔貼黄〕臣竊見朱文炳元係奉議郎，雖準指揮追三官，元不曾被受省劄及追官告命，所以今作擬追具銜，其奉議元告見存文炳處，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十日承苑使劉穆之恭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宣諭，賊既遠遁，但蹊隧既開，愈宜加備，如關隘當葺理，蠻人當結約，邕、賓、柳、宜城池當修浚，民兵、峒丁當教閱，逃潰支徑當窒塞，臣敢不恭奉所示！關隘葺理，邕、宜、融三郡聯絡諸蠻，關隘不一而足，前後閫臣亦非不欲措置，類以地遠難於應接，煙瘴難以久戍，亦非蠻人所樂，每至害成。纔一屯兵，便須給食，稍失照管，隨遭毁撤。今經此一番寇入，只得下各郡擇其緊要去處，勉諭守臣，令其措置，見此檢照施行。蠻人結約及四郡城池之事，則近已具奏，今得謝濟報已過衡州，臣已支送錢糧，趣其來此。俟到即與商確，遣之

往邕，與雄飛謀，令親出橫山結集。濟熟於蠻，必能辦此。城池則邕城已壯，未備者濠及守具多闕，雄飛見不輟浚治。宜亦有城，但前後守臣所見多異，近得彭宋傑書，引水灌濠，似勝前時。但欲展拓城堡，見委官相度此兩城，若自目下經理，至新秋必可保守，但宜以戍少費乏爲請耳。賓、柳兩處，前已具奏，惟此等工役務要靠實經久，非空言駕虛可辦。只如柳州，前者雄飛等相度，莫不以形勢爲便。臣近加體訪，方知彼中江雖可恃，而江岸皆石，向北一面開濠，若到底皆土，引江水而入，深五六丈，計費工已不淺，而又恐石脚，則施工不易。且聞環柳三百里間，並無一木植，板築豈容闕此！臣見作書與王該，以乞申科撥爲請，而未有具數。纔一動手，非財不行，臣不免量與那兌。俟其計料報來，續具奏申。大抵興築一城池，費用浩瀚，非州郡所能自辦，而況於廣郡！如靜江築浚，臣自去年四月十五日興工，未嘗一日休工役，猶未能辦。然已約費錢一十四萬餘貫省，約計二百三十餘萬有奇。比之應飛任内只開得西城濠面，亦自約用一十二萬貫省。今却自不爲虛費，但以窘於酬應，前雖申請，未準回降，此工役所以爲難也。民兵、峒丁聚集教閱，則諸州各有其籍。廣民脆弱，于中選擇强壯，爲數有限。去冬邊州中亦有選摘調用，以助備禦者，臣皆與之權放一月錢糧，今謹當恭奉聖諭，備下諸州，責守臣措置。所有静江諸縣，臣近亦令檢選强壯之人，以備秋防，正此區處。如峒丁則散在諸蠻，不可與省民比，但可責令隨地自守耳。所有向裏支徑窒塞，則托裏之事也，付之湘閫爲便，臣近已奏聞矣。又準聖諭，三捷與暴露賞，宰臣已自行下，臣已並準密劄。其三捷帳狀，屢趣雄飛開具，俟申到則繳聞。暴露行賞，仰見朝廷軫恤士卒深入瘴鄉，特加優異，三軍聞之，已如挾纊，謹當

索取帳狀，續次繳聞。又準聖旨，劉雄飛一番酬應，亦合酬之，此事臣已曾稟及丞相。今所準指揮，將士一項之賞，有轉五官者，若該重叠立功，則賞不爲薄，雄飛主帥，自宜加優。臣近得其初三日書，似其意不能無望。欲望聖慈特與於已降旨揮之外，於遥郡團練上與轉一階，庶可稍酬其勞。將帥遠入瘴鄉，委是不易，如淮東諮議李安國自横山歸，一病竟不可爲，見戍者能無寒心！建康都統朱廣用，自夏徂冬，寒暑董役於桂，其勞苦有甚於邊戍，静江一城近已整頓日勝；池州都統鄭進戍於融、柳，一病幾殞，始者在桂，亦有浚築之勞。如士卒均行暴露，則二戎帥又當乞自朝廷稍示旌别，各與進職。許忠義雄飛書中具言其詳，俟其公狀申到，續備繳聞，乞與旌勸，不當復問其前過也。李洪十人已歸，幸無疏虞。前者填告一事，臣非有他故，特以當時待忠義，且當少存此耳。臣所至於諸將但欲其共濟國事，何敢以此爲異也！臣伏準聖諭，謂臣氣數正佳，切須自强，仰見陛下愛臣如赤子，所以勉厲者備至，臣亦豈敢自墮！實以平昔聞諸術者皆以爲今歲不利，而又參之怙恃之年，衰病之態，以此恐誤委寄，用瀝血忱，以告陛下，敢祈聖念！臣男杓又蒙聖諭，俾催領事。臣左右無長成之子，亦無朋友之助，本不可輟其往，正以君命再三，非小臣所當累辭免，令於歲晚前去抵戍矣。惟慮其魯鈍，弗克負荷，已戒之廉勤，盡心職業。竊惟一門父子，頂踵聖恩，未知將何以報。惟有一忱感戴之至！伏乞睿照。

〔貼黄〕臣所收雄飛書，謹用繳聞。其中謂鐵板文，恐聖聽欲知其説，敢併以一本繳奏，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今月十七日恭承閣長劉蒓正月初三日申時聖旨宣諭：「如興復關隘，窒塞支逕，結集峒丁，招刺官兵，與夫修築城池等事，兩嘗宣諭，未見回奏。可趁此暇時，早作區處。」臣恭稟聖謨，見皆隨事區處。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兩次具奏，度已上徹睿覽。內修復關隘一事，昨日得雄飛條畫公狀申，見得已委官措置，臣更當催趣。招刺官軍一項，昨已奏聞外，但纔一招募，即須計度券食。臣於今日已專具公狀申省密，且乞照胡穎元請添招安邊二千人。然券食等費已不貲，俟得指揮，即當招募施行。賓、象兩守臣十二月二十日已具奏申，難與存留，見俟回降。賓守擇用良將，誠如聖旨。緣廣中目前亦難其才，新任劉士龍乃右科人，却亦曾在襄陽高達幕中，與聞邊事。今恐只得且令其赴上，俾之措置關隘。彼鑑振龍前轍，必知馳勵。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二日承苑使劉穆之正月十八日申時傳奉聖旨宣諭，興復橫山、老鼠諸隘，責之雄飛不容緩，令排日催之，臣敢不恭奉！自去冬以來，每蒙聖諭，俾令修葺諸隘，皆已節次貼書雄飛勉之。近

得其書，見分委措置，亦甚留意。又準聖旨「浚築柳州城池、葺理賓州關隘，須是守臣得人。此等備禦工役，全在郡守」，誠如聖諭。柳州浚築，已屢催王該計料工費用度，以憑備申科撥。本司已嘗於椿管錢內那撥，俾令下手，續當奏申。賓州則呂振龍既去，不可闕官。正守劉士龍既見在靜江，只得且令之任，却擇近郡武將與之兩易。臣已稟丞相，乞早處分。又準聖諭宜州展濠之事，臣見其所畫圖本，其城北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濠頗較近，放入官坡之水。貼說云瀰漫一望，然只是濠外又作一壩，亦不言丈尺闊狹。見委官相視，併當催令措置矣。又準聖旨「結約蠻丁，屬之謝濟，可善御之」，臣已深會聖意。濟到此數日，其所請差兵校、支錢物，悉如其意付之，俾令先到邕州，與雄飛商確，却親過橫山，招集諸峒，遣探虜情。如關隘之未葺，峒丁之未團，令其從長區處。已再三面諭，令佐雄飛之所未及，亦不敢聽之自專也。其人却是熟於蠻事，用得其當，則亦不爲無助。招刺軍士，已準省劄行下，臣當一面委官措置。但招到一軍，即有一軍之費，如衣裝等下券食皆不可闕也，已具申朝廷矣。方文貴者乃以畏縮退遁，不足深慮，已令戎司多方追捕矣。買馬一事，臣自去冬準宣諭許復舉行，已嘗報雄飛。但常年買馬，正在春夏之交，目前非惟未有此項錢本，而諸蠻因去冬一番寇入，亦未還定。臣已恭録去冬宣諭，面授謝濟，令其親諭岑邈輩，許之今冬無寇擾，則來春互市。然本司却當今歲預辦買馬博易錢糧鹽錦，續具奏聞。臣又準聖諭，令「勉旃預辦防秋之計，則一勞可以永逸，可將朕意勉諭雄飛」。臣衰老弗勝重寄，雖已屢陳，初二日緘示雄飛，俾令遵奉矣。伏乞睿照。一日必葺，則不敢弗勉。併已節録所準聖旨，於

《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九日恭承苑使楊端朝正月二十六日未時恭準聖旨宣諭：「措置關隘，委之各郡守臣，恐其不作緊，須從制司專官守待乃可。」臣近已恭稟指揮，邕州則專委謝濟及制機趙立，宜州則見差待功人新辟安遠縣楊涇兼本司僉廳，就往權宜州通判，欽州則見委本司準使趙崇商，融州則委元係經司機宜、見辟本州通判劉寅祖，令各任責，催趣措置矣。臣又準聖旨：「結約蠻人，責之謝濟，事成當有厚賞，可以朕意達之。」臣昨日遣謝濟行間，適準上項旨諭，即恭示之，勉其向前辦事矣。濟之一行，本司給費亦自約該十萬緡，蓋非空言可使也。又準聖旨：「邕、宜城池聞已有任責者，而賓、柳亦宜早辦。但賓守尚闕人，卿可遴選以聞。」臣竊見邕城見今雄飛日在上頭督工，此自能任責；宜城則彭宋傑近申城南一邊雖已引水作壩，尚費工役，今見令楊徑往彼相視催趣；柳則近方申到計料合用錢米，臣初八日已備申朝廷科請。雖見令王該一面興工，人力事力皆有未至，本司只得且與隨宜應接。若欲了此城壁，蕞爾之州難以驟責其成。向後只得俟春耕後，起鄰郡之夫以助之。賓州則臣已嘗具奏，且當措置關隘，守臣乞自朝廷以賓、廉兩易，伏乞早賜頒命。又準聖旨：「峒丁隨地自守，還可仗乎？」臣竊惟峒丁非韃敵也，議者每謂廣右峒丁欲資以爲邊城戰禦，此則不足恃。然糾合得宜，則免爲敵用，姑令自保巢穴，亦可粗爲籬落。聖訓所及，可謂洞燭邊情矣。又準聖旨窒塞支徑，在湖

南者責之湘闖，在廣右者令臣任責，臣敢不恭禀！但沿邊蹊徑非止一處，窒於此或通於彼，委費人力，只得於關隘上用工夫，賊有所後顧，則不敢輕入，見不住催趣也。雄飛、鄂進、朱廣用俱蒙聖慈俯從愚請，特加旌擢，雄飛數日而進兩使，必以爲喜，李安國贈恤之典尤爲異恩。仰惟陛下留神疆場，有功者必酬，效節者必勸，聞者誰不奮勵，以思報稱！許忠義果如邕州所申，則所頒賞典尤足爲溪洞之勸。臣以或者尚有疑焉，已密諭謝濟審探，俟得其的，却以省劄付之。其部曲有立功人，併當陸續聞奏。諸峒圜視，關係者大，不容不審。臣又準聖旨「招刺官軍，宜速圖之」，臣見委制參朱文炳、制帳都統朱煥提督措置，但纔一招刺，即有等下券食之費，已申請於朝，乞亟賜施行。鐵板文但亦據雄飛所繳，天祐國家，願符其讖，雄飛已備示諸蠻峒矣。臣兩日前據鈐轄楊鏞於浚濠岸傍得一古鏡於夫丁，其文尤異，亦吉兆也，已納之丞相矣。又準聖諭，新春光陰迅速，備禦工夫當以刻爲歲，令臣勉之，臣恭奉惟謹。惟是司存草創，地分綿闊，常懼照管不到。只靜江一城，根本所在，見責朱廣用浚築，數月猶未圓備，日夕爲之憂勞，近準密劄差調廣用，恐又妨廢此役。臣已申廟堂，當如所調兵數，令鄂進總之以行，必以奏聞。臣蒙恩遇，自當竭力，第衰病勿克勝任，比以再疏，控告君父，實出由衷，倘令復恃僥倖，終恐疏誤，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臣竊照瘴鄉風土惡弱，重以幹腹之擾，委非善地，近諸將俱蒙旌擢，稍應其心。近雄飛亦爲通判兼制機趙立有請，欲得轉告朝廷，乞與陞帶朝蹟。臣因思奉命創闖，此來亦既踰年，幕中宣勞之士，略未稍有旌別，每聞荆淮官屬連除朝蹟，臣輒愧見之。如豐蒞以憲臣兼參謀，朱文

炳屢更諸閫議幕十年，監簿久欲爲之申請而未敢，今因雄飛與趙立爲請，敢併以控告，伏望朝廷將五人併與少加優異，庶可爲士夫入瘴鄉而效勞者勸。併乞睿旨。《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奏御筆

臣今月二十九日恭準御筆，併以諭旨邊防事付令臣勉旃，逐月開具已未了辦事件聞奏，俾臣亦可藉此督促諸郡守將。臣忝奉聖訓，所合親具手奏，上徹睿聰。緣臣自前月十七日宿瘴發作，今雖漸退，手弱不克執筆以書，首乞原赦。臣所準聖旨已恭奉施行，別具回奏外，臣敢恃君父如天在上，輒瀝哀悃。臣衰老再入瘴鄉，知勤王事，雖病將半月，職業所在，日委幕屬區處，其有稍涉緊要，即勉酬應，目前雖可苟存喘息，然深慮瘴勢茬苒，尚費調理，已具公牘乞從休致。竊照廣右地分綿闊，兵備素虛，臣雖經理期年，而人力事力有限，布置不去，常懼乏絶。先朝狄青、孫沔入廣，或用荆湖南北宣撫，或用湖南、江西安撫兼制。然亦不過一時禦寇，留不可久。今臣冒焉受任，始以湖南兼司此來，繼雖創閫，而錢糧甲兵多藉湖南之力。近者朝廷命元樞建宣威，事體又與前日大異。以臣愚見，桂林建閫，莫若於曾任經略、見在宣幕如姚希得者，俾之易命此來，庶幾與宣威脉絡貫通，緩急可以相應。如糧運之趲發，兵戍之通融，錢物之那撥，皆可近懇之宣閫，而免費朝廷之應接，此表裏相資之便也。臣雖以病丐去，而拳拳之獻忠，不敢不爲國計，敢因奎章之復，昧死以陳。惟陛下密與大臣

熟圖而亟行之，不勝軍國之幸！《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今月二十九日承閣長王仲珪恭傳十四日聖旨宣諭，以廣西邊面今春已深，去秋不遠，規畫稍遲，恐緩不及事；且即諸州最要緊者邕、宜、融、欽、賓、柳六郡，形勢各有不同，合作如何措置，某州城壁已未整備，濠塹已未增浚，支徑如何把截，兵屯如何擺布，某處合築圃堡，某處合設陷穽，郡守闕人處不可不早擇，關隘已壞處不可不早修。臣伏讀聖訓，仰見睿算深長，宵旰不忘邊鄙之意。如邕州則城已圓備，惟舊濠高下、淺深、闊狹不等，鎮撫劉雄飛見行開浚，日有規程。宜州則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舊城，增創樓櫓，亦既粗備。守臣彭宋傑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帶，復引官陂活水潴成夾濠，工役見此趣辦。融州則新城已自畢工，惟創開濠河，工力浩大，累狀申乞，科降未下。欽州則介在海濱，城壁素惡，守臣拱見隨宜整葺，引水灌濠，而去海止四十里，猶可藉水軍舟楫之用。拱已造到輕捷海船二十隻，更接續多數增置，亦足以備緩急。柳州則創築新城，守臣王該見行措置興工，規畫已上而申科未報，本司只得權於有管窠名內兌借二十萬貫，應副其日用之費，并撥鹽一項助之。此郡上下二百里之間，無一木可采，版築豈容欠此！見今多方計置，極是費力。如糧米鋤杵之類，一那輟與之矣。賓州則平地，無險無江，繚以土墻，今多頹圮。自呂振龍罷斥之後，見委新守往視安

城、臨關等處，爲措置山寨之舉。上項六郡凡可施工用力處，本司排日不住催督。但各郡非以無兵告，即以無錢無糧告。竊照廣右素無重兵，去秋屯戍共不過二萬四千餘人，除節次逃亡并近調往京湖、往黄平及雷、廉、化州水軍官民船放令拆洗外，見今静江浚築城池總僅五千，邕戍不滿七千，欽戍不滿二千，宜戍不滿一千二百，融、賓則直至秋冬，隨緩急而那輟，柳則僅存五百，版築方興，近只得於邕戍抽摘一千人以應其役。戍籍單疏，實難分布。秋冬間止有民夫可以隨處貼助，春作惟時，各已歸業，捉衿肘見，所以倍費區畫外，如把截支徑、築圍堡、設陷穽、修關隘、浚鑿設險、張疑設伏，雖本司先已行下諸郡作急隨宜措置，今又憑藉皇威，申飭諸郡，俾之益加遵奉。如郡守之當擇，莫急於上項六郡，今各有其人矣。團結民丁，則不住行下諸郡催促，於已團人數内選擇，以貼助備禦。但見今農事方興，未容調用，未見人數。招集蠻丁，則見遣謝濟往邕筦，令與雄飛商確，爲可行可仗之計。又準聖諭，如弓弩、火藥、划車、砲具、排沙、串樓一應軍需有無欠闕，仰見陛下軫念遐荒，注意經武，無一不關聖慮。廣右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前時經司所備，不過徭峒。自比年斡腹之議浸急，方始講明備禦，旋買軍需，旋創作院。裒集諸色工匠，通不滿百人，窮一歲之力，能辦幾何！以之了静江一城之用，猶且多缺，實無以應屬郡之需。聖諭如排沙、串樓，有城壁處豈容不預爲之備！除本府極力規置，見采伐到大松木二萬條椿頓城下，及節節行下各處一體預備，誠不敢以事緩而忽。又如夜間謀謹烽燧，皆邊臣之責也，尤不敢一日不加之意。重念邊防急務，惟兵惟財，兵既不足，財又匱乏，鑿空創始，每切寒心。凡力所可爲，固當勉强殫竭；力有弗逮，只得控告朝廷。除已

備録聖旨全文行下六郡，各令恭奉，自三月爲始，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八日方具回奏遣遞之後，承閣長王仲珪二月二十六日午時恭傳聖旨宣諭，節次諭臣築城浚池等事，臣已逐一恭奉奏陳外，今準聖諭「民丁可以托裏，蠻丁可以禦外。籍民丁其責在制閫，結蠻丁其責在郡守。皆在制閫究心，則民丁、峒丁皆吾兵也」，令臣照節次指揮，疾速施行。臣仰見陛下周防邊圉，曲盡宸謨，敢不恭體申嚴，勉厲講畫，以圖上副委寄！但言廣右邊備者必以民丁、峒丁爲説，非一日於此。其實嶺民脆弱，非比西、北一邊人可爲兵。蠻丁散在諸峒，此可以使之自爲防拓；民丁籍在諸郡，此則可以揀擇助用。然皆非得官軍糾率，平時縱籍其數，臨時難恃其力。今準聖訓，臣即當備録以報，諸蠻丁則令各與結約，使隨地備禦；民丁則令邕、宜、融三郡照去歲印應飛差官所揀之數，邕州計一萬二百餘人，融州計六千二百餘人，宜州計七千三百餘人，委守臣更加精選，於内抽摘，以備秋防起調。惟是廣民非但脆弱，生理亦瘠薄，纔一調集，即廢本業，官用給以資糧，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辦，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前政經略所以嘗有錢糧之請，蓋民非食不飽，兵非財不行，緩急固不可以空言使之也。臣去年屢嘗見之奏疏矣。兼所聞三郡前此所揀之數，

止是泛然於短中求長，十選四五，有謂未可以爲强壯者。大率多無常産，半是游手，一日不可缺食。臣去冬邊事緊急之時，如融、宜、欽皆有調到民丁，或千百人貼助城守，臣皆嘗與之權放以券，一月或兩月，寇退即止。此策須是朝廷推而廣之，則方可責州郡以措置閱集，不爲虛言。臣近以静江十縣嘗籍民丁口數雖亦八萬餘人，中間强壯者亦自有限。臣因思今修築新城，通舊城周圍十里，萬一有警，非軍兵二萬人，豈足以守！去年多事時，屯兵不滿六千，一時亦欲呼集民丁貼助，而散在鄉落，朝求暮趁，未易號召而集。臣今未免取上十縣税籍，倣京湖民兵之法，每有税錢四百文者則起一丁，名曰義士，隸在制帳戎帥。大略倣軍制，差頭目，立隊伍，農隙有兵事則調，無事則從便生理。其合起者與免諸項雜役，其税錢不及四百文者免起。見令逐縣區處鳩集，從本司置籍，給榜發下，約須可得萬人上下。惟恐創行之始，非人情所便，未必及數，亦恐未必人人可用。然雖不可驅之而戰，儘可藉之以守。向後行之有序，亦可倣而行之邊州。俟今秋籍到人數，方敢見之奏申。止是大略計約三月調用之費，錢米亦自不貲。司存且猶無力措辦，況諸郡乎！實欲辦此一事，須是朝廷倣淮西半年軍，每郡歲與科給錢糧三兩月，静江以萬人，邕州五千人，或三千人，宜、融、欽各二千人，有警調用則支，無事則不許支破。是亦京湖義勇上邊照幫生券之例，此實經久可行之策。臣以上關國用，未敢見之申請耳。乞陛下留神，幸甚！如蠻丁則人數實難稽考，口券只得從其自給，此却難以輕易行之也。臣又準聖諭，蠻長未有官者補以官資，許之世襲，已有官者與之循轉，仍厚支鹽錦，以結其心。臣謹遵奉睿旨，恭録付雄飛遵照奉行。乃者寇入諸峒，一番應接，有立到功績，雄飛申到蔣賢德等九名，

填補官資。臣已盡如其請，逐一遵照使宣指揮填給真命〔一〕，付雄飛給付，近已申朝廷矣。日者謝濟之行，臣已面語其策。今與雄飛商略，當不靳賞費，務令結約，正合今來廟謨所授，度其必能辦此也。臣又準聖旨，今秋防拓，仍當於橫山之外置隘，則是捍賊於藩籬之外，臣亦已恭録付雄飛遵奉。如橫山之外，若縮勒隘、龍塘隘、峨州隘、小綰隘亦自不一。雄飛亦見委官措置。臣當併劄委謝濟同共相度區處矣。朝廷所遣監封椿庫柴士表，今月初九日已入静江府界，旦夕一到邕州，亦可促之，必不敢以具文應。俟有合轉聞事件，續次具奏。《可齋續藁後》卷八。

〔一〕使宣：似當作「便宜」。

回奏宣諭

臣三月初二日承閣長劉蒭恭傳二月十七日聖旨宣諭，近日特頒手札，且降諭旨，秋防之事令臣體悉，作緊施行。臣三十日已具回奏。所題賓、廉郡守兩易，仰蒙俞允，頒下劄敕，悉已發放。所準聖諭「關隘决不容遲」，臣雖在病中，凡此等事見排日下諸州催趣。王該築柳之役，非不督之，而人力、事力皆有不及，屢申科請，早乞應副。謝濟二十三日已到邕州，見與劉雄飛商確邊防，却未據申到。象州闕守，希哲往權未久，嗣容奏聞。其餘謹當恭奉睿旨，日作措置，不敢怠忽。《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劉蒓二月二十五日申時恭傳聖旨宣諭，宰臣以臣所進古鏡繳徹睿覽，即其文義，將見皇天福緣禍因之應。此聖德感格之一也，固不但爲嶺右識而已。所準聖旨，諸州各委一官，版築畢功當賞，臣仰見陛下不靳恩賞，以鼓舞奔走之士。目前諸郡修浚，静江者新城修築漸已就緒，舊城鏬隙亦不輟措置，比之去秋已大不同。見趣朱廣用趁此稍暇，極力了辦。但守具繁多，未免窘用。邕州則城壁已固，宜、融亦已有城。但各處濠河增浚費工，各郡守見不住趣辦。邕州尚有朝廷科降可以那應，惟宜、融向來科降皆已支盡，小郡全無事力。臣契勘融州有續撥漕司錢二十五萬十七貫，已於内撥十五萬付融州，十萬付宜州，且俾之應手支用，已具公申。欽州則尚未有處。所有各州委官，當遵聖旨，恭奉施行矣。謝濟一行之費，蒙賜科給，出於望外。柳城及新招軍券食，俱蒙聖諭，悉如所請，仰見聖恩撫卹不間荒遠之意。臣比以一倅兩幕客僭干聖聽，兹蒙聖慈並許除擢。顧臣遠戍罔功，每以職業相關，數有塵瀆，何所逭戾。仰蒙聖度如天，計行言聽，臣未知何以稱塞，惟有感戴。又蒙聖諭，陛下以秋防非遠，拳拳顧憂，寢食靡寧，俾臣加勉。臣敢不恭體，朝夕必葺！邇者雖一病兩旬，職事所在，未嘗敢廢。今幸賤軀有向安之漸，所慮宿瘴有復作之憂，近疏祈憐，必蒙矜惻，臣惟引首以俟。《可齋續藁後》卷八。

全宋文卷七八三八

李曾伯　二八

回宣諭奏

臣三月十四日承閣長劉竣三月初一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蒙酋已爲楊大淵所殺，此一大機，令臣遍諭諸州，亟報諸蠻，曰「蒙酋已死，諸頭目已降，蜀中諸城已克復，山東、河南諸郡頭目亦已歸順」，庶可以作其氣。而大理羅殿之餘寇，亟令併力掃蕩，此破竹之勢耳。事定後，如大理諸國未有後者合與立後，部落之已散者合與安集，可條具以聞。臣竊惟自有天地即有華夷，是雖帝王盛世不能無邊患，然黄旗紫蓋，運在東南，中國正朔繫焉。自古北寇其有傾國之力以肆侵軼者，非惟弗克以逞志，每多不戢而自焚。如苻堅之淝水，逆亮之采江是也。皇天眷佑我宋，烜赫厥靈，恭惟陛下布昭聖武，日新其德，蠢爾蒙寇，敢於哀兇鞠頑，干犯王略，窺我蜀道，亦既孔熾。大淵乃能以匕首殺之，卒如司馬遷所謂得其當以報漢，此非人力，實天亡此胡也，敢拜手爲陛下賀！臣所準旨諭，已恭録遍

劄邕、宜、融、欽諸邊郡，各令遵奉施行。乃若大理部落，興滅繼絶之事，使稍定體訪，續具奏聞。又準聖諭，蒙酋亡矣，此正天假中國自治之歲月。如招軍、如築城、如浚濠、如塞支逕、如築關隘等事，愈不可一日緩，令臣照節次已降諭旨亟圖之。臣仰見陛下不以季龍之死爲幸，猶以得臣之在爲虞。一敵死，一敵生，彼此迭相雄長，憂固未艾。乘此一日之暇，圖維自治，誠不可緩。所有招軍、築城、浚濠、塞支逕、築關隘，臣見此排日催趣諸郡趁時措置，以期上寬天顧，亦既隨事節節見之具奏。今再當恭奉諭旨，行下督趣之矣。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宣諭奏

臣三月二十二日伏準御前庚遞，承閣長劉蒓三月十三日未時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近嬰賤疾，上軫聖懷，賜臣天雄、附子、川烏各三十隻，鍾乳粉、陽起石、人參各三十兩，臣謹已望闕遥拜祇受訖，已別具手奏稱謝外，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臣所準旨諭：「秋風非遠，備禦宜先。謝濟結約諸蠻，必有定説。諸州城築必已辦。惟賓、柳方興工未久，切須督之。劉雄飛任責諸關隘，想已有次第，皆不容緩也。」臣仰見陛下圖回邊慮，先事豫防，無日不討諸軍實而申儆之意。謝濟自二月十三日離桂林，廿三日至邕州。近得其書，三月初三日離邕州，初八日過老鼠隘，雄飛亦委其呼集峒丁，同官軍點視修葺老鼠、慕化等處。臣見趣其親出横山之外，結約溪峒，措置關隘，未見申到，度其必有區處。諸

州城築，則臣已節節奏申，邕見加浚城濠，融、宜、欽三城皆促增修浚。欽則朝廷見科五十萬，融則本司近撥十五萬，宜則本司近撥十萬，融、宜兩項皆朝廷舊科與融州錢。俾令爲工役之費。柳州則已準朝廷科撥百萬之請未到，本司見那撥應副。惟賓則無力可以城築，劉士龍方與陳杰兩易，杰猶未到，已促令前往措置關隘，爲保民計。靜江城池，則臣增築新城已漸就緒，惟舊城尚費工役，然隨宜補葺，亦已大勝舊歲。出月當繪圖本及開具支費，供申朝廷矣。雄飛任責諸關，本司排日催促，近據申到，分差將校同溪峒頭目前往左右兩江諸關整葺，共二十五處，已於三月十六日以其狀真本繳申朝廷矣。今當恭奉聖旨，再劄諸郡催促，謹不敢緩。又準聖諭，近日間探不明，虜報不的，邕州去大理本不遠，令臣密遣人到地所，審問韃兵之在大理者實有若干人，知其實數，便可禦之。臣謹按《靜江府圖志》，「自橫山至自杞凡六十八程」，其下注云「又一日至大理界」，及謝濟往年自邕州起程至大理國，都却止於六十程。地里一本繳連在前。閱其地里，自邕至特磨達二十五程，自特磨至大理又三十五程，共計三千九百二十里。前後廣西遣間多是能至特磨，少能至大理者，蓋沿途諸蠻隔絶，不易通也。臣自去冬遣吳以忠，及聞邕州亦遣梁材，令深入體探，皆不過至特磨界而還。以忠所探已嘗繳申朝廷，謂去冬韃兵侵入橫山寨，多以病死，兀郎骨解亦以病歸，此則天之佑中國也。然未知見屯大理兵數多寡，但報兀郎遣其子親往其主處，亦未知所請何事。知蠻地、識蠻情無如謝濟，臣當再奉聖旨，促其領管差人往探的實矣。臣又準聖諭，臣已發回戍兵四千人，而新軍未知有幾，民兵、峒丁果可仗否，今歲秋防更增兵否，可便斟酌奏聞，天下事以預備爲上也。臣初以寇兵既退，邊糧宜省，本欲於見戍

兵内將近地人撤回一半，俾令拆洗。繼以春初得報，賊之後哨猶在歸化，且邕州方有濟師之請，而桂、柳、邕、欽諸郡又皆有修浚工役，民夫既各歸耕，官軍不容盡虛，以此僅能調鄭進、吴琪等四千人過黄平，并雷、廉、化兵民船一千餘人，放令拆洗，共五千人，見今邕、桂各不過屯戍五千餘兵耳。宜、融、欽、柳四郡留戍多者千餘人，少只數百，秋防相去不遠，只得留之措置防守，以此未敢輕摘。所有新招安邊右軍已及六百人，口逐招刺，見措置造寨以處之，但此軍新集，未堪調戰，蒐練年歲，方可備用。如民兵、峒丁，則臣三月初十日已嘗奏聞。此項民兵須是朝廷稍損所費，使諸州有以贍之，方不爲虚言，乞留聖意。所有秋防增兵，臣正欲申請，近見雄飛具申於朝，邕之一州自乞增兵作萬五千人，已嘗爲之繳申。邕去横山七日，表裏關隘不一，縱不及其數，非得精兵一萬不可。此外桂、融、宜、欽去年兵數皆少，幸而寇所不至。今且以宜、欽皆屯三千人，融、柳二千人，賓關千人，静江亦領得萬兵，上下通約三萬人，乃可僅僅分布。此外兵非不欲多，而糧不能多者也，却只得藉民兵與新兵添助。大抵全藉宗社洪福，以保無虞。上項所請，臣未敢見之公奏，臣之管見，但乞朝廷多調一項精兵，屯之湖南境上，使之就糧，俟秋防將動，覘敵所向，以爲沅、靖、邕、廣之應，且免士卒冒暑入瘴之患，兹爲得策。更乞聖裁。《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奏庚遞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又準庚遞，承閣長劉蹲三月十五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仰蒙睿念，以臣氣體雖安，尚未全愈，令加調攝，仰見陛下天地其德，父母此心，軫恤之隆，可謂備至，臣感激不覺涕隕。又蒙聖諭，謂嘗推測臣賤命三、四月間雖有微災，此去修程未易量，此又陛下保全臣子，期以終吉之意，臣自揆庸陋，誤被簡知，取數已多，揣分當止。蓋自壬子歲以來，懇祈休致，非止一疏，聖恩未忍捐棄，再備蕃宣。今歲二運交併，必知災咎，一疾踰月，雖幸痊安，而氣體爲之愈衰，瘴根猶恐再發，此臣之所以祈憐乞骸也。此去未量之訓，是雖造命出於君父，而臣老弗勝任，豈復更有過望！所願陛下始終生全之賜。伏準聖諭，融州開濠，柳州築城，並與科降，皆如臣申到計料之數，並無裁減，尤見朝廷委信之篤。臣所申計料，乃是據兩郡守臣所申，每戒其務實，不可虛破，今蒙朝廷如數應之，各郡自當竭力措辦，更復何説！下半年戍兵分錢，臣未敢申請，已蒙外庭與之呈科，此皆陛下主張扶持之力，邊鄙幸甚！俟得指揮，即當遣人關請。又準聖諭，劉雄飛任責修浚關隘，令臣速之，或欲科助，可爲奏申，決不吝也，臣謹當恭奉，更諭雄飛催促。近見其所申，修葺左右諸隘凡二十五處，分委將校及溪峒頭目人任責，臣思其地里延袤，人力褊短，或文具以相應，恐苟且而塞責。臣已劄雄飛擇緊要去處，下堅密工夫，須管務實，以副倚托，并劄謝濟同共相處措置。所準科助之訓，若

錢則朝廷近支犒費百萬券，本司見撥截經總制錢及已那兌發下，度其尚可通融支遣，若其有所科助，自當備奏。但據雄飛屢書，乞撥米斛以濟關隘修葺等用，欲望聖慈於朝廷科下米內量撥三二千石以應其請。其狀臣近已備申公朝，更取聖裁。臣又準聖旨，秋風非遠，凡百勉旃，以副倚重。臣蒙上恩如此，戒飭再四，其於職分所在，敢不鞠躬盡瘁，一日必葺，以圖保固封守！惟以心勞而力不逮，病餘凋耗，懼有疏曠；近已節次具奏，惟陛下曲加聖念，微臣不勝至幸！

〔貼黃〕臣近準聖旨宣諭，令臣擇象州郡守。竊照本司昨雖申辟陳祖錫，已蒙朝廷出命。今象自奚必勝頹壞之後，本司昨委制機趙希哲往權，連月之間，方賴極力整頓，已擇地於置保聚。今欲乞朝廷就差希哲知象州，却令陳祖錫改替希哲，任滿赴闕。伏祈聖裁。《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奏庚遞宣諭

臣四月一日申時準庚遞，承閣長王仲珪三月二十日酉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臣氣體向安，殊用慰沃，仰見陛下矜念微臣，上關聖抱，天地父母之恩一至於此，臣捧讀感至於泣。但臣近以宿瘴發動，三上丐休之章，出於忱實，今準省劄，未蒙俞允。臣之賤軀自二月十七日告病，今將五旬，而將理猶未復舊，應酬稍併，羸薾弗勝，大懼不足以稱重寄。本更欲籲天以請，重念受恩隆厚，瀆告頻繁，旰慮未能上寬，霆威豈敢屢犯！只得扶衰策蹇，黽勉支吾，一日於茲，罔敢弗葺。惟恐瘴根不去，疾勢

再作，或出倉卒，上誤使令，伏望陛下宣諭大臣，豫謀儲帥。倘藉宗社洪福，苟延殘息，得畢秋防，則乞於歲晚放歸田里，實拜始終生全之賜！臣所準聖諭，諸處城壁可日下趲工，而科降皆辦，近者寨屋有請，亦已再科五十萬，雄飛又以一百萬助之矣。臣尤見陛下垂意邊防之急，不靳邦費之繁，所有諸處城壁，自當排日催趲。但以各處事力有限，民丁既歸耕作，兵戍不能加多，又值入春以來，連雨少霽，工役未免遲緩。只以静江一城言之，臣自去夏興工，兼役將及一歲，新城方畢包砌，舊城猶有疏闕，見此繪畫圖本，攢具支費於後遞供申。近準寨屋科撥，正此措置，大濟闕乏。雄飛久蒙百萬之助，自此鎮司儘有餘力，其於邊備尚復何辭！臣前遞所奏，正望朝廷量撥以米，今得此鎰，固出上恩，但聞邕之諸峒皆以缺糧告，其望米甚於望錢。倘蒙少損已科之楮，助之以米，則尤濟其急闕也，更取聖裁。又準聖諭，郭景舒者自謂與諸蠻情稔，遣之備用。臣舊識其人，恐是起宗之子，臣任荆閫日，嘗檄之攝沙市鹽鎮，亦有志事功之士也。倘蒙遣令入嶺，臣敢不叶心共事！臣既爲此留，亦正望同寅之助，幕中有三二闕官，見亦具辟以聞矣。惟是臣所領職既未許汰斥，其有關繫利害者二三事，却不容不具奏以聞。其一則廣西民間自來止用見錢，不用會子。自臣未創閫，以先前經帥有所申請，多撥見錢科降。自去歲添屯戍兵，準科會子，漕司未免以錢會中半支付諸軍。會子每道十八界折見錢二百四十足，亦係照朝廷所料價也，然覺軍民買賣之間，貼兑已自費力。静江城中每貫十八界民間民兑得二百一十文足，邕、宜、間貼兑不過二百文。近準朝廷諸項科撥，以制漕兩司所準數計之，已約計十七界二千餘萬。此非不荷朝廷特達應副，而目前會子兑用見已艱辛，若諸項科撥輻湊，軍民輕楮重錢，愈

見築底，官吏相顧，未知通流之策。見議欲委官濟用度，又慮博易鄭重，貫陌折閱，未知所處。處，改撥見錢數十萬，或改撥銀兩，變易見錢，用，猶可接濟。不然，官司執此空券，市易而民不肯受，折閱而軍亦有辭，實無以爲策也，已具之公申矣。其二則江淮諸路官兵入嶺，生券日支百省，雖比外路稍優，而連年困於修浚之工役，疲於邊城之戰禦，而且炎方烟瘴，易至染疾，斃者相枕藉。桂林雖號清淑，今亦有氣候矣，如邕、欽、宜則毒霧熏蒸，有全軍而損其半者，有頭目又俱亡者，皆有懷土畏瘴之心，特藉軍國紀綱以維持之耳。士卒棄甲逃走，軍法至重，近自數月以來，戍軍有結連逃歸元寨，本司雖已移文各處閫臣，乞令押回元戍，得之所聞，則逃歸之士往往支給錢米，不失舊籍，聽其避勞就逸，罰無毫毛之傷，此大可慮也。若非朝廷行下禁戢，俾凡有逃卒，斷治發回，則在邊之士皆將相率而逃，雖主兵之將日加防閑，將亦可憫甚矣！將士在戍日久，有三兩年而未歸拆洗，密院，嚴賜指揮施行。其三則邊頭戍兵以食爲命，一日不可以闕乏。廣西漕司自去歲以來，蒙朝廷撥廣東、西、湖南米共四十二萬石，賴以支吾，迨今未至罄竭。目今靜江府邕、宜、欽、融見管及見交未到，米不滿二十萬石，以見在兵籍及向後秋冬添戍且作三萬人，終歲計之，約尚可支過今歲，如來春軍兵糧食則未暇計也。朝廷今科糴本、見錢、官會下制漕司收糴，見今正當青黃不接，非米出之時，廣東則制司已委經漕司差官措置收糴，數目如廣西，則糴本既未到，糴價方踴高，勢用俟秋成方

可措置。深慮向後兩路之糴或不登數，嗣歲之餉恐有弗繼之憂。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於湖南和糴米内特賜科撥十餘萬石，趁此夏潦起運入廣，以備廣糴之所不及，庶幾兵食具足，邊臣可以安心捍禦，免貽憂顧。以上三事，實關廣右之大計，至爲切要，乞留聖念，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庚遞宣諭奏

臣四月二日酉時又準庚遞，承閣長王仲珪三月二十二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團結民兵，三月之請不較。但要果得其人，而有警則用，無警則歸耕，須是精勇强壯。」臣恭禀聖訓，且蒙許賜三月之請，得此則邊州團集民兵方可責其實用，不爲虚言。廣民自來脆弱，生理瘠薄，前者泛然揀擇强壯，臣慮其無所資贍，雖以糾集，必須有常産者則有常心。以此自静江舉行，以税錢四百起義士一名，見此專官置局，下諸縣團結，旦夕須可了畢，却委制帳都統前往各縣點視，令擇精强者則留，懦弱者則易。非不欲其人人可用，但創行之始，如驅市人，亦須年歲間蒐練，方可備用，如静江行之便，方敢推而行之諸州也。所謂三月之糧，非調用則不支，若邊頭無警，斷不容虚破朝廷錢糧也。又準聖諭雄飛，關隘亦宜速之。臣私書公劄，催促雄飛者不知凡幾，此去秋防不過三箇月，在雄飛職任所在，且叨聖恩如此，自當介意。今日方據申到措置城池關隘及造到軍器備禦等事，謹别狀繳奏，臣又當恭録

聖訓，更催促之矣。謝濟已出橫山，臣亦屢促其向前辦事，專以結約溪峒、措置關隘二事囑之。濟於蠻情至稔，必能副所委，俟有報到，續當繳奏。臣近連準庚遞，皆是九日、十日方到，臣之回奏則不出三日。今據承受人宋侁申到，以遞兵合日行五百里，御前指揮令臣嚴加戒約。臣竊照本司鋪兵止遞至潭州，即附湖南安撫大使司遞兵至行在，臣除已恭禀指揮，行下本司所管鋪兵，遵照期限走傳外，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繳城圖奏

臣誤蒙恩擢，再牧桂林，當裔夷幹腹之浸，深以藩府劄仰而爲急。臣自去春領事後，遵奉宸算，修浚城池，即與諳歷將帥相視形勢，於舊城之北，循離江，扼桂嶺，創建新城。三面因山而設險，引水而灌濠，與舊城相通，稍加展拓，可以容衆。那措置，寒暑不輟，期年於兹。屬以去秋今春連雨妨工，未免稽滯，今方能創築東、西、北三面城身，包砌圓備。堡圃樓櫓見行興造，新濠亦見修改。比之舊來城壁西面罅漏，今則已稍堅密，可堪備禦。除已詳具圖册申密院外，所合繪畫小圖，開具總費，造册一本，謹用徹塵睿覽。惟是桂舊内郡，素爲空疏，今在邊防，皆當嚴備，其新舊兩城，工役之已辦者固粗具，而未辦者則尚多。最是舊城正西一面，基矮而墉薄，濠迫而墻狹，勢用重砌城身，幫闊濠岸，羊馬墻之類皆用改築，深慮事力單微，工

費繁浩，非朝廷更賜之科助，則司存無得以那融。所有臣自修築以來，止是領得前政科降餘錢，實未敢申請，伏乞睿念。所有將士踰年在役，備殫勤勞，此城就緒，將來永爲廣右根本，實廣用之力。臣旦夕具申朝廷，乞將修城將士照他處例，特與推賞，未敢陳瀆，更取聖旨。《可齋續藁後》卷九。

〔二〕投：似當作「役」。

回奏庚遞宣諭

臣今月十八日早丑時準庚遞，承閣長王仲珪恭傳今月初七日午時聖旨宣諭，令臣速謝濟之幹當，趣陳杰之赴工，與夫民兵生券，已蒙從行，屯軍湖南，此是上策，又戒臣凡事勉旃，以寬南顧。臣百拜祇誦，恭禀聖訓，敢不夙夜勉殫駑力，以期報功！諸州城池，臣非不排日催促，但諸州見戍兵力有限，各有工役，不容摘那。最是柳城一帶，役繁力少，日懼稽緩，少須耕種了畢，只得再起民夫，助其浚築。陳杰則已申離廉州，將至賓陽。謝濟已至橫山多日，見約岑邈諸人商議幹當。昨日方據其四月初三日申狀，繳到岑邈公狀真本，及探到大理事情，所言新秋又欲辦糧來窺，此雖未可真信，然蹊徑既開，不可不豫作隄備也。其狀已繳申密院。邕守劉雄飛、倅趙立皆出邊面點視，修葺關隘。蓋去年既經一番寇入，自當知所警戒，若更得謝濟、岑邈輩果能結連諸蠻，相與防遏，比之去歲須稍有

備。但今秋南邊諸州戍兵人數，前月二十三日已嘗奏聞，須得朝廷豫作區處，令屯於湖南近郡，俟秋防遣戍，庶有指擬，免致調兵於遠，緩不及事，乞留聖念。《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庚遞宣諭奏

臣四月二十七日戌時承閣長劉竣四月十六日戌時恭傳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陛下聖慮經遠，每事響答，甚於戍奏甲報之速，真是嶺海如在畿甸也，臣不勝敬嘆！所有民兵團結，靜江十縣見以稅起差，已委制帳都統朱煥徧詣點視，亦已備下諸州一體施行。溪洞結約，則排日催雄飛、謝濟速作措置。雄飛連有三狀，申溪洞頭目及立功人賞，亦有已申制司書填發下者，大概汗漫而難考。臣不免手自點對，類作一狀具申朝廷，乞與將頭目人未書填人。及立功人等第推賞，兵丁止從支犒。臣閱其功帳，共所解俘獲不過三十一人，實解到本司止六輩，有婦人三焉，本亦無甚隽功。臣乙卯歲自宣於蜀，凡俘獲酋共七百六十六人實數，不過犒以金銀牌、錢物，並有帳狀姓名申在密院，安能一一推賞？但今此溪洞皆是蠻猺，喜人怒獸，不爲我用，則爲賊用。且雄飛屢書催促，只得控告朝廷，不吝賞犒，乞與頒行，以收其心，以勸來者。要之雖有告帖，亦無請給職任也，更乞聖裁。雄飛所準再科百萬，今又蒙撥米二千石，此仰見陛下存恤邊臣，俾得展布之意。但臣得雄飛劄狀，以近撥百萬方到，不願再科百萬，已自徑申繳回省劄。此將臣中能以廉取，深不易得。但測其意，似有疑畏擺脱之

心，又不可不察。所撥米却甚濟邊用，已行下通前所借五百石撥湊作二千石矣。所準聖諭「逃卒之罰，已爲行下」，不勝感激！此事關係極重，嶺南烟瘴之地，士卒久戍，病斃相枕藉，且有城池之役，秋風一動，又出戰禦，人人皆有思歸之心，猶藉國家紀綱有以維持之耳。若逃者發歸戍所，擇其結連爲首施行一二，士卒自知所懲。今諸閫不相爲謀，歸斯受之，罰不加焉，或有從而支犒，此曹何所憚而不逃歸哉！旬月以來，逃者源源不已，或十數人，或數十人，結連而去。支徑雜出，未易遏截，軍將日以爲苦。此風不革，向後嶺嶠其誰與守！今得聖旨，嚴與戒約，自此須少戢矣。銅錢換易，仰蒙聖念已下廣東，許換見錢二十萬貫，足濟軍券之乏。所準聖諭，令臣作一道理斂散。臣亦屢與僚屬講究，欲從湖南或買銀，或易錫，或買布帛而入。其如廣右民貧，非營運貿遷之地，朝廷科降錢物，少有折閱積壓，咎將誰執！以此區處未得，又一面商確矣。所準科降湖南米十萬石，已獲旨揮，得此則可以接濟南邊。來春調度船運一事，此却須自地頭州郡措置。若令臣辦舟往取，亦不過委官往湖南雇舟。廣右皆是匾淺小舟，難爲津運。兼自桂梧運往邕宜，見自乏舟，無緣有餘力可及，此事理之易見者也。若蒙朝廷主盟，只照去年體例，自湖南措置運發，實爲便順，臣亦當委官前往湖南帥漕司稟議區處矣。更乞諭外廷行下，及時運發，實爲幸甚！

〔貼黄〕臣不避煩瀆，因有奏陳。臣前歲在湖南時，曾具奏乞差從義郎劉晉之充帥司計議，已得旨許差。當時宰臣以其有館人失屨之嫌，遂格而弗下。晉之從臣於荆、於淮、於湘，去年亦同入廣，首尾八、九年，頗能相助，去冬以赴省留京。當此多事之秋，取諸使過之誼，臣欲乞朝廷特

降指揮，與添差廣南制置大使司計議官。倘蒙聖慈特賜矜從，使晉之得以自新，不爲終棄，豈勝幸甚！伏乞睿旨。《可齋續藁後》卷九。

全宋文卷七八三八　李曾伯二八

全宋文卷七八三九

李曾伯二九

回奏庚遞宣諭

臣今月初三日午時準庚遞，承閣長王仲珪四月二十三日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臣繳進靜江城池圖册，已諭外廷量助，一行將士推賞，又蒙許賜斟酌施行，臣仰佩聖恩，不勝感戴之至！惟是靜江浚築新城，修補舊城，臣已用工一年，未嘗休息，本是久已辦集，屬值連雨，未免妨工。近者江水泛溢，又有淙浸羊馬墻之類，未免重費工力。其舊城正西一面若再改築，須用放乾濠水，展開濠面，幫出墻脚，重新築砌城身，委非細故。見與兵帥計料，須約秋前可以畢工，方敢爲之，蓋恐人力有所不及也。俟區處定論，續容奏申。南邊夏令已深，目前儘自帖息。但去秋防不過三月，兵糧之事皆合預計。兵則昨劉雄飛曾申邕州一邊自欲調兵萬五千人，已爲備申密院，臣頃蒙旨諭，聖問今秋合用兵數，已嘗計約回奏，須得三萬人可以分布。此事欲望朝廷早賜處分。糧則廣東之糴全未見數，近蒙朝

廷科湖南米十萬付廣西軍餉，得此可以備來春接濟邊食。但取運一節，近準省劄，令本司取載，此實責以所難。本司見委官往湖南帥司稟議，近亦已見之奏申。如蒙矜體，只照去年例，令湖南帥漕司雇運，實爲便順。若委之本司，不過令所委官就湖南州郡雇舟，恐卒未易辦。大概廣右素所事力，今加屯兵於湖南，取米於湖南，皆須脉絡貫通乃可。往者諸臣建議，欲以湖南兼廣閫，正爲此設。今若屯兵於湖南，緩急必待申朝命而後遣，撥米於湖南，又欲本司自辦船隻取載，若是則恐運掉有不及。湖南米運撥付鄂總，亦是湖南各州辦船，如調兵之事，況今湖南又隸宣閫。凡此兵、糧二事，望陛下深加之意，早賜處分，俾臣得以保此一冬，免誤國事，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庚遞宣諭奏

臣今月二十一日午時承閣長王仲珪五月九日辰時恭傳聖旨宣諭，至酉時又承閣長劉竣五月一日辰時恭傳聖旨宣諭，半日之頃，庚牌兩臨，臣熏香端笏，百拜恭誦。所準聖旨：「虜人去冬及邕境，瘴死者固多，然或謂秋成仍尋熟路，謹不可不防。」臣仰見陛下廟算之深長，聖慮之周密，臣職在封守，敢不恪共！去歲賊犯橫山，浸迫邕壘，凡盤礴者三月，是雖天祐宗社，困以連月之雨，使不得逞，賴朝廷調到諸路將士把截關隘，屢剿其鋒，國威遠揚，賊以敗遁。今聞賊之斃於瘴者固自不少，然我師去冬以瘴而故，只邕筦一處亦三千餘人。自古南方用兵，上霧下潦，蓋所共苦。今惟恐此虜未必有懲

創之意，而我師未免有疑沮之心。熟路之尋，此正今日之急著，而見今邕兵不滿五千。雄飛一再申請，欲添兵一萬五千人。臣已嘗備具奏申，通廣西諸邊郡非得三萬兵不可分布。蓋近據雄飛及謝濟繳到田進等探報，賊將分路出南丹、出小龍州，則邕、宜皆當防也。臣近得京湖間故舊書，謂吕文德因川江水泛，蘭布奏捷，已入重慶，此則可爲宗社大賀。或傳張三秀自呼必賚處脱歸，親見蒙克來報，已透邕路，欲謀兵入，此則又爲南方深憂。所傳雖未的，而兵家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非得朝廷遣調勁兵，分布戰禦，隄防稍失，心腹所關。乞諭外廷檢照臣之近奏，早賜預調戍兵，先事而備，不勝疆場之幸！臣又準宣諭「團結果不宜緩」，此事臣非不介意，屢下諸郡催促，類以廣民脆弱，不足倚仗爲説。臣近已先將静江十縣民丁以税錢四百起一人，名爲義士。近及一萬人，已委制帳都統朱煥逐一揀點圓備，今秋起集入府，教閱一次。但創置之始，皆未諳紀律，未習兵事。將來蒐練得成，可以爲當郡城守之用。若目前責之備戰，則是棄之，不可也。此項規模既定，自此廣郡皆可倣是而行，臣已遍下諸郡舉行矣。溪峒賞典，仰蒙聖慈諭宰臣從行。此曹本不足恃，然其不爲我用，則爲賊用，非少加恩賞，無以係其心。臣近得謝濟一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非但辭再支之百萬，而屢請米於臣，嘗爲奏申，既得二千石之科，亦復繳回，殊不可曉。頗聞謀欲出嶺，意固可見。臣今遵聖旨，嘗作書勉令受之矣。戍兵之逃，賴朝廷主盟，近湖南帥司已發回逃卒四十餘輩。若更得江淮閫亦復遵行，則南邊逃卒必知所憚也。湖南運米，臣正委官往湖南帥司禀議間，繼得嚴之公牒，已許爲漕司運發，蓋其亦知本司之無此力也。今日廣閫，若非湖南每事應接，决不可爲矣。劉晉之蕞爾小臣，仰蒙

宣諭，許賜收拭，臣同此感戴之至！《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庚遞宣諭奏

臣今月初八日卯時伏準庚遞，承苑使楊端朝恭傳五月二十八日卯時聖旨宣諭：「或謂去歲邕州之哨，此是踏路，今歲秋冬所宜預防。」臣仰見陛下皇明所燭，洞見幾微，先事而防，務欲周密，臣敢不恭體！載念此寇自丁亥憑陵中國，其始犯蜀之關表，至辛卯冬取金洋，出河洛，始犯荆襄，逮乙未冬，始犯淮堧、光黄之境。臣昔日嘗爲人僚屬，驅馳兵間，親歷其事。至其幹腹之事，則乙卯始出叙南，戊午始出邕筦，臣又以開閫與之相值。前後閱此寇，凡其始至，大概猶緩，向後來路既熟，兵勢浸緊。所謂去歲犯邕，止是蹈路，誠如或者之議。今年之備，比之常歲固不可不加密也。所準聖諭，慮其突如而來，了無攔障，惟西江如融、柳、象、潯、藤等州皆在此江之濱，直透南海，於此用人船上下，絡繹其間，則可以遏其鋒。更於融、柳二州輟一監司任其責，象、潯之間復用一武帥統兵在焉，如此則是邕、宜托裏，一重限隔，不知其説如何，令臣相度事理施行。臣有以見陛下圖回邊備，博采人言，不鄙庸愚，俯加詢度。臣竊謂進此策者是欲防此虜順流而下東廣，所以備水路，非備陸路也。皇祐間，儂寇犯邕，順流徑擣五羊，此固不容不慮。然以臣觀，韃寇却非儂賊比。臣嘗見其在淮、在漢，所用賊船率以索纜挽之而行，捨鞍馬而事舟楫，終非其所長也。若邕城有重兵堅守，賊必

不敢越之循江而下。兼廣西江道不一，所謂邕、柳、象、潯、藤等州，非止一江。蓋在右江水至邕而會，邕六十里地名合江。下而經橫州、貴州至潯州，則又添宜、融、柳、象一江出焉。其融之牂江、宜之龍江皆至柳而會，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諸蠻而出，所謂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潯江與邕江合，始至藤州。而藤又有北流一水出焉，與靜江之灕水向昭州而下，皆至梧州。凡衆水皆會於梧，然後合而出廣東封州界。今若措置人船防拓，置之於柳、象，則止能備宜、融蠻江而不能備邕江，須置舟師一屯控扼，以爲順流東廣之備，蓋梧之形勢比之潯、藤尤勝也。臣正以兵力有限，諸邊之備禦分布不敷，只得從緊處應接，未暇及此。司存素無舟楫，見以邕州之請，爲之打造水哨馬船，已造者將百餘隻。尚以諸州闕乏水夫送往，如梧州乃二廣襟喉之會，米鹽運載之所必由，司存亦見委官在彼，分司催促。今準聖諭，當令其與守臣商議區處。此實所以蔽東廣，須以東廣事力資之可也。至如融、柳輟一監司，象、潯置一戎帥，得人共濟，固可分憂。但融、柳、潯、象四州以地里言之，柳則居邕、宜、融三郡陸路之會，象則乃靜江至邕州舊來取馬之路。寇不入則已，萬一有警，自宜、融而入皆經柳之東泉，離柳六十里。自邕而入亦經柳，又便道則經象，此路來桂地平。比之融、潯爲重。廣西監司惟一憲倉，方藉之以爲闔貳，且其司存財賦亦立〔二〕，日惟奉行總所催促綱解，縱移司於二郡，亦恐未必有益於備禦。若得一戎帥，領二三千人屯之柳州，更得千餘人屯之象州，却可以爲邕、宜一層托裏之限。臣蒙陛下聖問俯及，不敢不空臆以奏，更乞聖裁。大概廣西事力强名曰閫，靜江雖是會府，苗稅所入不及長沙一縣，臣之備數於此，縮

斂規模，不過隨力措畫，捐身報效，豈能求備！一月，南邊之備莫急於增兵，目前合靜江、邕、焉。雄飛及諸郡日以添戍爲請，臣已屢具奏申，兵二萬六千人，苦於瘴鄉，及寇入境，處處告急，路邊面上下何啻二千里，水陸當備，蹊徑如麻，之所深憂。如近者張三秀之言，田進之報，雖不待之，增兵之急，目前委無以踰此。伏望聖慈宣一萬五千人，湊見兵作三萬，使臣得以布置防拓疏漏，雖寘臣於罪無益。惟陛下留神，國事幸甚伏乞睿覽。《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亦：似當作「赤」。

〔二〕敢：似當作「致」。

全藉國家之威靈，未敢疏敗〔二〕，幸耳。今去秋不及宜、融、欽、柳諸州見戍不過一萬五千人，病患在乞添作三萬人，分布諸郡，未蒙處分。去冬朝廷調到。要之律以荆、淮往年戰禦，僅可以守一城耳。今一固不可以徒手禦敵，空言使人也。事關心腹，臣晝夜可盡信，而不可不防。兵家所謂毋恃不來，恃吾有以諭外廷，早賜處分，更與差調一戎帥此來，及調精銳，庶寬宵旰。若欲以廣兵廣民充數，必致誤事。設有今晝到廣西地圖一本，所具江道頗詳，同此繳奏，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三日午時伏承閤長王仲珪初四日恭傳聖旨宣諭，「調兵外廷，已取降指揮」，仰見陛下軫念南邊之切。今已六月將半，臣正此日俟增兵得請，爲邊戍擺布之備，前遞嘗奏具回奏。方再申請乞差一萬五千兵，湊作三萬人，以備調用，昨日據賓州陳杰申，欲措置關隘，乞調兵一千五百人，正未有以應之。今得外廷已獲指揮，不勝幸甚！所準聖諭：「雄飛宜勉留之。近有書與宰臣，乞落階官，俟來春當從其意。」臣敬遵聖訓，已屢書勉其體國。新秋在即，在雄飛此時亦自當盡心職業，夫復何說！其落階之請，若秋冬立功，當出聖恩，臣却未敢以私報之。所準聖旨：「巖之許爲運米甚好，若今秋廣中豐稔，只就糴爲便。」臣竊照廣西餉運自昔所難，去歲全得廣東、湖南江海並運，幸濟軍食。今巖之近雖已許漕司發運，今早臣再得其公文，欲各分地界，却只運至全州。自全至桂，此一節正是灘淺去處，若各分地界，則亦當越全州而上，至廣西靜江界。臣不敢違其意，見具回文報之，已繳申朝廷。但廣西艱得舟楫，未免遲緩。所謂就糴，則歲若豐稔，誠爲簡便。但廣西出米有限，漕司常年和糴，不過二三萬石。今已準朝廷指揮，將糴米十萬石，恐不容更復增益也。所準聖旨，臣之恩命正不必辭，切須祗拜。臣實以數年之間，屢乞休致，分量已極，精力已衰，不當忝冒恩寵〔一〕。所望陛下保全，冬防畢事，許臣歸老田里，即拜天地生成之恩！所準聖旨：「團結事甚當，推而行之諸郡尤

妙」臣竊照廣中前此團結，蕩無規程。今靜江以税起差，却非游手烏合之比。將來行之廣郡，每州須可得數千人備用。但目前講行之初，報應未能齊備，已一面催促。又準聖旨：「謝濟、雄飛須使之人情協一，乃克有濟。」臣竊見去歲賊犯由州，突然在前，諸蠻供無預報。臣以此思謝濟與諸蠻相稔，所以乞其此來，使之任結約體探之責，正欲爲雄飛助也。今謝濟到横山已連月，所探賊中動息猶未得端的，屢勉二人同心協濟，終覺其意向不能盡同。竊照横山係邕筦邊面地分，更俟後月，恐亦只得檄回謝濟，令就溪峒便道取宜州，點視關隘而回，庶免其或相諉責，致誤事也。又準聖諭：「柳江等處用舟師，爲第二重門户如何？」臣前遞回奏，及繳廣西地圖以聞，已具陳江道利便。惟兵力有餘，則然後可以辦此水路之備。臣今欲於梧州鬱林所造水哨馬船内留三十隻於梧州岸下，以爲防把之備，所欠者兵耳。此須資以廣東之力，庶壯聲勢。臣已劄梧州守臣及分司商確區處，容續具奏聞。《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忝：原作「恭」，據清初鈔本改。

奏邊事及催調軍馬

臣今月十三日據邕、宜、融、欽鎮撫司申，昨差探邊正將黄成、馮龍賫到特磨知道農士貴狀，稱

岑從進等同所差將佐探伺韃賊退遁回蹤。狀内一項稱去年一項韃虜約七八萬人至今屯駐大理國，耕畜種麥，未見出没之意。所有兀良兵馬斃死之餘，尚有三四萬屯阿毘、善闡、楚魏、建水、阿麻地頭，夾帶蠻人獵食等事。十四日并據知欽州雲拱申到探事人唐宗等探到韃虜動息，與邕州鎮撫司前項所報事體略同。且云意在今秋八月間，分兩路前來犯邊，申本司施行。同日又據總管謝濟狀申，昨差間探人田進探邊，據回歸前去路城等州間探，敵寇興兵打羅殿了，要分一項出莫大王路，已申大使司去訖。今再遣田進探報，據供到利州參見知州，得報探得韃虜自正月退回，駐劄大理、自杞兩處，其韃虜在自杞管下莫賈墟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及韃虜攻打羅殿國，其國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帶修路，闊一丈有餘。并續據龍川州黄安宗差人賫狀所探事，取到利州事狀，一同黄安宗，却有决在秋間行兵之説，申本司速作區處。臣除已將鎮撫劉雄飛、知欽州雲拱、總管謝濟所申三狀真本繳申密院，并劄沿邊邕、欽、宜、融諸州更切精加體探，嚴作隄備外，伏乞睿照。

〔貼黄〕照得韃謀幹腹踰二十年，去冬盤泊横山，窺邕州，犯武緣，我之虚實險易，賊已習知之矣。近準密劄，備到張三秀之言，播州楊又之報，賊謀正自叵測。今據前項三報，參以前者田進所探賊見辦糧，欲俟新秋侵犯，不容弗信。臣竊料此賊聚衆近境，秋冬不入則已，入則其勢必重，却非去歲始至蹈路之比。此去新秋無一月，自静江至沿邊諸州，戍兵共不滿一萬五千人，委是兵力單弱，無以分布捍禦。設有疏漏，慮關心腹，委係利害。欲望聖慈命外廷檢照本司節次申請，早與多數增調軍馬，前來防拓，庶寬憂顧。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催調軍及辭免觀文殿學士

臣猥蒙聖恩，再分嶺閫，歲月易邁，又見秋風。南邊探報，除六月十五日已具奏外，續據雄飛繳到安南公牒，亦有賊欲起兵再犯之報，已於六月二十日繳申密院。數日前據謝濟橫山報來，繳到鄭里、謝全所探事宜，謂韃寇見在九和、慕素等處，此其進退正未可測。及繳到自杞國王郎句并岑邈等公狀，此則不過欲堅來春市馬之約，臣亦已許而報之，並已於二十八日繳申密院訖。臣竊照韃在西南，盡有諸蠻，不窺蜀則幹廣。去冬盤薄左江三月，險夷虛實彼已盡知。所賴宗社威靈，天斃以瘴，兵扼於險，使之不得志以遁。今參以數報，如辦糧、如開路、如聚兵、如欲取龍州及南丹路，賊謀固自深狡，而況其間豈無中國人之陷身賊中，從而獻畫？或者捨堅攻瑕，以其向蜀者而向廣，則尤不可不慮。臣故謂今年秋冬不入則已，入則必重。此其證候緊慢，當於八九月之交見之。臣節次申請增調戍兵，近準密劄，已蒙差調湖南沿江等處戍兵共一萬三千餘人。朝廷應副可謂備極其至，司存非不欲多請，亦以力不足也。昨日再準密劄，所調兵並令七月初起發。今惟其時，候其到戍，即當分布邊州防托。第聞湖南所整齯軍二千人，宣司行下，又欲調赴京湖，因此深慮諸閫各自爲計，或遣戍違期而不至，或老弱充强而俾來。南邊僻在海角，其誰與守？天下大勢猶一舟，一物不牢，同受其弊。若邊角雖固，心腹弗密，患彌亟耳。用是不避煩瀆，密具奏聞。伏望睿慈宣諭外廷，照已撥軍數速賜遣

發，免有更易，俾得在中秋以前俱到廣右，庶幾得以隨宜布置，或可上寬旰食，豈勝國事之幸！〔貼黄〕臣實是衰老多病，精力非壯年比。今年秋冬之事，臣捐身任責，不敢辭難。但昨準恩命，陞之觀殿，近已四具辭免，聖恩隆厚，未賜俞允。臣固不當屢瀆，緣臣起自孤遠，加之拙樸分量，至此已極，丐休數載，盡出由衷，委無競進之心。惟有祈哀君父，保全此晚節，冬杪乞骸出嶺，其他無所控告，以此不敢冒受異渥，非敢重違也。今再具公申，乞與敷奏，伏望特從寢免，不勝感幸。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以湘帥申押回飛虎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二事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竊見廣右創闔，始者廷臣建議，專倚湖南事力爲助。皇祐間儂賊一小寇，先朝命狄青經制，亦以兼荆湖南北路宣撫而入。正以廣中素非用武之地，朝廷當另作規模待之也。臣驅馳三邊，今精力已衰，蒙恩再牧，承乏兩年，甲兵錢穀固賴鄰助者多。今有二三事關係，不容不告之君父。一則司存因創招安邊右軍，廣右以有舊頭目人可使，因命湖南飛虎軍統領程俊兼管。通其飛虎部下避役，結連逃遁，托言改刺，欲以免罪。湖南帥司遽將程俊按劾，已準鐫罷。程俊踰年浚築城池，連月建造營寨，方責之蒐練新卒，備宣勞力，今之得罪，臣實累之。正恐湘嶺相爲牴牾，未知所處。臣六月十三日已申密院，今忽準省劄，以湘帥再申，令押回湖南，此却於諸軍觀聽所係。

竊照諸軍戍嶺，人人皆願早出，豈願存留！俊之管幹新軍，臣强之也。今施行如此，向後戍將皆思畏避，豈復更聽閫臣調用？將一日不可爲矣。一則廣西糧運自古爲難，先朝平儂遣戍，亦是運湖南之米以給。去歲蒙朝廷應副料撥，目前幸未闕乏。廣西漕司見運邕、宜、融、欽、柳糧，運動數十里，已窘於應辦。今年廣東、湖南雖準朝廷行下運米，並未見運發一粒。臣正爲嗣歲慮，近湖南漕司具申朝廷，乃欲各分地界，止運至全州，令本司轉運。本司不敢違其意，若論地界，則當至興安縣之大通，方是嶺界，去興安止二十里。臣去年於興安已踏逐寺院，夾截倉敖，正備搬博，遂移文漕司，從其分界，止乞運至興安倉所交受，以憑搬博，庶幾可行。今湖南漕司力執前説，只欲至全州而止，本司只得遵承。但廣舟艱得，見盡數根刷小艑船，約僅可得百隻。旋雇水夫，每船只可載米三十石，一月一運，只可搬米三千石。兼是全州無倉可貯，其令就船交博，尤更費力。大慮此項糧米十萬石，用此規模，雖運三年亦未易了足，竊恐有誤國事。臣昔者嘗蒙嚴之論薦，又受其兄深知，謹不敢與辨。今其已自移鎮。上項二者實於事體關係，臣雖是告陛下冬後乞骸而去，而未至以前，憂責在臣，豈容蓄縮緘默！臣已各具狀申樞密院，伏望聖慈密諭外廷，速賜處分，從申施行，實廣右兵食之幸！

〔貼黄〕臣竊照湘閫所申押回程俊，其説欲正湖南軍閫之體統。然戍將在邊，則當聽邊閫調用，亦有體統。若謂湖南軍分不應充廣右軍職，則近日潭州飛虎軍帥司申請以黄州戍將黄青陞總管充軍職事體一同。其説新調諸軍恐俊報復，則俊今自管廣右安邊新軍，不復管湖南軍分，委無干涉，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邊事已動

照對今月二十日連得橫山總管謝濟三狀，一係七月三日申，繳到蔣方六月三十日狀，探報據峨州隘官報，有新韃三千餘人突至特磨，稱是替番，聞擬八、九月取路出宜州。一係七月五日申，據奉議招馬官黃祐臣申，效用韋瓊等於六月二十一日到蠻國虛羅，忽見羣蠻趕牛畜入三沙山。據加兆阿籠稱，韃酋已領兵到地名謨假，要攻生黎。又云韃主已差耿低阿周領兵羅殿，要攻鼠郎沙。此報先於十八日據邕州申到，已申樞密院。又一項係七月十二日酉時據蔣方申，初四日得自杞蠻主傳來報，韃賊擬在今月初九日縛牌渡都泥大江。又於當日戌時據路城州黃琰申，乞差撥正兵前來同共防拓。以上三狀，各已繳申樞密院，并劄邕、宜、融、欽諸邊郡，各仰精加體探，嚴作隄備，并劄鎮撫劉雄飛速調兵前去橫山，措置防拓，又劄總管謝濟糾合諸峒，候鎮撫司調到官軍，同共守把，候續報到事宜，別具奏聞。惟是目今炎方秋暑正熾，本未當兵動之時，連據前項三報，雖是賊在諸蠻出没，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橫山之境。見得今歲賊謀，兵入必早，恐其勢必重。所準朝廷增調湖南沿江諸項軍馬，欲望聖慈宣諭外廷，劄下催促起發，俾得分布諸郡，添貼戰禦，庶寬憂顧。伏乞睿照。

〔貼黃〕臣二十日亦得宜州知郡彭宋傑申，所差將佐李質等前去羅殿等處體探事宜，據供直至蜀中南平軍路處播州探到事宜，係六月十一日復取播州，出黃平而回，至七月十一日到宜州，公狀

亦已繳申密院。竊照李質自播至宜，其程不過一月，委去賊境不遠。本州見屯兵不滿千人，今候新調兵至，欲再以三千人往彼防拓。伏乞睿照。

《可齋續藁後》卷九。

全宋文卷七八四〇

李曾伯　三〇

回宣諭奏

臣七月二十六日伏承閣長王仲珪十六日申時恭傳聖旨宣諭，「賊兵動息，所合預知，庶可爲備」，臣仰見皇明先事遠慮。本司自此月二十日連得總管謝濟三遞報，申到此十二日。於二十一日已嘗繳聞外，續據雄飛十六日公狀，亦言賊有欲渡都泥江之報，已調張世雄五百人前去横山。臣亦於静江見戍人内整辦一二千兵以備趲戍。今日得雄飛二十三日書，却俱未言賊兵動息。大概南方此時秋暑正酷，邊境小哨恐不免，大勢必未入，所憂在秋深也。朝廷所調兵，除湖南一千人今日方到，二千人在道將至，其餘相去尚遠，見移文催促。所有柳州七甲義兵一項，人多言其難用，雄飛申來亦不欲其入邕。臣已申密院，乞别換差勁兵二千人矣。所準聖諭「去歲廣右逃亡計七千餘人，今歲當撫存而關防之」，臣敢不恭體訓諭！但將士苦於烟瘴，雖給以藥餌，類弗能療，邕、欽之閫至有一軍而斃其半者，誠爲

可憫。重以諸城各有工役，未得休息，以此畏避，至有逃遁。然逃者有數，而斃者實多。逃者若諸闔遇其歸而發回，尚可以法戢之；斃者出於水土之惡弱，實無策以救之也。自古馬援及本朝郭逵入南，蓋已苦之矣。今在戍將士有三四年而未得歸者，尤爲可念，若今又幸而寧敉，其勢只得摘令拆洗，不容弗恤也。臣每爲南方之戍，思可繼之策，將來只得多招數千人，或移屯以省遣戍，計其費則一耳。臣近以靜江城壁將就，備禦之人，已嘗奏聞於所部十縣以税起丁，略倣軍伍。今已點集圓備，共得九千七百餘人，謹撮其節略，編成進册，已別具奏繳聞。他時廣右諸郡皆可類舉。雖是廣民素弱，不便以之充戰使，衛鄉井、助守城壁，亦可備數也。臣連日得宜州申，南丹莫大榮又爲其叔莫異常及異俊之子大佐以兵圖之，此皆禽獸異類，骨肉相殘，自昔已然。大榮者近方爲申請世襲告命，發下宜州，尚未給予。正以異常、大佐等散在永樂諸猺，逆知其報復未已，惟恐或引他寇而入。異常已申到宜州，却只是諸猺更相讎殺。此在本司只得因而撫之，已劄宜州令開諭異常等，安輯其衆，并量調兵於高峰寨陰制之。俟其稍定，却令宜州委官前去，更與支撥鹽錦，措置關隘，彈壓之也。臣已具申密院，供令奏知。臣所準聖諭，以臣力辭進職，令亟祇拜，臣頂踵感戴聖恩，深願欽承寵渥，實緣臣自知分量，已極滿盈，歲運方屯，深虞敗事，憂慮正亟，豈敢榮身！以此未敢祇受，亦未敢再具奏申。伏望俯鑑由衷，許從反汗，得訖全於封守，俾早退於兵樊，天地其恩，未知報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二日承苑使趙思恭七月二十一日恭傳聖旨宣諭，以臣欲存留程俊及漕運至興安，皆已諭外廷從申。臣仰見聖造主盟，皇明燭遠，不以微臣控請之瀆，存恤將校，通融漕輸，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貼黃〕臣近所奏申雄飛及謝濟所報賊欲渡都泥江事，續次未有報到，或傳乃是自杞欲與生黎相攻，亦未見端的，除已劄下審探外，併合奏知。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宣諭奏

臣近日以來，側聞聖躬少親藥餌，朝夕露香告天，以祈萬壽。所有邊報，自八月之初皆已排日具申密院，不敢輕易具奏，上勤睿覽，已稟丞相委曲轉聞。今年緣寇入之早，兵調稍遲，極費防遏。所恃宗社威福，見此隨宜區處，盡力隄備外，臣於昨日辰時恭準閣長劉竣八月十二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七甲義兵，已蒙改調，與夫將來招兵備戍，及本司以税起丁，與南丹相殘，撫之爲宜，臣已悉遵聖諭。又準睿旨，臣之新渥，所宜亟拜，不必牢辭。當此艱危之秋，本非叨榮之日，懼違聖意，敢不

黽勉體承！臣見涓日祗拜，續具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邊事已急

臣照得南邊自七月已有警，節次邊報已申密院。自八月二十八日賊透賓關，浸迫象境，與官軍於來賓江岸相距旬日，竟爲此寇踏淺過渡，委是事勢緊急，其詳已稟丞相奏聞。賊勢既近，靜江亦見爲備禦計，所恃宗社威靈，臣當竭力，以圖報國。《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宣諭奏

臣今月十七日承閣長王仲珪恭奉聖旨宣諭，陛下以憂邊之切，每苦怔忡，見此調理。臣正恐上勤顧憂，近日邊報，不敢數瀆聖聽，節次止申密院。所願皇天眷顧，聖躬安康，三邊底寧，四海蒙福，臣日夕露香以禱！今歲南邊寇入既早，賊勢且熾，本司及鎮撫司亦自節節調兵防遏。所恨兵力之少，如鼠隘、賓關、來濱江，諸將非不盡死與戰，皆以衆寡不敵，當抵不住，大非去歲之比。今戎馬出没象、柳間，去靜江不遠，旦夕必是哨入。見措置城壁，爲備禦計。所慮糧蓄滿野，賊有餘資，廣郡城壁多無，必肆侵掠。最是湖南接境，蹊徑雜出，不易隄防。朝廷調到新戍，除摘六千人戍邊郡外，見

在五千人，有一兩日間方到者，衣甲猶在後未至，委是兵戍單弱，事勢可憂。臣自去冬寇退，屢稟朝廷，今年寇不入則已，入必大至，須大作規模以待敵。臣亦以災咎之年，恐悞方面之寄，皆嘗徹之聖聽。今果罹此兵難，敢不竭力捐軀，以圖報國！若賊以靜江一屯相推，其後或得其不至深入，則爲中州之幸，此則全望天祐也。蒙酋雖斃，彼必已知，但其奸謀既入，聲勢方盛，臣已出榜曉諭，亦嘗繳申密院矣。劉雄飛在邕，臣得其九月初五日書，却未有賊馬近邕、欽。蓋此賊避實擊虛，志不在小也。臣敬遵聖旨，當遣人間道入邕，以聖意撫諭矣。賓守陳杰則聞在山寨，然未得其報。此後探到賊勢進退，續具奏申。《可齋續藁後》卷九。

回庚遞宣諭奏

臣自今夏奏聞今秋賊必大入，公朝須大作規模待之，節次申乞調兵增戍。不圖七月之末，即以警告，八月初犯橫山。邕州調兵扼其鼠隘，本司調兵扼於賓關，又造兵一項戍邕，中途相拒於來賓江，皆以衆寡不敵，爲賊衝散。逮賊過柳江，守將提兵遷避，本司又助以兵力，俾令控扼，至橫塘又爲所衝。諸將如張世雄、沈彦雄、陳喜、陳之貴、鄭俊、李彦信、秦安皆以死戰，非不竭力，而路徑散漫，賊勢猖獗，卒莫能遏。據本司俘獲真韃阿八足所供，乃兀即骨觧自爲此來，馬以三萬計，步人在外。自九月二十二日犯靜江府城，徑衝突南門圃子，幸而將士戮力與戰，射死賊兵賊馬，斃其頭目。

賊遂焚爇城外居民，次日復來近城哨遶，本司亦出兵剿逐而退。自此賊知有備，不敢近城，但於數十里間剳寨，四村哨掠。本司節次調兵攻劫遏截，間雖俘獲，亦未能大挫其鋒。猶幸桂城近者亟加修浚，粗能支吾。不然，亦不可立脚矣。賊謀捨邕而入越，南蠻數千里而至，其志專在幹腹會合。今猶以桂之一屯在焉，所以相持半月，猶未敢透入內地。然聞此賊已取小路，自義寧出靈川、興安間，去湖南界不遠。臣朝夕既備城守，又慮其透漏入裏，正此憂虞，不知所出。自二十二日以後，郵遞正路已自梗塞，嘗於九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日、十月初四、初六五次令遞兵間道附發，申聞密院，未審曾未上徹天聽〔一〕。今月初七日忽有遞兵自清湘小路遞至九月二十六日庚遞，恭領宸翰，自天而下，焚香伏讀，無任激烈！所準聖諭，令臣出兵遏其鋒，若閉城自守，則恐透出內地，令臣多遣兵將前塗剿遏，臣恭體聖訓。伏念臣責任封守，非不欲極力防遏，實緣廣右兵戍單弱，非三邊比。又以今秋寇入之早，調兵之緩，所有新調之戍，除隨到隨遣入邕、宜、融、欽、柳分戍外，續到張文、周旺、徐德、丘政皆在寇已迫境之時，方到桂林。況其中多烏合，不能盡皆精銳，有所難言，而衣甲猶有在道，至今未到者。舊戍在桂之卒，連年疲勞工役，僅能摘陳之貴淮軍一項，已出又不克濟。此實氣力褊短，運掉有所不逮。使臣如在荆淮時，有兵有將可以制敵，豈容其逞志至此！今準聖訓，見與兵帥朱廣用、朱煥商確遣調攻剿，已具公申。惟恐蹊徑多岐，賊謀叵測，未容上寬聖慮。然廣右一雨經旬，敵騎遠來，亦自疲弊。若得朝廷調發勁兵一項，自湖南前來會合，表裏夾擊，或可掃蕩。全恃天祐我宋，俾此虜畏威遠遁，不致深入，而廣右亦得以全城保境，則宗國之幸！臣惟知竭忠盡力，以

身報效！

〔貼黃〕臣衰老多病，值此艱危之時，連月應酬，憂廢寢食，以心絞手顫，不克親具楷字回奏。竊照此虜今秋分道大入，勢極猖獗，司存兵力，朝廷所知，亦既屢請增調，正望得勁兵一項，自湘而出，或可遏其透漏。今賊兵猶在静江境内，相持已踰半月，見調兵分頭攻劫。但其姦謀在會合，委是叵測。欲望下鄰閫嚴爲隄備，共圖夾擊，庶寬憂顧。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曾：原作「望」，據清初鈔本改。

奏邊事

臣自九月十八日具奏後，二十二日賊馬即突至静江城下，自此郵遞梗塞。中間雖屢具公狀，從間道申密院，未必盡能上徹。十月初七日，忽遞兵自小路傳至九月二十六日庚遞，恭奉宸翰，初八日即具回奏，復令遞兵五人自小路走傳。一去半月，至全州道間，爲賊馬充斥，遞兵遭殺，僅有一兵脱身，傳回庚牌。臣已於二十二日再差官兵唐勝等五人取路廣東，度梅嶺，出江浙，前詣行在投下外，惟是一番寇入，實出天地之大變，盤薄静江境内，竟越兩旬。猶有餘騎自賓、邕境陸續而到，至十月十五日以後，過者方絶。自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近城交戰，此後皆劄寨在數十里外，取小路透湘

境。本司節次調兵攻劫，獲到俘首回韃及殺死頭目，奪到織金袍襖、靴帽、器甲，屢得小捷。然不能遏其大勢，此賊卒以初八日入全州，迤邐而下。本司見調總管王勝、丘政各部一千人前去追襲。所據俘獲人供稱，賊以蒙酋發放，欲起下流會合。其騎兵自蠻界入邕、賓，取桂而出，由夏瀕冬，已越數千里。近又復值兼旬霖雨，聞沿途賊之人馬亦自多斃。但此寇姦謀不淺，又以賊勢頗衆，必欲幹腹入裏。所恨司存兵力有限，精勁者少，不克痛與剿絶。惟有撫膺疾首，爲之頃刻不遑寧處。今此賊自十月十五日以後，已過清湘，本司所調兩總管兵已尾襲而往。若得宣閫及長沙帥司調得勁兵一項，相與會合夾擊，此虜弗戢自焚，必將送死，至此全藉宗社威福也。廣西所部如邕、欽、宜、融賊皆不曾侵犯，城壁無虞。止是自武緣徑越賓、柳，出静江而去。此虜謀幹腹二十年，中外疑之，今果出此。静江三百年間不識兵革，一旦爲其突至，委是危道。猶賴朝廷威靈，獲與軍民僅保城壁。但以賊自去冬侵犯之後，臣於十二月十五、二十六、二十八日屢具奏聞，賊既斡出蹊徑，必須大作規模，多調精鋭。乞以湖南閫臣兼制。正慮賊既知此路，必由此透漏。邕桂雖有城有兵，不能遏之。亦猶兩淮諸城，非無重兵良將，不能遏其越而入也。臣亦自知今歲年運屯蹇，恐誤國事，屢嘗奏聞。今卒不免此賊透漏而下，上貽宵旰之憂，恨不即死以報國。臣近據邕州繳到安南探報，賊分數道而入，已繳呈丞相。使蒙酋不死，真可爲宗社慮。今則賊雖前進，謀已中沮，傳聞下流兵力扼賊於鄂，已伐其姦。今兀郎之入，亦猶羝羊觸藩之勢，未必非天之斃此虜也。敢望陛下堅定宸謨，勉厲諸閫，大合兵力，汔平醜類。仍須行下號召諸路民兵强壯，所至自爲防遏，不吝爵賞，以示激勵。此後幸而賊退，朝廷別

作規模待之，臣續當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臣作此奏畢，今早據探報，柳州一帶又有賊馬後隊餘哨，將入本府永福界。賊前隊大勢過此已半月，鄉民方漸復業，又有此寇，却未見輕重，見議調兵剿報〔一〕。竊慮其復取湖南而去，已關報全州，令報諸司、諸郡。併合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報」字疑誤。

回庚遞宣諭奏

臣逾月不領中朝郵遞，緣自靜江至湖南一路，賊馬既入，梗塞不通，方專人具奏，欲取廣東入江浙傳發。今月初三日，忽遞兵自湘南取間道傳至十月二日庚遞，恭準閣長王仲珪當日未時傳奉聖旨宣諭，臣拜手伏讀，爲之感激隕涕。伏準聖諭，分命諸將先事剿遏，毋爲閉門自守。臣職在分閫，豈不願爲國盡扞守之責？實以今年寇入之早，兵調之遲，靜江舊戍止有五千餘人，除摘陳之貴一千戍邕，於來賓遇賊，新戍雖共一萬一千人，除融、宜、賓、欽、邕、柳已調出六千人外，餘周旺、張文、徐德、丘政共五千人，皆在九月中旬後方到，而賊已過柳州矣。至今衣甲猶有未至者。兵力如此，其間又有難言者。至若静江城壁，則連年修浚，粗能植立，賊至而工役猶未備。律以荆淮守備，尤所難言。本

司初調邕兵張世雄守鼠隘，沈彦雄、陳喜守賓關，陳之貴扼來賓，鄭俊、李孝信、秦安扞柳江，諸將皆以死戰，非不用命。其如步騎衆寡弗敵，悉爲衝散。卒從小路透漏湖南。中間命朱廣用等調兵攻劫，雖屢得捷，然終不能遏其大勢，詳已見於前奏。此賊自前月望後過已半月，今猶有後哨方到桂境，其兵衆可知。本司近雖已調王勝等往湖南追襲，須得下流更調勁兵良將，與相會合剿擊，方可掃退。見今桂兵新舊除調出外，不滿萬人，賊騎憧憧往來，猶恐不足。臣以敵兵透漏而下，日夕痛心疾首，恨不能糜捐報國，更是頃刻不能自安。而力所不逮，智無所施，臣之憂此大誤，去冬十二月十五日一奏已預言之矣。此後寇退，欲備廣路，非得十數萬兵不可，固不容仍用强名曰閫之規也。臣以衰老多病，黽勉支吾於此，今雖僅保城守，然不能遏截，已無所逃罪。敢望陛下察臣前後開閫，不幸晚年來此單弱之地，值此異常之變，更賜矜憐而保全之，不勝孤蹤之幸！《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乞合江淮荆楚兵及浙右鹽丁民船水陸控扼

臣自十一月初四日具奏，後一節以虜衆擁兵深入，震驚宗社，必重貽宵旰之憂，且以道路梗塞，不聞中朝音信已踰月，臣惟有皇皇度日，痛心疾首，頃刻不能自存。賊兵犯廣右已十旬，十月、十一月前後隊皆取小路而過湖湘，首尾閱月，數日間方盡。而夜來得邕州初三日報，又有賊騎自武緣入

焉。本司節次調兵出邊，諸將盡死以戰，非不竭力。近日兩戰非不甚偉。然賊勢猖獗，終不能遏其所入。寇皆由廣而出矣。正如臣今年七月初三所奏，誠捨堅攻瑕，以向蜀者向廣，則可慮也。今事勢如此，誼當遣兵追襲其後。緣桂在賊馬之衝，日事備禦，又以兵力單弱，道遠糧乏，未易區處，正此商略，而賊馬又將至矣。今須是朝廷合江淮荆楚之力，併以浙右鹽丁舟船水陸控扼，不靳爵賞，激勵戰禦，庶可掃蕩此寇，以安宗國，則生民幸甚！專人取廣東路謹此具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調兵等事

臣自十月十八日具奏，至閏月三日遣介曾具公狀自其至桂出湘，亦屢以攻劫獲捷，如王勝、丘政據俘獲内亦有羅氏鬼國諸蠻在焉，見得侵蜀播之踰半月，日望湖湘寇退之報，而道路梗塞，長沙更無一字關報。意謂湘江深闊，若有兵扼之，賊未易渡。今據遣人探報，則謂十一月中旬已渡湘江，正以及又得湖南憲臣胡穎十一月二十日公文，則謂賊於十一月十七日已犯潭州城下，是果已越湘矣。穎公文中備坐朝廷指揮，令臣出兵夾擊。臣竊惟國家有急，臣子豈容坐視？前此賊擁衆過桂境，其鋒方鋭，本司兵力有限，僅能遣調攻劫，雖屢得捷，不能遏其大勢。繼而賊過湖湘，本司即遣總管王勝等部追襲於全州之北，幸獲大捷，又遣丘政繼追，適賊馬續有至者，復於靈川相遇獲捷，皆已具申樞密院，及致書左丞相，乞以所禀奏聞。今又

十一日復有賊馬自武緣入，未免摘有調兵，又往前路設伏。至閏月初旬方據象州申到，再入之寇已退，然亦未見去向。本司方與將士商確，所準憲司備到朝廷指揮，令調邕守劉雄飛出而夾擊。衆謂邕城關係頗重，雄飛未可輕出。桂城雖有都統制朱廣用，而桂之一城修浚措置盡出其手，見今總率諸軍晝夜備禦。遂於此月初節次調出周旺、鄭旺、李慶、丁湜四部軍馬前往永、衡以上會合剿殄，并檄宜州守臣彭宋傑提兵一千人赴司禀議，益以戍桂千人，共二千人，盡皆淮軍，令宋傑繼進，取衡入潭，聽湘帥向士璧、憲臣胡穎商確調用。已於今月二十日責令起發，并已別差官權宜州外，惟是本司自得十月初八日京遞，自後不聞中朝音信。今已七旬，既未聞鄂寇之退，且又慮兀郎之深入。及近據邕報，特磨至右江，尚復有馬出没。孤城岌立，僻在遐陬，氣力既微，聲援又絶，既慮封疆責任之重，又爲宗社危急之憂，心爲之折，恨不即殞。前項追襲之兵，本不容摘，激於忠憤，輟以遣前。所恃皇天悔禍，人心效順，下流諸軍相與戮力，剿退此賊，則天下幸甚。臣衰老且病，株守於此，目前雖苟延旦夕，而事力將竭，未知死所。尚望朝廷曲加矜恤，罔俾遐遣〔一〕，實戴天地保全之賜！《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遣：似當作「遺」。

奏節次調兵自劾事

臣不避天威，輒瀝危悃，上干睿聽。臣竊照韃謀幹腹餘二十年，中外疑信相半，未嘗大爲之備。自臣去春誤應創闔，方蒙朝廷增調兵戍，勉支去冬之警。臣於去冬十二月既望即曾具奏，蹊徑已爲斡開，隄防宜益加備，須大作規模待此敵。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斯，再警應酬不過若斯，則事必有大誤，非臣之所敢言。且亦備陳臣新年二運交併，必至身災，若頑然不退，必待誤國而後止。乞檢會前後累奏，許令致仕，請至再三，言可復也。廟堂弗賜體察，視如尋常，臣只得勉扶衰病，隨力措置。今歲戍兵之調，自夏間申請乞調精銳一萬五千人，凑見戍水陸兵共三萬，以期分布防守。是蓋亦仰體朝廷兵力之有限，廣右糧餉之不及，不容多以爲請。其實縱得精銳三萬，律以荆淮，僅可守一郡也。鎮撫劉雄飛亦嘗申乞添調萬兵分守鼠隘、武緣兩處。廣右無大險阻，且無長江大河之限，若欲控扼此虜，信非重兵不可。廟堂入秋以來，節次行下，雖云調兵共一萬四千餘人，而湖南二千，泉州一千，元不發至，止共有一萬一千人。內湖南三千人，黄州一千人，江州一千人，鎮江一千人，以八月半後到司。臣隨即調湖南李安國、許忠二千人戍邕，沈彦雄、陳喜戍賓，黄州董珵一千人戍宜，江州張琦一千人戍融，鎮江秦安五百人戍柳，三百人戍象，內有病兵則留桂。至九月以後，黄州張文千人、建康周旺千人、池州徐德千人、淮東丘政二千人方接續至本司。內張文軍大半幼弱，而徐德、丘政軍衣

甲俱不至，時寇已過賓踰柳矣。靜江所管舊戍不過五千人，踰年瘴鄉，疲於工役，病弱者多。中間以戍軍到緩，僅摘陳之貴淮軍一千人，於八月二十間遣之戍邕，至來賓值寇。司存所管新舊兵戍氣力止此。不料今歲賊以六月出師，七月犯塞，八月初八橫山戍未集，而寇已深。邕州始以張世雄、張青、郝明等千人於橫山扼賊，退而保鼠隘，不能禦。賓守陳杰以沈彥雄、陳喜千人於臨關扼賊，賊自小路而入，又爲衝散。陳之貴千人扼之來賓江，亦既數日，賊復自下流透渡。柳守王該復以戍將李孝信、鄭俊、秦安一千五百餘人扼賊於橫塘，亦爲衝散，士卒戰歿於陣，存者則潰。而諸將如張世雄、沈彥雄、陳喜、陳之貴、李孝信、秦安、鄭俊皆死之。非不調兵以控扼之也，將士亦非不盡力以死戰也，而賊勢猖獗，步騎衆寡弗敵，蓋無大勢軍馬以遏絶之，遂使賊得以逞。迨其九月二十二日突至靜江城下，徑犯南門圃子，幸而諸將戮力用命，與之對射，斃其頭目而却。次日再復哨至城下，及城中出兵，則賊引而退。自此剳寨於數十里外，相持兩旬，節次屢遣諸將晝攻夜劫，非不得捷，然卒不能遏其大勢。此賊遂取義寧小路透入湖湘，至十月半後方絶。本司即遣王勝、丘政等軍追襲其後，是以有黃沙及靈川之捷。若非賊之入裏，豈不甚偉！繼欲再遣，而賊之後隊鐵尺兵馬於十一月初旬又復再至。且據邕、象州報，武緣又有馬入，本司又只得備禦，摘兵設伏以待。至閏十一月初，既聞武緣之馬遲而未來，湖湘之寇駐而未去，於是又與戎帥商確，再遣周旺等軍兵四部二千人，又遣彭宋傑將淮兵二千人，前去衡、潭會合追襲。此本司秋冬應酬大略也。伏念廣右素無備具，民不知兵。臣自去春三月十五日領事，即爲修浚城池之計，踰年規畫，僅僅粗全守具，猶闕役未畢，而賊已至。徽幸與民

共守，未至疏虞。若使向無立脚之所，則一城生靈皆爲魚肉，而廣右亦皆爲盜區矣。觀此賊今歲分道而入，空國而來，雖天險不能扼其入廣之兵。雜以蠻猺，自九月末過至十一月中，首尾兩月，賊馬方絶，既爲我兵之所剿殺，重以連月之雨，人馬困斃，今至湖南，其鋒猶且如此。本司持此空虚，當此勁敵，首尾將及四月，軍兵晝夜備禦，保固封守，良亦不易。目前邕、宜、融、欽有城壁處，四郡皆安堵如故，止是賓、柳被賊經過，未免創殘，漸亦復業。揆之荆淮諸邊，非無高城深池、重兵良將積年備守，每遇虜入，亦不能遏其進。臣於封疆之職，又豈不欲痛與剿絶，俾無深入？而事勢至此，力不足也。今者此寇延入内地，害及生民，上貽顧憂。臣猥爲閫臣，實有不能遏截，致令透漏之罪，何所逃逭！謹具奏自劾以聞，伏望睿慈特與付外廷議罪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九。

全宋文卷七八四一

李曾伯 三一

奏繳邕州捷旗

臣自此月初三日具奏，近於初十日因邕、賓捷報閏月十九日襲村殺賊俘獲事宜，嘗具狀申樞密院，必已轉聞。惟是賊馬在湘未退，南邊自十一月及閏月亦時有哨馬出没，襲村一捷之後，謂賊已退遁矣，然兼州有馬久駐，正亦疑之。今月十五日忽得象州報，又有賊犯邕境。劉雄飛調兵於强山剿殺，雖以捷告，而賊馬仍自武緣再入賓州。至十七日又連得象州報，賊馬於十四日已後，來賓之白沙踏淺過渡，今已三日，將近柳州，更數日必至桂境。桂戍僅萬，近已調出四千人往湖南會合追襲，城中氣力便覺單虚，只得隨力措置戰禦。見調兵前路設伏以待，詳已稟之左丞相矣。廣右僻在一隅，是聲援俱絶，資儲浸匱，委是支吾費力。事勢至此，惟有捐軀盡瘁，以圖報效。適邕州申到捷旗捷狀，俘獲人馬甚偉。然賊志於進，亦不能遏其入，謹亟遣

專人具申密院。將士在瘴鄉，禦敵不易，伏望諭外廷優與推賞施行。

〔小貼子〕臣竊見賊兵駐湘連月，正疑其有所待，今若又生兵添入，賊勢恐張。長沙今有鄭進、李虎等軍，又益以本司彭宋傑所部，且鄉民皆强壯可用，必保無虞。但江西路徑所當，過爲之備，不容玩忽。春令方新，賊勢恐不能久。若得諸路兵力會合掃蕩，庶早殄滅此寇。併乞睿照。

〔又小貼子〕臣此奏係十七日所作，伺候邕州捷旗，今二十一日方到，已繳申密院。又象州申，此項賊馬十六日見在來賓之白沙，渡猶未絶。適睹鄂州寇退之報，豈勝宗社大慶！且得下流清肅，則續至之騎必可併力剿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調軍得捷

臣舊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因邕州强山捷報，嘗具奏聞。惟是此虜自八月初犯横山，今已半年。十一月初雖已過湖湘，而南邊游騎仍時有出没。邕、賓連於龔村、强山兩獲勝捷，俘獲賊馬甚衆，然此賊志在接應前隊，亦不能遏其進。本司自聞其再渡來賓，即調兵令路鈐周成等於永福，賊乃復從小路徑透義寧〔一〕，入靈川。本司又調兵令路鈐周勝、路分裴元吉、李成等三部於靈川設伏，會合剿殺。今據都統朱廣用申，十二月三十日賊至塘下墟，爲我師出其不意攻入賊寨，殺死人馬不計其數，獲到韃酋生口十餘輩，馬百餘疋，委爲隽捷。已具狀繳申樞密院外，據俘獲人言，此項賊兵乃敵人白銀萬户

總把，馬約數千，邕元報萬騎。欲與前隊兀郎會合。今雖屢敗，其進不已。本司已再調總管王勝、路鈐戴俊領兵出興安前去追襲。及昨調周旺等四部官兵適自湘潭回司，見亦過興安界。已劄令兩項官軍首尾夾擊，俟有申到，續具奏聞。所傳兀郎軍馬已自長沙取岳陽，過湖北，恐狡謀欲會於江上。今湖南雖有兵，慮亦未能遏之。此須朝廷嚴爲下流之備，多調重兵，早與殄滅。臣僻在一隅，每憂國事之急，皇皇朝夕，未知捐身報效之地。所有立功將士，數月戰禦，出死入生，良爲不易，欲望諭外廷優與推賞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寧：原作「軍」，據清初鈔本改。

奏合湘嶺脉絡貫通仍乞投劾早賜區處

臣照對韃寇侵犯廣境，自九月二十二日突至桂城，累調將士攻撓牽制，屢次獲捷。賊知前路無兵，十月十一日兩次侵過湘界。閏月以來，南邊仍時有游哨，本司節次劄邕州鎮撫司措置剿遏。繼報賊以萬騎駐兼州，未幾復窺武緣，犯賓境。鎮撫司調兵剿殺，既捷暖水，再捷於强山，俘酋獲馬，殺賊甚衆，非不甚偉，而賊仍取來賓而入。本司與兵帥商確調兵三項，令周成等屯永福，周勝等駐靈川，王勝等往興安，布置設伏，正欲剿遏，而賊過永福，覘知有兵，由小路而入，僅能成靈川塘下墟

之一捷，比已具申。賊既敗遁，乃乘夜星馳而去。適連值大雨如注，雖王勝等在興安與周旺回師會合，彼騎我步，追趕不及。此虜續至，却皆精勁，自邕至桂，凡經三敗，殘黨餘數千人。今邕州又報南邊猶有續來之馬，正患其進未已，不可無備。方欲再調兵湖南追襲，則聞諸回師將士纔越嶺境，券食即絶，又所甚難。竊謂朝廷分命閫臣，正欲制賊於藩籬之外，而本司氣力弗逮，貽憂及於鄰境，自秋春受兵已半年，湘寇之在前者未退，嶺境之續來者未絶，若非別作規模，貫通脉絡，有以合湘嶺之勢，豈能紓朝廷之憂！往者廟謨命閫，此正初意。臣衰病待罪，近已投劾，見諸奏申。今新歲既更，區處不宜遲緩。欲望睿慈宣諭大臣，早賜處分。廣西、湖南利害相關，不容遐遺〔一〕，乞留聖念。臣惟知席藁以俟譴斥。《可齋續藁後》卷九。

〔一〕遺：似當作「遺」。

奏本司調兵付劉鎮撫往湖南會合

照對正月十一日據鎮撫劉雄飛赴司稟議，以被旨擊賊，請兵追襲。臣昨自韃賊冒死深入，未準指揮之前，已節次調王勝、周旺等部兵追襲，又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提精銳淮軍二千人直至潭州，會合諸閫之兵夾擊殺賊。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據探報人翟亮自潭州回賫到樞密院劄子，十月二十五日奉聖

旨，令臣及鎮撫劉雄飛分遣兵將火急追襲。如劉雄飛本號驍將，自當選俾向上頭目權守邕州，提兵徑自追剿賊虜，以立奇功。臣當即備坐前項密劄指揮，劉報鎮撫劉雄飛，并備申朝廷，以邕州當賊來路，後騎未絶，安南旁伺，恐有意外之慮，未敢輕動守臣。今來劉雄飛既已提兵赴司，臣照得湖南賊馬已過，備禦又不可盡虛，遂選調徐德巢縣部五百六十一人、張文彬招信部二百八人、張文黄州部强壯四百九十五人，凑劉雄飛帶行七百三十六人，共二千人，劄付劉雄飛收管，并就潭州截調彭宋傑元部二千人，通四千人，並係淮兵精鋭，劄雄飛通行節制調用，前去追擊。及犒參辭司官會二十五萬九千八百貫外，并支空名官資文帖一十五道，金五十兩，銀二千兩，官會五十萬貫，發送劉雄飛隨軍備用，已於正月十八日起發訖，伏乞睿照。

〔貼黄〕臣竊聞寇潭之兵已過岳、鄂，犯鄂之兵已過江、興，兵勢之難遏類如此。今雄飛提兵往襲，臣已諭令視賊犯處前去。但軍帥領兵在外，既向異路，必自能隨機而應。又聞邕州自劉雄飛起發之後，諸軍逃者頗多，張文彬雖是近上頭目，恐難勝任。已申公朝，乞速賜處分，併合奏知，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乞預飭邊防事

照得廣西素係内郡，今爲虜衝，既無大險可恃之形勢，又無上著可用之兵將，全仗朝廷遣戍，以

備諸郡戰守。去秋只緣請兵於朝，不盡相應，調遣單寡，起發遲緩，戍猶未齊，虜已先入。兼以官軍列守於諸州，賊騎捷出外間道，彼聚而衆，我分而弱，雖諸軍極力盡死攻戰，大勢不容攔遏。自去年八月初八日前隊已犯横山，至十二月三十日後隊猶涉静江之境，半年之間，無時無寇。近據賓、柳所申，復有遊騎出没，路徑已熟，深謀叵測，本路備禦，豈容少廢！元管戍軍爲數不多，昨來先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提精軍二千人應援湖湘，近又再遣邕州鎮撫劉雄飛提精兵二千人會合追襲。截日通一路八郡所管戍軍不滿一萬五千人，癃老疲弱皆在數内。重以染瘴病死者相繼，久戍思歸，逃者不止。若至秋防，又無此數。兼券錢乏支，已逾半年，糧道不繼，僅給數月，事勢築底，搏手無策。倘不早作措置，切恐賊知虚實，别啓狡謀，萬一駐足賓、柳之間，必至重爲腹心之患。臣雖已籲天自劾，跼地待命，但國事所關，不敢以罪去而自已。欲望聖慈早命閫帥預飭邊防，調遣重兵良將，科降券錢糧米，以爲今秋備禦之計。庶幾新閫之來，得免後時之咎，邊城有備，國事獲濟，不勝一道生靈之幸！

〔小貼子〕臣十二月初三日以寇兵入湘境，臣實有不能遏截，致令透漏，嘗具自劾奏聞，伏想已徹天聽。今春令已深，更張不宜遲緩。臣衰老多病，經此一番寇變，心志已喪，精采盡鑠，朝夕席藁待罪。切恐朝廷必俟寇退區處，則廣去天遠，命帥後時，兵戍錢糧，俱成擔閣，轉眼秋防，關係利害。伏望宣諭大臣亟賜施行。

〔又小貼子〕臣正月二十七日專人回自長沙，得制臣向士璧書，録示陛下十二月十二日聖旨宣諭，令其貽書責臣縱寇，俾之調兵會合擊殺。臣於閏月十八日已調宜州知郡彭宋

傑，正月十八日又遣邕守劉雄飛，共四千人，氣力愈見單弱。南邊遊哨，仍前出没，備禦豈容盡虚！惟是自去秋寇犯透入内地，上勤旰憂，臣實有罪，已嘗自劾。然縱寇二字，却出於士璧之口，以此相中。夫力可以止而故聽其入，則謂之縱。廣右力所不逮，中外所知，若以爲縱，則前後邊境虜兵越城而過者，豈皆縱乎！臣嘗偏守三邊，惟以樸實事君父，未嘗誤事。不幸陷身烟瘴，創生邊面，適當二十年謀幹之寇，尚復何言！士璧乃臣舊客，臣前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嘗奏之陛下，乞付以桂任，今安敢與辯！所望聖慈而深察之，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奏劉鎮撫衡山之捷

臣二月二日具奏後，閲月廣西兵事稍緩，未敢遽有瀆聞。此虜第三隊兩敗於邕、賓，一敗於桂，除夕殘黨奔竄過湘。幸得亟調劉雄飛之兵與彭宋傑會於衡，合邕、宜兩州之選士，及桂之淮戍皆在，又得湘帥司調至鄂進、閻忠進以兵會焉，遂成初九日衡山之大捷。臣得胡穎書，以爲殺獲殆盡，匹馬不返。恭惟國威遠暢，虜氣大沮，不勝幸甚。竊料軍前已具捷旗，自他司申奏矣。廣西自開正以後，始報南邊猶有遊騎。近得邕、賓、象三州所申，皆言境内已自寧息。去冬虜所經過，自武緣、賓、柳及桂之二三外邑，今自春後民已復業，盗賊亦已消弭。其餘諸郡元自安堵，緣所聞下流未靖，一向未

敢具申清肅。今天氣漸熱，江水日漲，所傳清江之兵亦已退回。度兩宣閫上下夾擊，天佑皇家，虜必北遁，此宗社生民之幸。惟是臣近申投劾，日俟譴斥，未準回降。伏念臣重來烟瘴，兩當風寒，材力既弗勝，膽氣亦已索，大爲備禦，須亟更張，匪臣之私，實爲國計。伏乞聖慈宣諭外廷，早賜處分，臣席藁以俟。

〔貼黃〕臣得劉雄飛書，見得此捷皆雄飛倡率之力，其意欲得臣密奏推賞。臣竊照雄飛、宋傑所部四千人雖皆廣戍，又有鄂、閻及他司帳兵在焉。且立功在湖南地分，只合自湖南制司從實保申行賞，乞諭外廷施行。雄飛親書繳奏在前，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九。

乞與守城將士優加推恩奏

臣自三月一日因雄飛捷狀嘗具奏後，繼以嶺境雖息，江面未清，主憂臣辱，朝夕不遑寧處，恨不捐軀赴難，以圖報效。本不敢輕易塵瀆，緣事有關係，又不容默。臣伏睹邸報，朝廷頒賞鄂湘立功諸將，恩醲犒厚，其足以激厲人心，感發士氣，聞者莫不思奮。第不泄邇、不忘遠者，所以開王業之成；包荒而不遐邇者，所以致世運之泰。廣西創生邊面，非素有備之地，戍兵皆係江淮諸路調入，連年苦瘴，數月受兵，雖氣力之不加，而蹊徑之莫窒，然其身當勍敵，爲國禦患，冒萬死，出一生，節次剿殺賊酋，立到勞績，其效忠用命，則與它路之將士等。又如桂城素瑕，一二年間疲於浚築，工未

畢而寇至，旋立排柒，旋辦守具，相與保固，以護廣右根本。自九月二十二日與賊接戰於南門之外，一鼓而斃賊頭目，虜氣雖大沮而不敢犯，而將士登陴防拓，披城暴露，晝攻夜劫，前剿後襲，大小凡十有三捷，至三月十五日方始解嚴。首尾凡七閱月，賊兵前後隊凡三過其境，而汔能全城却敵，不致封疆之失者，將士之力也。司存財力無幾，犒勞既微，日夜望朝廷尺寸之賞，蓋顒顒如也。臣以不能遏賊於藩籬之外，雖無所逃責，然將士分戍一方，全一城之守者合議一城之功，有一戰之捷者合該一戰之賞，此固不可盡泯之也。如都統朱廣用竭力浚築，究心戰禦，向非此城稍備，則一城生靈魚肉，廣右二十餘郡皆爲盜區。今桂得以苟全者，廣用之力也。況其屢請提兵援裹，臣以城守所賴，遂尼其行。然如前後調兵，擊賊獲捷，皆臣委之選摘指縱，其功尤不可掩。臣若不與之申明，則有功弗賞，三軍寧免觖望！切恐羹不及羊，戰或諉鶴，非但今日，有關方來，臣亦何顏面以見士卒！用敢專具公狀，申之密院，乞以奏聞。伏望聖慈特賜垂念遐陬畢力王事，宣諭大臣，特與優加論賞，庶使將士服朝廷之大公，效疆場之死力，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後》卷九。

賀江面清肅乞檢會早命帥事奏

照對某今月初六日據湖南擺遞軍典，備録到京西、湖北、四川宣撫行府捷報，右丞相親督將士剿殺韃虜，目今南岸已無一卒一騎一舟，江面肅清者。臣力疾捧讀，不勝慶悦懽抃之至。臣竊惟醜虜犯

順，分路入寇。越南北天限之江，窺我岳鄂；開古今地絶之徑，闖我湘廣。但恃狡謀之肆逞，豈識正統之常尊！神武遠揚，皇天順助，相臣宣力，將士奮忠，捷奏屢收，虜醜大褫。近者隻輪不返於衡嶽之下，今此匹馬不遺於大江之濱，宇宙肅清，廟社鞏固。此皆皇帝陛下心運謨斷，身濟艱難，仰承一祖十二宗付托之隆，丕衍千萬世無疆之業，轉回泰運，坐底升平，臣與海宇蒼生同一鼓舞。惟是臣衰晚得疾，半體不仁，調理月餘，愈覺加劇。封疆責重，不容一日廢事，已嘗累具奏申，乞公朝早賜區處，速命閫帥，俾臣生前休致，實出迫切，惟忍死須臾，以待君父之命。欲望睿慈念臣曠職已久，執筆而不能作字，不復可以任事，宣諭外廷，速賜檢會施行。儻臣尚得苟延殘息，獲歸故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可齋續藁後》卷九。

代蜀總辭免新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早更州縣，久歷邊疆。於荆淮險阻以備嘗，若巴蜀事情而未識。中朝過聽，外府晉丞。不以乘障之無聞，而謂祥刑之可遣。越從泝峽，即委度關。決獄幾何，每虞職曠；會計而已，尤愧材疏。雖國事之不敢以私，然人情之未必皆合。簿書甫上，毫髮無長。敢圖峻擢於郎曹，乃俾冒持於餉事。恩深渥厚，任大力微。惟四總均控於北門，而一時莫供於東道。當詡寵之方增，雖晏鞭而莫給。匪求通敏，曷副選掄。況革弊視究弊尤難，而任事及論事又異。縱漏巵之當

塞，恐涸轍之未蘇。兼某資望淺而不足以詘班行，性質樸而不足以諳邦計。深防掣肘，無救噬臍。欲望朝廷之矜憐，俯念兵食之重事。特賜敷奏，改畀英髦。庶無誤於明時，獲少安於愚分。其他驅使，不敢避辭。《可齋雜藁》卷一五。

代襄閫辭免召命狀

自天渙渥，無地踧躬。伏念某本以癯儒，弗堪煩使。護風數處，受任以來；歷星一終，惟力是竭。賴廟朝之授算，暨將士之叶心。田里得以盡襏襫之謀，邊徼不知有羽檄之警。但以數年赴役，千里勞師。江淮甫剿於羣兇，蜀漢又生於一敵。支左吾右，雖弗敢辭；寔後跋前，知必不逮。又況事情以久而多玩，智慮以老而浸窮。拳拳歸心，縷縷奏疏。茲誕頒於奎翰，俾入覲於藻旒。君恩仁哉，臣子願也。其如歷時弗績，晚節多虞。是皆當事而留，事適值此；今或宜黜且召，人其謂何！用敢僭瀝悃悰，祗控造化。欲望鈞慈曲軫由衷，毋嫌反汗；收回綸綍，斥退邱園。感何啻於更生，報不忘於九殞。《可齋雜藁》卷一五。

辭免除軍器監丞兼淮西憲兼督參狀

疏寵自天，措躬無地。官卑人微，本不當輒具控免，伏念某一人庸陋，百無技能，雖州縣幕府之粗更，而襄蜀江淮之備歷，絲毫未效，齒髮浸凋。比有詔以起家，仍佐戎而入幕。倏踰數月，不畫一籌。擬畢防冬，力祈補制。敢謂公朝之渙渥，驟令戎監之晉丞。既叨淮右讞獄之司，且陪督撫議論之末。念東西惟命，臣子豈敢有違；第上下沿流，時事皆所當急。驅馳何擇，辭就則難。況其憂患之餘，寧有事功之念？僥踰躐處，顛踣貽羞。乞備申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服舊僚。它時或有於使令，小已敢辭於赴蹈。《可齋雜藁》卷一五。

再辭免狀

某蟻蝨小官，豈敢重違！竊緣撰之情義，實有未安者二，不敢避再三之瀆。伏念某零丁孤苦，只有一弟相倚爲命，連月抱病，奄奄垂絶。比者給告往視，正在急難，王事迫促，疾於星火，爲之割不可忍之念，攬涕而訣，晷漏不保。今若貪榮冒寵，偃然弗恤，則是知有尺寸，不知有手足，薄於所厚，對以何辭？此所未安者一也。又緣某頻年奔走謂閫〔一〕，舊雖嘗爲督府賓佐，今春奉命而出，名

在江閫，於茲數月，諄諄委寄，共畢此冬。日前江風正寒，不能少宣一日之力。士之從人，關係名誼。今若辭此就彼，急於得遷，則是知有官職，不知有師友，惟利是擇，殆成何人？此所未安者二也。凡此二者，皆稍知義者所不敢爲，某雖疏庸，豈敢弗顧？切揆朝廷所以進之班序，假之憲節，不過欲以西淮兵事，委令酬應。今者某恭奉使旨，以江幕而陪督議，已於十月十三日至無爲軍軍前，驅馳戮力，所不敢憚，正不在於官名輕重之異。兼某報親日短，報國日長，擬俟疆陲稍息，即欲上終制之請。私情公議，凜於芒刺，用是寧貽罪譴，不敢祗拜。乞朝廷更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某安意兵間幹當，它時別有差使，謹不敢辭。《可齋雜藁》卷一五。

〔一〕謂：似當作「諸」。

全宋文卷七八四二

李曾伯　三二

辭免除兵部郎官江東運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技能無取，憂患相仍。比服役於淮壖，猥充員於幕議。驅馳雖力，毫髮罔功。方僭控於私情，冀許終於禮制。孰期誤渥，遽俾爲郎。且叨將漕之華，仍贊督師之畫。靖循庸陋，允謂僥踰。第其陟屺之戚既練而未祥，在原之感有喪而未舉。形影相弔，疾病交攻。懼不稱於使令，將必貽於曠敗。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將髦〔一〕，容某予寧田里，以俟服竟，它日或有繁難差使，不敢辭避。《可齋雜藁》卷一五。

〔一〕將：似當作「時」。《後漢書·順沖質帝紀贊》：「孝順初立，時髦允集。」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省户諸曹，民部爲劇；邊陲急務，兵餉最先。必當世之通材，副清朝之妙策。如某者一寒寡與，多病早衰。足跡粗歷於驅馳，心計非長於算畫。迭叨臺幕，洊玷丞郎。顧王事之靡辭，視《禮經》而實愧。奉身而退，補制則宜。將踰月以及祥，正籲天而俟命。敢圖恩綍，驟畀賦輿〔一〕。眷惟西總之源流，雖匪平時之講究，竊窺大略，殊異昔年。鈔法壞於私敗〔二〕，已自術窮；米綱苦於愆期，況以歉告。所仰者營運，而厥有覆轍；所急者糴買，而殆如團沙。非才處之，不敗鮮矣。弗及今而控免，恐自是以沈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檢會前申，許令引去，俾少安於命義，容嗣竭於忠忱。《可齋雜藁》卷一五。

〔一〕輿：原作「與」，據文意改。

〔二〕敗：似當作「販」。

再辭免狀

人微位卑，誤蒙公朝推擇；參以彝典，不當再具控辭。然切自揆，避事之罪小，誤事之罪大。真命一頒，非比承攝，其有關軍國大計，非止區區一身。豈容不剖露肺肝，爲朝廷告？竊見淮西餉所，往年號爲優裕，三數年來，根本匱竭，凛乎不能以朝夕計。某越俎僅半月，雖未暇深究源流，概觀目前事力，以新揆舊，已大不同。某敢僭陳其略。謂如建康大軍一窠，全仰鹽鈔，歲額以一千二百萬計；今歲自正月至於十月，鈔務發賣不行，虧欠三百八十四萬餘貫。浮鹽之私販未已，鈔法無流通之時。前政蔡範，猶蒙朝廷科撥三百萬貫，何元壽去年亦蒙科撥二百萬貫，皆已貼助欠目。今歲雖屢陳請，未蒙回降。一項科名，已欠三百餘萬，此其不可者一也。又如馬司一窠，有諸州銅錢，就截營運，雖非餉臣之所當爲，然前政自去年以來，當窘匱中，賴有此項以相通融，雖未果計算，質之舊籍，前政任内其增入共百餘萬緡。今歲運糴之費率仰於此，尤而效之，則未敢舍而不爲，則一歲便無百餘萬緡，此不可爲者二也。此二者猶是錢券，尚可告朝廷指辦。要之爲總計者，當略於錢而詳於米。今通所部江上諸屯、淮邊諸郡，一歲經常生券大略會約非歲得百五十萬石不可，每歲上半年則仰江東、西綱運，此斷斷不可易。今歲前政任内委官吴門運過科撥米共四十七萬餘石，則是科撥猶可仰；今總所雖有科撥數隸百萬倉，深慮憲司新糴之米未登，而諸路取撥之米不一。今歲所運，全賴督

府差借兵船，今則未可指擬。此則嗣歲科撥之不及今歲一也。江東、西綱運常催及十分，止可及五十餘萬石，已爲極力。猶是去歲豐稔，綱運尚可仰；今則兩路諸郡多以歉聞，類有檢放，謂如鄱陽一郡合解米九萬石，已減五分，則總所已暗減四萬五千石矣。以此爲率，僅可作一半調度，此則嗣歲綱運之不及今歲一也。前政去時，嘗與某論及餉事，以爲前可憂者如此，至新春必敗事，所仰者有和糴以貼助。今粗加檢計，則朝廷元科雖及六十萬斛，截日實撥本錢纔一百一十六萬，以糴價計之，十未能一。此外司存雖亦有那兑增撥之數，然米值倍增，爲數無幾。況當吴門開場散本之際，適有憲漕司住糴之令，此則和糴不可指準又一也。以錢言之，則如後三者之可慮。其他節目，如調兵錢米、義士券食、截撥未還、生券合請又不止一端。於斯時也，使某以衰病孤立之人，冒昧當之，未遑遠憂，而目前江上昇、池、和、采四屯月糧約近八萬石，而四處倉無粒粟，那貸已窮。去歲淮邊之匱猶在新春，而今歲江上之匱乃在舊冬，則邊淮從可知矣。某半生險阻，鬚髮盡白，平時雖戈戟中，所不敢辭。今所以不敢祗承者，正以度才量力，自揣風采言論不能動悟人聽。且歷數近世總餉之人，除其間一二表表外，餘號爲善理才者，皆覆轍相望，而況某乎！用是不避斧誅，再瀝血誠。朝廷往時以蜀總乏人，嘗除趙希昔矣，嘗除牛大年矣，皆以陳力不能止。某敢援此以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有才望風力之人，俾某退就閑散，少保疲駑，結草銜環，誓圖報塞！《可齋雜藁》卷一五。

三辭免狀

竊謂辭則違君父之命，受則貽軍國之憂，二者皆罪也。伏念某至愚不肖，平時歷艱蹈危，而家、而身有不暇恤，亦圖竭犬馬之力，以爲世受國恩報。今者朝廷舉兩路之賦，而重之以華遣，要官美爵，它人之所願，某豈敢取再三之瀆？實緣西淮總餉敝壞築底，辦集不可以徒手，委折盡付之難言。比嘗敷述錢糧大略各狀申控於朝，並未蒙處分。望洋四顧，莫測津涯，乃知前人之去，適若幸然。某攝事將及一月，憂心煎迫，已成病人，連月宣限之興，幾爲食不下咽。官吏瞠目相視，疾呼莫聞。此但金陵一屯，已不能給；淮邊諸戍，其何以支？於此可以知某非總賦之才矣。竊謂朝廷選拔之意，一則以某嘗隨先父餉蜀，或本末之粗曉；一則以某嘗爲督制僚佐，或情分之易孚。然在某往承先訓，戒以無爲此官；迨其游從幕府之間，亦未嘗諳歷財賦之職。投之優裕，猶將玷缺，況急迫如是者乎！揆時量力，必敗無疑。與其受鼎鑊於他時，曷若乞骸骨於今日？某頻年憂患，一家淪落，非有貪榮慕禄之心，天實鑑之。自度某衰病有年，委頓無日，今乞守本官致仕，以終餘齡，別選才望之人，以當總漕之寄，庶幾某進不爲誤國之臣，退得爲保身之子，銜恩戴德，九殞難酬。朝廷儻以避事加之竄謫，則某亦惟席藁以候。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可齋雜藁》卷一五。

淮西總乞投閒狀

某么微下吏，誤蒙公朝拔擢，共二總漕，將閱半載。正圖恪勤盡瘁，少見報效，不謂福過災生，入夏以來，合門坎坷。而某賤軀自去年感冒，解利不盡，夏氣衝動，熱疾復作。今已七日於此，汗下未解，切慮沈綿不已，積壓者多。最是餉事窘急之秋，非其他職守之比。近嘗計約諸邊糧餉欠闕細數，申明朝省，尋當司存。所憂前夏一交，六月以後，則江西綱解陸續東下，接濟諸屯，不下五十萬石。今歲減放截撥幾已殆盡，大失指擬，區區積憂成疾，亦此之由。況今去秋纔兩月餘，急急措置猶恐不及，而某病勢如此，懼難支吾。倘苟且以養疴，必旦夕之敗事。伏望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俾問醫藥，別選材隽，興起司存，不勝幸甚。《可齋雜藁》卷一五。

淮西總再乞投閒狀

某妄一繆庸，共二餉漕，被命之始，屢申控辭，深知事棘而時艱，才謫而任重，始親得於前改，謂必敗於今春。仰體隆知，强竭駑力。方其所在空匱，不能一朝弗圖，苟且支吾，倏亦九月。是雖上流之綱運多截，仰賴中朝之科請，尚敷目前。豐、濠、廬、黄極邊之餉，粗已分撥；和、巢、濡須次

邊之餉，亦見區處。沿江諸屯，雖是旋求旋給，適有天幸，未至俱乏。某正願殫罄涓塵，圖報海嶽。意謂歲事之豐稔，餉計之應接稍寬，畢此一冬，方敢丐去。其如事至於急迫，不幸時值於災荒，旱暵相仍，蝗孽滋熾。實意料之弗及，非智巧之可施。職思其憂，食不下咽。大概司存以錢糧爲職，淮鹽、浙米乃命脉也。連月不雨，罔水行舟，米艘之通濟既艱，鹽課則遲少難辦，方來之事，猶重可憂。比近郡米價，每石官斛已踰四十餘貫，不翅往時十倍之直。綱解不能以如故，糴費若此之倍增，自此豈惟本錢無措，兼亦未有收糴之地。司存歲用米約百五十萬餘石，將何所貼助乎！此月鈔務，上、中兩旬所賣鹽鈔纔二千七百袋，僅及課額十分之一。夏月猶且如此，冬月其又可知。自此抑慮鈔法愈敝，未知通變之策。司存月撥錢七十四萬，將何所仰給乎！而況總計之涸轍正艱，邊屯之添竈未已，近在一月，增及萬人。舉是而言，則是司存命脉其殆將絶，四體雖具，其能久乎！譬諸厥疾尚淺，此猶庸醫可爲，如其膏肓之症既深，則非瞑眩之劑莫起，是必倉、扁而後可也。今日西餉之計實似之。某半生險阻之備嘗，連歲憂病之交集，然不敢以此飾詞，規求自便。況當秋聲漸動，亦非臣子避事之時。實緣情迫勢急，關係者重，與其拱手以待敗，豈若陳力之不能？縱或上獲譴呵，罪止其身，不至誤國。用瀝肝膽，上冒鼎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坐某以罷軟不勝任之罪，免所居官，投之閑散，庶幾別選時才，以任經理之責，其於餉計猶有振起之望。某區區所請，雖出於私，實公家計也。《可齋雜藁》卷一五。

淮西總辭免除右司狀

聞命渙頒，撫躬震懼。竊以省闥彌綸之寄，宜得世務通練之人。如某者見謂凡材，僅堪麤役。雖洊乘於使傳，曾無補於公家。供億列屯，猥承人乏；扶持滿歲，不自意全。鼫鼠已足於飲河，蟲豸豈勝於負嶽！叨恩入奏，揆己逾涯。方一節未敢以走趨，忽再命益增於傴僂。升之宰屬，寘彼班行。顧惟塵埃之蹤，豈習臺閣之典？俾預聞於政本，將曷贊於廟謨？又緣驅馳頻年，坎坷多病，陳力不能者止，投閑乃分之宜。倘弗自量，必誤柬拔。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從詞請，以穆師言。如溝壑之未填，容涓涘之嗣報。《可齋雜藁》卷一五。

辭免除兵侍淮東制帥知揚州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班通內列，亞武部以陞華；地控東陲，建制垣而分牧。允爲重寄，其可冒承？伏念某朴魯無文，懦庸不武。雖邊頭之奔走，嘗歷險艱；如券外之功名，敢萌希望！了無他技，恃有此心。比省寺之叨升，乏廟朝之補報。之規畫？眇焉一介，負此千鈞，在公朝求免違衆用人之疑，在微臣有不度德量力之誚。實關國體，懼

致人言。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毋拘反汗之嫌；改畀真材，庶免噬臍之悔。《可齋雜藁》卷一五。

再辭免狀

某竊惟量能授任者君人之至公，陳力就列者臣子之大分。上或出於輕畀，下或至於冒承。不謹厥初，必蹈胥失。眷東淮之巨鎮，自連歲之多虞，藩籬雖嚴，瑕隙猶有。所恃制臣之威望，卒消黠虜之憑陵。苟無他長，夫豈易繼？如某之疏陋，雖嘗備於驅馳，僅爲人役而豈能役人，未爲衆服而奚可服衆！匪懷蓄縮，實慮顛隮，爰偕具於控辭，乃未蒙於從欲。鴻恩雖厚，蟲負曷勝！恐勤旰食之憂，不待秋風之警，輒忘再瀆，用瀝一忱。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誤寵，圖任當材，庶愚分之獲安，亦師言之允穆。《可齋雜藁》卷一五。

三辭免狀

某猥以庸材，誤蒙推擇，授之閫寄，力綿任重，如髮引鈞，免牘洊騰，俞音竟閟。在某官卑人微，詎應累瀆？受恩至厚，無説可辭。但某至愚極陋，自知甚白，才力已懼於弗稱，分量其可以過

盈？今者驟由冗散之中，躋之論思之列，此公朝曲示優寵之意，在他人豈無歆羨之心！然而國家名器所以厲世磨鈍者在是，自非勳勞顯著，雖尺寸之賞，上不可以濫予，下不可以倖得，況天子之從臣乎！某素無奇稱，有何殊績？足未履於淮上，身已厠於甘泉。叨寵貪榮，孰甚於此！偃然而受，人言謂何！名稱雖隆，誰其心服！某今不敢重違君父之命，其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職事，容某涓日祗受。所有權兵部侍郎恩命，則某不敢祗拜。欲望朝廷敷奏，曲徇愚請，免綴邇班，庶幾少合辭受之義。某誓當勉竭駑鈍，以報洪造！《可齋雜藁》卷一五。

辭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聳聞渙渥，倍切震驚。伏念某智不足以達事機，材不足以孚時望，誤蒙推擇，往任蕃宣。既傴僂而莫辭，爰黽勉以于役，如望洋若，未知津涯。政茲中道之趦趄，併以西堄而承攝，鼎來再命，益駭羣情。分疆雖止於三州，建閫仍關於一路。方豺狼之當道，有賴折衝；以蟲蝨而負山，詎宜加重？況兩大臣之舊鎮，豈一小史之可兼？雖脉絡貴於相聯，恐聲勢遠而難應。倘令冒領，必速顛隮。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擇英髦而改畀，俾綿薄之克勝，庶專意於東陲，免上貽於北顧。《可齋雜藁》卷一五。

再辭免狀

某位卑人微，不當再有控請。實緣某蕞爾凡陋，非有兼人之長，冒當東閫，已懼弗勝。況彼西陲，尤爲重寄，今復俾暫承乏，則是全淮邊面盡以畀付，委是才力事力俱有難支。蓋兩淮分封而守，已非一日，各專其責，汔賴無虞。端平甲午，朝廷嘗亦以節制西淮屬之東閫，卒以力辭，良由地里稍遥，未易應接。前帥威望猶且難之，況某之才力不逮遠甚乎！又若廬、濠、安豐三郡，年來屢經兵燹，郡計虚枵，全仰制司應副，以助邊費。近以沿江兼領，則藉有餘而補不足，猶可通融；今東淮一路，自是一路用度，猶慮無以自給，安得復有事力可資他路乎！此某所以聞命戰兢，益重蓄縮，凛然而不敢受者也。責任所關，難以避再三之瀆。欲望朝廷恩賜敷奏，收回兼權淮西制置使恩命，容某且領東淮一路，黽勉措置，罄竭駑力，圖報鴻私。《可齋雜藁》卷一五。

淮東制閫自劾狀

某仰惟朝廷分閫命帥，所以衛中國，所以庇生民。臣之失職。某本以愚陋，不習於兵，誤蒙隆委，必知犯負乘慢藏之戒。領事甫及五月，農功未畢，即儘或一隅不能以自全，一民不能以自保，即

報賊警。適當勍寇大異常年，仰憑宗社之有靈，俯賴將士之協力，勉支多事，謹備列城。第惟申令淺而未孚，威望懦而不振，其間生聚，弗盡徙移，遂納侮於裔夷，致貽憂於君父。以至盤泊累月，侵軼四郊，肆掠湖濱，深入海角，長淮千里，蕩析離居，民受殘戮，肝腦塗地。靖言其罪，豈在他人？雖中賊手，實某悞之。向使分閫之臣能如齊之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肹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則豈至是哉！況其嬰城縱敵之機，辱國損威之誚，人能相亮，過亦自知。苟惟俟退寇而稱功，不推原而引咎，縱逃國典，亦有天刑。要之孱弱之如斯，豈可驅馳之再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某與鐫黜，永廢田里，以戒守邊之吏，以謝被害之民，別作規模，保固封境，實爲幸甚。《可齋雜藁》卷一五。

再申丐祠狀

某昨以韃寇深入，罪在閫臣，嘗具奏申，乞加鐫黜。今準省劄奉聖旨令某安意本職，益恢遠圖，聞命震驚，措躬無地。伏念某一寒孤立，百拙無能，未嘗自詭於知兵，初不辭難而避事。朝家過聽，藩閫誤分，但知循前人規畫之已行，曾不料黠虜姦謀之寖異，重貽民患，甚損國威。今雖聖恩未忍加誅，朝論從而見貸，凛然大戾，隱若中心。載惟四郊梗塞之時，備勞諸閫應援之力，不了官事，致累他人。顧如僥倖之已多，其可因仍而弗去？而況虜情闖伺，繼是益深，邊備闕疏，因茲具見。城池欲

葺，器械欲備，將士當練，糧糗當儲，合諸壘而圖維，止半年之須暇。宜得英髦而汔濟，決非綿薄之克勝。不亟更張，必貽顛覆。此實關於國事，非特爲於身謀。陳力不能，知難而止，用再伸於懇切，祈曲賜於保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既寘其鈇鉞之譴，乞畀以香火之官，別選帥才，速爲邊計，俾某不至他時敗事，貽羞公朝，實拜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可齋雜藁》卷一五。

乞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一介么微，不當再有陳請。但邊鄙重寄，在朝廷當量材而授任，在臣子當量力而效勞。如某之不才，無一善之可取，叨恩分閫，衆謂非宜。乃者韃寇闖伺諸邊，兵倍於常年，早入者逾月，凡所在以俱警，豈無罅漏之可窺？顧方萃其力以盡東，安敢覬此時之已北，苟全封守，盡出廟謨。然竊思虜患之浸深，將以求邊防之未備，痛懲前失，力勉後圖，非得文武之全才，大作規模而申畫，則恐地壤延袤，日力迅馳，一物不牢，同舟俱敗，後之追咎，將甚於前。方今要圖，莫先易帥。朝廷倘一番經歷，再俾勉留，懼邱山之弗勝，勤宵旰者未艾，此區區所以祈哀造化，乞投閑散者也。天高聽藐，竟閟俞音。自揆蟻蝨之臣，敢辭犬馬之力？第以舊來全淮邊面，素分兩開，東陲一路，近比數年，則又制憲兩司實分其責，維揚閫寄，不過近應真、泰、高郵而已，猶且歲時滋久，民户尚疏。某非有兼人之長，乃當三者之責，今年之事，天幸爲多。使其分寇於東西，焉能交應於首尾？委無心力可以支

吾，猶不揆而居之，將立待其敗矣。是用再瀝血誠，上干化治。伏望念閫權之至重，察綿力之所難，更賜敷奏，如公朝未與祠廟差遣，且將乞某免兼權淮西制置使職事，止令專意淮東邊面，勉殫駑力，上答鴻恩。《可齋雜藁》卷一五。

再乞免兼狀

某近自十一月虜退之後，痛懲已事，深咎非才，嘗申投劾之章，繼上請祠之疏。聖恩寬大，猶俾勉留。近又具申中朝，且與免兼西事，恭準省劄，復閟俞音。嵬瑣微臣，紊繁威聽，某自知萬有餘罪，詎可再瀆？但今淮東之事，退探綿力，已懼弗勝。而況遥制三州，兼任兩路，識與不識，知其不可。今敢先言淮東之所難，而後淮西之不容兼者。蓋自虜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自蜀而襄，襄而淮，首尾數年，耗蕩萬里，藩籬既失，浸及户門，户門既警，期逼堂奥，理所必至，事非難知。比年賊在西陲，未致深入東境，中外之論便謂晏然。其實淮東自失滁陽，破六合，棄天長，由濠、豐而入揚境，無復有一限隔，邊馬突如其前，三日事耳。去年賊已入泰興，至海陵、通州之事，今歲固必致也。老繆愚執，不復忍言。然當敵大勢萃近郊，兵倍常時，寇早踰月，盤旋諸城，間決浸治，其十旬於此，猶是天幸，不自意全。向使彼爲攻瑕之謀，或乘我所未備之地，一有差跌，衆其謂何！今此賴將士之叶心，獲保封疆之如昨，倘爲國計，易帥急先。若曰身謀，罪去亦幸。既蒙上命，俾勉後圖，

只得推此血誠，竭其死力，謹不敢辭。但諸城葺理雖已積年，武備綢繆大抵多略。維揚本根重地，外强中乾，家習作鹹之利，而蕃漢雜處，難養易敗，所恃不過濠河，風雨一經，沙淤一淺，堡城地利，我乃失之。補苴爬梳，向多罅漏。只如海陵一壘，昔所棄而今欲守，朝廷議益舊城之險，州郡申復古城之規，人謀不一，日力無多，倘不亟圖，將懼胥失。歲戊泰僅調千五百人，今歲司存益兵，所調四倍，而朝廷增戍遣援稱之。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兵法之所戒也。又如高郵、儀真、淮安等郡，前後更歷幾守，措置幾年？近蒙朝廷委官相視，以圖册條上，則俱有瑕處。濠類可泄，泗上之城壁僅如一堡，淮招兩郡，俱未有排柵串樓之木。至於器甲，則所在闕然。淮安號爲大藩，曰弓、曰甲俱未滿二百，舉此可以知其凡矣。最是向來藉鹽利以立司存，歲入動以千萬計，今則不敢貿遷矣。向來積糧餉以實邊儲，只維揚自以百萬石計，今則所在罄竭矣。財計入少則出者必嗇，人心無所慕，人譽必不歸；糧食之所儲者寡則所支必不繼，萬一寇在境，軍乏供，則咎將誰執？凡此數端，皆是急務。今欲以半年之力畢此諸城之圖，果此當才，猶恐遺慮。某方强顏而留此，未必能努力而辦之。又況敵人已竭澤中之利，安知不啓沙上之窺？一波或驚，寧免震動？事關江面某等封疆，此淮東之所以難也。乃若西淮三郡，合肥固是大府，守帥固是得人，相去維揚踰五百里，郵傳一更，信音弗通，雖首尾之勢相聯，而臂指之使難應，兵難踰度，慮失事機。至於豐、濠兩州，每歲輒先被寇，全城却敵，雖屢奏功，國之金湯，固在於此。然而取糧於江湖千里之遠，軸轤接運，耗散半之。郡當戎馬數年之餘，一門之外無異敵境，兵籍日以減削，民數日以凋殘，厥今户口不過數百，其所由來漸

矣。譬之巨木然，枝葉之蓊鬱如故，而根本搖動，脉理耗竭，適遇大風，飄忽震蕩，則不可久矣。事勢如此，某豈敢蔽而不言？朝廷爲宗社計，急擇文武威望之臣，俾專閫畫，極救扶持，轉危爲安，無或可恃，某何者？共二其間，不自今而改爲，將事亟而無及。而況賊兵窺人城壁，先以哨騎驍其諸門，如維揚近年每寇至，所部俱道便近，而真、泰、招、楚尚且運掉有所不及，況能應接西邊三郡乎！此淮西之所不容兼也。前人材力如許，且嘗慮之，某望輕實淺，智闇謀疏，越俎偷安，負乘速敗，徒累拔擢，上費保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某淮西制置使職事免令兼權，庶俾專意東略，圖報上恩。倘未從欲，某願致爲臣而去，付之能者。他時未填溝壑，別報涓埃。《可齋雜藁》卷一五。

全宋文卷七八四三

李曾伯　三三

申朝省乞以和糴轉官加贈先父狀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以某淳祐十一年分和糴七十萬石，四月十五日奉聖旨，某特與照例轉行一官。某沓被隆恩，感懼交集，敢布螻蟻之悃，上干雷霆之威。伏念某妄一繆庸，誤應煩使，恩榮已極，分量已盈。載思昔者先父某艱難效官，劬勞鞠子，素嚴教忠之訓，每授從政之規。某今更兩鎮之除，忝八座之列，退而自揣，曷克臻茲。有如先臣，粵由初筮，即以征官而在安陸，力贊守將而當金圍，以弱卒數千人，捍孤城百八日，一時之士，宣勞獨多，而口不言功，賞無異衆。制臣嘗采衆論，聞之中朝，屬當講解之初，僅升名次而止。爾後荆淮涉歷，州縣驅馳，多在倥傯之衝，備嘗險阻之事。嘉定末年，受任餉蜀，時連政每以匱乏告，不啻歲科一千萬之有奇。先父始以打算行，繼而減作七百萬以爲率，五年于役，一賦弗加。其視前官，不但費省，至于去替，又以羨聞。平生姓名，不玷

簡牘，雖在歸里之後，常懷報國之心。微臣不天，無禄即世，官不過元士，位僅至亞卿，賴漏泉之恩叠加，意結草之知未泯。顧某何者，乃位過之！今者羅賞一官，用是未敢祗拜，雖回授止許及于後嗣，而愚意擬用答于前人，迫于蓼莪之私，爲是草茅之請，惟恐舊無典故，不敢上瀆聖明。伏望朝廷軫念真忱，特賜敷奏，將上件轉行一官恩命特與于先父某見贈宣奉大夫上加贈一官，非特有以廣聖朝孝治之澤，而某一日溘先朝露，亦有以見先父于地下，實維莫大之賜！《可齋雜藁》卷二〇。

申密院照戎司兵額狀

準淳祐十二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云云本所照得當來紹興置總，係以湖廣、江西、京西六路之賦，專一餉江、鄂、荆、襄四大屯之正軍，沿邊戍守皆係都統司分任，秋冬則增調，春夏則減撤，總所不過止是給餉四大屯軍馬。自開禧、嘉定以來，軍政日壞，各路有制閫，各州有節制，往往侵奪諸戎司權柄，創招軍分，理填闕額四萬七百五十八人，却緣本所通融調度，以此各處之新軍日添，戎司之舊軍日減，積而至于今日，沿江諸戎司遂致倒壞，蓋不獨鄂州都統司一處也。今準密劄所坐鄂司舊額四萬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來見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委若是有闕額。目今見餉江、鄂、荆、襄、潭、黄等處二十八屯共管官軍一十二萬一百八十五人，每有逃亡揀汰，隨即招刺填補，比之司存紹興舊管兵額八萬四千人，今殆增及四萬人。司存每年調度拘攏諸州綱解，仰給朝廷科降，率是

將經常創增衮同收支，僅免缺乏。向來朱總領任内，司存所以倒敗不可爲者，祇緣困于制司并諸州添創軍分之多。自賈總領到任以來，準淳祐元年五月三十日指揮，立定軍額，不許從招，又生券撥隸制司之後，以此司存得以遵守規模，至于今日。朝廷今來考核軍數，若只以鄂州都統一司見管之兵，則比之舊籍，委有前項缺額，不獨鄂州都統司，如江州都統司、荆鄂副都統司有缺額，如鎮江、建康、池州都統司、馬軍司亦皆有缺額。若通融總所見今調度人數比算，則不獨湖廣總所無缺額，其兩淮總所亦恐如湖廣也。若使戎司果有四萬人缺額，爲制司者、爲戎司者惟恐兵之不多，無以供調用，安肯聽其虚額哉！所準前項指揮，今契勘在前。《可齋雜藁》卷二〇。

淮閫申夏皐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

某不避斧誅，輒有申稟，上干鈞聽。某竊見朝廷見令城泗，委任責成，非守臣當才不可。見任人總管鮑義昨既與提督二役官李璨意見不合，俱以檄留本司，見係前環衛官夏皐時暫兼權，已申朝廷去訖。今皐自攝郡甫及月餘，布置工役具有條具，東城北面濠河工力最多，今其開浚將已過半，約後月初可畢。其如幫閪戰道、加厚城身、燒變磚灰、斫運木植，規摹爲之一新。衆謂以皐治泗，假之歲月，必可成一堅壘，但任此大役，尚爲攝官，皐雖不憚其勞，事權未正，安有固志？兼鮑義赴司，已難復回，若不速與區處，慮有觀望。況皐久在東淮，遇敵敢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爲用，時輩翕然

共推，俾乘一障，正不爲過。所有鮑義自歸順以來，久效力于邊面，兩年禦敵有勞，去官無過，但以修浚工役非其所長。其人見爲淮東總管，招信駐劄，今若以本官職改令揚州駐劄，它時別聽邊郡任使，亦其所便。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夏皐差知泗州，節制本州屯駐軍馬，鮑義特改揚州駐劄，依舊淮東副總管，給降各人付身，下本司給付，庶幾皐知竭力于役，義亦安心厥官，其于邊防實非小補。某見丐祠請，本不敢僭越，迫于邊計，不容緘默，伏乞鈞慈速賜指揮施行。《可齋雜藁》卷二〇。

荆閫申朝省乞休致公劄

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顧惟蹤跡之孤，材略之短，識慮之闇，疾疚之憂〔一〕，事力之乏不易支，時論之及間可駭，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之坐玩，綢繆未雨，倏忽已秋，倘其委斯責而去之，將謂遺其艱于來者，是知身計，非爲國謀，謹當盡力邊鄙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跡愈危，終願謝事以歸，之望，預爲藩閫之儲，俟某纔畢秋防，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可齋雜藁》卷二〇。

〔一〕憂：原作「優」，據文意改。

回丞相邊事公劄

某五月二十七日伏拜鈞翰之賜，恭承疇咨邊議，指授廟謨，不鄙菲葑之微，俾陳管蠡之見，猗歟盛哉！此古大臣之憂邊思職，集思廣忠也。當丙魏同心，光佐中興，必得後將軍金城之略，乃可以復明問。某愚昧不足以進于是，然白劄所議，動關邊防事宜，某謹不敢輕肆胸臆，應以文具。訪之將校，質之賓寮，有以虛實利害言，則謂備東而擾西，虜未必不用王朴教世宗之謀；攻南而備北，我不可不用亞夫應吳楚之法。以緩急先後言，則謂心腹固當慮，而頭目不可以不捍；堂奥固當備，而藩籬不可以太疏。有謂攻守無常勢，虛實無定形，冬春之蘄、黃，虜固攻吾之所不守；今冬之襄、樊，吾可不守虜之所不及。虜自嘉熙攻黃，能十餘年不近城壁，不掠山寨，以虛我之實，而吾前年城郢，去年城襄，僅一二年，顧恃其不來，而未免實我之虛。取之必爭，固以預料，此虜之未遂入，正吾之所深慮也。有謂黠虜用兵，野無所掠，彼則不來，兵少于我，彼則不戰。日者黃州非特以虛致敵，正患以實誨盜。今則已來者未必復至，未至者勢必一來。又有謂三邊利害，蜀守關險，淮守城池。惟荊兼江面、邊面，以邊面則新復二三城戍，力疲于驟分，以江面則上下二千餘里，責重于他處。今欲以淳祐後之兵力，乃漸當端平前之邊面，向者朝廷以荊力而助江淮之守，今者朝廷豈不以江淮之力而助荊之守乎？又有謂天下事變見于目睫之前者易治，伏于意料之外者難知。朝廷去年慮襄、樊，今年慮

蘄、黄，是固切矣。若以天下大勢言，則三邊日與虜接，何地非戎馬所可入處？其憂又不但襄、樊、蘄、黄而止也。以京、湖形勢言，襄、樊之外，均、郢、安、復俱在極邊，寓治無形險之可依，新復則氣力之未壯，當憂也。辰、沅、靖、澧密接諸蠻，施、黔幹腹之可通，思、播離落之難恃，當憂也。以江陵形勢言，則數十堡之星分，百里洲之冬涸，沙市之扼吾吭，夔峽之拊吾背，當憂也。舉是數條，然則邊境之當備者，又豈一隅而止哉！恭惟廟堂聚會精神，圖回畫略，既以江面之事爲至急，又以邊面之備不可疏，將摘戍則恐敵乘吾虚，將旋招則憂廩莫吾繼，將藉民丁以取兵力，又恐倉卒之難集。此鈞慮之不能已，鈞問之所以及也。如有廣覽兼聽，朝廷正將爲公天下之圖，并智合謀，邊臣不當私一道而慮。凡戍兵之當復也，舟師之當調也，某亦既疊疊有請于朝矣，兹不敢贅及。區區僭有一得之獻，則聞吴人言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上下凡五千七百里，如人六尺之軀，其間護風寒不過數處。蓋地有所不必備，亦在上之人審其緩急之宜而用之耳。近世夷狄用兵，如韃之下諸國，大概能用分合之長。如金之守黄河，則無益于成敗之計。倣其得而鑑其失，此正吾國所當講明者。白劄譬三邊如一大棋局，某敢以此對。昔人以奕喻治國，甚其言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置者何？奕之舉着是也。有如局面之相持，勝負固在于全勢，然有舉子一二，布置得宜，而滿枰卒賴之者。此必有定着，有慮着，有活着而後能，是當如珠走盤，固不可膠柱鼓瑟也。今日三邊布置，畫地而守，定着也；視賊所向，以兵而往，應着也；至于活着，則兼奇正之用，出定應之中，當使之可遠可近，可守可攻，可進可止，惟吾意之所向，不爲敵之所移，猶儒家所謂活潑潑地者，此則

豈非廟堂心術經綸中事乎！伏睹朝廷近措置遊擊一軍，將欲駐之沿江上下流以備聲援，大哉聖謨！此活着也，不特長江可用之，長淮亦可用之。某昔在淮塽，建議乞駐招司于濠，此意也。去年賊未犯邊，乞命大將提重兵駐江鄂之間，亦此意也。蕃長于騎，漢長于舟，以我所長，制彼所短，此策果行，賊窺城則援城，賊飲江則保江，淮警則備淮，荆急則備荆。彼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應接，風帆千里，出没如神，幅紙命之，刻期可集，朝廷可以高枕卧矣。然私謂權宜之抽摘，不若創置之招募。蓋同是一券食也，撤彼虚此，未見其增强，招新刷舊，不妨于徐補。朝廷倘紓一時之計，固亦何惜萬人之資？嘗略計之，特用新楮二百萬，一歲之廩給有餘裕矣。此國計也，邊臣不當出位僭及，以犯不韙。伏望矜其愚而赦之，不勝幸甚！某聞命旬日，備罄思惟，勉酬隆施，愧乏長策。《可齋雜藁》卷二〇。

四乞休致申省狀

癸丑六月

某再具奏申，乞令守本官致仕，六月一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日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某疊瀆霆威，自應誅斥，洊塵淵聽，恐重愆尤，固不敢再有干犯。竊緣蕃宣重寄，非材莫勝，玩愒罔功，其伎已竭。維此六月，比及三年，物理既盈，人事當止，孤蹤衰病，證狀益深，累疏控陳，悃愊具見。載念平時稍自知分，不特今日而始丐休。實恐疲軟，上貽誤國之憂；非欲退

開，自爲全身之計。矧聞鄰閫之報，實與年事之同。及此從容而使去，恐出於倉卒而莫支。用布由衷，仰冀從欲。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檢照自去年五月以來節次奏請，特與曲從休致，端拜生成。引領化鈞，跼蹐俟命！《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第四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狀

某謹不敢再四奏瀆，第念某昨帥荆七年之前，已屢陳乞休致，非止一疏。蓋緣艱難早歷，精力易衰，疾疢相仍，頹齡已甚，分量至此而已極，災咎惟恐於見侵。雖黽勉不敢憚勞，而支吾轉覺費力。方此懼孤於事任，豈容冒受於寵榮，其爲控辭，實非矯飾。所願畢此冬防而苟免，保其晚節以使歸，即是隆恩，委無過望。用敢再瀝悃愊，仰瀆威崇。伏望鈞慈特賜敷奏，寢免新渥，俾遂初心，實拜始終生成之造！《可齋續藁後》卷四。

第五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狀

竊惟引辭再四之瀆，已重於譴尤；殊渥千一之逢，允極於榮耀。茲久淹於君命，幾不近於人情。

實緣某自知才力之衰庸，常恐事任之疏曠。抗章請老，已屢籲天；積憂熏心，矧多病日。倘分量不知於滿溢，是言行未免於背馳。被旨弗俞，撫躬曷處。兼是再戍連年而未能寬顧，所冀防冬竣事而即請乞骸，孤蹤既非久留，異數豈容虛受！疊輸悃愊，免負甄鎔。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察由衷之懇切，特反汗以收還，賴皇威或保於封疆，以舊職遂歸於田里。更生此德，九殞難酬！《可齋續藁後》卷四。

回申軍馬錢糧通融事狀

今月十五日酉時，準十一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恭奉已降御筆，李某兼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須至指揮。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湖南、廣東、西路軍馬，令審度緩急調用；錢糧除朝廷總所窠名外，令斟酌通融支遣，仍申尚書省、樞密院，先具遵稟關奏」。劄送臣，須至具奏者。右，某照得今月十三日恭準省劄，備奉御筆，某兼節制廣南，任責措置備禦。某已於十四日具奏，乞賜收回已降指揮。其所準省劄，見寄留潭州軍資庫。今準前項指揮，某不敢祗受，併將省劄寄庫外，伏乞敷奏，併賜收回施行，伏候鈞旨。《可齋續藁後》卷五。

申省乞將男新命收回等事狀

照對某昨以男杓乞與祠廟以便隨侍，近睹邸報，蒙恩除直秘閣、主管華州雲臺觀。緣一向賊兵侵犯，道路梗塞，莫知其存亡。近遣詣問，乃知杓得祠之後，代未至而寇已入，官吏軍民皆已逃散，杓亦倉卒避去，往投策應徐大卿，將以隨兵赴援。此蓋得之傳說，亦未知其的。伏念杓試郡罔績，值寇失守，自當論罪，豈宜復玷中秘之職？伏望敷奏，特與收回新命，併罷祠禄，以穆公論。

〔小貼子〕某老戍瘴鄉，長成止有此子，去歲朝廷必欲責以守郡，大非父子之本心。今值虜禍若此，且聞其挾印以去，不能不重爲憂懼。又恐其策司之請不遂，或流落中途，或狼狽歸里，併乞劄下江西徐策應及嘉興府契勘著落，索回官印，發下衡州收管，併劄湖南諸司照應。併取鈞旨。

《可齋續藁後》卷九。

再申自劾狀

某已於十二月初三日具奏自劾，遣專人陳伶等賫詣行在投下外，切慮道路艱阻，或未得上徹，今再具録在前。伏念某以衰老之蹤，當單虚之寄，值寇大入，極力以支，雖屢遣剿襲之師，終莫制猖獗

之勢。前憂未釋，後患猶虞。若非朝廷及今速與更張，大爲廣右備禦之規，亟議微臣透漏之罪，別遣時彦，多調精兵，則恐狡虜習於往來，國事不宜再誤。謹再具申尚書省，伏望特與敷奏，檢照前申，速賜區處，將某早議黜責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九。

申乞合湘嶺通融兵糧等狀

照得韃謀窺廣已二十年，某以戊午春創闔於桂，是年秋寇已犯邕境、犯武緣，賴邕城兵力稍壯，隨即剿退。某十二月即具奏，繼此須當大作規模，以爲隄備，否必大誤。己未春以後，節次請兵於朝，乞調一萬五千人，湊見數作三萬人，正欲謹藩籬之備，而廟堂所調僅及三分之二，且老弱混雜，衣甲半無。又嘗奏申，更乞於湖南全、永間分置屯兵，亦正憂堂奧之虛，而内地素無預備。言之不售，某職在封守，焉敢一日不究心哉！去冬之事，蓋緣寇入早，兵調遲，彼寇已入，我戍未集，彼衆我寡，彼騎我步，彼聚而强，我分而弱，自八月初至横山，九月二十二日犯桂城，廣兵與賊相拒亦踰兩月，至十月初十日賊始透入湘境。是雖藩籬之不謹，而亦堂奧之無備也。中間賊始入廣，則調兵扼之，前路諸將死戰者七人。賊之犯桂，則調兵晝攻夜劫，前剿後襲，大小何止十餘捷。賊之透湘，則遣將越境，約兵會合。王勝黄沙一捷，過全州四十里外，湘人共睹，獲到回韃生口一百七十餘人，韃馬一百餘匹，與其他斫級三數顆、獲馬五六匹者不同。若論其功，豈在湖南諸將下！遣宋傑、遣雄飛

以成衡山會合之捷，戰士六千而廣居其四，何敢擁兵自衛也！江西之擾，臣子痛心，然以爲盡出廣寇，則恐不可。某徧戍三邊，前後未嘗誤事，再投烟瘴，自知年命之不偶，氣力之不及，震鄰延害，旰食貽憂。已嘗投劾俟譴，豈敢諉責！前狀之申講，正以國事關係朝廷。今將更張閫寄，湘、嶺須當作一家相應。蓋邊報自南來，有已入嶺境而湘不及知，嶺縱關報，未必便徹，方且疑信，以戒張皇。若湘嶺合，則動息即計日可聞矣。兵力有限，或緩而有屯，或急而無備，越境而調，掣肘居多。若湘嶺合，則兵可通融抽調，擇緊處而應，無扞格矣。糧餉自湘入漓，事非切己，未免迂緩。兼自桂調兵入湘，纔至全州，便不容批支券食。若湘嶺合，則糧可平時趲運，有急，士卒出境亦不至闕食矣。又如戍軍久戍瘴地，人皆思歸，撫卹雖勤，逃逸自若。蓋自桂二百里外，即係鄰境，安意而去，不容關防。若湘嶺合，則逃者知有所畏憚，不禁而自止矣。最是邕桂諸州，皆去天遥邈，縱有危急，絶無聲援。告諸中朝，道梗而未易達。若湘嶺合，則視爲統部，有警則必遣援矣。此外如遞角之傳發，錢楮之那融，脉絡實相貫通，情分豈可矛盾。妄謂桂所以蔽湘，湘不可不應桂。在湘就命閫臣兼制廣右，在桂只須以帥閫而任備禦，庶幾聯屬聲勢，共濟風濤，又何至交相諉責哉！某衰老不勝任，已是去客，利害所在，乃爲國計，非爲私計，不敢隱避而不言。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敷奏，裁酌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九。

潭州諭俗文

當使備更闔藩，所至留意囹圄，居常措慮，每於議獄，但務平心。今者來守是邦，僅及踰月，而死事之獄，憲司帥司已斷者三十七項，左右州三獄新收一十三項，通舊禁共四十一項，十二縣見禁未解者又五十三項，何其徒若是實繁哉！唐貞觀、開元間，天下歲斷死罪或二十八人，或二十九人。潭在是時，寧有是事！雖云地大物衆，治久俗流，强暴相陵，所在能免，寧不累國家欽恤之仁，重當路哀矜之嘆哉！當使每閱案款，中間或因盜貨財，爭田産，兆禍於幃薄，啓釁於杯酒，或本無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間言，挺刃相向，而至有親戚變仇讎，卑幼犯尊長，率以一朝之忿，陷在三尺之科。迨至捕繫到官，驗究依法，縣官高下其手，出入惟心，或以杖刑而決死罪，未免官無以止殺，民爲輕生，習使之然，良可歎者。深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同爲良民，同稟善性，況當聖明之世，而在文物之邦，人而依本分，保天年，從幼至老，仰事俯育，豈不遂生生之樂，何苦受冤冤之報！一或事於人命，身非我有，貽憂親屬，連累鄰里，以至受桎梏，被箠楚，或淹延連歲，或拘繫數月，大者誅戮，小亦黥流，有身首不得全，雖骨肉不得保。或者罪不至於死而瘐死，破家蕩産，別井離鄉，當是之時，雖悔何及！向使於非意相干之際，持觸來勿競之心，勝於不爭，犯而弗校，安得至此境界哉！惟恐殺人。然人情孰不欲好生？而天理又不可縱惡，今當使深惻於心，徧諭爾俗，雖言語未必可以動汝

聽，然道理亦未嘗遠於人。當思膚體所受，不敢毀傷，血氣之剛，戒之在鬬，人身難得，官法難欺。自今行衆善，毋作諸惡，思百勝不如一忍，父教子，兄詔弟，閭里胥訓胥告，興讓興仁，優哉游哉，于以卒歲，毋爲渤海帶刀之俗，使有潁川無囚之風，茲用不犯于有司，則官與民俱爲幸甚。故茲勸諭，各仰知悉。《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靜江勸農文 己未

八桂，古樂土也。守十年之前，嘗勸相爾農於郊；奉命再來，所當布宣明天子德意，以惠爾百姓。而守自承乏以來，起調浚築，以勞爾農；分糴轉餉，以耗爾農；戍兵經行頓宿，以病爾農；拘確官屯，糾集民丁，以煩擾爾農；軍需科買，竹木采斫，又未免資爾農。其視向來牧養之政，幾愧見顏面。然今日之事，非昔比也。韃虜二十年謀幹腹，戰獸於邊，首尾三月，而寇始退，俘酋來解，爾父老目擊之，向之疑者今信矣。守創建閫制，專職兵事，凡前之所以勞爾、耗爾、病爾、煩擾爾、資爾者，皆無非爲衛爾民計。封疆城郭之責，實關係於是，守豈得已乎！非可已而不已也。軍用有不給，守寧捐己帑以增助；民力有弗逮，守亟減歲租以示恤。自兵事之外，守固不敢一毫復重爲爾民害，亦期於相與保固，相與安集。邊鄙不聳，則穡人可以成功爾。入春甘雨應期，土脉膏動，於耜者將舉，荷鋤者已歸。盡力於備禦之畫者，守與將帥職之；盡力

於耕墾，則爾父老率爾子弟事也。荒萊當闢，陂堰當潴，器具當修，糧種當備，爾父老固不待勸。古稱三農生九穀，又稱其始播百穀，蓋非止水田禾稼之利而已，如菽麥黍粟之類，皆足以果吾腹。嶺外平原彌望，茅葦叢生，是豈地利有不至哉？此人力弗至也。頃者黃榜頒降，民能用工，荒田許以未取官賦，惠至渥也。强國之本曰戰與耕，糴有素儲，差不敢動，官民之相資在此。爾父老歸而閭里，更相告語，當盡心乃事，以迓續有歲。毋計口而耕，以怠墮失時，出作入息之相安，仰事俯育之得所。願自今戴白而不見兵革，以符爾東城癸水之讖，則守前之所爲者雖土苴，亦爾父老一勞永逸之計也。守老矣，亦既豈久於此？空臆以爲爾父老告，其毋忽！《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靜江府勸農文

庚申

太守再牧是邦，於今二年。去春登進父老，嘗諗狡虜，久謀幹腹，當暑而興師，甫秋而入寇，犯我井邑，妨我農功。太守非不率將士剿遏，屢捷而賊衆我寡，僅保城壁不武，誠有愧矣。今此甘雨應時，土膏脉動，東作又在候，復延見爾農，其何辭以勸相？漢人有言，守邊有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夫守邊而與勸農並言，蓋以食者民之天，非食無以爲命。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雖在邊徼，不可一日廢耕也。今夫荆淮之地與虜爲鄰，哨騎旦暮可至，民生其間，從事本業，雖有司秋冬清野，而春耕夏耨，仰事俯育，寇入即避，寇退則返，則或依

山水之險以爲寨柵，資糧牛畜預挈其中，緩急相應，守望相助，往往足以自保，亦足以拒敵。邊農習於聞見，固不以虜爲憚，亦未嘗乘時爲盜也。爾桂素樂土，爾農戴白不知兵革。自虜狙伺我土，前此蓋未之信。一旦突如其來，遭蹂躪，被殺鹵，凡戎馬所經地，生理爲之蕭然，亦可憫矣。胡虜纔過，土賊復興，掠人資財，殺人骨肉，民之罹難甚於翟。太守爲之哀矜怵惕，蠲減爾稅賦，殲夷彼兇渠，期與爾民還定安集，今再舉力耕二字爲爾勸。昔雁門極北邊也，李牧守之，匈奴入，急收保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農耕官租如故也。諸葛亮屯於渭濱，耕者雜之；張全義守河南，披荆棘，勸耕殖，皆無非以農事爲急者。爾父老歸而告謂爾子弟，勸率爾保伍，有警則荷戈以備，無事則負耒以耕，常持戒心，毋作怠念，是穮是蓑，早種早收，勿以荒蕪墮墾闢，勿以强衆相陵暴。國家深仁厚澤，滲漉人心，足以祈永休命。此胡送死江滸，天實亡之，槃槃桂林，會將復還承平舊觀。太守老矣，已投劾於朝，行且去。爾父老聽予言毋忽！《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全宋文卷七八四四

李曾伯　三四

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啓

大庭播告，上衮登庸。定鼎相成，師禮重周公之德；分圭啓魏，國名嘉畢萬之封。昭宗臣佐策之勳，示明主報功之寵。古今盛事，中外歡心。竊以六典作姬，首三公而始置；百官表漢，非一職以爲稱。自尚父得於磻溪，而子房奮於黄石，寥寥千載，落落幾人！迄我皇朝，尤爲曠典。惟淳化真人之紹述，禮趙普以勳勞；至元祐天子之幼冲，拜潞公以年德。中興而後，未見如斯。考國史之所聞，獨會稽之先烈。然在孝廟十年庚戌之旦，始疏魏社之封；迄于光皇三月甲寅之辰，初演師垣之命。非以欽崇於舊學，則由擁佑於重光。方蔚爲寶訓之首稱，況繙以金甌之全美。超前越後，僅有絶無。恭惟某官社稷重臣，國家元老。正權綱于聖化更張之日，運籌策于王室規恢之時。事能應，物能名，持蓍龜之先見；剛不吐，柔不茹，存金石之誠心。坐扶茂陵三十載之治功，益衍炎祚萬億年之休命。赤舄

獨隆于左右，黃旗浸盛于東南。屬開歷數之紹堯，方卜謳歌之歸啓。天擎鼇柱，金縢藏代武之書；日洗虞淵，玉几任保康之寄。遂定一代延長之計，克彰兩宮仁孝之忱。以至義質鬼神，息四海鴟鴞之難；信行蠻貊，格五胡狼虎之姦。國勢無山岳之動搖，人心有松栢之茂悦。矧登鴻碩，叶贊燕貽。奉廣姒之徽音，伏繼文之丕烈。屹然於從容密勿之頃，隱若有憑藉維持之基。斯克享于天心，宜莫隆于人爵。竊聆奎翰，親發玉音。道慈訓之丁寧，示元勳之尊顯。謂先朝眷倚之意，當示褒崇；而今日擁翊之功，豈容謙抑。所以彰兩朝不世之績，慰二祖在天之靈。異數肆放，僉言惟允。山川世胙，方益增茅土之封；巖石民瞻，當愈重槐庭之位。然且秉樞機之周密，運鼎軸之尊安。被之詩歌，宜在《烝民》《崧高》之雅；編之史册，無愧《伊訓》《説命》之書。自親見之，民生幸甚。某謬司井絡，久屬秦階。矧竊聽于黄麻，喜欲賡于緑竹。丹心報國，敢忘雨露之深恩；白首逢時，未分江湖之終老。

《可齋雜藁》卷四。

代蜀總賀興元丁帥除利路安撫副使啓

簡在上心，全付方面。錫馬侈康侯之庶，將膺接晉之榮；執禽戒子弟之輿，遂主帥師之寄。觀朝廷之善處，知四境之何憂。蓋嘗竊聞道路之言，妄測廟堂之算。謂今蜀棧，重在漢關。有如蛇之首尾不可分，毋以鹿之犄角爲足守。故雖二閫之設，是特一時之宜。豈能無脉絡之不通，或者謂體統之當

一。昔郤之役林父不能克，而相之師之儀亦無成。近而授劍一令，浮梁之捷聞；舉扇一言，符籬之事去。用兵之大率如此，謀帥之不專可乎！以古事言，爲今日賀。恭惟某官兵民司命，國家精神。夷險屢更，惟義可以落姦雄之膽；忠誠一致，惟信可以服蠻貊之心。中外所恃以安，宗社所倚以重。比陞卿列，咸傒公歸。獨以禮樂雖吾儒之至榮，然在《春秋》于外夷而必斥。凡使華之遠有，以帝眷之方深。此實高祖留蕭之規，少慰周人思旦之望。青氈之帳雖舊，白羽之麾方新。由茲持太一之大權，合子午之全勢，事無肘掣，機不髮容。夜雪而入蔡城，今得一裴度矣；春風而問浯水，豈無十元結哉。某忽聆檄羽之傳，不覺屐齒之折。蓋敵國如一行之上，勝着在斯；凡吾屬皆同舟之中，安心可也。

《可齋雜藁》卷四。

代荆閫賀沿江趙制置除煥學啓

北闕疏恩，西清晉直。東壁圖書之府，載典堯章；金陵帝王之州，仍分齊履。詔頒元日，喜動明庭。恭惟某官社稷宗臣，詩書碩望。關中留蕭丞相，自膺漢京鎖鑰之權；江左有管夷吾，盡洗晉國衣冠之陋。屹一柱之山立，障百川而瀾回。天險石頭，有虎踞龍蟠之勢；波澄淮水，無鯨呿鼇擲之驚。茲膺蠖濩之知，爰進凝嚴之職。牙籤玉軸，式昭雲漢之文；旅矢彤弓，增重風寒之寄。佇垂彝鼎，即正璣衡。某矍鑠一翁，棲遲三峴。方效祁奚之請老，仍偕文子以同升。耳聽演綸，心形折屐。盟鷗夢

斷，祇憐白首於江湖；賀燕心傾，徒想烏衣之巷陌。《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沿江趙制置平寇啓

孽臣干紀，驅烏合以跳踉；王旅徂征，振鷹揚而剪滅。去藩籬之允惡，倖社稷之隻功。吉語星馳，歡聲雷動。竊以何代無姦雄之患，亦惟在人有控制之方。鶴唳風前，走苻堅于淝水；鵝鳴雪裏，縛元濟于蔡城。至今談者之言，固曰偉哉之績。然使一時震懼之際，萬口惠來之初，得裴度則唐業賴之，微安石則晉事去矣。不圖今日，復見古人。有如揚、楚之近郊，自納淄、青之舊俗。憂深背脅，養成大曆之疽根；勢類股腰，更甚後元之踩蠶。上方廣天地之容貸，彼乃抗雷霆而陸梁。染蚩血于衣冠，扇苗腥于城郭。江帆海艦，攘螳臂以欲登；月戍雲屯，逞豺聲而肆毒。於斯時也，疇克任之。幸九重奮乾剛之明，而十乘任泰平之責。合軍于呼吸之頃，決策于指縱之間。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恭惟某官廟堂雅量，鼎鼐元勳。分寶展親，麟趾倚維城之重；受社作輔，犬牙强磐石之宗。幾年盛宇宙之威名，壯志俟風雲之機會。自制孫吳之鐵甕，每懷梁氏之金甌。豢虎狼而拂其心，知噬人而且至；取鯨鯢而封之觀，期逋寇之必誅。故盡護于我師，即翕張于士氣。若玄、若石、若琰，勵父子兄弟之謀；曰顏、曰愬、曰宏，協將帥賓僚之力。遂騰丕績，高掩前聞。佛狸果斃于卯年，鬼蜮莫窺于大德。月星明概，霾曀清夷。旅矢彤弓，盍考召公之命；裒衣赤舄，亟催姬旦之歸。赫常武于清朝，揚

耿光于後代。某猥乘邊傳，欣聽驛書。正深螇緯之過憂，倏動儒紳之喜色。于疆于理，佇還《周官》《禹貢》之封；可磨可鐫，願肆柳雅韓碑之作。《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安撫平寇轉官陞職啓

露布奏功，宸綸疏渥。牙籤玉軸，升書殿之清班；紫綬金章，陟文階之峻秩。增十連之重寄，昭一代之殊勳。遹觀在昔，肆伐于淮。東山歸勞，而榮以衮衣；江漢來平，而錫之旅矢。淝水風聲之役，予盛之典。芝誥聯榮，棣華胥慶。竊以弭非常之變〔一〕，是必有非常之材；建甚盛之功，亦宜加甚封邑于旦伊；蔡城雪夜之師，加大夫于古道。每切仰景光於前代，不圖見休烈于清朝。自夫楚國之亡猿，久矣漢人之養虎。負恩干紀，攘螳臂以當車；衰兇鞠頑，逞蜂腰之辱斧。不藉泰山四維之力，孰護長江千里之寒。鋤其疽根，洗厥妖祲。今有勳焉如此，顧何賞以報之。恭惟某官勁氣摩雲，精誠貫日。立狂瀾之砥柱，駕長風之孤騫。慷慨事機，蓋出父子兄弟之素志；勤勞王室，允爲將相文武之全材。華夷知萬福之威名，士卒想臨淮之氣色。踞鞍上馬，期慰河南老父之思；擊楫中流，勉徇江東人士之望。出星門而仗鉞，指蒲澤以麾戈。並轡載馳，協鶺鴒之禦侮；援桴一鼓，隨梟獍之就殲。風霆倏其震揚，宇宙爲之明概。宜頒異數，用答殊勞。未誇簟茀鏤錫之有光，盍取鼎鼐旂常而載紀。繪功建武，重瞻寇、鄧之丹青；作雅元和，丕邁柳、韓之金石。某猥乘邊傳，欣聽驛書。實關宗社之閎

休，匪但門墻之私慶。緬懷風景，豈嗟有異之山河；想見官軍，可冀中興之日月。《可齋雜藁》卷四。

〔一〕以：原作「臣」，據文意改。

代京西漕賀淮東趙提刑平寇進職啓

獻捷戎車，持斧上繡衣之最；升班書殿，花金下紫綬之榮。官名應同穎之禾，慶事聯華萼之棣。渙頒成命，鼎沸歡謠。嘗觀古人伯仲之間，其在前代勳名之盛。庾亮之有庾翼，僅更鎮于武昌；謝萬之與謝安，應同時于淝水。並轡載馳，躬提熊虎之旅；麾戈並出，手戮鯨鯢之姦。奠安宗社之基圖，淨掃乾坤之氛祲。捷無虛月，賞不踰時。並膺甘茂之十官，俱受子展之三命。竹帛未之有也，縉紳孰能任之。恭惟某官三光五岳之英，千載一時之瑞。尅神州戮力王室，皦皦盛心；濟大江誓清中原，凜凜英氣。早著西平之有子，允宜北顧之無憂。江左衣冠，見夷吾而釋慮；淮南兵甲，賴長孺以寢謀。屬狡焉失稂莠之蓨，而蠢爾逞蜂蠆之毒。恣其凶虐，速我誅鉏。遂勤天討之師，爰問鬼誅之惡。星軺夙駕，露布朝馳。翕令腹敗以枝披，盡使草薙而禽獮。金平雨矢，未誇武安兄弟之勳；采石風帆，復見雍國文武之略。功成不世，報以何官。宜紅旗之捷奏未幾，而黃紙之除書並至。歌《江漢》之是似，已裕父功；賦《東山》之盍歸，佇恢王業。某濫乘邊傳，倏聽郵

音。誕揚千載之景光，歡動三軍之舊部。縛賊奴而取金印，恨莫陪纛弭于其間；與兒童而唱銅鞮，但喜同車書之有日。《可齋雜藁》卷四。

代荆閫賀交代趙侍郎除京湖制置啓

凝旒親擢，授鉞專征。紫橐簪朝，甫奏淮頭之新捷；碧油建閫，載臨峴首之舊封。郵音四傳，士氣十倍。竊考三軍師帥之重，見諸一門父子之榮。趙孟繼成季之勳，晉典刑之具在；李愬踐西平之鎮，唐功業之獨隆。蓋世德之素孚，斯羣心之攸屬。欣逢盛舉，敢掩前聞。恭惟某官三光五嶽之奇，四海萬人之望。謂故園必有喬木，挺挺高風；濟大江誓清中原，凜凜英氣。早佐籌帷之畫諾，已寬宸扆之顧憂。中外幾年，始終一節。比孽臣之干紀，總王旅以徂征。並轡載馳，投戈四潰。既侈京觀鯨鯢之戮，甫趨禁壄鴛鷺之班。時適西風，憂軫丙夜。雖江左賴夷吾而無慮，然襄陽正叔子之興思。遂輟貳于六卿，俾盡護于諸將。麾幟士卒，一毫無更；城郭人民，重來如故。耀焜弟兄之華萼，摩挲父老之甘棠。碎轅轀，破穹廬，佇掃清于朔漠；書旂常，銘彝鼎，即入輔于昕朝。某賦分癯儒，受知先哲。護風數處，歉若汗青。曆星一終，頹然頭白。久困榆邊之酬應，屢陳茗雪之歸休。凡而營壘之間，盡循諸葛；不料藩籬之外，又生一秦。正綿力之勉支，忽綸言之誕播。金蘭益締，糠粃曷虞。占城上之赤雲，已卜歸期之近；望關中之紫氣，不勝候吏之瞻。《可齋雜藁》卷四。

代荆閫賀趙都丞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啓

絲綸錫渥，軺鉞登庸。次對邇班，密布樞機之旨；元戎小隊，交輝禮樂之華。新命俶傳，舊封肆悦。眷乃一門之盛，見之再世之間。淮南迭居，如贊皇之父子；武昌繼踵，若元規之弟兄。然相與以並爲，乃昔無而今有。縉紳創見，竹帛增光。恭惟某官蓋代奇材，濟時雅志。心有如日，常存宗社之謀；義不共天，素得家庭之論。早自氈裘之猖獗，已先介胄以馳驅。屢更險夷，一致忠孝。比楓宸之授節，指蒲澤以麾戈。雪壘夕馳，露布朝奏。凡梟獍底就殲之速，皆鶺鴒專禦侮之勞。笳鼓賦歸，甫息淮堧之祲；羽書告遽，忽騰蜀棧之烽。上懷叔子之威名，士想臨淮之氣色。遂懸帷幄，來建閫臺。江山形勢，嘗得之目中；錢穀甲兵，可運之掌上。一麾白羽，盡復青氈。北平之氣無雙，固邊人之素服；鄧侯之功第一，看史册之相輝。某老不如人，久焉懷土。徒以受令公之薦，尚茲守忠武之營。萬里封疆，不料鄉鄰之警；十年精力，徒傷風景之瞻。幸二惠之肯來，庶一癯之知免。國事幸甚，造物畀之。入玉門關，豈望賜環之寵；歌銅鞮陌，欣聞挾纊之聲。《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趙都丞除京湖制副兼京西漕啓

謀詩書帥，遣禮樂臣。密旨布宣，次對屈松階之履；使權咨度，元戎連蓉府之鑣。郵音四傳，士氣十倍。竊以奕代典刑之懿，載稽昔賢勳業之隆。李憩踐西平之官，猶詫唐人之父子；庾翼繼武昌之鎮，尚誇晉世之弟兄。況夫踵閥閱之英規，聯閫臺之逸駕。於昭盛美，實掩前聞。恭惟某官文武全材，社稷偉器。千載英靈之氣，飄飄如雲；一門忠孝之心，皦皦猶日。早贊庭帷之畫諾，已寬廊廟之顧憂。險夷百爲，始終一節。比以金甌之幾玷，有勤繡斧之徂征。雪鵝夜馳，風鶴朝奏。甫賴淮南之汲黯，屬懷江漢之召公。謂湟水羌人，尚畏後將軍之策；而鎮州士卒，猶存先太師之衣。茲樞機輟紫禁之班，而軺鉞問青氈之舊。江山好在，壁壘麾幟之無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如故。目盼五原之草綠，指揮萬竈之粟紅。破穹廬，碎轊轀，一掃黃龍之磧；清廟貌，定鐘簴，重申白馬之盟。看手拍於銅鞮，慶腰懸於金斗。某絶微籌略，猥玷諏謀。數載春陵，髮爲之白；一來襄峴，笑未及黔。適當擊柝之時，旋玷予環之寵。欣聆除目，幸締交盟。雷動歡聲，頓釋藩籬之過慮；海函宏度，庶無糠粃之遺羞。《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全大監除京西提舉兼制參啓

彤墀疏寵，玉節陞華。省監聯班，將建《小雅》修車之績；閫轅佐畫，豈惟太史平準之司。郵音一傳，輿頌四達。恭惟某官器全王佐，名冠時流。抵掌論兵，皆暗合孫吳之略；抱膝懷古，有自比管樂之心。早曳裾而客諸侯，即折箠而制千里。春容談笑之頃，慷慨功名之津。入奉廟謀，平楚首來於劇孟；出參軍事，却秦盡出於仲連。坐揚天討之師，立正鬼誅之惡。既騰露布，涉星闈。屬懷蜀棧萬里之憂，尤重襄城上流之勢。謂二三豪俊，久相與於籌帷；有百萬甲兵，蓋莫如於武庫。載厘使事，誕布皇靈。草木皆知於威名，壁壘喜聞其氣色。佇恢謨略，弘濟艱難。玉帳借籌，暫屈轡絲之攬；金印如斗，亟看笳鼓之歸。某弩末技窮，刀頭夢切。慨念星霜之久，精力爲殫；顧瞻夙景之殊，意料不及。茲忝予環之命，適丁擊柝之時。忽聽除音，頓强懦氣。願言長策，亟澄江漢之波；庶俾陳人，早問丘園之隱。《可齋雜藁》卷四。

代蜀總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啓

紫橐聯班，綸綍布王言之命；碧油易鎮，詩書膺元帥之謀。封疆兼四履之雄，中外有九鼎之重。

先庚俶播，旁午歡聲。敢因名氏之通，略叙兵民之繫。覺連年鴻雁之集。邊牧倏侵于春草，戍亭屢警于夕烽。雖廟算之全安，致老酋之斃去。而且苗腥污於隴右，蚩血漬於中原。失火殃魚，藩籬恐及；傷弓驚鳥，家室爲憂。若在自治之方，無出不争之策。然關堡有齒脣之必守，而蕭墻有心腹之當防。不有人焉，孰爲國重。恭惟某官兩朝碩德，千載真儒。典刑《大雅》之遺音，學問《中庸》之至性。青山三百叠，真人傑以地靈；丹桂五枝芳，由源深而流遠。自膺分月，即委護風。宣流畫戟之仁聲，振厲繡衣之精采。一塵無聳，已寒朔幕之氈；十乘有行，未暖渚宫之席。屬時宵旰，遠顧岷峨。謂裔夷又起于一秦，而將略可無于諸葛。遂躋郎位，亟涉卿珪。載登枚徐侍從之班，正重周召方伯之寄。夜觀奎壁，煥寶儲次對之躔；春到井參，偉玉帳前籌之智。自是定四維安疆之計，爲萬里掃清之期。聞范公而西賊驚，何憂疆場；相司馬而遼人戒，佇位廟堂。某一總賦輿，屢踰歲籥。瓶之罄矣，莫供漢柳之屯；旌以招之，許問吴松之釣。伊昔托鄰于玉水，今將識面于寶屏。書下日邊，喜同雪外。雖烏檣已辨，巾車欲問于田園；倘馬首可瞻，聚米願陳于山谷。遲吾行也，猶及見之。《可齋雜藁》卷四。

代襄閫賀黄漕赴召除卿帥成都啓

渙頒宸綍，晉陟卿珪。不俟駕而行，甫聽四牡使臣之勞；毋疾驅有詔，復膺三軍元帥之謀。偉中

外之歡聲，仍山川之舊壤。恭惟某官清廟鍾吕，明堂棟梁。學問續諸儒之燈，文章傳萬古之印。剛弗吐，柔弗茹，山甫高風；撓不濁，澄不清，叔度偉量。自指錦宫而弭節，已兼玉帳以殿邦。臺閫七年，金湯增重；岷峨半壁，桃李成陰。上方予環以召之，公已趣裝而下矣。星軺南指，謂遼東之白鶴且還；月掌西升，奚關上之青牛再去。意者蜀道天難之險，靡容雪山人去之輕。遂留蕭何，行且殿四封之重；無過戴胄，豈徒持三尺之平。雖是行少緩于登仙，恐不日爰立而作相。某身縻閫寄，心荷襟期。聽俶播之好音，覺倍明于老眼。記慈恩五百人之列，喜最號于得人；望少城幾千里之遥，恨莫陪于賀客。《可齋雜藁》卷四。

代賀四川桂制置除煥學啓

碧油奏最，丹綍疏恩。元日路朝，方聳羣后奉璋之聽；清時册府，載司寧王遺寶之書。偉學士之華班，表帝心之隆眷。一新明命，四達歡謡。恭惟某官禮樂鉅儒，典刑大雅。早負經綸之志，出逢熙洽之時。戮力神州，小江左夷吾之志；盛心王業，繼隆中諸葛之規。自繡衣往鎮于淮濱，逮茸纛載臨於荆渚。赫然偉績，簡在睿衷。獻納聯班，爰荷彤墀之寄；詩書謀帥，遂分玉壘之弓。顧當虚疑浿洞之餘，首用安静和平之策。張忠定一箇信，人心隨見于感孚；范老子百萬兵，敵膽已聞于驚破。兹化日春熙于井絡，而胡星夜落于軍營。門户藩籬，匪特壯青天之險；介胄干櫓，無非用黄石之柔。挽回

蜀道之難，屹作雪山之重。宜陞奎象，仍護參墟。勒孟陽《劍閣銘》，佇紀功于彝鼎；上王褒《益州頌》，即正位于巖廊。某久荷化鈞，欣于宸綍。矧厠雁鶩行之列，敢忘燕雀賀之私。關中之蕭相復留，願竟成于勳業；潁川之許丞未去，尚終賴于寬弘。《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湖北趙漕啓

妙柬上心，肅將使指。金鑾入奏，方聯蘭省之班；玉節蚤來，仍轉柳營之餉。臺綱俶振，輿頌翕歸。恭惟某官帝室宗英，儒林師匠。丰標立千仞之壁，議論回百川之瀾。學問淵源，傳武夷之正印；性命道德，續伊洛之遺燈。故凡平時施設之方，盡出諸老講明之素。分符楚户，尚懷細侯竹馬之思；攬轡夔門，熟訪忠武木牛之略。繼興思于宣室，爰上計于甘泉。含雞舌之香，浸階清要；接豹尾之武，盍罄論思。時惟洞庭彭蠡之濱，莫急金城湟中之漕。遂迂熟路，來駕輕車。席上過師，毋薄青氈之舊；樓前訪古，細賡黄鶴之吟。恐墨突之未黔，有漢泥之即紫。某守邊罔效，乘傳踰涯。正虞寄重于喉襟，其孰勢聯于脣齒。前旌相望，後鑾何憂。築壽昌之邊倉，恨未知于奇畫；繼鄧侯之糧道，願俯示於良規。《可齋雜藁》卷四。

代賀京西朱憲除閣職啓

麾軺奏最，綸綍疏恩〔一〕。道家蓬萊之山，峻躋華直；方城漢水之地，仍總使權。封圻無前日之殊，父老有期年之借。洊頒巽命，允穆師言。恭惟某官奧學淵渟，孤標山立。博通古典，不遺九丘八索之書；涵咏聖經，一洗諸子百家之説。赫奕金城之上計，光華玉節之乘邊。氈罽畏威，夜落旄頭之焰；衣冠垂象，曉澄貫索之輝。遠颺九重欽恤之仁，益聳一道澄清之譽。猶君奭分陝，召南之化盛行；而季梁在隨，漢東之國爲大。宜膺芝誥，爰典竹書。光照奎壁之文章，位重隰原之禮樂。佇歌四牡，既覲六龍。某久竊餘光，欣聞成命。代庖越俎，方虞駑乘之貽羞；攬轡登車，尚賴餘波之借潤。

《可齋雜藁》卷四。

〔一〕綸：原作「編」，據文意改。

代京西漕賀李工書啓

疇咨首諫，晉陟都臺。訓飭邦工，爰掌冬卿之典；緝熙帝學，密陪昕幄之遊。郵音肆傳，輿論胥

慶。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識造精微。蘊開物成務之才，抱尊主庇民之學。一時星鳳，正中朝人物之英；千載雲龍，乃南陽帝鄉之彦。外庸早著，上眷素深。旋步武于周行，即主盟于公論。烏臺執憲，備更三院之朝儀；騎省封囊，屢補百張之諫紙。盡行所學，無隱不言。人主爲霽于威顔，天下想聞其風采。夙夜獻納，宜陞畫省之班；日月就將，仍侍金華之講。翊成君德，興起治功。聽文石之履聲，難淹步武；調泰階之鼎鉉，佇倚經綸。某誤攬轡絲，欣于制綍。雁門遣戍，正虞數處之護風；燕厦傾心，庶賴萬間之芘雨。《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錢秘監兼侍講啓

渙恩楓宸，晉長蘭臺。馬融三入之榮，盛推東觀；丁鴻五論之講，密侍北宮。真儒者之至榮，罄輿情而胥悦。恭惟某官儒林根柢，藝苑精華。續性命之遺燈，振聖賢之餘響。文章藻麗，有三代兩漢之風；學問淵源，洗諸子百家之陋。外庸早著，上眷久隆。由驥足之來旋，即鴛行之闊步。太乙青藜之閣，爰屈校讎；中書紫薇之垣，久瞻儀羽。兹任大蓬之寵，式彰丹宸之知。虎觀曉趨，帝學賴緝熙之益；麟臺晝直，皇猷資黼黻之工。已聯論思獻納之班，佇錫輔相弼諧之命。某遥分使傳，欣聽除音。引領蓬萊，知是幾塵之隔；依身廈屋，庶無凌雨之憂。《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趙侍御除大諫啓

疇咨橫榻，峻陟上坡。聖天子從善如流，久資風憲；諫大夫憂國猶渴，式罄箴規。御筆親除，儒紳交慶。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精微。蓍龜彰先見之明，金石厲匪躬之節。閉邪陳善，竊自比于孟軻；正色立朝，咸謂今之汲黯。外庸早著，上眷素隆。由步武于周行，即主盟于正論。五花天近，聳峨豸之威稜；兩栢霜凝，振乘驄之精采。中外爲之嚴憚，朝廷賴以尊安。有三代遺直之風，再瞻清獻；當八年敢言之日，允賴陽城。喜賡慶曆之歌詩，更費元和之諫紙。某誤攬轡絲，欣聆制綍。當日月之亭午，坐底陰消；囊作漢文之帷障，倚持色線，補虞舜之衣裳。某誤攬轡絲，欣聆制綍。當日月之亭午，坐底陰消；誦江漢之朝宗，願祈海納。《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何宗博除正言啓

龍墀渙渥，騎省升華。正色立朝，重見元和之諫紙；真賢得路，共賡慶曆之歌詩。吾道光亨，太平立致。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識造精微。抱開物成務之才，存陳善閉邪之敬。慷慨論事，賈誼、陸贄之流；鯁切愛君，魏謨、王珪之右。外庸早著，上眷久隆。粤登鴛序之華，甫典麟宗之籍。屬時當

宁，勤八年望治之心；咨我正人，賴一言興邦之益。爰資鴻碩，來訂箴規。白筆抗詞，士想聞於風采；青蒲入奏，上必霽于威顔。朝端愈見于清明，國勢佇期于寧謐。身倚文石，奚拘一月之上封；目送延英，不待數年而入相。某遥分使指，欣聽除書。數處護風，正雁門之遣戍；萬間茫雨，惟燕厦之傾心。《可齋雜藁》卷四。

代京西漕賀陳少監兼殿講啓

中宸疏寵，内殿論經。五兵法度之嚴，甫推武庫；三代詩書之彦，宜在講帷。除當四傳，士論胥慶。恭惟某官詞林宗匠，治道津梁。續性命之遺燈，振聖賢之餘響。文章典麗，有三代兩漢之風；學問深純，洗諸子百家之習。蚤逢熙洽，妙柬眷知。槐市橫經，久積師儒之望；蓬山接武，寖升臺省之班。兹由戎監之華，爰侍細氈之讀。書聖問而付史館，不邁昌朝；成君德而在經筵，式資正叔。由是贊緝熙之學，此其爲輔相之基。紫荷立登，白麻可俟。某遥分使傳，欣聽除音。數處護風，正雁門之遣戍；萬間茫雨，惟燕厦之傾心。《可齋雜藁》卷四。

代賀陳洋州啓

黼座疏恩，朱幡作牧。十年出幕府，望久積于旌麾；千里得湖山，令將新於庭户。嶓冢重東流之地，漢關寬西顧之憂。金湯有人，紳笏胥慶。恭惟某官閬苑錦屏之秀，雪山玉壘之英。自卧大床，元龍有湖海之氣；安事一室，仲舉非塵埃之人。自驥騁于康衢，即鵬搏于溟渤。以身徇國，亶存忠孝之規；趨事赴功，靡擇險夷之任。談笑河陽之幕，從容單父之琴。月駕佐邦，清徹一盃之水；星臺贊餉，飽供萬竈之烟。士方相爲斯世勳業之期，上盍趣登中朝獻納之選。屬時劍棧，重在洋川。南褒北斜，直指子午之谷；前隴後蜀，正嚴戊己之屯。遂膺玉帳之剡聞，亟畀銅符而作鎮。山川人物，既素得於目中；保障繭絲，斯可運于掌上。兹未促行春之駕，果已騰來暮之謡。石硯牙籤，細和詞人之佳句；橙亭秋浦，重尋賢守之舊遊。第朝廷已深知于弱翁，恐郡國難久屈于黄霸。靡需黔突，即渙紫泥。某癡未了官，少寧更事。一行作吏，已慚揚州梅閣之吟；再轉爲丞，尤愧藍田松庭之記。雖凡骨勉期于丹換，而俗容尚費于藥醫。碌碌家庭，見謂厥菑而弗播；棲棲歲月，真成不穡以取困。政有畏人，不如同姓，庶期知廣厦之爲帡幪。《可齋雜藁》卷四。

全宋文卷七八四五

李曾伯　三五

賀太傅鄭右相啓

明廷播告，元老奮庸。立傅惟其人，用聿昭于舊德；作相置諸右，俾兼總于中樞。以道亨世運之屯，于《易》得君子之復。八紘豫動，九鼎安疆。惟前代訓迪厥官，亦舊人圖任共政。當景祐際，則有若沂公；在隆興朝，則有若岐國。雖皆因于首鉉，旋晉陟于中台。光于前聞，未若今日。密勿君臣之好，雍容師保之間。恭惟某官公溥而明通，德盛而仁熟。求多聞典于學，甘盤之于殷邦；持衆美效之君，玄齡之起秦府。學力定而誠心貫金石，世故熟而先見猶蓍龜。佐昔端平，爲小元祐。衆正有彙升之喜，皇穹開將泰之機。一時規模，三代氣象。正爾斡斗樞而在手，倏焉付雲岫之無心。若旱作霖，天子形之夢想；如農望歲，國人喜其來歸。自解瑟而更張，久覆甌而有待。不扶其顛危，將焉用彼；今欲其平治，舍我其誰。一月三至經筵，雖已罄謀猷而告后；十年再登相位，何如陳德義以佐

王？緇衣斯美于武公，黼冕載加于十會。雷霆久蟄，宇宙更春。第上心方望于太平，而國事愈殷于疇昔。境日蹙而狄難孔棘，士風靡而黨論尚騰。漢幣壞矣，無子母相權之宜；唐筴壅矣，乏淵泉流通之術。哀鴻愁嘆，封豕縱橫。挽回陽九之艱難，舉看台三之運掉。真儒無敵，吾屬何憂！猶醫用藥，審已試之方；如奕舉棋，回屢更之局。自是寄安危於八柱，平輕重於一舟。以弼丕基，以熙庶績。畢天下之能事，集古人之大成。罔俾周、召專美有姬，當與文、富齊芳我宋。器非舊人惟求舊，式副具瞻；周有終相亦惟終，其永無斁。某自憐頑鑛，久出洪爐。雖畎畝若將終身，未忘嫠緯；如鈞陶之轉一氣，忽聽制麻。駑駘惟戀主之懷，小草有逢時之幸。魚蝦侶迹，燕雀馳誠。望太階兩兩之符，固煙霄之絶想；賴厦屋渠渠之芘，知風雨之無虞。《可齋雜藁》卷五。

賀鄭左相除太師魏國公啓

辭免太師

制麻誕播，魁柄載持。不必備官惟其人，謙處維垣之貴；爰立作相置諸左，晉封大國之榮。九鼎尊安，八埏闓懌。睠本朝之上宰，圖共政以舊人。命潞國于至和之二年，則乃首台之重陟；復岐公于隆興之初禩，亦由次輔以後升。大册聳聞，前修不邁。恭惟某官器閎而用博，誠立而明通。有王佐才，務引其君于當道；曰大人者，將以先知而覺民。公論恃之以統盟，善類倚之爲宗主。自還公衮，叶輔宸旒。持勁節之冰霜，締隆知于金石。慨念治功之遼邈，圖回世運之艱屯。酬酢幾微，堅凝力

量。統百官而撫夷夏，遂萬物以理陰陽。咨爾股肱，比三年而爲國；隆吾體貌，咸一德以享心。上方待之以不名，公愈退然而毋伐。茲頒九命，式副羣情。然且陳善責難，俯陋姚崇十事之説；辭榮就列，遠愈鄧彪三遜之高。對揚帝訓之丁寧，密勿阿衡之倚賴。冠榮樞斗，衍賦公圭。蓋將畢大儒熙載之工，了以副明主仰成之意。第惟事會，尚費謨猷。治善化更，雖類解以方調之瑟；師老財匱，殆如張而未弛之弓。抑猷關尺脉之證深，未易方七劑之效速。旁觀泛論，雖非賈誼、陸贄以能言；畢志盡忠，孰識如晦、玄齡之不易。竊窺倖奏，敬嘆盛心。譬彼中流，駕萬斛之航而必届；戛乎行道，審六馬之馭以何難。天其開治平之期，時則賴扶持之力。器舊人求舊，無疆惟休；德新日又新，永膺多福。某窮閭屏跡，大厦庇身。夙蒙化治之生成，今睹明倫而鼓舞。譴名未洗，豈敢希人才册子之收；慶頌喧傳，猶願效儒士歌詩之作。《可齋雜藁》卷五。

賀鄭丞相克復襄樊啓

郡國披圖，贊九重之英斷；嚴廊授策，還三峴之舊疆。喜動河山，慶關社稷。眷昔光堯之南渡，首嚴襄漢之西門。艱難經理，雖賴臣飛；維持主張，實繇相鼎。曾謂金湯之全勢，洊罹榛莽者歷年。幸明良之相逢，運神武于不殺。遂收舊物，允邁前修。恭惟某官膺狄壯猷，却萊儒效。身任國家之泰，道亨天地之屯。撫御時機，運掌中之造化；圖回區宇，起心上之經綸。謀謨密契于宸衷，科瑣曲

詳于邊吏。自許以中立，將成李愬之功；無愧乎弱翁，每是營平之策。此三軍之奮勇，爰一舉以酬勛。城郭皆是，人民則非，無復形于浩歎；廟貌不移，鐘簴如故，茲可冀於中興。某猥備馳驅，幸附鱗翼。不揣敢輕于斯動，自知獨犯于衆難。復古銅鞮，賴公玉斧。敢不增碑浚隍，以固吾圉；繕兵積粟，以伐敵謀。曹翰孰可繼之，願重幽燕之守；張仲侯誰在矣，庶臻江漢之成。《可齋雜藁》卷五。

賀別參政啓

渙恩丹扆，復位黃扉。九重回日月之明，載新大政；四海切雲霓之望，爰起舊勛。世運亨屯，人情悦豫。竊以國朝之大拜，每由政府以平躋。潞公相于慶曆際之八年，先踰年而進任；文簡擢于景德初之七月，後闕月以登庸。曾不踰時，付之大柄。嗟茲誕敭于明制，將丕邁于前聞。恭惟某官享帝精忠，救時才略。琦有奇骨聲氣，晏若而下自安；沆真貴人風範，凝然爲上所重。早歷藩方之委寄，屢騰王室之勳庸。德望著于朝廷，威名在于夷狄。昨陪宰席，妙柬宸旒。下斧鉞于青宜，猶以門户藩籬之倚重；樂鼓鐘于緑野，孰知江湖廊廟之同憂。若大旱用汝作霖，凡國人望公如歲。天其欲治，舍孟子當其誰哉；吾乃今知，曰周禮盡在是矣。用歸赤舄，爰整青氈。眷帝心渴見之頻年，而時事轉艱于疇昔。賈生所謂公私哀痛之日，孔明所謂疲弊危急之秋。地既赤而益以重離鴻之哀嗷，野雖青而不能弭封豕之洚食。人材狃于朋黨，議論勝于事功。漢幣壞矣，無子母相權之方；唐筴壅矣，乏淵泉流通

之術。凡此更醫之屢試，居然當局之愈難。將以挽回陽九之危，孰不徯望台三之出。克艱厥臣，乃乂允賴。和衷爰立作相，輔台倚需置左。某魚蝦侶迹，燕雀傾心。顧雖陷北部之黨人，何幸睹東山之相業。備王導百六掾之舊，諒尚軫于履簪；置江淹四十人之間，猶有希于埏埴。《可齋雜藁》卷五。

賀王參政啓

擢自本兵，晉陞次輔。聞樂正子爲政，豈惟慰善類之心；見王茂洪何憂，足以壯中國之勢。幸新鼎象，允協巖瞻。仰惟皇朝，稽諸唐制。下丞相之一等，參天子之萬機。自乾德初命居正而副普，暨至道際待寇準以同端。凡而政本之與聞，茲實鈞衡之徯用。除書誕播，盛典親逢。恭惟某官學者宗工，國之元氣。中流砥柱，力回瀾倒之百川；繁星麗空，人仰芒寒之五緯。根源道德，運量精神。調瑟問寬猛之絃，審局面安危之著。凡幾疏之奏，鬚髮盡白；歷兩地而上，悃愊愈丹。以真實之意答天心，用和平之方壽國脉。扶持公是，主君子之夏盟；翊贊神謨，銷外邪之客氣。世萬賴之底治，上爰仰以責成。開天章閣以疇咨，復見仲淹于今日；坐退思巖而自任，肯若宗道之下風。弘濟興功，不邁前哲〔一〕。克艱厥臣，乃乂允賴。和衷爰立作相，輔台倚需置左。某猥安野處，欣聽郵傳。昔從鞭策之下塵，已識廟堂之偉器。望泰階六符之采，但知拭目于太平；持南豐一瓣之香，惟有傾心于宏覆。

《可齋雜藁》卷五。

〔一〕不：似當作「丕」。

賀吴僉書啓

升華書殿，晉位樞庭。賚良弼其代予言，甫新王度；有常德以立武事，爰贊廟謨。天相斯文，國有元氣。竊者昭陵之盛際〔一〕，每推宥府之得人。命范暨韓，士夫喜而酌酒；以弼副衍，儒者爲之獻歌。用能寬西北之顧憂，措中外于寧謐。兹時並拜，再見前修。恭惟某官第一流英賢，五百歲間氣。自晁董公孫之對，人已知爲經濟之才；在皐朔吾邱之間，上允待以弼諧之寄。根源世德，士苴民庸。以涣乎風水之文，豈屯此雲雷之澤。狂瀾砥柱，野渡横舟。士每以深源之出處卜安危，公不以子文之仕已形喜愠。股肱寄重，喉舌歸班。日月論思，載視禁扉之草；夙夜宥密，遂聯公府之槐。蓋當邊柝之風寒，尚軫宸旒之旰食。彼後將軍十二便，將施行之；非小老子百萬兵，孰主張是。斯至兩地，已遲十年。子房用而漢業興，司馬相則遼人戒。利害在俯仰，請借前箸籌之；道德成安彊，則可高枕卧矣。佇登道揆，宏濟興功。某素辱殊知，欣聆異用。何幸見東山之相業，秖憐在北部之黨人。跡侶魚蝦，心陪燕雀。昔吴公治河南而嘗薦，豈敢弭忘；今李廣老霸陵以何爲，所祈加芘。《可齋雜藁》卷五。

〔一〕「者」字疑誤。

賀王僉書啓

渙敭明制，晉興本兵。受嘉師，監祥刑，久登喉舌；有常德，立武事，爰陟股肱。九鼎尊安，八紘闓懌。在昔昭陵之盛際，豈無疆圉之外虞。若稽儒英，副乃兵柄。富文忠用而弭契丹之犯塞，韓魏公進而致元昊之請盟。當時士夫之間，共爲社稷之慶。或酌酒交賀，或濃墨獻歌。我思古人，復見今日。恭惟某官棟梁偉器，韶濩遺音。正色立朝，簡靖得重臣體；據經引古，傳治爲世儒宗〔一〕。去來富貴之雲浮，出處聲名之山重。孤忠霜雪，闊步星辰。曳尚書之履以來歸，前天子之席而渴見。朝夕獻納，修秋典以明刑；日月就將，啓辰猷而輔德。屬當邊柝，軫慮中宸。踰春水之已生，尚南風之不競。人知小范老子胸次萬兵，上謂司馬端明脚跟一實。藉精神之聚會，成道德之安彊。於以轉旋世運之屯，扶持君子之泰。以回國勢，以折寇衝。天欲治今世，舍我其誰；帝賚予良弼，爰立作相。某夙登墻仞，欣聽郵傳。雖其在北部之黨人，何幸睹東山之相業。魚蝦侶迹，燕雀傾心。問李廣於霸陵，今其老矣；見王導於江左，夫何憂哉！《可齋雜藁》卷五。

〔一〕傳治：似當作「博洽」。

賀應同知啓

渙敭顯册，晉典本兵。賚良弼代予言，甫新王度；有常德立武事，爰贊廟謨。相業聿開，師言允穆。觀昭陵之盛際，值疆圉之外虞。敷求耆英，俾副樞柄。富文忠用而弭契丹之犯塞，韓魏國進而致元昊之請盟。若時搢紳之間，同然宗社之慶。或酌酒相賀，或濃墨獻歌。緬思古人，復見今日。恭惟某官宏深而肅括，簡重而裕和。爲世儒宗，獨振斯文于千古；負公輔望，已遲兩地之十年。外夷傳誦其詞章，多士想聞其風采。自更政瑟，首聘賢旌。起霖雨之蟄龍，儀雲霄之祥鳳。朝夕獻納，備殫告后之猷；日月就將，允藉敬王之學。洪筆兼唐之兩制，皇文作宋之一經。煥然討論潤色之工，隱若輔相弼諧之益。屬嚴邊瑣，爰藉帷籌。少出百萬兵甲于胸中，足制十二便宜于圖上。精神聚會，道德安彊。上曰朕太平必斯人，久聞心屬；敵謂相中國毋生事，當見膽寒。既無競以訓四方，即奮勇而宅百揆。某幸依墻仞，喜聽廷揚。魚蝦之侶江湖，亦與乾坤之生育；燕雀之賀厦屋，冀無風雨之漂搖。

《可齋雜藁》卷五。

賀史同知啓

渙膺明制，晉貳本兵。日月論思，久爲天之喉舌；夙夜宥密，爰作帝之股肱。宗社安彊，華厦闓懌。竊考昭陵之盛治，每推右府之得人。命范暨韓，士夫喜而酌酒；以弼副衍，儒者爲之獻歌。用能消西北二寇之憑陵，致中外百年之寧謐。於皇親擢，再見前修。恭惟某官識洞萬微，才兼數器。親承文獻，邁吕氏之兩申；自致勳勞，偉徂徠之一卣。素熟開濟治朝之籌略，飽諳中興故府之典章。備歷外庸，益隆上眷。密勿丹墀之步武，維持黄閣之紀綱。調瑟間小大之絃，事事畢舉；審局面安危之勢，着着皆高。方將綜會計銀于元和，況值上屯田圖于神爵。以嚴科項，以佐乏興。登之二三執政之聯，賴爾百萬甲兵之助。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式副疇庸；其永世惟一德一心，庶臻底績。克趾累朝之弼亮，用基四海之昇平。吾不如蕭何，不如子房，允資人傑；時有若巫賢，有若伊陟，佇相王家。某投老餘生，受知再世。雖以杜門而屏迹，不勝賀厦之傾心。望泰階六符之躔，恨阻瞻于公衮；持南豐一瓣之敬，尚希芘于化鈞。《可齋雜藁》卷五。

賀應同知兼參政啓

渙被贊書，晉陞次輔。上開天章閣，方將責任于希文；公坐退思巖，奚止比蹤于宗道。聿新鼎象，允協輿情。恭惟某官社稷股肱，道學元氣。據經引古，博洽爲世儒宗；正色立朝，靖重得大臣體。協調政瑟，妙柬宸旒。從容禁臺之論思，密勿細氈之講誦。彌綸兩制，一新建武之詔書；領袖諸賢，盡取貞元之朝士。以此巖瞻之共屬，必知柄用之有期。命子房以運籌，足以禦外夷之魄；用樂正以爲政，斯其慰善類之心。自兹贊襄一二日之機，于以扶植億萬年之命。以持國是，以濟興功。作宰相須讀書，若祖有訓；戒遼人毋生事，彼敵何憂。我儀山甫以圖之，今舍孟軻其誰者。大鈞播物，寰宇皆春。某素辱殊知，欣聞異數。雖以杜門而屏跡，不勝賀厦之傾心。望泰階六符之躔，恨阻瞻于公衮；持南豐一瓣之敬，願希芘于化鈞。《可齋雜藁》卷五。

賀吏部趙尚書啓

誕敭上旨，正陟中臺。典三禮，作秩宗，任均隆于常伯；統百官，掌邦治，位尤重于冢卿。正人得時，薄海蒙福。恭惟某官明堂柱石，清廟鼎彝。河間之所好惟《書》，外無他嗜；沛獻之尤窮于

《易》，深造其微。由管鑰于龍蟠，爰荷囊於豹尾。力辭夕拜，恬處春官。甄拔人才，嘗試山公之啓；憂勤宗社，備殫劉向之忠。鑑裁歸水鏡之公，誦讀重金華之侍。尚書爲天喉舌，式副具瞻；執政猶吾股肱，立躋近輔。某迹縻遠嶠，茫竊崇墻。跂跂墮鳶，徒羨煙霄之翔翥；渠渠賀燕，冀無風雨之震凌。《可齋雜藁》卷五。

賀禮部徐尚書啓

疏恩宸扆，正位春官。司馬統六師，方用真儒之武；秩宗典三禮，聿新昭代之文。帝眷郅隆，師言咸穆。恭惟某官吾道元氣，公論主盟。機軸一家之言，典刑丞弼；根源六藝之學，師友聖賢。自正色之立朝，罄精忠而報國。賜履投鉞，幾半天下；封囊荷橐，不愧古人。細氈尚論于唐虞，直筆濃重于班馬。聿資砥柱，以障狂瀾。晉司臺閣之大儀，益聳嚴廊之顧望。尚書爲天喉舌，式副具瞻；執政猶吾股肱，立躋近輔。某迹縻遠嶠，茫竊崇墻。萬里梅花，共徯早調于商鼎；十年棠蔭，尚知不廢于蕭規。《可齋雜藁》卷五。

賀董侍郎權給事啓

彤墀錫寵，青瑣陞華。位重論思，甫進夏卿之亞；任專封駁，仍兼夕拜之榮。正人得時，薄海蒙福。恭惟某官氣融光嶽，道續濂伊。武侯五月渡瀘，南方已聞于底定；周公三年歸洛，東山何可以久留。起熊旂犀甲之元戎，還豹尾雞翹之法從。竊小百工之事，載參九伐之謀。惟精神心術動悟于上前，宜風采言論聲聞于天下。綸除沓至，柄用可覩。批尾抗顏，允賴回天之力；竿頭進步，便當秉國之均。某竦聽好音，驩填衷臆。梅花寄遠，惟祈商鼎之早調；棠蔭瞻前，知守蕭規而弗墜。《可齋雜藁》卷五。

賀陳中書禮侍啓

承恩宸陛，進貳頌臺。蘭省典封，應列星于天上；薇垣儆直，現一佛于人間。輔國本以尊安，昭聖心之簡注。恭惟某官金鏗逸韻，玉立清標。相如之賦得同時，久聞于上；仲舒之文宜爲誥，獨步無前。自依日月之光，即峻雲霄之步。勾稽冑監，丞佐帝宗。屬資天下之端人，贊決朝廷之大計。咨夷而典朕禮，爰藉討論；賚説以代予言，併煩潤色。以綸除之沓至，知柄用之可占。維時保護之功，羽

翼成矣；不日奮庸之命，股肱喜哉。某縻迹嶺隅，馳心墻仞。墮鳶跕跕，萬山遠隔于煙霄；賀燕渠渠，大厦不憂于風雨。《可齋雜藁》卷五。

賀吏部倪侍郎啓

渙膺帝制，晉貳天官。位外府之上卿，久贊鈞陶之化；作中臺之小宰，載司衡鑑之公。君子得輿，善類舉笏。恭惟某官《英》、《韶》雅韻，嵩華清標。名姓御屏，屢奏毫符之最；典刑家笏，熟諳臺閣之儀。載依日月之光，益峻星辰之武。二省政事之自出，科正是資；三銓人物之攸司，鑑裁久屬。喜哉勅命，必也正名。一新金鏡之掄才，仍輔玉衡之齊政。前裴後李，豈專美于唐朝；左阜右夔，行亮工于帝室。某墮身遠嶠，舞手好音。對雁飛不到之天，烟霄殊絶；依燕賀有成之地，風雨奚憂。《可齋雜藁》卷五。

賀吏部袁侍郎啓

渙號大廷，升華小宰。螭坳載筆，獨優二史之才；豹尾聯班，爰典三銓之寄。聿昭帝眷，允副輿瞻。恭惟某官瑞世鳳麟，識時蓍蔡。考師友一家之譜，丕邁前聞；續聖賢千古之燈，以詔後學。早結

楓宸之眷倚，久登荷橐之論思。賴時端人，定國大計。赤墀記事，肆煩君舉之書；朱邸談經，備罄師資之訓。茲人物盡歸于水鏡，在上心實屬于金甌。漢宮羽翼之成，正資保護；虞廷股肱之作，佇陟贊襄。某迹繫嶺陬，心依墻仞。墮鳶跕跕，萬山遠隔于烟霄；賀燕渠渠，大厦不憂于風雨。《可齋雜藁》卷五。

賀刑部趙侍郎啓

渙恩宸陛，晉貳秋臺。執丹筆以平反，晉司憲典；佩紫囊而獻納，聿正從班。端人得時，薄海蒙福。恭惟某官英才寡二，大雅不羣。天子知向之精忠，足補當世；朝廷有勉之鯁亮，可表宗臣。比由東諸侯以來歸，即以小司寇而入侍。謂獄者民之命，允資忠信慈惠之師；而君子法之源，尤軫哀矜惻怛之意。康哉敕命，必也正名。吕侯惟哲人，既灼四方而教德；臯陶弼予治，更凝庶績以亮工。某縻迹嶺陬，馳心墻仞。墮鳶跕跕，萬山遠隔于煙霄；賀燕渠渠，大厦不憂于風雨。《可齋雜藁》卷五。

賀陸常卿兼修注啓

擢由内相，陟乃上卿。議主曲臺，任稽古禮文之事；書嚴直筆，爲御朝言動之司。丕顯龍光，以

華鴻碩。恭惟某官學航聖瀆，材棟詞林。祥麟威鳳之在庭，藹然人瑞；拱璧天球之照几，展也儒珍。條冰清瑩于笋班，羣玉久儀于蓬省。以旃厦則得講師之三昧，以蘭臺則備書法之五難。將俾立螭，日近八磚之影；肆煩司菀，風生九棘之華。上心愈切于倚毗，國典聿資于潤色。起居名爲史，將垂法于後來；太常不是卿，竚躋班于邇列。某縻身閫寄，洗耳郵傳。瞻紫宸香案之前，欣欣厦賀；憐玉關樂府之嘆，望望鄉情。《可齋雜藁》卷五。

賀饒左司啓

演綸西掖，振領中臺。郎官上應列星，久資贊化；都司學爲宰相，爰俾正名。帝眷郅隆，師言允穆。恭惟某官珩璜粹德，韶濩正音。事熟理明，氣挹風霜之久；量宏識遠，襟存湖海之寬。自步武于周行，早搴華于漢省。樞機輔贊，粤由佐鼎以調梅；事物剸裁，幾若迎刃而破竹。宜膺妙柬，載錫真除。臺轄二十四司，暫煩綱紀；屬車八十一乘，更藉論思。某遠在嶺陬，阻趨墻仞。燕雀賀厦，冀無風雨之虞；鵷鷺充庭，徒作雲霄之夢。《可齋雜藁》卷五。

賀右司汪秘丞啓

肆疇儒望，榮陟宰司。秘書堪爲丞，爰畀清華之任；都曹學爲相，仍資毗佐之功。除目翕傳，師言允穆。恭惟某官周彝古範，荆璞希珍。曳組羣工之間，芒寒色正；振衣千仞之表，實茂聲蜚。締異眷于九重，贊宏謨于兩地。掌丞轄十二司之事，既所優爲；任册府第一人之官，宜其妙選。班笋浸高于步武，鼎梅允叶于調晐。登道家蓬萊之山，風塵夐絶；歷台斗璣衡之位，日月可期。某遠在嶺陬，阻趨墻仞。燕雀賀厦，冀寬凌震之虞；鴛鷺充庭，知慶亨嘉之會。《可齋雜藁》卷五。

賀陳都丞啓

顯膺睿眷，峻陟隆名。堯閣通班，光中興之籌略；漢帷導旨，壯外治之精神。温綍一傳，輿情四洽。恭惟某官周彝古範，荆璞希珍。曳組羣工之間，如玉斯治；振衣千仞之表，不雷以同。茂著清規，洊儀華貫。夙夜宥密之命，允賴彌縫；日月獻納之猷，將資啓沃。兹陞華于東壁，仍佐畫于西樞。柳渾知萬里情，折衝餘事；元凱有五經庫，應變奚難。陸續綸除，權輿枋用。某猥縻藩閫，阻造賓閎。方君子之得時，云胡不喜；爲朝家而致賀，遑及其私。《可齋雜藁》卷五。

賀陳檢詳除戎少監啓

渙奉宸綸，晉登戎監。樞機列屬，久毗經武之謀；蘭錡陞華，爰領訓工之寄。有隆異眷，益鬯英猷。恭惟某官韶濩正音，珩璜粹德。理明識定，竹迎刃以不留；局熟機圓，珠走盤而莫喻。凡今日運奇于掌上，皆曩時親得于目中。以柳渾識萬里之戎情，恔然餘略；如元凱擅五經之武庫，皆所優爲。宜被宸知，益隆班望。函人矢人之事，咸精其能；天官地官之遷，各率其屬。某遠縻藩服，阻造賓閎。方君子得時，自可折衝于異域；幸故人加念，毋令投老于炎陬。《可齋雜藁》卷五。

全宋文卷七八四六

李曾伯 三六

賀盛編修啓

疇庸外府，佐畫中樞。財貨出納之司，既煩贊貳；基命宥密之地，爰藉編摩。温綍一傳，輿情交慶。恭惟某官珩璜粹德，《韶》《濩》正音。曳組羣工之間，芒寒色正；振衣千仞之表，實茂聲蜚。早締眷于龍宸，已徧儀于鵷序。典甌廣言路，無幽枉之不通；以貢致邦財，每受藏之惟謹。念邊防之重事，伏樞筦之東僚。書成賜經武之名，暫勤削潤；地峻列洪文之館，即喜登庸。某遠聽除音，倍增慶臆。折衝千里，知强本之有人；托芘萬間，爰抒毫而奏記。《可齋雜藁》卷五。

賀桂侍郎除四川制置啓

丹綍疏恩，碧油分閫。登庸荷橐，輟楚封鎖鑰之權；候對松階，重蜀道藩垣之寄。風傳除日，雷動散聲。敢因三軍謀帥之初，僭進一介憂邊之論。惟時井絡，接壤要荒。彼方虎視以窺秦，此復獸窮而竄洛。黄河未泮，烏猶知他木之棲；青草一生，馬豈計誰田之牧。頃焉其擾，職此之由。以國威若喬嶽之安，而士論尚驚濤之駭。藩鄰有閫，雖無待于纓冠；門户或闚，恐未容于奠枕。非得五百年山川之秀，孰寬六十州屏翰之憂。恭惟某官郤穀詩書，吉甫文武。人物三槐之望，家聲五桂之華。范老子百萬兵，素負平西之略；張忠定一箇信，蓋在用蜀之規。自怒翮之培風，即貴名之起日。緹屏展驥，冀北之羣遂空；畫戟憑熊，漢東之國爲大。繼奏霜臺之最，爰登月寺之丞。受瑞析珪，肆陟列岳保釐之任；握蘭位棘，載彰公朝登用之階。屬坤維當夜柝之餘，而帝宸切宵衣之顧。謂洞庭八百里，已息鯨波；而岷峨半壁天，可無鼇柱。荆楚雖資於叔子，褒斜必賴於孔明。左右論思，乃進承明之侍從；兩班顧問，洊膺延閣之圖書。暫遲康侯晉接之榮，俾正長子帥師之重。甫開玉帳，已聳金城。自是置京洛于目中，運梁益于掌上。醫治根本，奕定規模。一伊吕之復生，百符石之何慮。清廟貌而定鐘簴，佇洗甲兵；詠几舄而歸衮衣，徑躋鼎鉉。某頃叨餉幕，獲便親庭。辟屬茗臺，正愧荷薪之弗克；綴員蓉府，尤慚據蒺之非宜。方兹俟報於公車，未敢遽辭於鞅掌。歌昌黎郾城之句，從軍敢與於

笑談；勒孟陽劍閣之銘，珥筆願書於勳業。《可齋雜藁》卷五。

賀湖北岳漕除帥啓

漢節疇庸，楚都宅牧。班聯玉筍，載陞九扈農正之華；略倚金城，式重十乘元戎之望。眷隆旒冕，喜動紳綏。維是荆州，素稱督府。控三流之上，孫劉之所必争；踞二長之中，吴蜀之所胥會。豈特襟帶咽喉之自昔，尤爲堂奥心腹之在今。總百萬兵甲而指縱由之，環十五郡國而生齒繫是。要必得嵩華終南鎮時之望，庶克副洞庭彭蠡傒惠之情。恭惟某官名閥甘棠，中原喬木。説禮崇書之雅尚，牧人御衆之長才。斯民望爲福星，未誇涑水百子駿之譽；萬物得以吐氣，遠邁春陵十元結之思。學術障百川瀾而東之，事業搏萬里風而上矣。公車通籍，便宜登清要之津；邊徼揚鞭，迺益勵忠孝之節。自沸袴襦于侯國，即煩領袖于籌帷。國有人焉，黎藿爲之不采；誰可使者，原隰逆以有光。春容鄧侯給饟之規，修舉中丞平糴之政。有條井井，餘地恢恢。屬陝以東，陝以西，寄欲分于周召；謂洛之南，洛之北，效已試于石温。遂躋鴛鷺之行，同護熊羆之旅。山川草木，熟知萬福之威名；鼓角旌旗，重見孔明之營壘。第恐紫皇香案之注想，靡容太乙玉帳之久勞。不俟突黔，即須綈綠。某箕裘謾學，樗櫟散材。辱拔茅嘗以其彙征，愧析薪弗克于負荷。贅之幕底，顧童子何知焉；援以階升，微公賜不及此。感懷惟舊，聞名載新。駑駘方息於長塗，賀燕亟鳴於廣厦。前茅後勁，願承晏御之驅馳；小楫大

宋，尚藉郢斤之斲削。《可齋雜藁》卷五。

賀別安撫再任啓

疇庸外閫，錫寵中宸。一代堯章，爰晉東壁圖書之府；十連周陝，仍分西門鎖鑰之權。俶播先庚，歡聲旁午。恭惟某官朝家柱石，江漢金湯。楚璞韜奇，秦氏十五城之莫易；郢歌調古，巴人數千曲之難追。頃繇禮樂之皇華，來作詩書之元帥。撫摩飢饉，轉而爲豐年樂歲之時；宣布慈祥，温然如春風和氣之際。遂使黎人，賴賢牧之德；不翅赤子，干慈母之心。兹潁川方借寇君，而關中復留蕭相。牙籤玉軸，丕昭雲漢之文；旅矢彤弓，增重風寒之寄。秖虞荆渚，難泊商舟。某久出恩墻，近詹帥鉞。雖阻陪於廈燕，亦與喜於屋烏。春滿桃源，自恨凡蹤之難再；日長棠舍，庶幾清蔭之終依。

《可齋雜藁》卷五。

賀別留守除兵書兼淮西制置啓

穆卜剛辰，肇開大閫。曳文昌之星履，不移龍盤虎踞之都；建太乙之雲旗，兼護鶴唳風聲之旅。全藩維之脉絡，新壁壘之精神。麾幟晶明，鼓角雄亮。眷是淮堧之統部，久懷江左之恩波。蟻戍踐

更，勤我師徒之命；雁民托處，賴吾父母之歸。上下千里，聲勢相連；南北一天，封畛何限。是必猶身之使臂，庶幾如齒之有脣。屬之鉅儒，韙哉盛舉。恭惟某官貫日精誠之照世，格天厚德之在躬。裘帶臨戎，文武作萬邦之憲；鈞樞入輔，儀刑積四海之瞻。由卧護於陪京，寬顧憂於中宸。屹若喬嶽泰山之不動，了無洪濤巨浪之或驚。然烽火隔江，屢費舉鞭之問；雖舳艫列岸，未酬擊楫之心。茲正司馬九伐之權，益重元戎十乘之寄。瞻言大勢，蓋兼吕蒙、滿寵之舊規；尚論古人，當以安石、茂弘而自許。了碧油之整頓，登黄閣以經綸。某夙受殊知，欣聞新令。備履杖於征西府，猶未忘執御之陳；迓車馬於上東門，行且展望塵之拜。《可齋雜藁》卷五。

賀趙京尹升大資啓

陞華書殿，視秩政塗。經四方以尹王都，久聯班于喉舌；間兩社而爲公輔，爰進位於股肱。京邑增崇，紳綏胥抃。竊以輦轂浩穰之政，實爲鈞衡晉用之階。在天聖時，劉沆自兹而登相位；逮寶元際，祁公由此而踐樞廷。中興而來，近比固有。然未若著八方之顯績，膺九陛之深知。寵渥沓來，前聞創見。恭惟某官璇源毓派，若木翹英。六鼇戴山，身可任天下之重；萬馬駐足，力能回世道之衡。應變若珠之走盤，剸劇如竹之迎刃。平生歷歷，一片忠勤。自表則于神皋，佐更張之聖化。江濤如此，磐石晏然。發姦摘伏以如神，厲善抱公而弗擾。況侍便殿從容之御，久推中臺啓沃之猷。邦計裕

而賴劉晏之算鞭，銓衡公而服山濤之藻鑑。宜加典册，式重封幾。朝廷有范君，京師有希文，固輿情之素屬；走卒知司馬，兒童知君實，茲柄用之允諧。自昌是相鴻業之金甌，紀駿勛于玉鉉。躋時乃乂，垂聞無窮。某昔受氓廛，嘗陪宰旅。荷殊知之不薄，聞異數以惟欣。夜雨江湖，自分老魚蝦之侶；春風廈屋，不勝馳燕雀之心。《可齋雜藁》卷五。

賀浙西憲兼嘉興兼提領田事趙寶謨啓

晉直禹謨，出將漢指。上臨軒載遣，俾令有邦有土以祥刑；公弭節一行，豈止厥賦厥田之底績。班邇三階而暫輟，令行數道以維新。成命風傳，先聲雷動。恭惟某官沛《易》楚《詩》之望，晉桐衛梓之英。一貫親傳，師友淵源之莫及；兩科自奮，文學治理之咸精。鵬騫牛斗之津，驥騁雲霄之武。丹書讞議，釋之、定國之並稱；赤縣馳聲，卓茂、魯恭之亟召。遂即丞郎之步武，特贊軍國之紀綱。周旋幾年，儀刑二監。都曹學爲宰相，方資鼎味之調；刺史國之外臺，爰賴轡絲之攬。以斯地去尺五天之不遠，併煩公兼丈二組以惠臨。刑章佇見于修明，事力何憂于凋瘵。司政典獄惟作牧，暫上德之來宣；立相納誨以輔台，非宗臣其誰屬。某壯心零落，病骨支離。橫槊馬頭，竟成何事；帶經牛背，將老此生。當杜門省咎之時，有受廛爲氓之幸。此獲誦榻前之再疏，固已窺管中之一斑。公在朝廷，在江湖，諒文王用心之無間；我有田疇，有子弟，得鄭僑爲政以何憂。《可齋雜藁》卷五。

賀廣西豐憲啓

星使乘軺，指碧篹而行部；日官差穀，拂紅籜以建臺。敢肅鯉緘，用申燕賀。恭惟某官人門具美，天分素高。青冥强箭之威稜，紫霓神鋒之材刃。舊家風烈，此笏乃今之甘棠；闊步雲霄，華萼相輝于唐棣。高騫雞省，洊剖菟符。暫焉睹嶺嶠之風，正以遠長安之日。蜑蠻交錯，類容蒲澤之姦；猞狨多冤，罕見草扉之鞠。潔冰壺而載涖，洗煙瘴之一清。杜頌甫賡，荷囊立召。某猥公藩服，幸際使華。當弛擔之方新，正代庖之非據。先庚聳聽，旁午騰歡。相傳五嶺之宜人，不妨叱馭；自此二天之獨我，何幸交龜。《可齋雜藁》卷五。

賀鄭少卿知嘉興府啓

疇咨卿月，易鎮扶風。駕丈二紐以惠臨，新民視聽；去尺五天而不遠，重帝股肱。俶播先庚，歡聲旁午。恭惟某官家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一貫親傳，師友淵源之莫及；兩科自奮，文學法理之咸精。鵬騫牛斗之津，驥騁雲霄之武。棘庭讞議，釋之、定國之不冤；棠舍撫摩，渤海、潁川之可紀。頃自玉階之入覲，亟由金掌以升班。方邇列之屬心，乃外庸之馳志。眷茲槐李，近拱京畿。邦計昔素

號于從容，民力近頗聞于凋瘵。今得老成之彦，庶消愁嘆之聲。屈汲黯于淮陽，寧久私于茲土；著望之于馮翊，行當造于本朝。墨突未黔，漢囊即紫。某壯心牢落，病骨支離。塞上分弓，竟成何事；田間荷鍤，將老此生。當杜門省咎之時，有受廛爲氓之幸。薤本水盂之獻，決無上補于吏師；桑枝麥岐之歌，尚願相賡于儒館。《可齋雜藁》卷五。

代蜀總通四川崔制置啓

望紫荷橐，九重端寄於腹心；依碧油幢，一節幸聯於臂指。方涓日交龜之云始，豈趨風貢鯉之可稽。恭惟某官商周渭巖，嶺蜀雪日。有碩德雅望，士論之所同歸；無智名勇功，君子可以大受。出處淵乎似道，富貴了不關心。久矣踐歷，結于柬注。擁節梅花之外，遠有光華；含香錦帳之中，寖躋清切。小駐平山之欄檻，屹成萬里之金湯。峻召來歸，席遽前於夜半；聯班侍從，位實亞於冬卿。屬上念井絡之區，以公任藩垣之寄。輟枚、徐於禁内，借重西陲；得韓、范於軍中，寬憂北顧。然而繫雪山之輕重，孰若佩天下之安危。趙清獻由茲而踐政塗，文潞公亦入而居宰路。此衮衣繡裳所以趣覲，而青簾畫舫行且朝宗。舊軌既同，新麻可必。某轡絲謾攬，襪綫無長。幸於十乘未行之先，知有萬間可托之所。燕來鴻去，會達尚及於此時；翼附鱗攀，依嚮尤深於他日。《可齋雜藁》卷六。

代通興元丁帥啓

雙節觀風，蜀部玷轡絲之選；十連作牧，漢關專鎖鑰之雄。官塗何異徑之分，國事有同舟之幸。不腆邑敝，敢致邦交。恭惟某官蓋代英名，昂霄偉志。得天地正直之氣，爲社稷中興而生。四十圍溜雨霜皮，凛持勁操；九萬里搏風雲翼，蚤入壯懷。不辭州縣之勞，已有廊廟之器。道德流於璧水，教條著於蘇臺。接武郎闈，多士出權衡之當；疏榮匠監，百工稱技巧之精。績用既彰，柬知益懋。謂畫江以東，不足以究中流擊楫之志；而分陝以西，粗可以成高屋建瓴之形。及究觀灞上真人經營棧道之區，又自昔隆中宰相指麾斜谷之地。邱墟之陸沉在望，山河之風景不殊。播一韓之謡，遂開大閫；下三秦之檄，已動中原。適罹《小雅》蓼莪之悲，爰用《春秋》墨絰之典。一致忠孝，斯世重輕。書殿陞華，位望已登於紫橐；政塗錫命，姓名行覆於金甌。某久矣游邊，晚而泝峽。念刑獄之寄已重，而錢穀之問方殷。幸竊富鄰，密依廣厦。緯不遑恤，誰其念嫠婦之憂；藥俾有瘳，庶或借良醫之惠。

《可齋雜藁》卷六。

代通瀘南楊帥啓

修門筮官，久瞻文昌八座之尊；涪部祥刑，幸托元帥十連之重。信夤緣之厚矣，豈際會之偶然。恭惟某官學問儒宗，禮樂王佐。岷峨之山幾千丈，與雪俱清；坡潁之文二百年，遺風再見。不事州縣鴈鶩行之問，即躋朝廷鵷鷺序之聯。槐省蓬萊，屢更清要；粉闈蘭錡，洊著聲華。遂陳犴狴之箴，爰直螭坳之史。典舜五禮，繼持橐於甘泉；位周六官，方紬書於東觀。上思命相如之檄以諭蜀，公乃抗諸葛之表以渡瀘。繻傳登朝，若水以同州推官而去；錦衣過里，魏公以武康節度而還。坐寬九重殿西之憂，抑使六詔雲南之服。第虞銀信，促正鼎司。某自揣譾材，謬將臬寄。甫抵司存之所，決獄幾何；偶膺王事而來，會計而已。正懼中流之罔濟，喜于外閫之方新。詹彼帳轅，但切聽尚書之履；茫之厦屋，庶幾安使者之車。《可齋雜藁》卷六。

代通瀘南曹帥啓

詠太白上蜀之難，誤將繡節；誦孔明渡瀘之表，幸托碧幢。雖九天趣駕之莫留，而一日同舟之亦幸。在禮有贊，不文何辭。恭惟某官相國參之規摹，陳思植之藻翰。文字五千卷，胸中浩有於江河；

才名三十年，學者指之爲山斗。巍科角立，要路鼓行。金閨焜燿於聲華，璧水周流於道德。訪沙洲之鸚鵡，雪泛千艘；聽雲安之杜鵑，月分別乘。爰擬伊川之《易傳》，乃持子産之刑書。德星移駐於遂州，益隆臺節；愛日均孚於涪部，大啓轅門。扇以羽而蠻夷自服於孟降，檄不草而父老皆諭於漢指。西門之鑰固矣，東山之衮歸兮。公之此行登仙，上且爰立作相。某蚤爲邊役，晚效蜀遊。問决獄之幾何，曰會計而已矣。殊無拆線，曷理亂絲。君去我來，眼喜謝公之墩在；事繁交冷，心隨工部之舟歸。有以教之，抑又幸甚。《可齋雜藁》卷六。

代京西漕通四川桂制置啓

蜀道分弓，夙仰詩書之帥；漢庭出節，猥膺禮樂之華。瞻屏翰之上游，喜關河之相望。屬新祇命，敢後修辭。恭惟某官一德老成，兩朝鴻碩。青山三百疊，鍾簪橐之名流；丹桂五枝芳，極衣冠之盛事。分九重之天顧，護萬里之風寒。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人服神明之見；清獻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廉節之規。況能持力量之堅凝，運精神之静定。雲山玉壘，翕令自得於蠶鳧；湯池金城，足制方張之蛇豕。我車既捷，公衮盍歸。勛名了劍閣之銘，事業看沙堤之築。某志雖徇國，材愧承家。十年佐幕之何功，一障乘邊之已老。東西阡陌，手披荆棘之蒙茸；咫尺穹廬，身歷烟蕪之蒼莽。正恐習俎豆而未能軍旅之學，當干戈而盍圖襏襫之功。敢期濩蠖之誤知，乃俾駱駟之俶駕。甫丞蘭錡，遽直木天。

既付之轉輸斂散之權，仍寄以參佐蕃宣之任。凜然一髮，引以千鈞。賴大閫之幸逢，有餘波之可及。攬轡而馳江漢，緬懷問俗之清芬；踞鞍而望褒斜，願示足兵之良畫。《可齋雜藁》卷六。

代通四川桂制置啓

玉壘殿邦，茸蘇擁四封之重；珠曹筮仕，青衫玷三語之微。天開際遇之機，地在按臨之下。依棲樾蔭，荏苒瓜期。不虞厥足之趦趄，敢布此心之附麗。恭惟某官兩朝碩望，千載真儒。典型《大雅》之遺音，學問《中庸》之至性。青山三百疊，挺人傑以地靈；丹桂五枝芳，詫源深而流遠。早際明昌之運，亟登清要之途。十里淮源，甫膺分月；一麾狄障，即委護風。宣流黼衮之仁聲，振厲繡衣之精采。三邊烟静，已寒朔幕之氈；十乘星馳，未暖渚宮之席。屬時宵旰，遠顧岷峨。營柳戍薇，將建碧油之旗鼓；省蘭位棘，峻陞黄道之衣冠。繼登枚徐侍從之班，爰重周召方伯之寄。兩年秉鉞，四塞維城。虞聞裴度之威名，人樂子儀之寬厚。比聆元日，果錫贊書。用陞真學士之班，益聳小朝廷之望。清廟貌而定鐘簴，佇洗甲兵；詠几舄而歸衮衣，經躋鼎鉉。某少不更事，凝未了官。秖堪玉川耘耔之充，詎知柴桑紙筆之好。肯堂肯穫，厥父若是勤勞；爲箕爲裘，其子乃弗負荷。不圖冒昧，茲在趨承。版籍憒然，決無河東三絶之譽；條章懵若，焉有斗南一人之稱。不遠蜀道萬里以敢前，恃有冀州二天之在上。假之歲月，厚若丘山。自今鵲或許於枝依，庶俾燕少安於巢戀。詣大府而受約束，又當

聽命於馳驅；知厦屋之爲帡幪，尚冀芘身於凌震。《可齋雜藁》卷六。

代蜀總通夔路王漕啓

擔簦作蜀雪之遊，比嘗假道；臺節接漢星之分，敢後修盟！毋曰幾於費辭，所謂未能免俗。恭惟某官活民敏手，蓋代英材。閥閱摩雲，鳳閣三賢之華胄；聲猷起日，花溪八詠之清風。彫纓富貴之津，迎刃事機之地。早遊幕府，西南已識於相如；旋擁藩符，江漢共稱於申伯。踐歷既久，眷倚益隆。謂瞿灩一門之衝，踞吴蜀二長之會。萬貨盈虚之計既資於鞭笏，三等能否之林仰賴於權衡。暫煩轡絲原隰之華，果著水鏡金湯之詠。惟流馬方殷於斜谷，俾杜鵑少聽於雲安。留丞相於漢關，顯膺明陟；用夷吾於江左，會見疇庸。某猥以樗材，領茲臬寄。甫抵司存之所，即爲王事之行。雖家貧幸有二千石以殿邦，方獨總六條之寄；百八珠而試吏，況令兼三尺之科。辱知辱眷，雖再世已然；受察受容，實今日以始。敬修鴈贄，庸闖龍門。竊惟郡國之設官，雖曰掾曹之卑列，然而版籍登耗之

代通李達州啓

任，法律重輕之司，必善判如韋嵩，始能稱河東三絶之譽，非賢才若仁傑，何以副斗南一人之稱。儻俾孺子共之，其愧昔人多矣。伏念某受材弗穎，涉世未深。正猶雛燕之尚巢，强以沐猴而使冠。室肯堂，菑肯穫，恐玷前修；弓爲箕，冶爲裘，已荒初訓。僥踰一秩，周歷五霜。雖銓闈久若先拾之樵，而選限尚如未熟之果。適因御李，切願依劉。夜月遶枝，姑卜棲於弱羽；春風擇木，果大契於夙心。顧手非霹靂之是長，而身豈塵埃之敢避。望蜀山萬里之遠，欲進未能；微冀州二天之依，何恃不恐。恭惟某官中朝德望，斯世典型。家聲仙李之盤根，材價荆山之片玉。堂高瓢樂，人稱冰檗之清風；樓記籌邊，世蘊金湯之偉略。果以壯猷而自見，孰爲當路之深知。萬廩腐紅，致貔貅之宿飽；千山擷秀，與騏驥以翕來。既藹著於事功，合徑躋於華要。一同撫字，半刺回翔。天下玉泉山，衆聳歡於墨妙；壺中蓬萊郡，政咸樂於香凝。江漢幾期，星霜一節。茲疇咨於緑野，爰起爲於蒼生。翠色龍盤，餘暇不妨於拄笏；紫泥鳳詔，褒陞佇看於荷囊。何幸么微，獲在奔走。某敢不激昂鈍質，澡雪懦衷。毋失名譽，善事上官，當首持於勤謹；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尚有望於品題。《可齋雜藁》卷六。

通京湖陳制置啓

制閫掄材，幕府盡收於清望；帥垣設屬，陶鈞猥及於庸人。向雖膺特達之知，今始遂趨承之願。方將祇役，敢後修辭！眷惟襄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府。陪叔子於峴首，必鄒湛而後從；依劉表於

荆州，非仲宣而奚稱。況今兩道，實總一司。雖微而麪蘗之官，亦俾在樽俎之列。匪求隽異，曷副搜羅。如某者賦性棄昏，受材樗散。謬繼勤勞之父稼，未能負荷於子薪。鉛槧荒蕪，洊玷有司之辱；塵埃汩没，已甘俗吏之歸。頃爲蜀道之游，就服萊庭之役。塞井夷竈，國事焉知；食蘗飲冰，家訓是守。偶辱憐於當路，獲交辟於公車。數月閩僚，真成畫餅；逾年茗掾，徒愧濫竽。雖薦員頗類争先之樵，而資考尚猶未熟之果。適捧便親之檄，已棄入蜀之繻。迹陋轅駒，方緬懷於舊主；身隨巢燕，知復傍於誰家。不圖化治之收，乃在羅致之選。杯傾竹葉，豈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恩深蒙籥，感激輪囷。恭惟某官六經儒宗，三代王佐。直方大取諸坤道，仁智勇得乎中庸。泰山巖巖，復見聖賢之氣象；源泉混混，孰窺學問之津涯。盛名著而遐邇知有范公，德望隆而兒童亦誦君實。精忠一節，翊贊兩朝。自朱幡奏保障之功，而繡斧擅平反之譽。路車乘馬，爰分維屏之權；鬯卣彤弓，屢錫有功之典。由蘭闈之步武，即棘路之光華。紫荷持囊，遂晉西清之獻納；碧油建閫，愈隆南紀之保釐。留屯舉而野有餘秉滯穗之嬴，壁壘修而邊無遺矢亡鏃之費。勢雄蛇首，不聞淮壖尾大之虞；威戢狼心，自絶劍棧齒寒之懼。兹十有星霜之換，而一無烽火之驚。銘彝鼎、銘旂常，已書勳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佇正位於宰廷。何幸么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恭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無失名，寧恃昔經於題品；儻凝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帡幪。《可齋雜藁》卷六。

通江陵別帥啓

烏幕禮賢，嘗獲剡薦書之墨；阮厨設屬，且將吹賓席之竽。念辱知辱眷，雖閱於有年；而受察受容，始遂於今日。方當祗役，敢後修詞。恭惟荆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府。龍山落帽，孟嘉之醞藉猶存；漳水登樓，王粲之文章具在。況今帥閫，尤重禮羅。雖微而麴蘗之司，亦俾在樽俎之列，匪求英異，曷副選掄。如某者窺管材疏，挈瓶智小。少也箕裘之粗習，壯而鉛槧之就荒。萬里馳驅，僅濟艱難於父稼；一官漫浪，未能負荷於子薪。偶當路之垂憐，辱公車之交辟。贅員油幕，秖成畫餅之羞；列掾茗臺，徒有取困之愧。適捧毛義便親之檄，已棄終軍入關之繻。列剡箋天，雖浮圖之既合；計資積日，猶累土之尚虧。嗟鵲枝方夜月之依，俄燕壘有春風之托。杯傾竹葉，豈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采葑過望，據蒺增慙。恭惟某官郢水鍾神，荆山孕秀。人物玉壺之冰貯，風姿金掌之露凝。白雪陽春，絶世想清高之韻；太羹元酒，存心皆澹泊之真。惟力量大，斯有大規摹；惟議論正，斯有正施設。自登巍級，立上要津。繼陪湖南賓客之游，卓冠冀北士卒之選。飛書走檄，十年贊轅帳之籌；出幕持旌，千里沸袴襦之詠。忠孝靡容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歌皇華遣使臣，爰攬周原之轡；作中軍謀元帥，載分晉幄之弓。遂由月寺之丞，峻陟星郎之位。旋晉東壁圖書之直，益隆西門鎖鑰之權。長城屹屹而地聳四維，大江沄沄而山立一柱。憂顧已頓寬於九陛，威名將盡

護於三邊。銘彝鼎、銘旂常，佇書勳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行正位於宰廷。何幸么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恭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無失名，寧恃昔經於題品；儻癡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帡幪。《可齋雜藁》卷六。

全宋文卷七八四七

李曾伯　三七

通淮西尤帥漕啓

給饋餉，鎮關中，肇開大府；求文武，致幕下公計，固豈私情！屬襆被以首途，敢擘牋而奏記。師，則謝石、元伊贊其夫；晉公雪鵝之捷，則馬揔、韓愈相其行。佳哉賓主，韙在方册。慨遐蹤於往昔，圖盛舉於方今。内而固吾圉之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機會。如介石終日，其間髮之不容；非斷金同心，未免肘之或掣。故凡引而心腹之助，必自擇於耳目之間。如某者種學尚蕪，賦資不穎。非睎驥之乘也，類沐猴而冠之。薄宦塵棼，鬢駸駸兮欲雪；積憂熏灼，心炯炯者幾灰。固嘗執鼙弭於戎行，供文書於會府。祁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墟；漢水方城，覽春秋爭雄之蹟。險阻難更於邊面，夢寐不到於淮頭。敢期公方拯溝壑之孤蹤，乃值上適有金湯之隆委。偶同啐啄，遂在驅馳。顧無祖生先着鞭之猥及庸人。以枌梓之寒荄，在芙蓉之華選。允由竊數右淮之參佐，盛推先代之材能。幼度風鶴之

才，曷稱慈明未下車之辟？一新造化，百倍聲光。暗月登城，再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幕，重懷出塞之吟。撫微分之僥盈，佩異知之特達。恭惟某官爽邦巨哲，經國遠猷。文獻典型，蔚有乾道淳熙之舊；淵源師友，親承武夷洛學之傳。由涵養熟而踐履純，斯力量到而事功偉。上第早年之巍占，大庭諸老之爭推。州縣備更，不作勞人之嘆；江湖高卧，每懷憂世之心。幸杲日之大明，喜片雲之慰望。蕭艾去而蘭菊方盛，鴟梟伏而鸞鳳飛翔。去國幾年，直氣仍存於凜凜；分曹兩地，嘉謨克贊於洋洋。進退實係於重輕，仕已不形之喜愠。甫辭北闕，復起東山。緩帶臨戎，膽落藪淵之顫獺；輕車轉漕，氣增壁壘之虎貔。意局面今類乎雌雄未決之碁，非醫手莫起乎膏肓既壞之症。草木素聞萬福，此敵何憂；朝廷熟知弱翁，豈公人外。佇洗三邊之氛祲，即携諸吏以崢嶸。曷售蠟鞭，亦塵珠履。某敢不服膺左右，盡瘁始終。朝取一人，暮取一人，非處士之尤而則愧；智者千慮，愚者千慮，有狂夫之畫以願殫。《可齋雜藁》卷六。

通淮西楊制帥啓

制閫殿邦，新元戎之風采；帥藩列屬，備下士之使令。以曩爲嘗奉於教條，而茲復密依於統部。夤緣甚巧，茁覆有歸。顧就列之云初，豈修辭之敢後。恭惟某官岷峨間氣，沂泗正傳。聲華海宇之宗工，人物廟堂之儀榘。洽聞博物，盛談西漢之文章；儉德清名，大振晚唐之風俗。由摘髭於巍級，即

策足於要津。發軔芹宮，贊籌蓮幕。徑趣周行之武，爰膺故籍之司。錦製晝簾，姑民庸之自詭；柝沉夜觀，倚邊書以居多。舂容驥足之暫馳，赫奕隼旟之再駕。滄浪千里，既騰管鑰之勛；蜀道一方，兼總襟喉之重。談笑獨當於方面，簡知益注於上心。塞之風。方茲披南北之版圖，開荆襄之幕府。屬將右閫，尤重中權。訪叔子於峴山，雖幸晉風流之復見；走老瞞於赤壁，實爲吴形勢之上游。以易地則皆然，斯自天之有命。峻陞寶閣，增重金城。果而新號令於臨淮，立見沸歡聲於魏博。中原在望，此虜奚憂。柳雅韓碑，佇紀功於清廟；房謀杜斷，即正位於泰階。某素不如人，何能爲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之心已灰。江漢未歸，憂倏纏於風木；丘園屏退，夢不到於烟蕪。昔嘗令會府之充員，已力丐公朝而許免。出於券外，兹在選中。窮猿奚擇木而棲，駑馬實戀軒而至。一天獨有，一介何虞。持平日之瓣香，喜遂私心之附麗；軫昔時之敝履，願毋大造之棄捐。《可齋雜藁》卷六。

通淮西沿江史制置啓

文昌爲帥長，擅江淮形勢之雄；别駕曰治中，兼藩翰賓僚之列。雖駢贅無裨於左右，然甄陶有賴於始終。斂版載趨，奏緘敢後。眷武昌之巨鎮，實江表之上流。自昔主賓，居多名勝。非庾翼爲士衡之佐，則殷浩從元規之游。西門柳外，餘迹尚存；南樓月邊，清談可想。況巡管今兼於兩道，而翹英

盛集於一州。將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徽畫。非才輕畀，有靦前修。伏念某結約亡奇，輪囷寡用。早欠書生燈火之力，墮在俗吏刀筆之陳。幕府幾年，歷落嶔崎之可笑；疆陲萬里，艱難險阻之備嘗。剥落風霜，彫零齒髮。每念不遑於將母，此身何可以許人。上之魚；樵隱移文，正擬聽華亭之鶴。詎意值晉公之向闕，首能見王導於過江。開新府之芙蓉，翕來羣彦；收舊時之桃李，亦及孤荄。致汲引於公朝，俾勾稽於武庫。置之末席，待以副車。猶青氈久去於主人，而赤子仍歸於慈父。舳艫千里，將令備徒卒之驅；鐘鼓三更，再獲奉元戎之令。往未酬於知己，今始遂於委身。恩遇采深，報國曷稱。恭惟某官渭莘人物，燕魯世家。出處係斯世之重輕，用舍關生民之休戚。文事武備，集夫子之大成；智名勇功，了天下之能事。早倫魁於多士，即賓客於諸侯。每惟王業之偏安，已蘊中原之大志。迨更麾節，爰建帳轅。招懷沙漠之氈裘，肅奉寢園之弓劍。收功旦夕，刷恥古今。贊帝王之萬全，政務老成之算；付山河於一擲，肯爲徼幸之圖。向使少遲元嘉北伐之師，則已克濟建武中興之業。間無容髮，徒有噬臍。嗟局面今類乎雌雄莫決之碁，非醫手孰拯乎膏肓已壞之症。申伯式是南國，疇與保釐；安石其如東山，遂煩特起。攬門户藩籬之全勢，爲華夏蠻貊之主盟。威名素孚，精采果異。當見赤壁走老瞞之魄，又將淮淝繼幼度之勳。紹奕世之三槐，屹擎天之八柱。佇歸衮舄，永著鼎彝。以勛庸方赫赫之如斯，於寒畯猶拳拳之不舍。陝東主周，陝西主召，雖兼二伯之尊；洛南曰石，洛北曰温；惟恐一士之失。致令舊物，亦玷後陳。某敢不欣巢燕之重棲，勉磨牛之故步。長江護寒數處，庶幾備維楫之施；廣厦大芘萬間，尚冀爲桷宋之用。《可齋雜藁》

卷六。

通江陵別制帥啓

擁元帥之旌旗，盡護荆州之地；綴冗員於藩翰，復依冀部之天。寅緣特異於他人，造化將開其終惠。屬方祇役，敢後修辭！惟武昌素重於上流，而人物舊多於名勝。於庾翼爲士衡之佐，尚存西門柳外之流風；如殷浩從元規之行，猶想南樓月邊之雅興。矧茲統部，兼有江淮。將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閫畫。非材輕畀，有靦前修。如某者無以踰人，何能爲役。萬里身親於絶塞，十年客走於諸侯。寸輓尺推，間舉手而援者；數奇分薄，輒交臂而失之。雖戍期將觀濠上之魚，而歸夢正憶華亭之鶴。屬入陳於兵事，迺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俄而易命。言念不遑於將母，此身何可以許人。夜觀燈前，徒愧郾城之時隽；秋風帽底，幸依荆渚之主人。貪尋巢燕之重棲，勉策磨牛之故步。駢足枝手，曾何適於驅馳；血指汗顔，恐必貽於譏誚。非前茅之在望，顧小草之何依。昧於此來，恃以亡恐。恭惟某官詩書宿望，文武全才。清風周雅之遺音，白雪巴歌之寡和。洛涯曰温，洛涯曰石，早空處士之羣；軍中有范，軍中有韓，久負方伯之略。越問津於江漢，亟振策於雲霄。出幕持麾，草木皆知於名譽；登車攬轡，隰原遠有於光華。險夷一致之備更，忠孝兩端之俱盡。出處進退，了不介於胸中；安危重輕，常有關於天下。屬時多事，軫上深憂。謝安其如東山，用煩特起；申伯式是南國，疇與保釐。遂

繇督府之訏謨，爰建制埤之節度。甫升於省，載晉寶儲。繼即寵以除戎，乃峻登於論譔。風采如故，營壘麾幟之不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若此。整頓奕枰之壞局，調腴藥籠之良方。啓蚡冒之山林，載鳩楚境；剪駒支之荆棘，盡獮戎庭。自茲了勳績於鼎彝，運樞機於廊廟。僥踰舊隸，依附下風。某敢不益勵疲駑，恪恭奔走。楚璞雖慚於再獻，郢斤正待於一揮。倘念李蹊，未忍彼夷於官道；少回別眼，尚期自見於師墻。《可齋雜藁》卷六。

通沿江別制帥啓

任隆漢鑰，新元帥之碧油；禮重燕臺，取陳人於素韠。登龍門而雖早，趨燕幕以再春。德厚肺膺，感深涕泗。若時巨鎮，緊古秣陵。乃江左之陪京，爲人才之會府。見諸史牒，往在晉朝。茂弘佐興復之初，則首招顧榮、賀循，以收南土之望；幼度任征討之際，亦惟得桓伊、牢之，以贊西淝之功。故能新亭把酒，慷慨以折楚囚之悲；別墅賭碁，談笑以致秦軍之却。豈徒天險，抑亦衆謀。向非得若而人，豈不誤乃公事。矧惟今日，尤重昔時。護數處風之寒，僅一帶水之隔。投鞭淮浦，馬常欲於飲江；荷擔石頭，鴻奚安於遵渚。雖千里舳艫之在望，而三邊牖户之浸疏。幾於虢虞唇齒之可憂，或者杞魯瘠肥之猶忍。高談者孰知問東米之價，遠慮者未見精北府之兵。求文武材，能張吾軍者凡幾；論中外事，不如人意者尚多。公於此時，上以相屬。將爲根本之計，正在籌畫之間。仰稽前修，

孰稱末議。如某者筆花不潤，檄草甚蕪。一官遡上水之船，幾輛費平生之屐。鷗心舞而不下，莫適天機；馬力盡而猶求，徒爲人馭。棲遲歲月，剥落風霜。一麾俾試於民庸，三釜擬酬於親養。雨桑方徹，風木不停。禮甫畢於松楸，分永淪於溝壑。詎期陶冶，未棄涓塵。念其《小雅》蓼莪之悲，起以《春秋》衰絰之典。總卯突弁，記童子之從遊；敝蓋舊帷，歸主人之拂拭。遂叨渙涯，俾贊壯猷。二水三山，恍對洲前之白鷺；十年一夢，驚回枕上之黄粱。自頂至踵，厥有生成；以口語心，慚無稱塞。恭惟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山。抗高節於忠孝之階，折遐衝於詩書之府。于蕃南國，屢騰申伯之勳；分正東郊，爰任君陳之托。壯虎踞龍盤之王氣，清鼇呿鯨擲之驚波。營壘之精采頓新，已竦聞於威令；山河之風景不異，方坐應於事機。自兹障狂瀾於百川，何啻賢長城於萬里。建大勳業，未誇陝右之范、韓；在小朝廷，宜得洛涯之温、石。顧居人後，亦立客間。某敢不收百念於已灰，持丹心而如日。後狐丘之一死，答鴻造以終身。寧飲建鄴水，不止武昌居，第懼有疑於避就；但入玉門關，不望酒泉郡，所祈終賜之生全。《可齋雜藁》卷六。

通京湖賈制帥啓

制閫上流，分天子旌旗之半；典州兩嶠，在王人版籍之中。拜手緘藤，通名籤隸。恭惟某官稟天間氣，爲國世臣。包羅宇宙之襟懷，叱咤風雷之手段。兵有百萬之在胸腹，夷夏之所竦聞；年未四十

而秉鉞旄，古今曾不多見。蓋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雲臺將相之才。盤錯偏更，聲華益茂。衆且駭浪驚濤之凜若，公猶光風霽月以臨之。鸚鵡洲前，但見賦詩而釃酒；貔貅竈底，自令腐粟以流錢。既儒效之翕聞，斯上心之愈眷。爰自長江之門户，遂開大府之藩垣。號令甫更，皆謂過汾陽之精采；規模既定，孰非服叔子之威名。匪由允文允武之兼資，安得足食足兵之如是。慨懷荆渚，密邇中原。西州江水之相通，南峴烟沙之在望。臨風舉扇，能無忠武之思；落日登樓，應動景升之恨。奉玉斧整齊之畫，收金甌玷缺之區。啓蚡冒之山林，載鳩楚境；剪駒支之荆棘，盡獮戎庭。匪公其誰，舉世所望。酬先正欲酬之大志，了諸公未了之隽勳。龍作納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當爲周室之股肱。某牢落壯心，蹣跚蹇步。平生幾屐，疲疆場以何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誤荷上恩之收拭，俾分南服之蕃宣。冒然一來，凜甚百謫。念結習久從於先世，而揄揚每及於孤蹤。茲以小邦，幸事大國。烟深五瘴，秖虞病骨之支離；星煥六符，正仰英躔之臨照。《可齋雜藁》卷六。

通成都黄都大啓

詠豕腹於彌明之鼎，莫離瓶罌；登駿骨於燕昭之臺，誤編皂櫪。風塵頓絶，雨露所濡。未殫足力之驅馳，先寓舌端之依嚮。伏念某體輕性滯，力小價微。揆才無一寸之長，揣技乏千里之逸。連年侍宦，遍更五原秋草之肥；幼歲學書，猶負三月春風之貢。比由轅下，偶置籠中。錫谷尋盟，合隨訪家

山之鷹爪；監車服乘，自知非汧渭之龍顱。屬已拜於印封，抑未忘於芻豆。脫蹤茨棘，豈無渴夢之懷；聽命縶維，寧免飢鳴之想。錯莫尚依於主去，收藏恐待於客佳。閶闔遥瞻，尚隔丘陵之遠；家庭親敕，俾承書傳之香。茁萌芽於年窮臘盡之時，環奔走於風逐電追之地。倘五花之偕判，與百卉以向榮。恭惟某官雙井名家，九衢獨步。南州第一，著蓋得武夷師友之傳；北冀空羣，早出河陽士夫之選。自絲綸膺使華之遣，而金甌深相業之思。天馬十二閑，就俾問揚鑣而追日；月團三百片，靡勞司擊鼓以助雷。化工方有賴於蟄驚，人物皆爭歸於蠅附。駕騑駔駟駱驪騮之乘，不棄凡駑；處桂椒柟櫨楓柞之林，靡遺小草。遂令款段，亦玷封纏。某敢不苦硬存心，權奇勵節。造父夾轅，王良執轡，願益堅飲冰嚼雪之思；盧仝敢歌，陸羽作經，尚願助分江貯月之興。《可齋雜藁》卷六。

通湖北許憲啓

名藩弭節，聳隰原禮樂之華；別駕綴員，兼幕府文書之掾。以眇焉一介之疵賤，有巍乎二天之照臨。受察載新，修辭敢後。恭惟某官六經正學，一代真儒。精誠開衡嶽之雲，鑑裁炯洞庭之月。乘長風，破巨浪，沛然泛應於事機；回狂瀾，障百川，豈以詭隨於俗習。自巍科之拾芥，即隽軌之蚩英。拄笏賓筵，空冀北士夫之選；褰裳真館，爲湖南賓客之光。富貴不以介其心，進退了弗形之色。春容華轡，游戲夷途。方將問臺閣清要之津，姑以佐藩轂彈壓之政。適咨閫寄，爰藉機籌。果聞帷幄折千

里之衝，坐俾江漢無一波之警。暨分使竹，益茂甘棠。屬秋柝之多虞，勤宵衣之遠顧。寧謂户牖之過備，毋令罅隙之肆窺。雖征鎮相望，何啻南北天之恨；然巴陵一面，正處上下流之中。用開詩書元帥之謀，俾任甲兵大刑之寄。皐陶作士，顧何畏乎有苗；召公于蕃，自可平於玁狁。拯生民于華夏，躋盛治於虞周。歸我公兮，相中國矣。某早荒鉛槧，謾繼箕裘。一官客走於諸侯，十載身親於絶塞。文墨議論，碌碌無以瘉人；機會功名，落落何所集事。偶入陳於邊畫，乃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遽叨易命。勉策磨牛之故步，姑從幕燕之後塵。附贅懸疣，決無堪於適用；汗顏血指，恐不免於貽譏。所賴際逢，獲受容察。況對離離之芳草，尚存井井之成規。願竭駑駘，庸奉驅策。長江護寒數處，一惟指顧之是瞻；廣厦大芘萬間，庶俾依歸之有所。《可齋雜藁》卷六。

通淮西羅倉啓

望原隰禮樂之華，肇新容察；備幕府文書之列，幸隸照臨。以昔嘗辱眷於門墻，而兹復棲身於統部。夤緣有是，冒昧此來。方就列之云初，豈奏緘之敢後。恭惟某官任重道遠，色正芒寒。先正有若保衡，蔚甚一家之文獻；後來必有名世，藹然諸老之典型。自華貫之早登，即休聲之旁達。榮途小試，已存遠到之規；砥柱弗摇，獨立流俗之表。冰蘗清名之既著，鼎彝勳烈之愈彰。日轉晝簾，籍甚絃歌之譽；燈明夜觀，居多檄畫之籌。兹妙簡於楓宸，將承流於荆户。肆頒明詔，晉列奉常。拳拳致

主之素心，蹇蹇濟時之讜論。上方前賈生之席以嘉納，人謂有鄭公之笏以尚存。適一衣帶水之護寒，指三百疊山而坐嘯。令修庭户，頌藹袴襦。大江之西，甫政聲之赫赫；長淮以右，屬民望之暌暌。用煩持駟轡以觀風，然且駕隼旟而作牧。講明平準，修舉外攘。豈徒效吴人濡須之築，以燕安江沱；方將問晉公郾城之勳，以汛洒區宇。斯世之望，非公其誰。佇根本之厚培，即精神之遠暢。立騰成績，經造邇班。某素不如人，何能爲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之心已灰。江漢來歸，憂倏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於煙蕪。比幾從峴首之舊遊，幸已丐朝端而許免。出於券外，斯在選中。窮猿何擇木而棲，駑馬實戀軒而至。二天不遠，一介奚憂。雨雪載塗，應念罷牛之騰駕；雲霄連厦，願容舊燕之重樓。《可齋雜藁》卷六。

通廣西豐憲啓

紫綍疏恩，繡衣將指。天子不鄙夷其遠俗，特起名流；明公爰詢度以周咨，來司臬事。占星臨部，涓日奏緘。恭惟某官昭代奇才，濟時敏手。數元祐世家之華裔，獨有典刑；論嘉定人物於先朝，猶存風烈。游刃九牛之不頓，着鞭萬馬之無前。入握省蘭，諸曹斂衽；出分符竹，三輔屬心。方催侍臣文石之班，乃羨老監鑑湖之樂。雖欲急流而勇退，豈容巧匠之旁觀。若時旰憂，遠在西嶠。謂烏孫部落，當昭布於皇靈；而赤子海濱，或未霑於聖化。爰賴甲兵大刑之用，庶寬夷夏姦宄之虞。霜節一

臨，烟嵐盡洗。碧玉籌之坐對，豈待席温；紫荷橐之立登，竚頒環召。某駑尋暮景，牢落壯心。雖老馬敢憚一行，而鉛刀豈堪再割。甫茲弛擔，幸甚聯臺。不惟容察之依光，且遂攝承之叙好。相逢前十載，細論昌黎壯夫之詩；我獨有二天，尚托孺文故人之芘。《可齋雜藁》卷六。

通金州徐守啓

擁十連玉帳之尊，久期望履；領三尺金科之寄，竿牘，仰扣籤曹。恭惟某官昭代典型，中朝德望。文章千載之正印，學問諸儒之一燈。名閥甘棠，玉骨麒麟之仙種；故國喬木，鐵面琴鶴之清風。倚天劍泛應於事機，下水船通行於官路。察物如度之省括，運智若珠之走盤。不以枳非鳳之所棲，方且川與魚而俱泳。一同製錦，桃李生春。別乘岸巾，湖山分月。熟訪洲前之鸚鵡，來吟山外之杜鵑。衆水會涪，盡是借恂之父老；兩峰峙劍，尤多迓汲之兒童。天願魏興，地聯關表。咽喉漢中之全勢，唇齒京右之上流。疇咨共理之良，爰畀已試之效。星沉夜柝，坐銷彎弓牧馬之驚；雨潤春耕，足致賣刀買牛之俗。然而西土詠襦之雖切，未若東人望衮之已深。賦畫戟兵衛之詩，尚勞護塞；聽孤舟野渡之句，行命濟川。如某者識字未多，讀書有限。凡骨豈換仙之分，塵容甘走俗之勞。祖鉢僅傳，父薪莫負。叨部使者之公車，俾玷郡决曹之末掾。顧法家者學，非書生所長。藉有依歸，貪於奔走。癡兒不了官

事，必貽腰腹空大之譏；寒士廣茁歡顏，庶寬筆楚未免之歎。《可齋雜藁》卷六。

通史制參監丞啓

烏幕乘邊，千里屹金湯之重；楚藩設屬，一官在筆楚之微。適沿檄以斯來，欣執鞭之有便。方將委贊，敢後修辭。恭惟某官昭代羽儀，中朝模楷。身踵相門之衣鉢，胸蟠武庫之甲兵。不驕不華，一洗房杜子孫之習；有典有則，蓋由韋平家世之傳。以道德爲志，而富貴了不介心；以學術爲本，而功業視若餘事。自英聲之起日，即怒翮之培風。要路夷塗，寧拂衣而靡顧；遐邊絶塞，乃掉鞅以肯來。由禮羅獲聘於石洪，而軍事悉咨於孫楚。雲黄萬頃，首陳渭濱許下之規；草緑五原，坐怠棘門灞上之警。茲奏功於宣室，爰作牧於春陵。出幕持麾，隨致藩垣之固圉；修車備器，遂繇蘭錡以晉丞。矧載參十乘腹心之謀，蓋已聯兩道臂指之勢。堂堂風采，袞袞事機。碎轀轑，破穹廬，行見了碧油之勳績；紀旂常，銘彝鼎，又將繼黄閣之儀型。某癡未了官，少寧更事。屢玷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歸。厥室厥菑，見謂弗堂而弗播；不稼不穡，乃思取億以取困。載瞻粲樓落日之濱，甫問嘉帽西風之役。不圖制命，俾列顔行。秖憐步兵之厨，豈堪尸祝之俎。方虞巢幕，將擇枝依。幸甘棠蔽芾之匪遥，庶小草依歸之有所。識韓荆州不願萬户，敢云未挹於聲華；見蘇刺史我有二天，切冀曲加之覆幬。《可

通江陵楊倅啓

夙駕油屏，知暫剖漢庭之竹；濫竽酒室，冒焉問齊戍之瓜。不圖小己之塵勞，獲竊大邦之輝潤。通名攸始，奏記敢稽。恭惟某官粹學淵渟，英姿山立。幾千仞岷峨之孕秀，二百年坡潁之風流。同時獨不得司馬哉，久矣奏《大人》之賦；後世使復有子雲者，方將續《太玄》之經。自巍級之摘髭，即要津之策足。威宣北部，判屹南山。畫裨儉幕之芙蓉，教洽魯宮之芹藻。策陳計簿，遂由萬里以叩閽；班列司書，良取一言之利國。方隆上眷，自詭外庸。果乘傳之未西，亟改轅而以北。牛刀甫試，驥駕即馳。茲海沂已詠於王祥，矧襦袴載歌於叔度。五月報政，未遜昔人；滿歲爲真，且循前制。第恐見思於宣室，復將趣侍於甘泉。某壯齒雖駸，童心猶騃。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歸。始役家庭，厥苗而弗肯穫；繼叨臺幕，不稼而胡取囷？甫緣親檄之還，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俎籌！猶燕方巢幕之危，乃鵲有依枝之喜。曾香一瓣，惟恐交臂而失之；杜厦萬間，儻使歡顏而幸甚。

《可齋雜藁》卷六。

全宋文卷七八四八

李曾伯　三八

通金州晁倅啓

作詩而餞長史，已來騎竹之童；讀律而試書生，尚與吟梅之客。雖無三語，可乏一言？恭惟某官金莖露掌之清標，玉壘雪山之名勝。自城南垂譽，爲宛丘淮谷六君子之遊；宜蜀郡知名，有老泉坡潁三先生之派。風雲之懷夙壯，霹靂之手采彰。草茂盈扉，花繁滿縣。爰頌朱絲之直，洊膺墨綬之華。便宜泛仙槎而登瀛，方且效溢亭而隱吏。當壚訪酒，平分邛笮之湖山；岸幘哦詩，一洗峨嵋之草木。曷爲熟路，又挽輕車。果膺分虎之榮，式副化鯤之望。紆丈二組，暫屏翰於武階；奉尺一書，行羽儀於文石。有如某未之聞道，無所取材。見謂沐猴而冠，顧非睎驥之乘。讀《子虛烏有賦》，未能凡骨之換仙；習司空城旦書，寧免塵容之走俗。勿責癡兒之官事，庶幾寒士之歡顏。夜月枝依，正恐鵲棲之未穩；春風巢近，當隨燕羽之初來。毋曰于行，遂鄙其俗。《可齋雜藁》卷六。

通湖北章帥機啓

佐元戎之幕，久瞻名閥之簪纓；司步兵之厨，幸托賓筵之領袖。不謂小人之奔走，今惟夫子之步趨。事長維新，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搢紳模楷，臺閣羽儀。文章皆《爾雅》之辭，學問在《中庸》之奥。故國非謂喬木，猶有典型；此笏乃今甘棠，具存風烈。猶芝草鳳凰而人知其瑞，如珊瑚騄駬而世固所希。粤策足於要津，即流聲於上國。文章佐聘膚使，其猶劣諸；廩庾攸司委吏，曰當而已。逮雷封之奏最，由月駕以陞華。謂宜召賈誼於席前，奚乃屈欒鍼於戎右。公雖廉取，上豈久淹。夜觀成吟，姑繼荆州仲宣之賦；昕庭覽奏，已知大名强至之文。凡此時幕謀檄筆之遊，皆指日從橐卿珪之選。眉黄行見，詔紫立頒。某壯齒漸騃，童心猶騃。父稼謾勤勞之襲，子薪猶負荷之羞。夜雨挑燈，嘆書癡之未熟；秋風落帽，顧酒聖以何知。不圖烏府之過憐，乃以黄壚而分屬。材非刈楚，憂甚據藜。兹焉冒昧以敢前，賴有帡幪之在上。介石之不俟終日，雖慚莫贊於機籌；揉木而尚遲期年，敢冀曲成於規矩。《可齋雜藁》卷六。

通京湖閫制幹啓

聽單父之絃聲，夙欽上介；司荆州之酒品，猥玷下僚。不圖賤跡之塵埃，獲邇名流之步武。方將祗役，敢後修辭！恭惟某官學海回瀾，儒林摛藻。人物玉壺之冰貯，風姿金掌之露凝。龍泉太阿，久燭豐城之牛斗；黄鐘大吕，盍調清廟之宫商。自角立於巍科，即鼓行於隽軌。騑騮獨步，洗萬馬以皆空；鴻鵠一飛，累百鷙而莫及。屬軍事有咨於孫楚，而禮羅遂屈於石洪。密贊前籌，千里而折樽俎；載稽近轍，十年而持旌麾。已聞玉帳之上功，徑許金閨之通籍。雖千室之邑，可使爲之宰也；無一方之憂，寧久遺諸侯乎。小駐蚩扈，即陪振鷺。某齒將就壯，骨未換仙。屢折翅於有司，已甘心於俗吏。一官漫浪，厥苗弗穫之懷羞；三仕棲遲，不稼取廛而增愧。甫沿親檄，忽玷公車，疏狂而必將起落帽之嘲，蕪陋而奚足繼登樓之賦。燕危巢幕，鵲喜依枝。酺其醨，啜其糟，第恐貽憂於濡首；平如衡，清如水，尚期取則於伐柯。《可齋雜藁》卷六。

通江陵陳僉判啓

僉幕借賢，久仰弓旌之重；帥垣置屬，猥陳俎豆之間。不圖小己之塵勞，獲聽大邦之畫諾。通名

伊始，奏記敢稽！恭惟某官冀北奇材，斗南重望。水晶宮之人物，玳瑁筵之風流。志在掃清，安事仲舉之室；氣存高爽，自卧元龍之樓。由策足於要津，即馳聲於上國。始棲枳棘，浹溢浦之恩波；載泛芙蓉，藹仰山之春色。逮魯雉繼馴於桑陌，謂喬鳧即覲於楓宸。曷屈元僚，尚臨會府。意者重藩翰賓客之選，將以爲臺閣公卿之儲。拄笏而對西山，豈容席煖；聯鑣而向北闕，佇有詔温。某壯齒雖駸，童心猶駃。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歸。始役家庭，厥苗而弗肯穫；繼叨臺幕，不稼而胡取囷。甫沿親檄之還，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俎籌。猶燕方巢幕之危，乃鵲有依枝之幸。登樓作賦，喜親王粲之文章；吹帽貽嘲，願恕孟嘉之落拓。《可齋雜藁》卷六。

通江陵張教授啓

竊食釀營，將近元戎之幕；摳衣黌序，幸依夫子之墻。雖一行作吏之久荒，然千里得師而何幸。通名攸始，修贄敢稽！恭惟某官學海回瀾，詞林摛藻。人物冰壺之瑩潔，聲猷金薤之琳琅。筆補化工，提千古文章之印；圖參太極，纘諸儒性理之燈。自天府之墨濃，已京師之紙貴。盍徑儀於芝省，乃俯屈於芹宫。崇雅黜浮，由欲起文風之靡；受業解惑，遂有資師道之隆。願毋嘆鄭氈之寒，決不容孔席之煖。祥鱣蜚下，振鷺立登。某壯齒雖駸，童心猶駃。屢困有司之辱，已甘俗吏之歸。始役家庭，厥苗而弗肯穫；繼叨臺幕，不稼而胡取囷。甫沿親檄之還，忽玷公車之辟。未能觴政，安贊帷

籌。雖使之從政也與，其敢曰讀書何必？舞雩鼓瑟倘令俎豆於其間；攻木撞鐘，願與佩紳之在列。

《可齋雜藁》卷六。

通激賞庫方撫屬啓

折衝樽俎之間，夙推上佐；濫觴糟粕之末，偶綴下陳。不圖小己之么微，乃有同寅之幸會。通名攸始，奏記敢稽！恭惟某官學海回瀾，儒林摛藻。人物冰壺之瑩潔，聲猷金薤之琳琅。王粲文章，信是劍南之獨步；石洪休譽，宜爲冀北之空羣。自巍級之摘髭，即要津之策足。灘飛雙鷁，少親黃綬之勞；堂集三鱣，洊典青衿之教。珍既陳於席上，穎果露於囊中。鸚渚賦詩，方夜月訪庾樓之勝；龍山弔古，復秋風尋嘉帽之遊。自閫畫之一施，即薦書之四達。安西草檄，暫依綠水之盈池；天祿校書，佇對青藜之照閣。某齒將就壯，骨未換仙。屢折翅於有司，已甘心於俗吏。一官漫浪，厥苗貽弗穫之羞；三仕棲遲，不稼有取廛之誚。屬沿親檄，忽玷公車。未能辯五齊之名，無以贊十連之畫。賴珠玉之在側，庶糠粃於其間。事了而以爲癡，安敢拄西山之笏；時復而一中聖，願同對北海之樽。《可齋雜藁》卷六。

代蜀總通交代蔡郎中啓

九重西顧，蘭闈供蜀口之師；萬里東歸，菊徑愜吴頭之夢。既得金篦之刮膜，抑資玉屑之滅瘢。契托交龜，喜深賀燕。恭惟某官晏琦敏手，終賈奇才。步武絶人，如熟路輕車之初試；規摹經國，無蟠根錯節之遲留。時警淮邊，公從儉幕。漢烽已急，不虞代馬之飲江；楚炬幾焚，獨脱池魚之及火。既砥中流之柱，遂題半刺之輿。就膺皂蓋以擁轓，兼畀繡衣而持斧。鋤其荆棘，屏以金湯。屬劍北之宿師，勤殿西之旰食。僉言公可，上曰汝欽。赤壁雪堂，已復坡仙之舊觀；青天雲棧，更看太白之昔難。少遲閶闔之清班，姑舉褒斜之故智。近稽唐制，度支當佐於軍興；遠考周官，冢宰佇兼於國用。某技窮弩末，興切刀頭。自供柳塞之貔貅，久負蕚鄉之鷗鷺。瓶之罄矣，弓以招之。顧聯父兄枌梓之陰，乃締子孫芝蘭之好。願馳遵馭，俾問蠡舟。綽綽餘裕哉，已度秋塞草肥之候；遲遲吾行也，恐踰春江桃浪之期。《可齋雜藁》卷六。

通廣西經略交代董侍郎啓

閫節奏功，絲綸趣覲。上疇咨宿望，屢催衮衣東下之期；公遲俟後人，將授襟帶南中之略。惟昔

素聯於雅好，乃今獲忝於交盟。爰潔緘藤，往塵籤筐。躬行踐履之直，事業得於學術講論之素。世推王佐，繼奏。特表裏之一實，歷中外之百爲。長風孤騫，砥柱屹立。九陛柬知之親結，四方征鎮之備更。衡嶽雲開，父老愛棠之未替；潯江月淡，兒童騎竹以載迎。馬，淵有潛蛟。紫蓋黃旗，正賴佐中興之業；碧簪青帶，乃煩屈外服之遊。星軺參鉞之交輝，雨瘴烟蠻之盡洗。屬時羣醜，睨我三陲。凡獸蹄之跡可通，恐狼子之心叵測。用費中朝之區畫，尤嚴後户之綢繆。咨爾股肱，寬吾心腹。爰正予工之命，未酬維屏之勞。謂諸葛已定南方，然後經營於北事；倘司馬歸相中國，自應戒懼於邊人。明公是行，睿意有屬。延英晝接，熟陳當世之宜；文德曉宣，大作吾民之福。某凋零鬢雪，牢落心灰。不堪入市之揶揄，徒爾據鞍之矍鑠。淮藩籬，江門户，固嘗同管鑰之分；前躅猥承。欣聆夙駕於三階，敢憚暑塗之百舍。倘其念舊，悉以告新。山川輿地之何如，當盡循於成畫；閭闔鈞天之此去，冀加惠於孤蹤。《可齋雜藁》卷六。

通京湖制置交代賈尚書啓

渙渥九天，視儀兩地。命贊皇而繼吉甫，光增淮甸之前聞；舉陸遜以代吕蒙，拈出荆州之遺事。

祇慚謭技，莫紹英猷。將乘竹馬之棄餘，敬卜蓍龜而告至。恭惟某官量包流峙，響撼堪輿。對在天列聖之靈，精忠貫日；起過江諸賢之弱，讜論生風。服夏人夷人之心，運軍事國事於掌。直欲倒溟渤以浄六合，是宜植泰華以固四維。十年江漢之經營，萬里巴渝之聲援。網羅天下之士，翕若雲從；給餉關中之軍，懽然雷動。規畫大則事事備，識見遠則著著高。古社稷臣其猶劣諸，今公卿間誰出右者。西塵劈箭，東陝分弓。紫電出匣，而愈試愈新；明月走盤，而一轉一活。佛貍引避於瓜步，戎馬渴望於新塘。斬將搴旗，奏劉將軍皂林之捷；班師徹鑾，收韓宣撫木柵之功。瓊花色澤之芳鮮，蘆葉聲音之響亮。償先正未償之志，辦他人未辦之勳。起居太夫人，視江陵而增耀；留相聖天子，曰端殿以登庸。某賦分多奇，强顏重出。投身烟瘴，方藥石之相親；受任風寒，忽絲綸之誤寵。鼓再三而已竭，規畫一而具遵。豈敢叙雅好於交龜，抑且觀壯圖於騎鶴。前糠粃，後瓦礫，公其恔若以有容；左規矩，右準繩，僕則守之而勿失。《可齋雜藁》卷六。

代上史丞相啓

鴻鈞播物，久被渥於乾坤；燕幕綴員，尚棲身於江漢。念大造廣如天之覆，凡小材無在野之遺。疇謂么微，乃甘暴棄。用輒忘於鈇鑕，敢上叩於機緘。竊惟古今人物之權，盡出廊廟主盟之地。故漢朝賢士，得一登翹材館以爲榮；而唐代大儒，雖三伏光範門而靡惜。惟上焉汲汲乎取一介之善，斯下

皆于于然由數路而來。何幸孤蹤，獲際今日。某零丁墜緒，漫浪微階。誤聯當世之搢紳，勉守諸生之門户。十年隨牒，誰憐不調之釋之；萬里擔簦，嘗作依人之王粲。繼叨陞於臺屬，方勇赴於事機。突不及於既黔，義焉當去；軌既歸而却掃，分謂宜休。不圖索居荆江寂寞之濱，而誤在襄閫搜羅之數。一來計幕，又見周星。嗟蚍蜉蟻子之援舉無，而蟲臂鼠肝之微疇取。靖循先訓，皎在中心。謂初分教於稽山，早獲依光於相里。拜大越國，親從門墻之遊；奉小申公，已覘社稷之器。厥後受任艱難之際，未幾投身閑散之間。逮大化之載更，及諸賢之並進。則已類徐君之劍，特蒙復王氏之氈。繼小子以頃年，瞻上公於潭府。遭逢千一，問勞再三。盛德弗忘，將俾臧孫之有後；微衷自慶，深期嵇紹之不孤。恨未能攀龍坂之鱗，近喜聽起鴒原之羽。遂憑恩寵，庸露悃忱。辟剡凡三，蓋已一歸於化筆；薦書有五，今惟二欠於常員。少加大匠之甄陶，立起朽株於丘壑。終身繫是，引領望之。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洗日偉虞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濟世規模，夐出房謀杜斷之上；格心事業，蓋得伊訓説命之中。粤登嘉定之金甌，復見淳熙之玉鉉。垂紳正笏，制大變於聲色不動之間；借箸披圖，折遐衝於精神默運之頃。方此佐億萬載洪圖之景命，豈徒矜三十年黄閣之清風。彝鼎旂常，將編摩於不朽；鹽梅舟楫，政块圠之無垠。然且持衆美以致君，收羣材而報國。如醫師之用藥，不以芝术而棄溲勃之微；猶梓人之運斤，不以棟梁而廢宋楠之細。故凡絲粟毫髮之技，悉歸權衡尺度之公。斯久斷於溝中，亦一鳴於堂下。僂躬望賜，援手拜恩。不惟其官惟其人，倘獲備聖代量能之用；匪在其身在其子，庶幾勸天下爲善之心。《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史丞相啓

身囿化機，不幸自傷於美錦；名編謫籍，抑知未棄于敝帷。懼雖蹐地以靡容，窮不呼天而孰拯。輒披肝膽，用冀甄鎔。竊以退而不忘進者，臣子事君之忠；奪而必終予者，聖朝愛士之禮。故孟明不以一眚掩德，卒拜賜以報秦；使下惠或以三黜易心，將焉往而去魯。緬懷斯世，奚復遺材。今有生於清明之時，不幸在乎譴戾之域。其窮甚矣，猶默可乎。伏念某孑立孤生，多奇薄分。緒有不絶如綫之將墜，援無其間以髮之可攀。屢試禮闈，與百千人而旅退；一沉宦海，幾四十載之徒勞。屬因當路之知憐，遍歷長淮之奔走。不圖洪造，擢試小冠。方去蠢正懼於害苗，而投鼠詎知於忌器。拾塵惑孔，下杼疑參。穎甫合於浮圖，碑頓轟於薦福。騰猨側視，既失木以危行；傷雁悲鳴，復驚弓之虛發。肱可成於三折，賜何益於九回。顧當風雨震凌之餘，賴有乾坤覆護之賜。雖從沙汰，曲示海涵。然爲山九仞，而寧忍簣虧；非中流一壺，則將淪舟失。況彭澤之瓶無儲粟，而東野之鬢可織絲。皆命也以奈何，將老焉而至矣。爰諏小己，曷問大鈞。斯轉喉忘觸諱之虞，而搖尾作乞憐之態。正猶噎者，豈終身而廢餐；譬彼痿人，無一日而忘起。白骨更肉，丹心未灰。決此生之升沉，在今日之抆拭。恭惟某官三朝碩輔，千載真儒。虞淵高洗日之功，媧柱屹擎天之勢。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慶曆大衛國之勳；好德樂善，出於性資，元祐小申公之望。矧使過使功，而不拘於微跌；凡馭貴馭罪，而悉本於至

公。濟世困窮，若將見赤子之入井；拯時淪溺，不忍視一夫之向隅。故雖以天下之畸人，亦不爲化工之棄物。許捐痕玷，立離煨塵。苟一枝俯借於鷦鷯，則十駕願殫於駑馬。猶飢者食，渴者飲，敢蘄賑靈輒於翳桑；凡死之日，生之年，終冀亢杜回而結草。《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鄭制置啓

淮左一官，思龍門而今老；天涯萬里，喜燕幕之再春。蓋有寅緣，將爲終始。惟三軍之帥，傳檄伊始；凡一介之士，執贄爭先。手板倒持，嗤晉無人；橐鞬以見，倣唐故事。是將肅軍禮以新耳目，誰不吐愚慮而傾腹心。知不以位貌拘，故敢爲門墻告。維今西南一隅之地，累貽宵旰九重之憂。一壞於井蛙而氣脉之幾危，再弊於雨狐而瘡痍者未復。民情雖固，而每猶驚木之鳥；兵戍未撤，而正如連棲之雞。春草一生，夜烽屢警。渭上之田皆葦白，關中之餉乏粟紅。兵民財三者以俱疲，士大夫羣議而安出。諉曰機會可矣，其如根本者何。當如醫之用藥而察脉即知，奕者著枰而舉手可服。公之來此，吾屬幸歟！恭惟某官鄧侯、諸葛之盛心，乖崖、清獻之能事。念二百年之天下，中限華夷；顧八千里之坤維，外臨京洛。帳中之席未暖，塞上之氈已寒。誦旌旗色，鼓角聲，犬羊之魄頓褫；對草木風，關山月，貔貅之膽益張。惟義故可以伸《春秋》攘狄之功，惟静故可以得《大易》制動之理。人心所以悦於扶杖一見之頃，士氣所以張於挾纊片言之間。難得之機，不容以髮。是以善覘勢者，知其

有成功乎！某昔有志焉，今無能矣。揚州一夢，桃李猶榮；楚户三霜，萍蓬可笑。不謂摇落棲遲之晚歲，復遇賢明忠厚之主人。劍遂重彈，屐不覺折。舟分一楫，中流可避於波濤；屋聳萬間，半夜不憂於風雨。《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鄭制置啓

楓宸重殿西之寄，全付坤維；薇戍給劍北之屯，誤司井賦。靖念公朝委畀之意，正惟師門薦引之由。謂脉絡之相通，知臂指之可使。遂奉命於左右，獲效恭於夙宵。然而蜀自渡江以來，不知其幾變；兵由宿邊之後，又及於七期。公家歉然，民力竭矣。起於總計者自爲之肝膽，昔之分閫者亦視如瘠肥。不思尾之不掉，身豈能安；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嘗稽諸《易》，有感於時。師以長率而中行，猶謙之象乎，宜小心而求益。自今以始，請事於斯。恭惟某官濟時盛心，經世大略。德望嫗之鰲極，足以擎天；忠力禹之龍門，足以拯溺。風霜其手，雲夢此懷。淮陽汲黯，禁闥難留；隆中孔明，營壘重屈。百萬甲兵，了不形之聲色；十二方略，訪益州之金馬，自得湖山；洗長安之銅駝，佇清常默運於精神。踞鞍指於褒斜，飛矢檄傳於關洛。荆棘。信可入方叔而出召虎，匪伊左伯益而右皐陶。某素出公門，兹依統府。烟未清於翊竈，風幸託於婁舟。江東之米價莫知，自笑晉人之無策；關中之兵餉不絶，亦惟漢相之有規。《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鄭制置啓

一廛近斗牛之天，久依鄭里；十乘分井參之地，正隸陝封。不揣疏庸，願奉奔走。惟昔范睢入相，憐須賈之故人；嚴助在朝，念買臣之邑子。皆以當時之先進，不忘舊國之後生。曩雖嘗聞，今幸親見。伏念某鬢從鏡白，身尚衫青。以落落之一官，殆棲棲然半世。每念不絶如綫之門户，曾無其閒以穟之梯媒。袖手無謀，拊膺自慨。夢不作蓬萊之想，分已甘黍谷之寒。適鄉先生大啓於帳轅，而天下士爭歸於橐籥。不憚禹錫播境之陋，來效何遜揚州之遊。夜峽孤猿，有如行客；春風來燕，實爲主人。一轉語以生成，九頓首以皈向。恭惟某官清朝厚望，洪鼎宗臣。四海重輕，不辭身佩；一夫飢溺，若切己憂。蓋由以伊周爲心，故能以齊魯致蜀。月虧斧斲，手段天成。霜降鐘鳴，人材雲應。而況互鄉之不肖，必蒙大冶之兼收。此一瓣誠，自三生結。責之驅策，老雖無用於榆邊；假以扶摇，歸庶有辭於枌曲。《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鄭制置啓

片言而乞白玉，人方目以狂愚；一諾而重黄金，天有心乎成就。非軫鳴珂之枌梓，孰憐躍冶之芻

薨。遂使冷灰，頓回生氣。伏念某勉以門户，辱在泥塗。雖妻孥貽不振之譏，而閭巷有無能之誚。卑官牢落垂二十年，薄命迍邅僅三四考。碑屢成於薦福，丹絶想於蓬萊。一掾低回，萬山僻處。正類揀盡寒枝之雁，始爲來依密藻之魚。雖有周親不如，得見君子斯可。方拜帳轅之風采，遽陪樽俎之笑談。勞來平生，丁寧好語。與其進且保其往，觀所由而察所安。一夜寒梅，不覺春到；百年喬木，或遂晚成。月眼回青，天荒破白。恭惟某官位隆衮繡，好切緇衣。當時之在朝廷，士類舉歸於推轂；康成之居鄉里，學徒尤願於造門。上方寄十連於坤維，公將納斯世於泰道。飽煖霜雪，聲欬風雲。念洛中久知敬於端明，兹陝外適幸逢乎文正。善爲宰宰天下，固不私月旦之評；酌誰先鄉人，願早賜春秋之筆。《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別帥啓

望詩書之元帥，舊識荆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矣霄塵之闊絶，幸也閫翰之照臨。斂板而前，彈冠自喜。屬趨風之伊始，詎奏敬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分教尤嚴於郡國。蓋以爲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前輩且懼。況巴陵之勝概，近嶽麓之士鄉。老師宿儒，猶習淵源之正；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念某寒哉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揮虚，鼠璞卒成於誤售。猶漆園叟之蓬鬢，分固適於低飛；若紀渻子

之木雞，氣寖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鐵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絶；薦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庶，叨賜末科。繆陳泮水之遊，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蘧鹽固博士之諳；志不在温，粱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年知己之當道，故弗遠數千里投公而比來。雖範模慚一日之長，賴廈屋有二天之託。夢回風雨，如幾繞於峴山；路闢雲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與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羣，英標自立。肯綮妙郢斤之運，韜藏推荆玉之奇。擅貞元吏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俚巴人》之曲，白雪何高。自巍級之摘髭，即華途之策足。蜚書草檄，十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陛賴金湯之力。忠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維登太微之星，盍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圖任先朝。遂分南北鑰之保釐，有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孰測其津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爲之輕重。有爲王而留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愛棠，方歎賢侯之輕去；兒童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之顧憂，褫氈裘之氣魄。晉陞邃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氈，精神如故；揮帳中之白羽，勛業方新。佇清中原鐘簴之塵，即聽東山衮舄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末技。效鳶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劍而謁勝之，雖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蹤。《可齋雜藁》卷七。

全宋文卷七八四九

李曾伯 三九

代上尤帥啓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借役，欣聆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芘士之恩，詎可棄千里投公之便！輒忘夷等，用徹民名。熏平日之瓣香，參斯文之正印。維昔師儒之立教，如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陵先生之鑑，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前哲之典刑，邈甚後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書。埽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笏之清芬，表倡棣華之逸駕。椒蘭蕙茝，不隨流俗以荒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隽永。見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爲浙水以西，模範之所宗。方泉涌雲興，羣聽舉爲之辟易；逮水落石出，一真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爲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借箸前籌。出胸中之奇者

才緒餘，了天下之事而已刃解。朝遊緑野，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藉樽俎折衝之妙略。飛艘漕玉，得鄧侯餽餉之規模；小隊攢花，付老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宁之屬心。漢五單于之爭，所以開渭上鐘鼓之盛；唐一裴度之用，佇看成蔡州橐鞬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亨會。勒銘彝鼎，正位鈞衡。某樸樕庸姿，棘槐墜緒。雛燕未成夫羽翼，沐猴强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詭癡兒之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虎帳前趨。永有餘師，喜雖形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倘容在下風而上之，則是有大造於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爲。伯吹塤，仲吹篪，捨此復歸於何地；大爲杗，細爲桷，庶幾不出於他門。《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項總領啓

望禮樂華，制天下兵農之半；作文章掾，在國中弟子之員。既近而依使節之光，且昔者辱契盟之舊。投機幸會，斂板知歸。敢熏平日之瓣香，用叩斯文之正印。恭惟某官高標特立，大雅不羣。一誠遡洛學之源流，六典究周官之法度。有玉賈而蘊櫝，不衒鬻於早年；若梓材而塗丹，將潤色於前烈。繇官塗之策足，恥捷徑之呈身。轉粟青天，始贊袞斜之畫；泛蓮緑水，繼馳江漢之勛。雖推轂爭致之諸公，或拂衣不俟於終日。上嘉恬退，公乃驟升。甫掌故於省扉，即登班於帝籍。屬時多壘，持節典

州。桁庭沈貫索之輝，薇戍落旄頭之焰。有季良固可以總在今以俱難，而六路視昔爲尤重。並塞近罹於青野，知幾鍾致一石粟之餽。茲興懷於當宁，爰妙柬於名門。於倥傯之衝。賴子堂父室之成規，有伯塤仲篪之迭唱。柳色；錦衣過里，重添南國之棠陰。果小出於晏鞭，已顯，一寒骨相。挑燈夜案，鐵幾磨而欲穿；負笈春闈，薘鹽。偶前廡之升名，玷中宸之賜第。踉蹌學步，漫浪問津。聽泮水之頌聲，範模豈稱；對巴陵之勝概，筆硯增慚。官獨冷以正憐，風其涼而爲役。不圖際遇，乃在趨承。念蘭金最託於仍原，謂葭玉有聯於龍坂。茲爲地者，庸匪天耶。自今鱗翼之附攀，庶遂鳶魚之飛躍。賦梅花而上味道，雖不及於廣平；帶櫑具以謁勝之，願首知於曼倩。《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趙利漕啓

棄繻出關，來由御李；負笈入學，賜以鑄顏。念欲進未進，尚欲遲之；苟當見不見，是自暴矣。摳衣之始，執贄以前。恭惟某官伯叔中朝，父子上第。有正學問，故有正議論；有大力量，故有大規模。砥柱岷江，回百川之瀾而不動；維城雪壘，立千仞之壁而愈高。入則王所居州，出則邦伯元結。

收秦相府籍，登漢使者車。過九折坂之崎嶇，既厘尊馭；望五丈原而經理，遂浼葛鞭。人方鷹飢虎飽，懷三軍之虞；公念馬牛耕，爲一農之計。至於教養士類，愛惜人材，是又甄陶斯世之規，豈特轉輸諸道之最。僉望所屬，爰立可期。某萬里一寒，十事九拙。敢意以文舉之薦禰，乃蒙舍居易而取皇。不待眉睫之間，遽借羽翼之重。教沾時雨，將依在泮之藻芹；身囿春風，願與成蹊之桃李。《可齋雜藁》卷七。

代上趙夔漕啓

泥金惟在甄鑄，舉歸弭節以典銓；弓冶必學箕裘，茲甫彈冠而干禄。不虞冒昧，輒致皈依。非敢懷闕黨之速成，所冀與互鄉之潔己。嘗聞駒之在廄，非善御以不調；琴之方絃，待良工而後鼓。伊物且決擇於肇端之始，豈士忘趨向於發軔之初。是必得名公諸老以爲適從，則其在晚學後生有所歸宿。不謂藐焉一介之微賤，茲有巍乎二天之際逢。捨是不言，幾於自棄。伏念某賦姿不穎，力學未優，分甘莊鷃之低飛，强沐楚猴而使冠。玉川丁口，祇堪耘耔之充；彭澤男兒，詎知筆墨之好。雖父稼之勤勞是藉，而子薪之負荷未能。一級僥踰，五期涉歷。銓闈充賦，拾樵徒苦於爭先；選部限年，取果尚猶於未熟。夜雪且諳於螢案，春風豈想乎燕巢。偶侍歸檣，獲希藻鑑。不圖今日，迺能初筮以得豐；何待來年，端可先庚而申巽。遂忘學步，庸致朶頤。雛烏但欲得於依枝，倦鳥不敢知於擇木。倘取履

可教也，雖執鞭亦爲之。恭惟某官斯世宗工，中朝碩德。有令畤秋陽之潔，得晉衰冬日之和。棘路持平，早接鴛鸞之步武；楓宸惠遠，暫分駟駱之光華。仁聲一洗於巴渝，民俗如熙於畿甸。揚清激濁，共知部刺史之威名；舉滯拔淹，已具小天官之材望。惟其無詘詘而拒之色，是以皆于于而來之人。一舉手而作成，九頓首以延佇。仕未如此其急也，尚須留借於期年。論定而後官之，庶或歸榮於鄉曲。

《可齋雜藁》卷七。

上鄭丞相啓

位隆赤舄，聿新公道之開；禮釋素冠，載上大鈞之問。顧一介升沈之決，在片言寤否之間。輒熏瓣香，端扣羣玉。竊以明良賡歌之會，真千載之幸逢；中外戮力之臣，有一藝而畢獻。猶陽和布而草木皆甲，如時雨降而山川出雲。闢翹材館以詳延，熟閱漢庭之人物；伏光範門而願見，朋來唐世之儒宗。然而《易》寓辭於茅茹之微根，《詩》垂情於菁莪之細草。良醫不以參苓芝朮而廢溲勃，巧匠猶待椳闑扈楔而成屋廬。矧事會之尚殷，尤選用之爲急。雖朝廷多老成之彦，郡邑其可無奔走之才；雖臺閣皆茂異之流，上林猶恐有抱負之士。故下而或影響之昧昧，在上者亦意嚮之拳拳。挽回古風，親見今日。恭惟某官道關天運，識覺民先。一編而爲帝師，舊學賴格心之益；十年而至相位，真儒高秉國之勛。規模爲治安千歲之深思，功用自《中庸》九經而流出。殄楚淮之逋寇，笑談封京觀之鯨鯢；

剪河洛之世讎，威令及淵叢之鱷獺。惟正誼明道，平時之定見；故開誠布公，舉世之共知。茲傳業之方隆，即昔人而尚論。蕭曹直刀筆吏，初何事於詩書；房杜以帷幄臣，猶有慙於禮樂。是殆成湯之於伊尹，傅説之相高宗，蔚有典刑，如出軌轍。然且起一代耆英之望，與共扶九重更始之規。轉移習俗，而使懦夫立，頑夫廉；收攬豪隽，而俾智者謀，勇者力。于于然而來矣，休休焉如有之。歷世以還，喜諸老風流之再見；得人如此，知中興日月之可期。某骨相郊寒，器資李短。蹭蹬詩書之燈火，劻勷俗吏之塵埃。鳧雁去來，不繫江湖之多少；貔貅出入，備更疆埸之險夷。頃邑債之甫償，偶幕寮之濫綴。倏罹荼苦，即屏蒿焄。三年纏風木之悲，萬里斷烟蕪之想。琴絶絃而誰聽，金躍冶以非祥。天實憐之，疇其援者。此輒借舍人之一簪，獲晉詹泰階之六符。辱温語之丁寧，許羈踪之柬拔。恩波載沐，冷灰復然。顧病鶴敢希於乘軒，而窮猿何暇於擇木。惟筆端之上下，視鞭影以東西。块圠少回，朽枯立起。倘春風所被，出東皇布澤之中；凡朝露未先，皆國士酬恩之日。《可齋雜藁》卷七。

上四川鄭制帥啓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之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難縻。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它就。恩門曲徇，分地知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爲羅；士之事人，以身委質。榮辱實相爲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歸，欣若有向闕

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臨路睹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加辟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歎嘅良勞；携諸吏以崢嶸，欣愉迺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知其主以信其賓，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舊抱，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穎。見謂庸庸瑣瑣，徒勞於州縣；不能磊磊落落，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踰仕宦。弗播矧肯穫，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書之積譴。依栖萬里，荏苒五期。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不遺於尺寸。比搜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無蓬島之緣，若爲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横槊，熟親詩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析棋之適。顧綿力未殫於亳髮，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上還朝，固切喜屋烏之好；詩吟出幕，誰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羲《易》介石之訓。鐘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勳蓋堪輿。屹成明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自爾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關雨雪之久勞。遂頒晉康侯接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闢翹材館，鄭緇自得於青氈；坐政事堂，周衮方歸於黄閣。豈特士夫以用韓公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幕府之遊。何幸么微，常蒙料理。況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駑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歎。《可齋雜藁》卷七。

上四川桂制帥啓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茗幕綴員，厦屋有萬間之託。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搢紳聞風而起。身橐鞬而下拜，舉將踴躍以赴功；負弩矢以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雁之可無。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廟廊元老。碩德屹隆於泰華，修名昭揭於羲娥。撓之弗濁，澄之弗清，黄叔度之偉量；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之高風。蚤膺多士之選掄，深結兩朝之簡注。粤馳驥駕，即剖菟符。既寬黼扆之憂，旋任繡衣之寄。帝曰皋陶作士，果消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公于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荆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褒斜又賴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而陟松階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綏和靖重之兼全，與夫謀慮廉直之素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之烟。惟梁益在坤，静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修，便覺關山之響撼。扶杖一見，人心此所以歡欣；挾纊片言，士氣斯爲之鼓舞。佇聽銘旂常而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爲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嘗吹閫籌之議；摘山充庶，繆塵臺幕之賓。適來省於庭闈，乃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遶寒枝，正切鵲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可齋雜藁》卷七。

上京湖陳制帥啓

十國爲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公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躐，僭布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所受。故願韓荆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書，以昌黎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或不爲他人之歸，而期效于微軀。以今觀之，自昔久矣。蓋以處身於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倘不假之語言，將莫通其名氏。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廟鼎彝，明堂柱石。功可以鑿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鼇極而補天。治事邊防，體用得湖門之舊；《極圖》、《易傳》，源流爲洛學之宗。故其推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蘊。貴名日起，怒翮風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薦試；聽鄖子之國，共誇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關，爰俾地分於荆户。上方意屬，公以最聞。歌皇華，遣使臣，乃繡衣而持斧；作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隨陟於粉闈，卿月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壁圖書，峻寓松階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之言，妄議藩垣之蹟。維時南國，實控北門。往敵數寇邊，自公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罔樂業，自公而有聚廬託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餉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肝腋未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静足以制動。投機之會，

閒不髮容；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彰彰之效，豈其淺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爲於吴患；非杜預儒者，恐未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爲累朝之未有。入方叔，出召虎，寧久淹鈇鉞之征；左伯禹，右臯陶，行即正鈞衡之拜。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疏。俗容非藥之可醫，凡骨雖丹而莫蛻。室弗肯堂，菑弗肯穫，漫襲前修；弓必爲裘，冶必爲箕，已荒初學。徒久綴家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勞。蓋自兒童，已知誦君實之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之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向之則一。許攀鱗翼，誓竭駑駘。百年幾見，以身親逢；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輩於羊峴，倘令置奔走之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大造。《可齋雜藁》卷七。

上江陵別帥啓

囿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墻；厠迹釀營，茲始事元戎之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託覆幬之天。不矢諸辭，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閫屬辟舉之權。白傅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麾不出於十年。必有鶯其語以始宜，倘妄虱其間而則媿。如某者雖學爲冶，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之，自知非睎驥之乘也。文闈躑躅，但知付分之低昂；官路浮沈，不敢與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祇宜州縣之驅馳。涉筆茗臺，應甫遂脱韝而去；吹竽酒室，烏亦由擇木而來。靡辭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俎豆之事。二十年之辱眷，詎能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千里以投公，豈特

爲歲月苟且之望。終身翼附，疇昔心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黔於墨突。曰疏附，曰奔走，是雖惟命之東西；或鞅掌，或棲遲，實願以身而左右。二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時，英規激懦。文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山甫之高風。茲輟直於郎闈，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人物也，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藹絲焉，又積歲籌帷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之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曲盡于摩撫；彼五月穀，二月絲，而民舉息於愁歎。氣脉内固，精神外彰。緩帶輕裘，既睹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功。是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爲淵納而皇受。璵璠横道，瓠甌並登；楩柟成林，薪蒸兼刈。遂令餘子碌碌之輩，亦預諸公衮衮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鈍質。志在彼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畫幕謀，雖俗吏刀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子洒埽應對豈倦焉。《可齋雜藁》卷七。

上夔門李帥啓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禰；瞻帥閫十連之重，切願依劉。若有寅緣，以爲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傳。自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藥可醫；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吏以偕。桂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杳，終成春雨之離披。漫試一官，

尚餘三載。正類雛鶯學飛之始，敢懷跛鼈進步之心。偶有西。舍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鳳，遂起妄圖。雖官事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雖曰執鞭亦爲。恭惟某官禮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源，楊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灩澦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賢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刖而三獻。倘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獲聞善服膺於函丈摳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密依巫峽之雲。《可齋雜藁》卷七。

上利路胡漕啓

君遣使送以禮，百城瞻澄按之新；子仕父教之忠，一介有參承之幸。矧嘗披於樂霧，茲獲戴於蘇天。敢以微忱，布之短贄。竊以外臺位望，當路表儀，寰帷屬問俗之初，斂板重趨庭之敬。居職守者以職守進，事文墨者以文墨知。故宋廣平之爲下僚，上《梅花賦》以謁味道；隽曼倩之在文掾，帶櫑具劍以見勝之。古者如斯，今焉敢略。恭惟某官才空冀北，派出江西。文章爲百世之師，志氣奪三軍之帥。早逢聖代，親得家傳。芝映蘭馨，髣髴澹菴先生之節操；冰聯玉潤，依稀竹坡居士之才名。處富貴若布韋，取功業如草芥。兩遊烏幕，載綰虎符。駟馬熟路而駕輕車，錯節盤根而別利器。政猶迎刃，機若應絃。折衝多玉帳之籌，護塞肅金城之鑰。既騰膚奏，益簡宸衷。謂月寺勾稽，既著周行之

望；茲星臺飛輓，宜將簉節之行。遂陞秘宇之華，并領价藩之寄。載詳使事，竊聽輿言。邦本宜固，而邊備不可疏；軍費方殷，而公家未易給。此最關於急務，其有得於遠圖。至於廉訪能否而進退人材，存問利病而循行風俗，此在大幕府之日，已知賢師儒之心。內牡此來，列雉幸甚。第恐持獻納之囊而有待，靡容攬澄清之轡以久留。決非巽堂，可淹坤柄。某幼烏識事，拙昧趨時。子弗負薪，莫副家庭之望；婺不恤緯，徒深畎畝之忠。隨地一隅，閱時三載。正倦蜀山之雪，喜占郃舍之星。遂以么微，隸於奔走。惟未諳於教訓，正有冀於帡幪。開水利齋以教人，幸在涵養作成之列；出五峰門而授道，豈無摳趨執問之忱。《可齋雜藁》卷七。

上徐漕啓 一

金城西望，久造迹於膺門；玉節東來，獲趨風於范轡。恨執鞭之已晚，喜擁篲之爭先。鳶飛魚躍，雖匪一朝；鳳附龍攀，乃在今日。遂雲霧青天快睹之願，慰泰華黃河未見之心。恭惟某官太羹玄酒之真，錯節盤根之器。中流砥柱，障學海之狂瀾；熟路駕車，馳官途之雋軌。早近長安之日，未登蜀道之天。虎帳運籌，時宜周識；菟符撫字，民瘼悉蘇。險夷盡得於目中，規模可運於掌上。載詠漢陰之孺衿，一清邊檄之氈裘。天顧夔子之邦，地在巴人之境。以銓選則必山濤、毛玠，以餽餉則必鄧侯、孔明。遂以崇臺，寄之敏手。魚復之江山改觀，蠶叢之草木知名。天子有詔，無疾其驅，趣裝可

也；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叱馭俟之。某猥以樗材，常依棠蔭。不特寬功過簿之曠怠，抑且置賢材録之薦揚。憑藉餘光，夤緣末屬。適睹皇華之行部，獲瞻紫氣之浮關。乘傳豫州，尚託清河有二天之覆；授書圯上，豈無黄石後五日之期。《可齋雜藁》卷七。

上徐漕啓　二

鷙不如鴞，往嘗登北海之書；鼴化爲鵬，今敢啓南溟之想。恃青氈之舊物，祈華衮之新知。既有機緣，爰勞介紹。竊以舉士有良法，未嘗限以先後之同；取人以片長，豈若假之終始之力。故善可紀於一介，則褒不憚於屢書。必若鄧侯爲數言，則長史老於荆州。是皆橐籥之全仁，不忍範圍之棄物。罔俾厚德，專美古人。伏念某猥以駑駘，頃在鞭策。曾乏阮瞻之三語，首知嚴蔑以一言。陶犬瓦雞，初何適用；車鰥鍾鶚，乃爾過榮。爰頂踵於師門，獲贅瘤於計幕。恩深鑪韝，量溢瓶罍。登山正當語於徐行，取果固靡容於未熟。分蠹魚之活計，任鷗鳥之真機。八駿盈庭，徒未忘於異顧；一兔在野，孰能免於得心！不憐無地之樓臺，更傍誰家之門户！囊中脱穎，矧當毛遂之三年；圯下授書，近在子房之五日。倘未揖於簪履，庶不墜於箕裘。命也矣夫，天其或者。恭惟某官諸儒山斗，吾道津梁。褒帷廣咨訪之途，攬轡有澄清之譽。別陽秋於皮裏，寧賈石衒玉之易欺；納雲夢於胸中，豈工瑟好竽之難合。蔽芾憶甘棠之舊，攀依嗟小草之微。如初筮發蒙，雖

已資上善之水；非再索得坎，恐終陷深入之坑。茲進之以寸之機，實閒不容髮之會。正猶五律，皆有待黃鐘之鳴；不藉九金，未必諧神鼎之鑄。勿謂成其小而不成其大，所祈善於始者必善於終。鴈揔寒枝，應尚念沙洲之夜月；燕來故壘，豈須待簾幕之春風。望之如天，刻以爲歲。《可齋雜藁》卷七。

全宋文卷七八五〇

李曾伯　四〇

代除蜀總謝丞相啓

冢宰建邦，六典半理財之計；地官設屬，三軍分給餉之司。抗牘靡容，轉鈞有自。憑謝緘之輒貢，叙時事以略陳。竊惟蜀自渡江以來，幾及百載；兵由宿邊之後，又將七期。一變於井蛙，而元氣僅存；再瀆於隄蟻，而瘡痍未復。封豕長蛇之猶梗，飢鷹飽虎之難調。方當百萬師費千金，何啻三十鍾致一石。根括行而民有白著錢之慘，博糴貴而官無紅腐粟之儲。已竭晏鞭，未減臏竈。問幾何於內史，告屢匱於大農。士方杞魯視之，人必蕭葛可也。伏念某絶無技巧，僅有朴忠。細柳驅馳，早諳疆場；轉蓬流落，晚倦江湖。三年假熊楚之麾，萬里把鶴林之繡。甫奉《周官》之法度，來稽秦府之圖書。鹽法雖存，去唐厚利；米價徒問，笑晉清談。糧道莫識於關中，屯田難舉於渭上。吏姦百出，民病多端。僅知國事之以公，正恐人情之少合。腠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

擇，就玷使令。矧公朝刓印以久之，顧小己吹竽而慊若。民天寄重，化地恩深。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躬振淳熙之玉鉉，力扶嘉定之金甌。默運精神，存妙算於借箸披輿之頃；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已恢治内治外之宏規，尤重足食足兵之急務。俯憐遲鈍，粗歷艱難。雖未必錢穀之知，而嘗聞軍旅之事。遂蒙頒渙汗於先帝疇庸之際，未幾申巽命於真主御圖之初。可謂啄菢之恩，若爲銜結之報？某敢不恪懷清白，勉答高明！固當以國而忘家，未免如子之仰父。上元和會計之簿，諒蒙吉甫之具知；陳神爵方略之圖，正賴弱翁之可奏。《可齋雜藁》卷八。

代蜀總謝樞密啓

鞠草無庸，方誤領梓東之節；握蘭有命，乃令給劍北之師。寄重民天，恩深化地。維紹興始創於四總，而益昌獨介於一隅。百年之間，幾變於此。井蛙内釁，封豕外訌。《石壕吏》歌而民已剥牀，《兵車行》作而軍未解甲。備邊積粟，當求晁家令之智囊；足食理兵，宜得陸内相之奏疏。非制度紀綱之先立，雖源流本末以何爲。付之庸人，敗乃公事。伏念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自知州縣庸瑣之流，僅副邊鄙驅馳之役。三年楚户，熟聽霜砧；萬點蜀山，來遊雪壘。甫持滂轡，即會晏鞭。大農屢以匱聞，内史幾何所已。腠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擇，就玷使令。然蝸殼之涎久枯，恐龜背之毛難刮。龍光厚甚，蚊負凜然。恭惟某官伊周真儒，韓范元老。方九五大人居正

之始，乃二三執政奮庸之秋。搢笏垂紳，坐鎮泰山四維之勢；披輿借箸，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念備禦古人之經，而積貯天下之命，遂俾一介疆場之吏，獲叨四路軍賦之權。然而元和會計，乃吉甫之具知；神爵方略，非弱翁而誰主。勿謂樞密三司之異務，正惟冢宰九式之是圖。此門墻弟子拳拳之愚，於鄉曲父師顒顒之望。某謹當鑑深覆轍，弊塞漏巵。江東之米價莫知，正恐晉人之無策；關中之糧道不絕，亦由漢相之有規。尚以桑榆，託之雨露。《可齋雜藁》卷八。

代蜀總謝制置啓

疇咨禁從，薦書朝奏於九天；命董兵儲，除目夕頒於萬里。雖師門之賜厚矣，而國事之憂凜然。不腆蕪詞，非曰尋禮。蓋惟外大府之寄，實依大使司之權。以一身而言手足之於心腹，以一家而論子弟之於父兄，未有手足不運掉而心腹之能安，未有子弟在急難而父兄之忍視。今日之勢，大類於斯。帑藏竭而涸轍之未蘇，用度廣而漏巵之莫塞。腠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此公朝刓印之既久，俟制閫推轂而後除。是曰同心，使之稟命。正當以四蜀利害奉大計，豈特以一己用舍爲私恩。恭惟某官清廟黃鐘，函關紫氣，暫綴龍墀之履，來分虎幄之弓。聖上用嘉，曰六十州得賢帥；士夫歎服，謂二百年無我公。若時坤維，久有師命。首壯褒斜之形險，坐寬梁益之顧憂。人材奮而盡屬於禮樂，民力優而益固於壽脉。熊羆之將，畏之如秋肅；貔貅之士，愛之如春温。凡胸中用蜀之規，

已無遺慮；獨目前裕蜀之策，尚煩遠猷。此上委之以經營，而公慨然於薦拔。深得慶曆諸老廟堂之氣象，庶還紹興盛時兵食之規模。但虞促上於鴈廳，未許久棲於燕幕。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老於淮漢之遊，晚作井參之役。比令會計，莫究端倪。僅知內史之幾何，自謂士師之可去。大造者在，小己以安。重惟昔試於武城，早荷兼收於冀北。舊氈未冷，新席方温。敢圖四岳之堯咨，乃舉庶食而稷遜。遂叨宸渥，俾護餉司。然而髮無可刮於僧顱，麵有難施於婦手。倘循墻之莫避，恐給竈之弗遑。茍以萬間士歡顏，諒必逃於曠戾；寬之一分民受賜，尚有冀於通融。《可齋雜藁》卷八。

代蜀總升太府少卿謝丞相啓

給餉青天，方久玷廟堂之問；轉鈞洪造，乃令亞河海之班。請莫遂於循墻，感惟深於跼地。恩隆块圠，愧切輪囷。竊嘗觀元豐建官之規，驗紹興治賦之寄。九寺設屬，惟外府任出納之繁；四總分司，實中朝倚轉輸之重。稽諸往諜，莫匪名流。伊井絡之一方，自師興之十載。洊更多故，雖載易於王人；率止再期，久未陞於卿士。敢期寵數，猥及妄庸。伏念某窺管材疏，挈瓶智小。萬里對西風倚天之劍，一官猶春江上水之船。使指州麾，自更隆委；郎潛丞屬，已玷周行。壘雪一來，竈烟載給。始類良醫懼見之日，寧免巧匠旁觀之譏。會列戍之歲支踰三千萬，計一鍾之糴費率數十緡。力竭龜毛，著危虎口。鼓之以議論風濤之駭，迫之以文書星火之驚。合制總漕於一州，憂爲至切；問茶鹽酒

之三法，取之已窮。不揣疏愚，勉膺任使。見謂燕巢於幕上，殆如魚處於釜中。節惟謹於户庭，剥敢傷於膚足。厨傳過客，悉撤冗浮；計簿具文，稍除滲漏。介恃廟朝之覆幬，迄臻疆埸之敉寧。野有崇埔，邊無遺鏃。賦雖添於勇爵，牒仰給於祠官。揆以承平，固未睹期年寬裕之積；質之近比，其少紓旬月倉皇之虞。然而精衛不測於海深，微蝨已懼於山重。髣如此鶴，心久猶鷗。矧當斜谷子午之衝，尚聞首山庚癸之急。盤根錯節，動拂衆心；鼓瑟解絃，尚待來者。既乏上甘泉之計，政祈祝宣室之釐。詎意甄陶，未捐丘壑。俾之爲長府以仍舊，將使作爰田而圖新。節復秉金，鞭愈慚於劉晏；佩徒鳴玉，筆豈逮於尹卿。不有生全，曷切眷渥。恭惟某官兩朝開濟，千載間生。斷四鼇以擎媧柱之天，授五龍以洗虞淵之日。垂紳正笏，鎮泰山四維之基；借箸披圖，屹金城千里之勢。每念足食理兵之大計，實關守邊備塞之宏規。如江淮財賦之淵，尚及見唐業中興之盛；若巴蜀饒餉之道，昔已爲漢人西顧之憂。知某素守廉謹而無媿飲冰，念某適逢艱難而何啻沐漆。屬當九式制用之際，乃舉三載陟明之公。遂引千鈞，復令再鼓。某一之已甚，二者何先。敢不厲於前修，其式圖於後效。聽魯侯甲戌之誓，當益思費邑糧糗之儲；陳魏相戊申之圖，更冀徇湟水留屯之議。《可齋雜藁》卷八。

代謝政府啓

民天寄重，兩年給薇戍之屯；化地恩深，一札晉棘卿之亞。佩大鈞之密播，愧小器之難勝。傴僂

莫辭，凌兢知懼。竊以四總置所，實中朝倚調度之司；九寺建官，惟外府任出納之職。稽諸往牒，莫匪名流。非精明足以算劉晏之鞭，非强敏足以執尹卿之筆，則何以內聯佩玉，出秉節金。豈期三載陟明之公，遽畀一介因任之寵。伏念某受材樗散，賦性棄昏。畎畝寸心，雖皎皎以如日；江湖兩鬢，已種種而將霜。州麾使指之薦更，丞屬郎潛之已過。一來壘雪，載給竈烟。當巧匠之旁觀，政良醫之懼見。弓張未弛，卮漏莫盈。公家穴蟻之難隄，民力澤漁之易竭。計斛羅之多寡，費以數鍾；較歲支之盈虧，缺者千萬。駭以風濤之議論，迫之星火之文書。炊沙不可以作糜，談河乃欲以療渴。因田致穀，固豈無紹興關表之規；以米易鹽，蓋亦有天聖益州之法。然已歲殊而日異，敢云政舉以人存。既靡遑期年根本之圖，姑未免旬月支吾之計。介恃廟朝之覆幬，迄臻疆場之敉寧。牒給祠官，賦寬勇爵。稍革計簿具文之習，盡捐厨傳過客之私。鼓瑟解絃，雖待來者；盤根錯節，少異昔時。然而赤白囊之備禦方殷，朱墨手之勾稽已困。夢馳松菊，景暮桑榆。正祈祝宣室之釐，曾乏上甘泉之賦。不圖大造，未棄明時。將使作爰田而圖新，遂令爲長府以仍舊。木牛流馬，復聯蜀道之星；印犀紐龜，驟進箕疇之月。靖言僥冒，端自生全。恭惟某官宗社重臣，國家碩輔。洗日賴虞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泰山四維，有紀綱之憑藉；金城千里，本道德之安强。每念治內治外之宏規，無出足食足兵之大計。上湟水戊申之奏，必蒙漢相之主持；呼首山庚癸之糧，政值叔疑之急迫。嘗切東郊之誓費，未容西域之代超。遂俾妄庸，薦膺煩劇。某敢不益圖後效，勉厲前修。靡辭今日給餽之難，上副清朝制用之意。三何先於斯二者，第虞民信之不孚；一已甚其可再乎，更冀已知之終覆。《可齋雜藁》卷八。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啓

萬里予還，曾乏上甘泉之計；九重出綍，俯從祝宣室之釐。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器已捐於槬窳。恩深橐籥，感極輪囷。伏念某智陋挈瓶，見疏方鑿。髫已羞於霜滿，跡每慨於冰寒。隨牒淮襄，半世在柳榆之境；擔簦巴蜀，中朝畀蘭棘之班。靡量迂愚，弗勝任之小能，冒任破碎，不可支之大計。欠逋山積，庾藏淵空。士知染指於漏巵，人戒折肱之覆轍。嗷嗷湯火，日張萬竈之頤；滾滾風濤，時掣同舟之肘。靖言斯際，不敢幾希。賴廟社之有靈，保封疆之可守。雖中更多事，四五期之經理難全；而比近累年，數百萬之羨儲皆實。吏責方深於甑釜，宸恩乃錫於弓旌。十載去家，固切五湖之鱸興；一朝向闕，豈爲二頃之鶴謀。由官錢校馮翊之疑，恐户口爲膠東之賞。匪安私室，必玷公門。請爰瀝於山林，渥乃敷於雨露。五原草緑，頃忘漢塞之春回；一片雲閒，愈荷堯仁之天闊。生全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萬世元勳，四朝碩範。鼇柱偉擎天之力，龍淵高洗日之功。端委槐庭，運乾坤於掌握；弼諧楓宸，新朝野之精神。執生殺予奪之柄，而悉付之至公；兼長短小大之材，而盡歸之善任。量包滄海，曾弗棄於細勞；見屹岱嵩，了不搖於異論。敷啓丹墀而從欲，許令琳宇之問閑。遂致孤蹤，獲安微分。某敢不杜門屏迹，擊壤銜恩。給香火於三生，報丘山於九殞。耕田鑿井，敢忘帝力之難酬；潤草塗原，尚竭臣忠於未泯。《可齋雜藁》卷八。

代謝政府啓

總賦西陲，萬里玷弓旌之寵；疏恩北闕，一官靡有。雖畎畝之丹衷猶日，然江湖之兩髻已霜。機會功名，知落落以難合；塵埃州縣，分碌碌以徒勞。誤蒙先朝簡拔之恩，爰命蜀道驅馳之役。驟陞蘭棘，俾餉柳薇。在當時弗勝弊之餘，有一日不可支之勢。千倉垂罄，莫供曉竈之烟；萬戍聯營，屢警夕烽之火。精衛靡量於填海，蚊蝱姑勉以負山。雨雪霏霏，敢憚身馳於峻坂；風濤滾滾，每虞足阱於深淵。幸而揆始至四五載之前，僅若增終更數百萬之實。十年去里，惟愚分之懼盈；屢表叩閽，祈聖恩而歸老。果膺環召，獲保璧全。雖甘泉乏上計之勞，而宣室遂祝釐之幸。端門星拱，曾未諧漢日之瞻；真館雲閑，但益覺堯天之闊。生成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昭代真儒，明時碩輔。八柱屹承天之力，五龍高夾日之功。一德以格帝心，自是甘盤之舊學；數年而至相位，無踰秦府之故人。方資借不肖，將令無一士之滯淹；嘉善矜弗能，尤務廣九重之忠厚。不特軒陛引鵷鸞之進，抑俾園林適鴻鵠之情。遂使孤蹤，獲投散地。某敢不杜門屏跡，擊壤銜恩。知帝力難酬，雖鑿井耕田而敢昧；使臣忠未殞，尚塗原潤草以自期。《可齋雜藁》卷八。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啓

丘園糜禄，祠庭甘方外之遊；歲月紀勞，郎署正後行之秩。块圠佩大鈞之播，輪囷懼小器之盈。禮命兢慚，撫心激烈。竊以舜朝績考，始在陟明；漢郡最聞，乃膺增秩。未有聖朝之寬厚，不遺散吏之優游。身在江湖，雖乏毫釐之善；恩頒魏闕，每升尺寸之資。何幸人微，亦叨序進。伏念某性猶麋鹿，援絶蚍蜉。早由巖廊特達之知，擢自州縣奔馳之賤。荆淮環轍，幾聽夜月之笳；岷蜀擔簦，載給曉烟之竈。汹湧風濤之萬里，煎熬湯火者五年。上計簿於元和，但知一實；較官錢於馮翊，敢謂肆欺。詎云薏苡之車，幾混薰蕕之器。三徑彭澤，幸歸賦於田園；一曲剡溪，獲賜閒於香火。雖已白霜露五分之髮，寧忘丹畎畝一寸之心。倚樓而問行藏，徒存故步；踞鞍而歎矍鑠，已負壯圖。顧方歷熙寧三十月之官，疇謂進元豐從六品之格。襼褷病鶴，正包衛禄之羞；偃蹇枯松，忽冒秦封之寵。鈞陶有自，銘鏤無窮。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執中庸以立天下之本，建皇極以主君子之盟。國勢萬目之張。雖方開風雲魚水之期，然靡棄巖穴蒿萊之人心，屹若盤石四維之固；道揆法守，繩然紀綱每或賜上大夫之禄。致令野處，獲遂階陞。某敢不擊賤。銘功紀績，已高踰中書考之年；佚老優賢，之可爲；倘行或使之，敢以歸老乞身而自足。《可齋雜壤承休，銜環報德。蓋望不及此，深慚登高能賦藁》卷八。

代荆帥進職升副謝丞相啓

八柄馭臣，圖任在周邦之舊；再命作牧，陟明頒堯閣之新。山川無前日之殊，雨露有自天之渥。僥踰越分，俯仰懷慚。眷惟太微三光之庭，莫盛中興一代之典。布在方策，煥有文章。玉軸牙籤，極用儒之華選；寶龜金鏡，昭垂世之宏模。宜有翹英，始承寵渥。如某者材疏窺管，智陋挈缾。一第奉常，學術未能飭吏；十年幕府，議論無以逾人。誤辱異知，獲備煩使。外玷節麾之揚歷，内聯省寺之清華。爰畀南荆，俾副中峴。力小任重，猶蚊蝱之負山；政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第守班超平平之策，幸叨陽城下下之書。忽陟奎躔，仍在軫分。親年八十，方茲動田里之懷；帝命再三，未使釋封疆之責。拊微蹤而有靦，銜大造以知歸。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儀間氣。莘野蘊格天之德，咸池高洗日之勳。明正論，用正人，獨化陶鈞之上；定大事，制大變，不動聲色之間。故方隅雖千里之或驚，而宗社有四維之自固。謂漢規久任，將循子翼之留；而晉命專征，蓋取臾駢之佐。遂令科瑣，亦俾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謹循素守。匹夫之志，謂三軍之帥正虞再鼓之衰；小人之腹，望君子之心願賜一壺之濟。《可齋雜藁》卷八。

代謝制垣啓

楚都建牧，幸叨貳鎖鑰之權；堯閣升華，又俾奉圖書之職。俯仰大鈞之賜，始終巨屏之依。祇渥維新，修辭敢後！竊以中興一代之典，莫盛太微三光之庭。煥乎文章，布在方策。金匱石室，垂奕世以愈光；玉軸牙籤，屬鴻儒之兼掌。茲偉績載疇於南紀，而穹班甫陟於西清。孰謂亡庸，亦從寓直。伏念某寒哉下士，奮自窮邊。一第偶竊於奉常，十年幸備於幕府。無崇論宏識可以備帷幄借箸之籌，有曲謹小廉僅克堪州縣擁篲之役。上以知其主而信其客，公爰舉之士而薦之朝。外獲玷於節麾，內載聯於省寺。遂叨宸渥，俾佐戎旃。以十五城郡縣之權，付之統治；而一二年旱潦之後，費甚撫摩。仰憑裴度之威名，謹奉子儀之號令。勤勞夙夜，荏苒歲時。超策不過於平平，城考幸書於下下。丹心報主，雖惟國爾之謀；白髮奉親，未免家焉之想。奎躔載陟，軫分靡移。顧小己何以稱斯，微大造所不及此。恭惟某官兩儀開氣，千載真儒。三捷七擒，行奏元和平蔡之表；十行一札，榮頒河西賜融之書。帝方喜羊祜、杜預之同時，公不遺林父、臾駢之爲佐。取魯人二弓之副，猶備使令；念齊師再鼓之衰，復加激厲。遂令科瑣，誤玷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恪恭素守。留寇潁川一歲，第虞末路之難全；依蘇冀州二天，允賴師門之終覆。《可齋雜藁》卷八。

代荆帥兩考謝丞相啓

冢宰建邦，每重歲終之會；藩臣分牧，洊叨考下之書。凡微蹤尚逭於譴呵，皆大造曲爲之覆幬。德猶天廣，感與日深。眷惟古今考績之規，莫謹郡國長人之寄。故京房始於魏郡，乃能與課吏之條；如陽城之在道州，猶靡見上功之第。凡推異等，必著休聲。苟惟歷歲以無聞，何有居官之可紀。如某者名非赫赫，策止平平。奉常一級之偶叨，幕府十年而罔補。分茅弭節，疇昔之望不及斯；丞棘握蘭，書生之分已過矣。荷大鈞之播物，畀外閫以承流。七里郭，三里城，雖山川之素習；一年水，二年旱，適田野之相仍。勉殫精衛填海之愚，祇覺蚊驀負山之重。廩粟歲糜，俸錢月費。催科政拙，徒愧鵜梁；撫字心勞，已窮鼷技。賴廟朝之寬假，僅疆場之敉寧。資淺望輕，無以大六緊十雄之地；力微功寡，況其無一最四善之稱。幸由領銅虎之兵符，茲復上黃龍之計簿。生全至此，終始賴之。恭惟某官柱石重臣，巖廊元老。手洗虞淵之日，身扶媧極之天。默運精神，存妙算於借箸披輿之際；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茲南山愈峻於巖瞻，而東海益隆於世昨。垂功名於唐室，未誇二十四考中書之勳；舉法度於周官，方率三百六屬羣吏之治。遂容鬼瑣，未遽棄捐。某敢不圖濟中流，謹行末路。歲時閒暇，益思徹桑綢户之防；夙夜勤勞，用效結草銜環之報。《可齋雜藁》卷八。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啓

慶覃慈極，布千齡希闊之恩；秩進文階，示一道光華之寵。煥絲綸於吏鞅，知陶冶於師門。撫己僥踰，銘心激烈。眷此官名之置，實令仕進之榮。夢三穗禾而取中，類應昔人之佳兆；位十樣錦以居左，尤爲近世之美談。偉斯級之既崇，惟真人而克稱。詎謂一時之沛澤，亦同四海之承休。蕞若微蹤，膺茲徽數。伏念某品居下下，策僅平平。自脱舉子場屋之緣，偶登明公鞭弭之列。爲繭絲，抑保障，論無甚高；出幕府，待旌麾，望所不及。風景對烟埃之渺，歲時閱江浪之多。夜月吟笳，聲雜敵樓之刁斗；春疇荷鍤，身親農堰之桔槔。比叨九重雙節之除，見謂一歲屢遷之速。瓶罌幾溢，負乘載慚。敢期修慶禮於東朝，亦俾沐恩榮於南土。身霑雨露，峻升元士之兩階；目睇雲霄，近距從臣之一間。凡小己之超躐如此，皆大鈞之提挈致斯。恭惟某官千載蓍龜，兩朝柱石。託臣興復漢室，皇天鑑諸葛之心；爲朕卧護北門，外國問晉公之貌。歷星霜之一紀，屹岱華於三邊。方鼎新大元帥之鼓旗，而鱗集小朝廷之簪履。一士有拔尤者，即羅而致之幕下；匹夫不被澤耶，若推而納諸溝中。遂令嵬瑣之資，亦叨曠蕩之典。某敢不涵濡厚德，淬礪懦衷。力小蚊蝱，懼莫載丘山之重；報殫犬馬，誓圖竭原隰之勞。《可齋雜藁》卷八。

代京西漕謝蜀帥啓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函敢緩。伏念某志雖徇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陲之宣力。一親月柝，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事；干戈餘暇，相爲襏襫之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錡之晉丞，乃以藩方而贊閫。穹廬咫尺，幸無牧馬以彎弓；阡陌東西，正樂之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城漢水之壤，願買牛而賣劍。曾乏刺史中和之頌，驟膺使臣禮領。爲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聲，三槐俾究馳驅。顧轉輸斂散之未能，況參佐蕃宣之仍人物。道德兩朝之儀榘，典刑九牧之老成。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之政；清獻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況能持力量之堅凝，運精神於靜定。雪山玉壘，果安舊俗之蠶鳥；湯池金城，足制新夷之蛇豕。佇命圭之賞度，即公袞之相周。何幸么微，亦叨奬拔。跡滯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事一家，固屬素孚于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託於輔車。《可齋雜藁》卷八。

代京西漕還臺謝荆帥啓

駕使者軺，久膺臨遣；上刺史組，始遂還歸。仰前躅之易遵，有餘輝之旁燭。敬修柔牘，庸謝中涓。伏念某策僅平平，名無赫赫。十載依人之下幕，一麾在國之北門。落日登樓，何有從軍之樂；秋風聞笛，可堪出塞之愁！雖叨駟轡之華，尚綰菟符之寄。茲全趙璧，來踵蕭規。粟陳陳而腐紅，宛存餘畫；棠藹藹而新緑，不改清陰。厥有寅緣，相爲先後。恭惟某官中興人物，前哲典刑。作京東斯民之星，無愧百子駿之右；回春陵萬物之氣，其在十元結之間。行將佩紫荷橐以論思，妥但擁碧油幢而鎮撫。眷懷玉節，加惠寶鄰。遂令瓦礫之微，爰繼紀綱之舊。我來公去，頓驚局面之新；時異事殊，願聽帷籌之益。《可齋雜藁》卷八。

全宋文卷七八五一

李曾伯 四一

代襄閫得御書謝京西憲啓

再命作牧，甫晉掌於堯章；十行賜書，忽渙頒於漢札。服宸綸之温潤，知使轡之揄揚。恩榮自天，感激無地。某一來薇戍，屢閱桑陰。雖頭白之已期，愧汗青之無日。老癃願見，方山東之杖幸逢；郡國盡驚，豈河西之璽敢望！況乃荆襄之千載，惟推羊杜之二公。大哉王心，方之往哲。震讋貔貅之動地，蜿蜒鸞鳳之沖霄。顧老臣何力焉，微巨芘不及此。恭惟某官以江右諸儒之望，有漢東大國之雄。猞狨陳箴，草鞠圜扉之緑；隼熊作鎮，香凝畫戟之清。豈徒護沙漠之風寒，方且踐道山之雲氣。猶從臣之在淳化，行親膺秘閣之題；謂諸將之當紹興，僅見賜營平之傳。兹揚休命，乃拜昌言。寶曲阜履，藏烏號弓，真無慙於坡記；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願早副於援謀。《可齋雜藁》卷八。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啓

制鉞殿邦，藩翰素稱於多士；計臺設屬，甄鎔猥及於孤蹤。煥成命之誕頒，撫微衷而莫稱。恩深块圠，感極輪囷。雖戍役之未前，豈謝函之敢後！眷此帳屬，預在幕僚。芻粟飛輓之權，實贊其長；户口登耗之籍，允藉攸司。汎觀諸道之選掄，類取一時之名勝。非才輕畀，有靦於斯。伏念某力學未優，賦資不穎。强沐楚猴而使冠，分甘莊鶟之棲蓬。不稼而胡取囷，已荒初志；析薪而弗克荷，敢企前修。甫初筮以發蒙，將再索而得坎。青衫槐笏，僅爲蠻語之參軍；黄卷蠹窗，未了豎儒之公事。繼强顔吏部選之調，偶綴員郡從事之官。趑趄一行，俯仰四顧。竊自念伯氏，獲在桃李之列；頃嘗造帥垣，而修枌梓之恭。雖有望於轉鈞，猶未遑於躍冶。敢期剡牘，遽辟公車。褒嘉騰華衮之章，約束奉青絲之轡。親顔有喜，及瓜奚數月之淹；吏責無虞，斂板得二天之託。靖言僥倖，敢昧作成！恭惟某官道之淵源，儒者山斗。負尊主庇民之奥學，抱經文緯武之全源。在廊廟，在江湖，憂樂常關於天下；行患難，行夷狄，中庸不外於人心。此一真始露於水落石出之餘，與衆正並登於天開日明之後。親結九重之眷倚，遂參二柄之謀猷。屬時西淮，屏我中夏。講忠武木牛之規畫，爰屈算鞭；揚幼度風鶴之威聲，實專籌幄。應變搶攘之事會，折衝猖獗之敵情。雅歌投壺，人識元戎之禮樂；麾軍舉扇，誰窺老子之甲兵。比大匠之峻升，知上心之有屬。抑資梁棟，以正巖廊。宜此時蓮池下客之儲，皆異

日藥籠中物之備。左斤右斧，無不入於成規；大桷小杗，未嘗委之棄物。致令蒐瑣，亦備搜羅。某敢不山岳銜恩，冰霜厲操？第以歸燕有離巢之賦，不勝窮猿懷失木之憂。無失名譽事上官，所願備殫於微力；一經品題作佳士，尚期依附於終身。《可齋雜藁》卷八。

蜀總内機謝丞相啓

泰階宰物，作人新采杞之時；井賦命官，置屬畀析薪之子。萬里遂腹心之委，一家均骨肉之恩。揆力踰涯，撫躬知愧。夷考自昔君臣之遇，靡分於人父子之私。魏戊爲大夫，本以魏舒之息；祁午將中尉，豈謂祁奚之偏。得非思王事之勤勞，庶獲奉親命以奔走。然而安石之用幼度，由風鶴之平淮；公武之屬韓弘，以雪鵝之擣蔡。類許以驅馳疆場之役，固未聞出入錢穀之間。如此典之絶無，非其人而不可。如某者塵容甚俗，凡骨非仙。泉達火然，未能涵養；岸移舟駛，敢計行藏。金科習城旦之書，鐵硯負《子虚》之賦。厥室肯堂，厥菑肯穫，恐墜前功；良冶爲裘，良弓爲箕，已荒初學。每觀蜀道漏卮之極，正懷鯉庭恤緯之憂。豈期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念西陲之重寄，復南渡之舊規。擢之州縣筆楚之官，置之幕府文書之列。取周世禄，傚魯家臣。榮衛鶴以乘軒，假楚猴而沐冠。朝奏暮報，畫諾奚勞；夏清冬温，興居攸適。志量雖已踰於圭竇，姓名自是入於鈞陶。終身激昂，再世遇合。恭惟某官表裏伊説，左右禹臯。力扶嘉定之金甌，躬振淳熙之玉鉉。省徐而命程伯，

坐弭變於中原鼎沸之秋；諭蜀而遣相如，尤加惠於偏方斗絶之地。矧逢千一王者之運，默契五三聖人之傳。搢笏垂紳，定國家於閒暇；束帶結髮，登巖穴之隱遺。故奚爲後我，不特北夷；而盍歸乎來，非止東海。雖佐域中皇極之主，不失天下赤子之心。遂使么微，亦蒙坱圠。載念某羽翰未就，燕尚戀巢；汗血何爲，駒徒伏櫪。雖粗更於愚慮，思自見於公朝。恐書生未達於時宜，而癡兒莫了於公事。僅知清白，仰答龐洪。天將降任於人，何敢體膚之自逸；士爲知己者用，欣乘齒髮之未衰。《可齋雜藁》卷九。

謝漕使啓

試塵埃筆楚之曹，久依使節；備幕府文書之職，獲奉親庭。期年仰荷於保全，造物端爲之成就。始終厚德，俯仰靦顏。惟蜀道自外計之司，於南人許內掾之置。朝奏暮報，雖與聞席上之畫；冬温夏清，實以便膝下之私。顧惟何人，乃在茲選。伏念某腰腹空大，羽翼未成。進莫遑斂版以事長官，退不能負笈以從師友。生芻一束，早欲矜持；素絲五縫，今徒愧恧。官甘爲於蠻語，習殆類於癡兒。幸蒙二天覆蓋之庥，殊乏一日驅馳之力。凛然芒刺，畏此簡書。正虞望太行之雲，敢謂遠長安之日。念厥父之稼，值此艱難；畀若子以薪，輕其負荷。致令吏屬，無異家居。酬唯諾之真情，佩吹噓之至渥。恭惟某官派由豐鎬，秀出岷峨。早登九重鵷鷺之班，暫給一道貔貅之旅。涵養人物，如護桐梓；

甄別士類，若辨芝蘭。謂子其子，親其親，凡肝膽之情一也；故老吾老，幼吾幼，以骨肉之愛待之。遂使公朝，獲從私請。某敢不恪恭詩禮之訓，寅奉政事之師！燕欲將雛，雖免離巢之歎；馬猶認主，寧無戀廄之懷。《可齋雜藁》卷九。

辟制幹謝蜀閫啓

爲鄭尚書之門下從事，久辱愛知；命李虞仲以益部庶僚，俾承咨度。受恩特達，撫己僥踰。陶鎔雖大造之公，負乘切小人之懼。眷元戎之幕府，實人物之羽儀。或西山朝爽，手板拄頤；或南樓夜月，胡床長嘯；或擅草檄飛書之譽；或於觀碁聞柝之詩。仰稽前修，莫非名士。故班孟堅從涼州之役，乃能勒燕然石以頌漢功；而韓昌黎與郾城之征，斯可作淮西碑而紀唐烈。又若辟慈明、辟文舉而爲豫州之盛事，與夫致温造、致石洪而爲河陽之美談，類非齷齪之才，可在高華之選。如某者挈絣智小，窺管學疏。分安莊鶚之非鵬，跡媲楚雞之似鳳。承顔私室，每虞弗穫以弗堂；竊禄公家，常懼不稼而不獵。三生熏習，萬里際逢。賴綵衣疇昔之知，辱玉帳提撕之賜。青冥吹送，洊蒙藥籠之兼收；緑衣泛依，方致茗臺之交辟。退揆鉼罌之量，已深橐籥之恩。然而馬寧無戀廄之心，鳥亦有擇木之想。雲飛川泳，特難攀入幕之榮；月暗燈明，固每羨從軍之樂。敢期鈞轉，果賜甄收。慇懃形樽俎之間，委曲示弓旌之命。昌言十六，光騰橘鷊之書；屬掾二三，下采曹豚之子。舍魚取熊而愈重，攀龍

附鳳以有歸。恭惟某官左右禹皐，伯仲伊吕。以仁智勇之全德，爲直方大之重臣。仗鉞專征，坐鎮泰山四維之勢；臨機制勝，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士當耳掩迅雷而匕筯之爲驚，公獨手障狂瀾而砥柱之不動。一時妙算，萬世成功。相印命圭，槐位方登於周衮；翹車戔帛，桃蹊尤篤於鄭緇。遂令鯉庭黄口之兒，亦預燕臺青眼之客。某敢不激昂志氣，磨礪精神。朝舉一人，暮舉一人，雖莫膺於盛選；智者千慮，愚者千慮，尚思竭於微忠。《可齋雜藁》卷九。

辟襄陽宰謝制帥啓

服勤玉帳，未酬化治之恩；承乏銅章，誤玷公車之辟。佩隆知而至厚，揆小己以莫勝。祗命凌兢，捫心激烈。竊以襄城之爲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維昔要都；民淳事簡，乃今樂土。況以並塞休息之久，且無中州劇煩之難。保障繭絲，有教條之憑藉；簿書期會，無督責之煎熬。不過約束之奉承，然必翹英而任使。如某者絶微拆線，姑學爲裘。萬里擔簦，甫出蜀山之險；一枝擇蔭，亟投楚木之棲。屬下采於菲葑，俾濫觴於糟粕。始初意向，僥倖期年。誤蒙擢之塵埃筆楚之中，亦許置在幕府文書之列。粤由服役，曾幾何時。初無一言之善可以取諸人，敢謂百乘之邑乃使爲之宰。遂自代庖而越俎，亟令製錦以操刀。萬仞選坑，且有資於援手；三年縣債，甘自是以埋頭。靖言嵬瑣之蹤，曷副作成之造。恭惟某官中朝柱石，諸夏金湯。功名竹帛之所無，德業詩書之自出。四維磐石，

重輕端係於人心；十載星霜，憂樂常關於天下。所以兒童走卒，皆稱君實；蠻夷酋長，每問晉公。四塞狼烟，獨遠京襄之境；五湖鯨浪，不侵江漢之波。頃焉冠冕閣之圖書，行且命商川之舟楫。薦賢報國，尤出盛心；學道愛人，每形至訓。察某雖吏材之未習，知某於世務以稍諳。致使庸人，亦膺煩使。某敢不廉隅飭己，平易近民。河陽之士信多，深荷甄鎔之猥及；廣都之事不治，尚祈轡策之少寬。《可齋雜藁》卷九。

謝總領啓

位諸侯之上，方棲跡於化鈞；幸百乘之家，復依光於統部。輪囷越分，块圠知恩。趨承由是以肇新，感激不知於紀極。眷斯蕞邑，介在附庸。期會簿書，雖無中州繁劇之責；繭絲保障，則有並塞驅馳之勞。歷觀前修，載在往牒。政修害去，僅傳傅子成之碑；利舉歲豐，繼有劉道寶之碣。寥寥千載，落落兩生。使非出於時流，鮮克堪於民事。如某者絶無拆線，姑學爲裘。祇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廚吏。去來鳧雁，曾何繫於人哉；窮達鶉鵬，固所付者分也。一行冒昧，千里棲遲。幸蒙鶚表之朝騰，方擬燕檣之春去。使之越尸祝之俎，已愧代庖；孰謂操學割之刀，乃令製錦。未脱選坑之汩没，先償邑債之煎熬。人或憐之，謂迂疏之可笑；身其處此，豈勞瘁之敢辭。賴大造有以照臨，於小己顧不幸會。恭惟某官詩書儒望，廊廟世臣。抗雅志於雲霄，厲廉聲於冰雪。濟時實政，不爲晉

衍、浩之清談；裕國宏規，未數唐晏、琦之良畫。中，王事雖當於孔棘；求文武致幕下，人材方起於如林。洗清江湖氛祲之塵，激揚州縣纖悉之吏。遂叨推轂，亦與執鞭。某敢不平易近民，廉隅飭己。有能一日於此用力，正期終賜之挈提；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第恐莫閑於條教。皈依未艾，傾向如葵。《可齋雜藁》卷九。

謝荆帥啓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尚在。輪囷越分，块圠知恩。雖前於趨承之日非長，而今亦覆幬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敢後修辭。眷惟三峴之附庸，實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煩劇之難；保障繭絲，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牒，類畀名賢。必利舉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豈無愧傅子成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間赫赫者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圖庸鈍之踪，而乃望聲華之後。如某者絶無拆綫，姑學爲裘。祇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厨吏。清秋帽底，風流雖不逮於孟嘉；落日樓頭，人物乃得陪於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枝。自謂朝夕於斯，不過期月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千室之邑使爲宰。顧選坑未能脱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緑水；堂前楊柳，賴猶有於春風。顧小己何以得斯，微大賜所不及此。恭惟某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步

唐人之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由青油幕以奏功，秉紫荷囊而入侍。胸中雲夢，雖涯涘之莫窺；皮裏陽秋，凡妍媸而坐別。知某於十數歲卯角婉孌之際，念某於三千里鞅掌棲遲之餘。遂使執鞭，亦叨推轂。某敢不冰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離巢，鷹離韝，雖惜暫睽於左右；衣爲裳，莞爲席，尚祈勿替於始終。《可齋雜藁》卷九。

就改謝襄閫啓

雙鳧集渚，恩波沐江漢之深；一鶴籠天，選阱脱泥塗之陋。繇大閫示附庸之重，故小冠忝滿歲之真。德厚穹垠，感填悃愊。竊某士在郡縣吏之列，人望京都官之陞。墨綬銅章，由斯上矣；青衫白髮，吾將老焉。茲公朝既限以薦員，而銓省尤循於班序。近惟屏翰，惠顧邊郵。或囊封特剡於九天，而閩籍就通於百里。然靡拘於常調，是必得於當材。如某者鹿鹿無奇，魚魚自謹。素志未酬於鉛槧，微官漫襲於箕裘。荷彭澤之籃輿，祇合侶漁樵之子；司荆州之酒品，不圖吹樽俎之賓。未嘗屬橐執弭之勞，遽玷製錦操刀之選。政修害去，深慚傅子成之碑；利舉歲豐，有靦劉道寶之碣。幸託渠渠之夏屋，不知袞袞於塵埃。六七考之莅官，僅登甲歷；數千里而歸省，豈暇己謀。敢期籓籬躑躅之蹤，重費埏埴作成之力。俾懷璧往全其蒲穀，而改絃來續於桐絲。遂叨魏闕之寵光，不易邯鄲之故步。如蟬斯蜕，一由造化之機；若燕有巢，重到主人之幕。恭惟某官儒宗山斗，王室金湯。胸蟠古聖人載籍之

傳，身佩半天下兵民之寄。生聚教訓，豈惟修《小雅》以攘夷；輔相彌縫，方將用皇極以經世。炯雙眸之秋月，提一筆之春風。梁柱楩楠，宜多楚國之真材。故片言可以化溟北之鯤鯨，一顧可以仙淮南之雞犬。齒牙小借，羽翼立生。致令一介之微，亦脱七階之冗。某敢不愈堅素守，弗替初心。改邑而井不遷，汲引詎忘於修綆；近水而月先得，植培庶進於層臺。《可齋雜藁》卷九。

淮西帥機謝丞相啓

投誠黄閣，甫借箸以前陳；贊畫碧油，俾吹竽於下列。陶陽和於孤冷，範駑鈍以驅馳。播物恩深，捫心感著。竊數右淮之參佐，盛推前代之人材。幼度風鶴之師，時則謝石、桓伊贊其決；晉公雪鵝之捷，時則馬總、韓愈相其行。佳哉主賓，馨在方策。慨念流風之遠，疇咨今日之圖。内而固吾圉之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機會。譬善奕者，苟惟一著之差；若同舟然，未免俱受其弊。故凡爲之掾吏，亦公選於廟朝。如某者種學尚蕪，賦資不穎。非睎驥之乘也，類沐猴而冠之。薄宦塵氛，髣髴駸兮欲雪；積憂熏灼，心炯炯者已灰。固當執鞭弭於戎行，供文書於幕府。祁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場；漢水方城，覽春秋爭雄之跡。險阻雖親於邊面，夢寐不到於淮頭。敢期收微蹤於化爐块圠之中，備末屬於羽檄蜚馳之所。誕揚新綍，仍畀舊氈。暗月登城，再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幕，敢懷出塞之吟。佩鴻

造之樂成，愧蚊山之負重。恭惟某官根源六學，表裏一誠。下令流水之如，元祐司馬；措國太山之重，慶曆魏公。以赤舄之勢隆，猶緇衣之好篤。量才而任，不遺履屐之微；厲世以廉，盡洗弓靴之習。屬意三邊之科瑣，研精多士之選掄。致使庸流，亦叨誤渥。載令某久更榆塞，復遠蘭陔。雖感恩當效於遄驅，然撫己未忘於却顧。鼓風雷而成化，願起羽鱗；誓天日以酬知，敬銘肝膽。《可齋雜藁》卷九。

除監簿倅鄂謝淮西制帥啓

望小朝廷，幸充員於下列；出大爐冶，猥叨渥於中朝。作成雖賴於始終，奔走遽睽於左右。退方以禮，情見乎辭。竊嘗聞夫子之言，深有慕古人之誼。凡士委質，如女從人。蒙之不有躬，是豈全名而順行；屯之正乃字，始爲潔己以俟時。良由去就有繫於終身，必也進退無慊於大節。此雲長所以不忘於曹、劉之際，而樂毅所以能處於燕、趙之間。至今義聲，尚有生氣。況藩垣之列屬，尤賓主之相親。誦向闕聯鑣之詩，所冀若昌黎陪晉公之役；發臨路睹絲之歎，豈願如子諒寄并州之行。苟惟昧知己於平時，或至遽背恩於俄頃。命雖上出，人謂我何。伏念某無所取材，焉能爲役。早欠書生燈火之力，墮在俗吏刀筆之陳。鳧雁去來，豈繫江湖之多少；鶡鵬大小，固安天壤之低昂。黽勉箕裘，馳驅橐弭。駭目岷峨之形險，驚心荆楚之戰場。剥落風霜，凋零齒髮。嗟于役不遑於將母，顧此身未可以

許人。偶自遭逢，辱相料理。懽然得於眉目之際，引而委之腹心之謀。假以副車，列之賓幄。不以涓塵之無補，每如金石之相孚。訪屯塢於河南，對舳艫於赤壁。曷資奇畫，徒激壯懷。聽鶴樓頭，未有副東山之委；觀魚濠上，方將問南華之遊。屬玉帳之檄行，俾金城之圖上。飢鷹側翅，初無颺去之心；駑馬戀軒，何有羣空之望。不圖樗質，乃汙笋班。未能聽長樂半夜之鐘，又俾對武昌西門之柳。衣裳著主，籬落寄人。魚何負釣，釣者負魚，不幸入人之羅致；鳥能擇木，木豈擇鳥，是將何地以枝依。遲回既處於兩間，引去庶幾於一決。成其羽翼，出彼樊籠。自頂至踵以知恩，以口語心而曷報。恭惟某官人物模楷，師友淵源。直清古井之無波，定力太山之不動。峻從大匠，坐總元戎。陝西主召，陝東主周，暫頒分制；洛南曰温，洛北曰石，盡出兼收。方人門匕箸之驚虞，獨堂上兵甲之籌勝。出三昧手而應世，事皆付之無心；以正法眼而閱人，取必非於凡品。致令庸謬，亦在提撕。某敢不遠企古風，永懷厚德。願謹長子帥師之戒，亟膺康侯晉接之光。庶幾四海繫此以重輕，其亦一介視之而出處。終歸鞭策，圖報甄甀。燕離巢，竹離亭，恨寄唐人之出幕；木爲桐，莞爲席，情深陶令之歸田。《可齋雜藁》卷九。

知岳州謝丞相啓

廟朝授任，一時重邊瑣之科；幕府綴員，千里玷江城之寄。佩隆知之至厚，揆綿力以奚堪。祇事

凌兢，捫心激烈。眷乃巴丘之壘，麗於楚澤之隈。偏安一方，素恃山川之險；承平百載，未嘗軍旅之聞。是雖近失於藩籬，謂可遠稽於規畫。迨觀形勢，緬想古今。湖湘在其南，此則明徹募艦碎皎舟之所；荆峽出其北，此則僧辯偃旗燒侯栅之方。東蔽沔鄂，則魯肅嘗於此置萬人之屯；西顧鼎澧，則陶侃嘗於此掩五溪之寇。信如此地，宜付若人。況今脣齒之疇依，尤賴咽喉之聯絡。葦杭相望，毋云春水之已生；桑蔭未移，當戒秋風之不遠。奚爲推擇，輕畀繆庸。如某者鐵硯違心，鉛刀誤手。筆花不潤，早孤射策之盟；檄草甚蕪，漫作從軍之賦。霜雪薄未秋之髩，風波摧如水之心。慨念驅馳，幾瀕險阻。平沙列陣，備更劍外之關河；落日孤軍，猶記峴邊之城郭。逮淮頭之奔走，復夏口之往還。寄薄命於鴻毛，脱重圍於虎口。周旋四塞，終始十年。白髮垂垂，正切思親之念；丹衷耿耿，惟勤報主之忠。敢圖過聽於非才，尚俾强顔而爲役。豺方當道，蚊曷負山。雖未忘懷鄉去國，如文正之嗟；然自昔出幕，持麾乃少陵之羨。此恩所在，一息亦知。恭惟某官淇澳武公，磻溪尚父。臨大事，制大變，應萬務之幾微；明公道，守公心，集衆賢之忠益。弘濟艱難之局面，翕歸静定之工夫。披郡國之輿圖，洞究中外邇遐之勢；置人物於夾袋，不遺長短小大之才。故凡抱一藝之能，咸俾備四方之役。致如微瑣，亦與布宣。某敢不銜荷丘山，恪恭朝夕。護風寒者數處，願申儆於封圻；茫天下以萬間，惟依歸於陶冶。《可齋雜藁》卷九。

謝臺諫啓

執右弭於邊城，莫陪時議；分左符於江國，誤被上恩。僥踰殊溢於私心，吹獎亶由於公論。屬方祇役，敢後修辭！乃眷巴丘，實據天險。北控荆峽而西扼鼎澧，東蔽沔鄂而南接湖湘。慨想六朝，徒有英雄之迹；承平百載，未嘗軍旅之聞。自虢虞唇齒之既亡，而吴蜀咽喉之所係。如兹重地，可付庸人？如某者鐵硯違心，鉛刀誤手。黽勉户門之逼己，徘徊籬落之傍人。幾屐平生，閱歷西風之局；千帆過眼，棲遲上水之船。悽愴烟蕪，彫零蒲柳。歲冉冉兮將去，心耿耿者徒存。望舍下之白雲，久擬《閒居》之賦；對樓頭之黑月，空成《出塞》之吟。不圖誤聽於非才，尚俾强顔於此役。葦杭相望，曾日戒之茫然；桑蔭未移，且秋期之至矣。若爲憑恃，賴有依歸。恭惟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親結龍墀之簡注，載新騎省之威儀。陳善閉邪，振朝廷之綱紀；揚清激濁，持人物之權衡。知粗材嘗歷於險艱，謂小疊或堪於委寄。遂叨推擇，猥與布宣。某敢不寅奉箴常，申嚴封守。中流艤楫，深虞數處之護風；廣厦棲巢，終賴萬間之芘雨。《可齋雜藁》卷九。

兵郎江東漕兼督參謝平章啓

材館疇咨，秉大鈞而播物；郎闈假寵，將隆指以參籌。顧負乘之非長，爰循墻而罔避。强顏交戍，矯首知歸。竊以諸道刺史之分，轉輸爲急；中興督府之建，僚屬靡輕。矧朝蹟之兼榮，匪時材而罔畀。魏公用蜀，趙開專領於計權；葉相臨江，雍國實參於兵畫。凡大勳之共濟，皆偉望之素孚。孰謂庸流，乃堪並任。如某者凋零墜緒，奇蹇微官。足跡所之，歷疆郵而殆徧；頭顱如許，悵歲月之空磨。自憂患之薰心，已功名之絶念。屬馳邊檄，起贊戎旃。駟駱驅馳，繼辱使華之遣；貔貅出入，敢辭王事之勞！慚無橫草之功，願畢寢苫之制。詎期大造，未棄孤踪。決獄不知幾何，復當錢穀之問；軍旅之學未已，仍陪俎豆之陳。況令雞省之升班，益重鵷梁之興刺。僥踰溢分，感愧填膺。恭惟某官相漢巨臣，師周大老。黄閣幾年，清風萬古，建昔人未有之勳庸；洪鈞一氣，壽域八方，流斯世無窮之福澤。總握樞機之柄，從容帷幄之謀。講兵食之大經，坐致三軍之給足；急賢才之先務，未嘗一士之遐遺。遂俾塵勞，亦歸器使。某敢不激昂素志，銜載洪私？通江淮表裏之津，當恪恭於厥職；廣天地始終之造，尚對越於宏庥。《可齋雜藁》卷九。

全宋文卷七八五二

李曾伯　四二

謝督相啓

位隆上宰，建新府以督師；班陟外兵，綴舊僚而將漕。當多士功名之共赴，而四方觀聽之云初，小己奚爲，大鈞首播。既循墻而罔避，敢斂版以知皈。竊以部使者之設官，轉輸爲急；大督府之列屬，畫諾攸資。況序進於省漕，復寵升於朝著。中興而後，建置靡常。魏公用蜀之時，則趙開主其計；葉相臨江之際，則雍國佐其謀。是皆偉人，克贊前烈。然亦未聞於兼任，豈容俯畀於非才。如某者襪線短能，斗筲小器。一行作吏，老歲月於征鞍；千里依人，視家山如傳舍。臨書慨嘆，撫鍼悲憐。比綴幕以佐戎，與執橐而從事。曾微毫髮，仰答甄鎔。政惟馬分之窮，思遂鷗盟之適。屬黃閣肇登於碩輔，而青氈未棄於陳人。給餽餉於關中，曷資奇畫；求文武於幕下，孰匪名流。顧橫草以何功，俾握蘭而在列。人物盛魚鱗之集，化工先蛇足之成。白羽傳麾，仍問邊淮之列戍；青絲攬轡，聊

誇江左之諸公。頂至踵以受恩，口語心而曷報！恭惟某官勳在王室，德格天心。冠三階符采以色明，握萬里輿圖而掌運。相麻初播，士夫交慶以舉觴；公袞盍歸，天子興思於當饋〔一〕。持變通之心法以經世，納偏陂於皇極以待人。陝西主召，陝東主周，兼二相保釐之寄；洛北曰温，洛南曰石，無一士羅致之遺。遂俾疏庸，仍叨簡拔。某敢不鏤銘新德，砥礪初心，竭駑鈍之馳驅，報鴻龐之覆育？贊籌帷幄，一微文墨議論之長；秉軸廟堂，尚備錢穀甲兵之問。《可齋雜藁》卷九。

〔一〕興：原作「與」，據文意改。

淮西總領謝平章啓

東臺將漕，已慚聯騎駱之華；左户陞班，遽俾給貔貅之餉。辭再三而弗獲，職共二以奚堪。祇事之初，歸恩有自。竊惟固圉安邊之要，無如理兵足食之謀。江淮財賦之淵，雖傳於古；廟堂錢穀之問，莫切於今。北顧未寬，西餉尤窘。補瘡剜肉，良醫之所寒心；血指汗顔，巧匠爲之束手。況搤吭而或奪其食，且掣肘而欲善其書。杯水救薪，豈能甦涸；籌沙作米，安足療飢。命令有所難加，事力至於俱困。使賈生親見，必形哀痛之言；縱劉晏復生，亦無趣辦之術。如某者一寒寡與，五技易窮。半世驅馳，笑頭顱之已老；連年憂患，覺心志之盡凋。初無襪線之長，薦辱轡絲之遣。莫通驪駕，願

續鷗盟。豈期列戍於地官，乃俾給師於天塹。暮當壞局，豈拙著之能施；路有覆車，矧前鑑之不遠。冒焉承命，奚所逃愆。非化地力賜於主盟，而公朝略加於假借。乏興必矣，圖報謂何。恭惟某官三代真儒，兩朝元老。斷朝廷之大議，總軍國之重權，念慮旁周於邊瑣。知兵儲之非易，顧人物之甚難。以某久在兵間，頗諳利害；謂某曩親父訓，粗識源流。遂俾庸材，猥叨煩使。某敢不誓殫駑力，期稱鴻私。望泰階六符之躔，所願密依於覆幬；賜中流一壺之力，尚祈亟拯於艱難。

《可齋雜藁》卷九。

謝督相啓

上輔董師，國用盡歸於宰制；外郎庇職，兵儲實繫於倚毗。恍成命之莫回，撫微躬而難稱。恩深橐籥，感極輪囷。越自南渡四總之攸分，皆謂西餉一司之獨裕。屬更多故，大壞前規。師徒調度，凡費幾金；敖廩空虛，幾無餘粟。士安鹽筴之法，契鈔虛存；籌昌斛羅之規，斗升難責。楮幣莫知其通變，米艘多失於經常。猶炊沙何能以作糜，而捧漏詎堪於沃釜。使洛陽處士，將哀痛以深憂；非江左名賢，豈清談之可辨。如某者跡寒寡援，分薄多艱。有曲謹小廉，僅克周旋於榘矱；無高見偉論，可以動寤於搢紳。自憂患之熏心，已功名之絶念。逮叨使轡，猥綴郎闈。由知己之未酬，難奉身而遽退。不圖廟堂錢穀之問，取諸幕府文書之間。既令越俎於舊官，仍且吹竽於下客。顧惟駑力，曷副鴻

恩。前車之戒未遥，後爨之憂孔亟。疾深腠理，正扁鵲之寒心；愧切汗顔，將屠牛之貽笑。再三莫避，共二曷勝。恭惟某官社稷元勳，巖廊奠宰。開拓乾坤之力量，整齊華夏之規模。提周旅之雷霆，萬里翕爲之響應；沛商民之霖雨，四方共企於漢瞻。廣搜小大之人才，弘濟艱難之事會。以某久陪履扆，備歷戎行；謂某嘗學箕裘，俾承世職。致令庸繆，叨被選掄。某敢不恪守初心，覬酬大德？撫百姓，給餽餉，亦當承漢相之留關；携諸吏，上崢嶸，所願侍晉公之向闕。《可齋雜藁》卷九。

除廣西帥謝丞相啓

槐庭播物，揭公道以宏開；桂筦掄才，起陳人於久廢。循墻靡徇，入境是共。佩埏埴之恩榮，肅穎泓而聲謝。惟今西廣，乃古南交。延袤封壤二十五州，控引蠻方幾千餘里。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至淳熙承平，相繼范、張之鎮静。大概自渡江之後，未嘗爲戍嶺之防。財計則轉而上供，軍籍亦從而内省。倏然近歲，憂及遠人。驩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不及。迨天之未陰雨，貴及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不止數處。幸寬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百拙奚堪，一愚寡與。半生疆場，髀肉生而老將至，皮毛落而骨僅存。嗟人情甚於含沙，顧世味已如嚼蠟。曲憐小己，獨賴大鈞。丞相數言，將軍密回上聽；朝臣不可，光禄力屏羣言。方當風霜摧折之餘，再有天日開明之望。舊氈盡復，新綍沓頒。壁府圖書，陞之華選；琳宫香火，寵

以殊榮。已幸獲爲全人，詎敢萌夫妄想。忽拜九霄之雨露，俾臨五瘴之山川。昕詔有嚴，暑行豈憚。百年松壠，昔稱上冢之榮；萬里梅花，獲繼宜人之賦。感鴻恩其甚至，揆駑力以奚勝。冒爾祗承，慊然報稱。恭惟某官立生民極，爲帝者師。奉八柄以馭臣，運此橐籥鈞陶之妙；不一眚而棄士，付之權衡尺度之公。凡御屏間記之人，皆夾袋搜揚之數。肆求循吏，將惠遠民。不啻聞片言之善，若決江河；直欲使八荒之域，如在畿甸。察某昔素無於大過，知某尚可勉於後圖，遂使疏庸，仍叨柬拔。某敢不洗心奉職，畢力酬恩？如錢穀甲兵，未敢瀆廟堂之問；惟忠信篤敬，庶期行蠻貊之邦。《可齋雜藁》卷一〇。

謝參政啓

嚴廊播物，不一眚以棄人；嶺嶠掄材，俾十連而作帥。服龍光之抆拭，佩鴻造之作成。領篆云初，奏緘敢後！惟今西廣，乃古南交。延袤封境二十五州，控引蠻方幾千餘里。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至淳熙承平，相繼范、張之鎮靜。大概自渡江之後，未嘗爲戍嶺之防。財計則轉而上供，軍籍亦從而內省。倏然近歲，憂及遠人。驩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不及。千慮而得可一，寧過綢繆；四隅而備其三，詎容疏略。其於此際，可付非才？如某者已試罔功，至懦不武。驅馳半世，平生對越者此心；憂患中年，生意凋零而如髮。結草莫知於報國，食芹徒抱於愛君。敢意休

明，未忍擯絶。俯念皮毛之剥落，盡還面目之本來。特畀祠官，已叨宸寵。載峻西清之直，遽分南服之權。昕詔有嚴，暑行敢憚。上冢拜松楸之舊，及郊睹巖洞之奇。不謂衰齡，乃獲繼驂鸞之賦；祇慚綿力，恐將重騎鶴之譏。如痿人雖起於刀圭，而駑駕懼顛於轡策。孰爲之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命代真儒，熙朝碩輔。下丞相之一等，佐天子之萬幾。建大政，興泰平，千載可占於今日；躋吾民，納仁壽，八荒無間於同雲。維持公論之主盟，培植人才之氣脉。成己成物，幾同茅茹之彙升；使過使功，不忍丘樊之終棄。遂令衰朽，載玷寵榮。某敢不惟既乃心，恪恭厥職！如忠信篤敬之行蠻貊，雖不敏願學焉；倘甲兵錢穀之問廟堂，微大賜弗及此。《可齋雜藁》卷一〇。

謝侍從啓

杜門省咎，甘投東里之閑；分閫疏恩，俾趣南州之戍。既循墻而弗遂，爰領篆以服勞。戴德有歸，修辭敢後！睠今五筦，在國一方。井分滄海之封圻，星布青邱之蠻落。當皇祐弭寇，備勤余、狄之經營；逮淳熙承平，相繼范、張之鎮静。大概自渡江之後，未嘗爲戍嶺之防。財計則轉而上供，兵籍亦從而内省。倏然近歲，憂及遠人。驩言獸蹄之道可通，疇謂馬腹之鞭弗及。迨天之未陰雨，毋失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何止數處。幸寬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鐵硯違心，鉛刀誤手。歷諸邊之幕府，功蔑絲毫；任兩道之藩垣，罪彌頂踵。耿耿孤忠之如日，蕭蕭雙鬢之已霜。既幸投林，詎萌出

岫。方歎皮毛之剥落，忽還面目之本來。特畀祠官，已叨宸寵。既峻西清之直，遽膺外屏之權。昕詔載嚴，暑行敢憚。上冢拜松楸之舊，及郊睹巖洞之奇。不謂衰齡，乃獲繼驂鸞之賦；祇慚綿力，恐重貽騎鶴之譏。如痿人雖起於刀圭，而駑駕懼顛於轡策。孰爲之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二南股肱，西東冠冕。虞秩宗典三禮，禁甬班高；楚倚相讀九丘，經帷任重。愛士有如於桐梓，持心無異於權衡。謂大厦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闥之内。奬拔不遺於餘力，寵榮遂及於孤蹤。惟既乃心，以稱知己。烟嵐眯目，祇虞疲茶之難支；風雨棲身，所恃帡幪之終賴。《可齋雜藁》卷一〇。

謝給舍都司啓

笠澤訪漁，甘驚鱗之深逝；桂林選牧，命老馬以載驅。屢慊若以循墻，茲冒焉而及境。作成有自，推謝敢稽。伏念某蹇步踦跚，壯心凋落。平生幾屐，疲疆場以何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婺緯不遑於夜緝，娥眉方逞於春妍。既幸投林，豈應出岫。誤玷上恩之抆拭，復膺外屏之蕃宣。睠粤一方，去吴百舍。星布青邱之蠻落，井分滄海之封圻。驩言獸蹄之跡可通，或慮狼子之心叵測。正資經畫，上釋顧憂。痿人雖起於刀圭，駑駕懼顛於轡策。嗟戲衫已脱，豈堪鮑老之笑人；顧碁局方新，未見奕秋之出手。凛其責任，孰是主張。恭惟某官禮樂宗工，巖廊碩輔。詞頭曉播，摛毫皆華國之文；勅尾夕披，論事有回天之力。愛士等圭璋之重，持心猶砥石之平。謂大厦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

我闔之內。獎拔不遺於餘力，寵榮遂及於孤蹤。惟風雨棲身，所冀帡幪之終賴。《可齋雜藁》卷一〇。

謝尚書啓

東里投閑，知己愆之退省；南邦選任，奉王命置戍，與諸蕃以爲鄰。上下千載，聞有外憂；西北賤次，敢後謝緘！睠粵一方，去天萬里。自先秦之二方，不虞吾涉。倏謂獸蹄之通道，凜將馬腹之及鞭。四隅而舉其三，固防窺隙；千慮而得有一，尤懼慢藏。此其或者之見幾，不止目前之思患。聿寬上顧，宜屬重臣。如某者已試罔功，至懦不武。驅馳半世，平時對越者此心；憂患中年，生意凋零而如髮。結草無從而報國，食芹猶抱於愛君。敢意休明，尚加柬拔。俯念皮毛之剥落，盡還面目之本來。祠廩甫頒，藩符驟畀。徒慕矍鑠翁之勇往，不知襤褸子之良勞。懷騎鶴之舊遊，真成昨夢；訪驂鸞之遺躅，殆類冥行。猶痿人雖起於刀圭，懼駑駘將疲於轡策。孰爲之地，我有此天。恭惟某官海宇宗工，巖廊碩望。股肱宣力，歷四岳以奮庸；喉舌歸班，指三階而布武。愛士有如於桐梓，持心無歉於權衡。謂大厦非一木之功，而八荒如我闔之內。不忍棄捐於苦李，遂令汛埽於甘棠。惟既乃心，以稱知己。烟嵐眯目，祇虞疲茶之難支；風雨棲身，所冀帡幪之終賴。去漢關未遠，當有講若畫一之規；問羌敵何如，願主是者什三之奏。《可齋雜藁》卷一〇。

除京湖制置謝宰執啓

披圖授略，昭遠覽於上流；賜履專征，收孤蹤於遐嶠。龍渥自鈞陶而出，駑材忘負乘之羞。祇事云初，修辭敢後！睠荆南郡，在國西門。允爲古今用武之區，全在牧守得人之重。必吕蒙薦遜，一戰遂以彊吴；有陶侃代舒，中原未敢輕晉。吁嗟近比，感慨往時。玉壘相聯，每若纓冠之急；金甌一闕，浸如墮甑之輕。不應山河風景之殊，孰謂江濤人物之眇。舉兹重寄，付此庸人。如某者知與齒疏，心隨髮短。飽餐晝卧，方願爲大庭之民；被酒夜行，何敢問霸陵之吏。曲加抆拭，再試蕃宣。僅成一冬炎嶺之吟，敢作六月太原之想。從天而下，易地則然。平蕪遠墅，猶記舊遊；老校退卒，能談往事。勉承鞭策，雖管仲之馬粗知；徒豢豆芻，恐景升之牛莫載。涓塵力淺，山嶽恩深。恭惟某官爲帝者師，立生民極。相司馬矣，遼人謹邊隙之弗開；此潞公耶？敵使歎少年之莫及。措四郊於磐石，屹一柱於明堂。戒徹桑以明政刑，了無遺算；賦采薇而遣戍役，罔有棄材。取豫建侯，在師錫命。某敢不銘銜洪造，激烈丹衷！朝廷有弱翁，當是後將軍之策；江漢慕召虎，願揚明天子之休。《可齋雜藁》卷一〇。

謝侍從啓

疆南海以幹方，慚非良翰；國西門之易命，畀以扞關。被昕詔之趣行，冒暑塗而祗戍。敬蠲柔訥，肅控謝私。伏念某已試罔功，至愚弗穎。驅馳半世，身險阻以飽更；憂患頻年，影伶俜而浩歎。收棄捐於中道，感抆拭於上恩。炎嶺一冬，正歉爲邦之譽；太原六月，豈堪共武之行。睠茲熊楚之舊封，自昨犬戎之多難。大江之北，獨壁壘之僅存；方城以南，殆荆榛之彌望。將新區畫，獨俾繆庸。雖老馬昔所經行，而羸牸詎能負載。爲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朝廷羽儀，人物模楷。謀謨上側，將如元首之有股肱；經制邊方，不啻一身之使臂指。遂蒙推輓，猥玷藩維。自憐無叔子之才，慰襄耆舊；孰與主將軍之策，賴漢公卿。《可齋雜藁》卷一〇。

兼湖廣總領屯田使謝宰執啓

易地斡方，甫問邊藩之戍；自天申命，俾兼耕餉之司。渙加大造之扶持，益重小人之責任。戴恩隆厚，拊己凌兢。竊惟理兵足食，有國之大經；因田制穀，當世之急務。鄧侯之佐漢業，始兼舉於關中；孔明之抗魏師，嘗交修於渭上。自昔於斯二者，若人乃能一之。矧今上流，有嚴外治。合兵財而

供調度，講農戰以强本根。通融一家，經營幾載。然且庾粟腐紅之未見，田萊荒白之尚多。非得實能，曷堪並任。伏念某壯雖有志，老已無能。猶十駕庸材，何能追於千里；以儋石微負，疇克舉於百鈞。誤被甄鎔，仍奉鞭策。觸熱甫祗於官次，防秋已在於目前。給竈攸司，代庖是愧。正慮急癸庚之呼，詎容緩戊己之屯。公銅悉以付之，僉論爲之駭若。意徒欲廣，其如北海之疏；力盡猶求，正恐東野之敗。匪依所覆，何時不虞。恭惟某官學者津梁，國之柱石。弼亮中興之世運，作成後進之人材。戎馬器械之修，將圖回於境土；錢穀甲兵之問，加軫念於廟堂。致蒙收烟瘴之孤蹤，畀風寒之隆委。顧多取數，乃二得兼。某敢不砥礪丹衷，銘銜洪造！仰承長算，懼無營平期月之功；竊慕古人，願課叔子季年之績。《可齋雜藁》卷一〇。

陞徽猷閣謝宰執啓

再陞閣以護師，俾華易地；三循墻而辭寵，靡克回天。拜綸綍以增榮，佩鈞陶之有造。伏念某素無他技，誤辱殊知。付之江漢之一方，畀以兵食之二者。蚊蝱負岳，任重力綿。鼫鼠飲河，分踰量溢。用避西廂之超躐，願殫南紀之蕃宣。表雖極於陳情，令弗蒙於反汗。組文璀璨，光騰雲漢之章；袞字陸離，價重瀛洲之選。鞠躬肅拜，斂衽知歸。恭惟某官登明選公，集思廣益。儲人材於夾袋，以副柬求；覽天下之輿圖，不輕委任。致令塵陋，疊被恩榮。當勉竭於駑材，用仰酬於鴻造。古人遠

矣，力辭敢效於南城；小子斐然，私謝敬陳於東閣。《可齋雜藁》卷一〇。

荆閫一年謝宰執啓

將郤縠之中軍，氣難再鼓；書陽城之下考，恩重一陶。潔子墨以修辭，扣主書而布謝。伏念某心隨髮短，智與齒疏。西嶺東淮，等飛鴻之踏雪；北雲南夢，驚老馬之依風。二事猥共，一毫何補。冒焉甲戌之簒，愧乏前籌；問之庚癸之供，凛虞後爨。賴春秋之知我，勉夙夜以在公。正兹惜陶侃之分陰，倏又見宣王之六月。囿身洪造，鏤德丹衷。恭惟某官以帝者師，立生民極。六計會吏，某勤某怠之必稽；八柄詔王，予廢予置之自出。尚容玩愒，端藉覆持。某敢不食息知歸，糜涓思報！兵可决以期月，倘能了湟水之屯；農將告以及春，當即上柴桑之請。《可齋雜藁》卷一〇。

轉正議大夫謝宰執啓

海島平蠻，捷上來庭之款；巖廊賞士，秩加去位之官。亞三品以升班，愧一毫之何力。循墻弗獲，踼地知歸。眷惟朱崖黎母之陬，時有潢池赤子之釁。隔鯨波之浩渺，踞鼠穴以憑陵。向桴鼓之屢驚，率皆累歲；近干戈之輕動，亦且期年。剿之不足以示威，縱則又幾於逆命。弗圖俶擾，汔底還安。某庸甚

樗材，頃爲桂牧。不敢以少敵而忽，況有蜂蠆毒乎；未嘗以多殺爲功，猶歐蟲蝨而已。起久閑之老將，姑一出於輕師。軍聲甫揚，敵氣隨折。端自威靈之昭布，敢希優渥之誕頒。奮漢將之樓船，曾微顯績；施隋宮之門戟，曷稱新榮。不有此天，孰爲之地。恭惟某官濟時碩輔，貫日忠忱。謂軍國之有紀綱，一賞豈輕於僥予；視鎮海而如畿甸，羣情自得於周知。大造不私，小勞亦録。某敢不祗承休德，勉厲愚衷！以南方付之，豈敢復言於潁事；願北邊晏若，庶期卒就於蔡功。《可齋雜藁》卷一〇。

除寶文閣學士制置大使謝宰執啓

分陝來宣，疆理乏告王之績；登瀛疏寵，藩垣加命使之名。共二事以俾仍，至屢辭而弗許。恩隆块圠，感極輪囷。竊觀治平建閫之初，以晦叔始居是選；紹興分閫之際，必元鎮乃大厥官。是皆昭聖代之寵綏，于以重儒臣之鴻碩。倘略微於成效，曷兼紹於前修。如某者猥備重弓，已衰再鼓。縈心國事，眉無一日之伸；過眼歲華，髩益三霜之老。矧值時之水潦，敢馳想於關河。屬自桂林，已膺奎札。勉畫遵於玉斧，期缺補於金甌。然如張華、杜預之意豈盡同，必知孫綽、蔡謨之議謂未可。曾弗度時而量力，不圖成事之因人。江山復識，日月幾何。城郭重來，人民猶是。鍛乃戈矛，礪乃鋒刃，士用命焉；剪其荆棘，驅其狐狸，國之靈也。孤蹤奚取，上賞首頒。靡容考父之循墻，固俾鄭僑之受邑。夢寐九天之隔，忽到邃清；封圻十二之連，增榮廣永。侈師中之錫命，戴泰内之包荒。恭惟某官

間世坤珍，清時鼎鉉。劃開霾曀，當吾道之方春；沛作膏霖，副國人之望歲。握斗樞而旋轉，畫星野以整齊。榜溫國客位之三條，見大公之無我；備吕相人材之夾袋，雖小善以弗捐。運精神於圖回經武之間，示指蹤於科瑣憂邊之際。致令庸陋，亦被奬提。某敢不淬厲冰霜，綢繆陰雨！報湟水之圖不七日，所祈中主於弱翁；課峴山之積以十年，惟恐後虧於叔子。《可齋雜藁》卷一〇。

除龍圖閣學士謝宰執啓

護師軫野，愧再歲之罔功；進秩奎圖，玷三朝之疏渥。一陶有造，累牘莫辭。竊以中朝學士之班，首重西序儒臣之選。希文分陝，僅兼寓直之除；潞國鎮秦，始受爲真之拜。以華外服，必若前修。如某者自信迂愚，素非清望。執干戈而衛社，矍鑠何能；睹城郭以懷人，凄凉舊跡。幸廟謨之有賴，底疆事之無虞。六月王師，績愧岐陽之鼓；十年法從，夢驚長樂之鐘。正嗟辭南城印以靡容，雖欲移北山文而莫遂。所期逭責，敢望躋榮！一氣之轉鴻鈞，同宇内陽和之均被；三點而足龍字，非筆端造化以曷成！恭惟某官千百載之天人，八九分之地位。調梅而亨鼎餗，同心共濟於時艱；連茹而包泰荒，多士翕爲於世用。以歲終而會吏治，當月正而布教條。惟一二臣同，俱示寵綏之優渥；以六十里役，亦令精采之作新。致使微蹤，例叨明陟。某敢不銜恩块圠，畢力驅馳！借江漢雅以對揚，知有王休之上報；奉河洛符而推測，願觀世運之中興。《可齋雜藁》卷一〇。

全宋文卷七八五三

李曾伯　四三

代漕幕謝丞相得外臺薦啓

選穽沉淪，虧丘山於一簣；化爐块圠，舉草芥以千鈞。遂令底幕之綴員，獲玷外臺之合穎。恩深埏埴，感著輪囷。竊以世當清明之時，是雖舒翮揚英，無一善之或棄；士生貧賤之際，然有懷材抱藝，爲衆人之不知。愚嘗覽《鄒陽傳》而至先容之辭，讀昌黎書而及借勢之語，未嘗不掩卷以三嘆，固久懷埽門而一鳴。然屢獻而售荆璞者有之，如片言而乞趙璧者寡矣。蓋未有嵬瑣一介之陋，冒昧咫尺之恭，慨然轉機，捷若應響。若特達之異遇，必瑰奇之偉人。如某者家本寒生，世無微援。訓承弓冶，但知誦先人之故書；跡陋芻蕘，安能建當世之長策。勉與時而奔走，姑付分之低昂。萬里岷嶓，落落何所成事；一官襄漢，碌碌未免因人。故其隸銓曹之籍者幾二十年，上考功之第者僅五六載。拙於進取，誠以迂愚。比欠浮圖之尖，敢萌蓬萊之想！南溟鯤化，方引首於天風；北海鶚騰，忽飛音於

雲漢。遂使老蠶之作繭，庶令涸鮒之揚鬐。環六路人物之材，頓收樗櫟；微三階造化之地，曷入甄陶。恭惟某官鼎鼐元勳，蓍龜先識。佩國家之輕重，關華夏之盛衰。端委一堂，運乾坤於掌握；弼諧二紀，新廊廟之精神。既春容以封淮海之鯨鯢，方談笑以洗河洛之荆棘。勢隆赤舄，志篤緇衣。凡申國夾袋之儲，莫匪四方之彥；得劉公手書之賜，蓋踰十部之賢。遂俾么微，亦公薦拔。雖出使節菲葑之采，實緣相門桃李之榮。某自茲感切於肺肝，唯恐老生於髀肉。志氣銷於期會簿書之細，事業泯於塵埃歲月之侵。一失其時，萬殞莫報。儻試之於繁劇，願及此之精彊。擁篲執鞭，苟覆侈兄弟難逢之會；銜恩結草，誓當酬父師不及之恩。《可齋雜藁》卷一一。

代謝制帥合薦啓

數年受察，轉移屢費於鴻鈞；一日許歸，吹送又騰於鷁表。始終拜賜，俯仰銜恩。惟人材自漢魏以來，而論者謂荆襄之盛。四方所會，多士知歸。然此間自有伏龍，微德操而幾失；而治中乃可展驥，必魯肅而後知使。一時不際於風雲，則二子亦淪於丘壑。矧歷觀於近世，尤倚重於上心。然而落落臺省之華，與夫彬彬麾節之寄，類由幕府，薦自朝廷。孰云嵬瑣之蹤，亦在品題之數。伏念某命如紙薄，材乏線長。一官勉繼於箕裘，千里浪隨於弓劍。功名機會，未嘗萌捷徑之心；州縣塵勞，久已付窮途之分。昔幸受知於玉帳，首蒙掄擢於銅章。越俎郡符，吹竽帥幄。既薦之宸綸搜訪之始，復置

之漕幕周旋之間。六七載之叨恩，所以奬提者不爲不厚；再三剡之申辟，所以成就者不爲不深。其如黄楊之運未通，雖有丹鼎之功莫轉。鑛金頑鈍，正慚重累於鑪錘；斷木輪囷，詎敢再希於黼黻。不圖薦墨，又玷雌黄。得非憐去燕之離巢，將必欲窮猿之得木。非萬里侯相，儒雖乏用於疆陲；有十從事書，歸庶有辭於鄉曲。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洪勳。陝以西召公主之，斗以南仁傑而已。兼資文武，出將入相，古王佐之才乎！雜進巧拙，登明選公，此宰輔之方也。憂勤十載，甄擢羣材。聯四牡使臣之輝，同加公論；示一介行李之重，不靳殊褒。某敢不踴躍歸程，銘藏宏造。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駑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歎。《可齋雜藁》卷一一。

代謝京西漕合薦啓

三年服役，幸依龍節之華；一日許歸，誤玷鶚書之寵。羽翰借順，頂踵知恩。竊稽前史之人材，夷考昔賢之事業。定關中之餉者予蕭相，稱祁山之漕者曰孔明。意必有於宏規，斯可傳於來世。及觀舉信，則乃數言於國士；暨論薦琬，則至再表其正臣。始知千載，獨得兩公。其待二子，猶出一揆。不圖今日，復見高風。伏念某才乏線長，命如紙薄。幾載江湖之汩没，一官州縣之塵勞。乘鴈雙鳧，曾不繫人之輕重；大鵬斥鷃，由來付分之低昂。粤從井邑之脱韝，首荷星臺之推轂。郡符越俎，帥幄吹竽。繼縱更於公車，遂使令於賓幕。樵蘇千里，殊乏婉猷；厦屋萬間，僅逃曠戾。中荷化工之块

扎，嘗加好語之吹噓。斷木輪囷，顧不堪於斲削；鑛金頑鈍，乃屢費於鑪錘。其如黃楊之運未通，雖有丹鼎之功莫轉。滿船明月，方將盟江上之鷗；一紙春風，猶俯逆幕中之燕。遭逢若此，感激謂何。恭惟某官社稷世臣，衣冠碩望。子孫鄧、耿，漢氏相與始終；叔姪籍、咸，晉人稱爲大小。茲禮樂副皇華之遣，而詩書參元帥之謀。樽俎折衝，特其餘事；弓旌舉善，同出盛心。遂騰連璧之書，曲示采葑之意。某敢不服膺弗失，載德以行！馬何止戀廐之情，鵲尚作依枝之想。非班超萬里侯相，進宜無用於疆陲；得劉公十從事書，歸庶有辭於鄉曲。《可齋雜藁》卷一一。

代澧倅謝制使列薦啓

刈漢廣之楚，盡得儒英；采澧陽之蘭，兼收吏隱。方一騎上和門之謁，忽四夔騰魏闕之章。價重泥塗，恩濃丘嶽。竊以官居半刺，乃一介升沈之分；世有達尊，繫片言取舍之重。顧瞻會府，尚論古人。士元起於治中，皆孔明之薦也；柬之用自長史，非仁傑則老焉。每嗟人材遇合之素難，敢謂公道昭明之復見。恍傳盛舉，夐掩前聞。伏念某智小挈瓶，材陳窺管。三百年之門户，寂寥無人；數十載於江湖，漫浪爲吏。付分鷃鵬之上下，寄身鳧雁之東西。衮衮塵埃，頭盡爲白；碌碌州縣，眼孰與青。伊兩年在雲夢之濱，幸千里託峴山之府。鵲正依月，三匝而欲去；馬忽遡風，一鳴而俾來。誦昌黎于相公之書，方愧丘垤澗谷之奚取；擬子厚李尚書之啓，將欣蓬瀛崑閬之獲登。不圖未見於江楓，

乃辱先收於蹊李。許樂克於四下，譽出衆驚；空伯樂之羣中，顔爲獨厚。僥踰溢美，跼蹐銜休。恭惟某官九牧老成，三朝師表。總平天下之疆域，新大元帥之旌旗。晉公威名，雖蠻夷君長而亦問；司馬德望，凡兒童走卒而皆知。方兹清湖海之腥風，埽穹廬之虐焰。報功衮舄，銘績鼎彝。迹稷契，心伊周，將見千載侈聖賢之懿；政由求，文游夏，況聞一門富道德之流。然且璠璵滿櫝，而魚目兼收；韶濩在廷，而蛙吹雜進。遂使潁川之聾吏，亦叨北海之剡書。某敢不冰檗平生，霜筠晚節。佩鴻鈞之块圠，竭駑驁乘之馳驅。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倘獲升於常調；國士待我，報以國士，誓無負於師門。

《可齋雜藁》卷一一。

代謝制帥舉狀啓

孤舟夜月，正憐蘆葦之飄零；一紙春風，遽得梅花之消息。光華歸路，驚喜寒途。竊以舉員之難，職司尤重。譬諸梓人之有梁棟，爭運斧斤；亦猶醫者之得參苓，何憂溲勃。不倚大造，孰憐小材。如某者半世浪遊，九州客夢。少年之髮已白，參軍之衫尚青。弓冶一官，但知依本分以無事；擔簦萬里，豈爲得便宜而再來。窮猿非擇木而棲，駑馬實戀軒而至。廩存虚禄，如水寒不食之魚；家寄他州，類星稀無依之鵲。幸有鄉父師者在，輒忘郡僚屬之寒。方拜油幢，乃收藥籠。賜以黄金百斤之諾，繼之華衮一字之褒。喜動枌榆，價重葑菲。恭惟某官兩朝碩望，千載真儒。坤維之委寄方隆，鼎

席之登庸可俟。仕宦而至宰相，行且補天；富貴而歸故鄉，尤加評月。致令噲伍，亦玷韓門。某敢不金石此心，冰霜其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終藉吹噓，無失名譽。善事上官，愈重畏謹。《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金州徐帥舉關陞啓

書生學三尺法，曾微綿薄之勞；從事賢十部書，遽被衮褒之寵。轉鈞洪造，發軔終身。竊聞范蜀公有言，子弟不可廣受恩之地；吕舜從則曰，職事所以爲求知之階。未有任屬吏而輒怠上官之恭，未有處私室而妄萌公朝之薦。若爲際遇，獲遂生成。伏念某猥以疏庸，幸奉奔走。栖栖甘筚楚之賤，昵昵媿兒女之羞。汗血何爲，駒徒伏櫪；羽翼未舉，燕尚戀巢。自慚習嬾成拙之形容，偶積弄假得真之歲月。一夫决拾，雖志激昂；衆童争樵，敢貪進取。未效一日使令之役，方荷二天臨照之私。畏此簡書，凛甚芒刺。廣厦不憂其風雨，厚德已重於丘山。豈期不了官事之癡兒，亦預一經品題之佳士。輟棲臺之近水，借桃李之先春。然而資稟至庸，於粹温而何有；材猷甚拙，謂閫敏以曾無。凡兹譽過乎情，是乃愛忘其醜。筮從初吉，器易小成。恭惟某官正學津梁，諸儒標準。以一世龔黄之望，致千里齊魯之歸。樽俎以折衝，特爲餘事；弓旌以招賢士，尤切盛心。衮衣行命於補天，玉斧少施於修月。遂飛禰鶚，亦及楚猴。某敢不一飯毋忘，瓣香必敬。鴻漸於干，厲有無咎，雖虞躁進之譏；魚躍

于淵，遐不作人，惟佩曲成之賜。《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制帥舉關陞啓

詩書作帥，禮羅開皇極之門；法律爲曹，褒衮重王正之筆。政虞躍冶，立使露錐。佩大德之無垠，知小己之有造。竊以兒童皆誦君實，乃四海之所共宗師；父子俱出廬陵，必一世之所謂名士。孰謂殊遇，獲依賢明。其敢託孔李以登門，正欲聯點參之侍席。包荒進泰，初筮發蒙。伏念某分安布韋，勉習弓冶。羽翮未就，燕尚戀巢；汗血無功，駒徒伏櫪。棲棲甘筚楚之役，兀兀愧燈火之盟。幸隨桃李以結根，獲與樓臺之近水。密戴二天之覆，曾乏一日之勞。深慚習嬾成拙之形容，偶積弄假得真之歲月。吕舜從嘗曰，職事所以爲求知之階；范蜀公有言，子弟不可廣受恩之地。僥倖爲一，紬繹再三。弗敢以自暴而棄天，庶幾起不振於墜地。初無三語掾之益，遽拜十從事之頒。意將爲後生晚進之津梁，故不吝片辭隻字之鼎吕。謂好學有文者乃愛人之過譽，謂謹身思職者誠垂世之格言。非特感之又佩之，可謂至矣且盡矣。恭惟某官道義宗主，海宇儀刑。輟曳履於鴛墀，來分弓於虎幄。六龍初御，頓寬聖天子之殿西；羣馬皆空，盡得士大夫之冀北。蓋由歸斯受，而無訑訑之拒；是以幡然起，而皆于于其來。覺後覺先，不以達於先而後可略；成小成大，不以舉其大而小或遺。遂令不了官事之癡兒，亦與一經品題之佳士。某敢不謹守家法，圖報私恩。魚躍于淵，遐不作人，深被曲成之賜；鴻

漸于干，厲有無咎，第虞躁進之譏。不負所知，請事斯語。《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制帥舉改官照牒啓

疏道源一勺之水，向初筮以發蒙；援選穽萬仞之淵，今再索而得坎。青氈雖舊，華衮載新。由骨而肉以知恩，自頂至踵而拜賜。喜踰膜外，愧溢顏間。竊嘗觀蜀道之人材，稽古初之薦舉。惟諸葛之擢蔣琬，至再表其正臣；若鄧侯之拔淮陰，亦數言其國士。乃知兩公相去於千載，其待二子皆同於一心。罔俾高風，專美前哲。伏念某讀書有限，涉世未深。三年刻楮以何爲，終日握苗而無助。用資蔭不由科舉，雖龜山弗以爲偏；席父兄而爲美官，至伊川則曰非幸。嗟童子焉知於夷竄，猶學人豈善於操刀。固聞取果未熟而時至自然，或謂登山有道而徐行不倦。本未萌進之以寸之念，豈自意間不容髮之機。問南溟之鈞，方妄起鯤化爲鵬之想；剡北海之墨，乃復叨鷙不如鶚之書。賜之珍灑之潤温，寵以寶題之奬拂。昌言十六，莊誦再三。不出家庭，敏明何有；已荒筆硯，隻博曾無。倘令試於小冠，寧不傷於美錦。飄飄雲氣，字字春風。矧竊聽於輿言，謂莫難於職剡。譬神鼎必九金而後鑄，非黄鐘則衆律之不調。四皓未登，一夔已足。由曲憐於父稼，故俯拾於子薪。終始自天，生成有地。恭惟某官清時冠冕，正學津梁。遠分西南四履之封，坐釋宵旰九關之顧。昔中國之司馬，今天下之富公。出將入相，兼資武文，真大臣體；登明選公，雜進巧拙，有宰輔方。故能見一善而樂取諸人，將使無匹

夫之不被其澤。遂令乳臭之小子，載爲脚跡之門生。某敢不冰檗持心，丘山戴德。枝烏三匝，還依得月之樓臺；巢燕重來，更託連雲之厦屋。《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制帥舉改官啓

一紙春風，方許問金閨之訊；半輪寒月，遽蒙運玉斧之工。政引領以俟時，不旋踵而拜賜。凡小子有成人之造，皆大鈞推播物之恩。恭惟某官禮樂宗工，詩書元帥。輟泰階六符之望，持坤維十乘之權。不忍匹夫若内諸溝，得伊尹君民之念；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允同孟軻仁義之心。忠敬足以行蠻貊之邦，威信足以服姦雄之膽。薄海黎庶，喁喁然望公之爰立；中原父老，欣欣焉知國之有人。生乎斯時，況我多士。是宜遊子儀之幕者皆將相，登河汾之間者俱公卿。衮衣繡裳，富貴不忘於白屋；丹砂赤箭，搜羅盡屬於碧油。惟强本所以折衝，惟薦賢所以報上。如兹德業，宜在鈞樞。某材類瓦雞，學猶刻鵠。無祁午之智，誤若祁奚之舉親；乏魏戊之能，乃如魏舒之分屬。因循歲月，苟且塵埃。志雖慕於康莊，分已甘於選穽。一兔在野，固未免於得人；八駿盈廷，詎敢希於異顧。方渙先庚之令，俾需豕亥之編。拔毛遂於囊中，知已歷三年之久；授子房於圯下，乃不踰五日之期。桃蹊正佇於陽春，梅隴倏回於寒谷。遭逢若此，稱塞伊何。山岳銜恩，敢昧塗原而潤草；冰霜厲節，斷無改葉以易柯。《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夔帥舉改官啓

朱衣選士，嘗登元禮之龍門；華衮論褒，猥玷正平之鶚表。雖臺閣更相於汲引，而家庭曷副於品題。感浹肌膚，愧形面背。竊考歷代薦賢之制，雖聞當時同姓之公。惟龐統非百里才，嘗辱耆舊龐公之鑑；而何武有宰相器，曾膺郡守何壽之知。固非厚於私恩，蓋皆基於公舉。載經識擢，見謂光榮。如某者涉世尚疏，讀書有限。終日擾苗而無助，三年刻楮以何爲。席父兄而爲美官，常負伊川不幸之訓；用資蔭非由科舉，敢安龜山無慊之辭？猶學人未善於操刀，而童子烏知於夷竈。因循歲月，苟且塵埃。登山方謹於徐行，掘井詎懷於知進。萬人逐兔，姑未免於得心；一朝獲禽，恐亦幾於詭御。故寧安於愚分，曾未啓於妄圖。豈期篤契好於鯉庭，乃獲達姓名於烏幕。久刓楚印，遽吹齊竽。良以爲場屋舉子之時，蓋已出門墻下士之列。遂誤點蠅而成畫，載周書馬之闕文。頓使菲葑，光聯桃李。然而但深嵏不恤緯之憂。過勤八字之褒，曾乏一毫之稱。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恭惟某官斯世羽儀，多士模楷。大江之西正派，北斗以南一人。乘關上之青牛，喜紫氣一方之久駐；訪樓頭之黃鶴，類白雲千載之重來。德望已十元結之不如，勳名方百子駿之莫及。儒流砥柱，障回瀾而東之；善類甄鎔，有大造於西也。敢謂才不才而言其子，乃蒙幼吾幼以及諸人。力借羽翰，恩深骨肉。某敢不松筠厲操，冰檗持身！依坡翁以平生，是雖乏豫章醫國之用；

慕惠勤於退老，斷不負廬陵好士之風。《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四川都大薦辟啓

外臺聘士，千金廣駿骨之求；內掾綴員，九鼎借鴻毛之重。聽兩端而自擇，見一善之不遺。輿論稱榮，親顏助喜。竊以知己實天下之至重，知人尤君子之至難。賈石衒玉，淆錯以並陳；工瑟好竽，投合之不偶。東野正士，而窮餓無所遇，非習之則甘食薺之寒；侯喜文人，而貧賤所不知，微昌黎則老委途之困。信先達片言之予奪，係下士終身之升沈。曾謁大鈞，兼收小草。伏念某未通六甲，僅識一丁。少雖勉於箕裘，壯已荒於鉛槧。駒徒戀棧，燕莫離巢。誤同祁午之舉親，獲與魏戊之分屬。嫠不恤緯，深慚肉食之謀；子弗荷薪，尤愧素餐之誚。掘井妄懷於加進，登山方謹於徐行。味伊川不幸之言，縱弗敢父兄之席勢；佩蜀公廣求之戒，寧免以子弟而受恩。致雖久倚夫子之墻，未獲一登造父之肆。辱公特達，不汶瑕疵。既薦之以北海正平之書，又許之在南涯處士之選。雖踰券外，已拜楮中。政虞委分於蓬蒿，莫遂託根於桃李。敢期剡墨，涛賜雌黃。求而不得，有得於弗求，蓋已出夢想之外；舉爾所知，焉知之而舉，況未睹眉睫之間。曲憐鳧鶴之短長，致徇魚熊之取舍。昌言十六，嘉獎再三。始終厚德之歸，託附謬材之愧。恭惟某官聖賢閫奧，道義津梁。指金華之石以化羊，自是麾斥乾坤之手；摘玉壘之山而市駿，少分拊循蕃漢之權。學術正而斯有正規模，力量大而宜有大事業。

扶持壽脉，丹心存報國之思；涵養人材，青眼寓薦賢之頃。顧謂萊庭之契好，素依棣萼之聲華。子其子，親其親，不間體膚之愛；老吾老，幼吾幼，遂叨羽翼之恩。一經品題，百倍光燄。某敢不冰霜厲節，金石將心。儻藉璩牋璧，獲顯價於和氏；尚遵郡奏璞，猶思鬻於鄭人。《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制帥特薦啓

邊邑綴員，幸橐鞬而在列；閫垣剡薦，叨俎豆於其間。飛來一鶚之好音，猥玷四夔之異選。恩深肉骨，感極涕頤。竊聞前輩無以成否而論人，盛心惟知賢能之報國。孟明不以一眚棄，共推子桑之忠；左車猶以千慮求，卒爲淮陰之用。蓋其有能有不能者人也，至於或幸或不幸則天焉。非上以真見而別之，恐世無全材於此矣。不謂今日之舉，得於古人之中。伏念某鉛槧寒生，箕裘墜族。天賦艱難之薄命，人知奔走之粗才。千里依劉，妄希宦徑之捷；兩年宰費，將圖縣債之償。每虞操刀製錦之傷，不閑擐甲荷戈之事。蒼茫沿檄，冒昧遐征。淒涼絶塞之悲風，黯淡孤城之落日。虎頭食肉，知無福將之緣；馬革裹屍，幾中胡兒之手。脱命萬死，挺身一歸。捫葛攀崖，徧歷山谷不毛之境；茹草齧雪，間無水漿入口之時。忘其見申息之羞，來以就街亭之譴。謂宜鼛鼓，以戒覆車。既還舊役之青氈，復賜殊褒之華衮。融表載出，漢軍盡驚。恩波當一洗之餘，冷灰有再然之望。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重臣。功成一紀之星霜，名動三邊之草木。獨持鎖鑰，關門謹北道之防；孰料奕碁，局面有

西風之異。指授貔貅之勁旅，力當蛇豕之逆鋒。胸中甲兵之奇，敵宜辟易；人間匕筯之落，我獨從容。方茲趣公衮以詠歸，然且攬儒珍而待用。遂蒙推轂，亦及傷弓。載念某家有雙親，年俱六秩。此敬仲所以怯敵，而聶政不敢許人。我馬我車，竟非書生之技；某丘某水，惟思小子之遊。願借順於鴻毛，俾獲隨於鷁尾。念家庭之私請，早賜放麑；作鄉里之善人，尚知刻鵠。吏生拜德，九殞難忘。

《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京西漕舉政績啓

受容龍節，政慚墨綬之卑；借譽鶚書，載録青氈之舊。意者得所聞未若得所見，是以舉於昔而復舉於今。頂踵恩深，肺腑感極。竊以愛人學道，雖並邊邑之吏惟難；報國薦賢，以部刺史之奏爲重。蓋職繭絲者或疏於保障，優撫字者或愧於催科。世有孔明，乃知奇蔣琬之器；時無子敬，未免老士元之材。是必得於翹英，始不辜於奬拔。如某者未之聞道，何所取材。户門雖起於儒家，面目浸成於俗吏。功名早歲，歎交臂而失之；州縣窮途，疇引手而援者。棲遲數任，奔走四方。謂宜爲箕必學，而姑習於良弓；敢意操刀未能，而使製於美錦。倏焉歲月，隨在塵埃。賴推挽於明臺，獲甄陶於大鬮。七階脱選，外叨班籍之榮；千里省親，歸絶簡書之畏。鼠飲河而已足，蠅附驥以敢期。忽拜置郵，洊頒剡牘。跼蹐南容之三復，光華北海之一書。首加念於近民，末過許於能任。曰畫諾、曰幹術，曩奚

幕辯之可稱；謂廉謹、謂精明，茲特官箴之是守。文浮於實，譽過乎情。售駿骨以千金，重鴻毛於九鼎。得兼隴蜀，聲滿楚梁。恭惟某官社稷世臣，衣冠碩望。將以繼黃河泰山之帶礪，暫煩護方城漢水之金湯。謀元帥，作三軍，爰授韓厥佐戎之任；鎮國家，撫百姓，久推鄧侯給餉之功。豈徒折遐衝於樽俎之間，方且收人物於網羅之下。顧斯衰邑，密在附庸。寂寥數載之中，坎坷諸公之迹。藐焉孺子，幸未曠官。遂風厲於提封，用表騰於魏闕。某敢不雪霜厲操，山嶽銜恩。簾燕重來，蓋喜庇身於大廈；轅駒雖陋，誓當竭力於長途。《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唐經略特薦啓

取六鼇於一舉，嘗叨北海之薦書；誦四牡之五章，猥繼東州之賢轍。培植李蹊之力厚，摩挲棠蔭之恩濃。謝語延稽，感懷激烈。竊以皇華遣使，環一道以觀風；藻鑑掄材，總六條而察吏。汎觀自昔，古不乏人。帶櫑具以謁勝之，豈無曼倩；賦梅花而上味道，固有廣平。然未如眉睫一見之間，遽乃許俎豆諸公之上。一飛鶚表，載踵駟原。於古人求之亦無，行天下得此蓋寡。伏念某零丁墜緒，瓠落庸才。淒涼燈火之盟，汩沒泥途之役。一行作吏，老歲月於征鞍；千里依人，視家山如傳舍。躔悲風木，絶想烟蕪。顧於軍旅之舉未嘗，乃俾金革之事無避。麟堂驂乘，寸晝蔑聞；犀渚代庖，一毫何補。數月粗逃於瘝曠，二天曲借於帡幪。敢望雌黃，乃叨剡墨。寵以數十言之過譽，置之二三子之前

陳。鄭公之轂少推，立增聲價；蕭相之規未遠，遂玷轉輸。既誤陟於郎闈，且仍陪於議幕。凡致敝篇千金之重，端由華衮一字之褒。在小己何以得斯，微大造所不及此。恭惟某官正人標準，公論權衡。頃漕江東，已繼質肅公之軌；茲殿南服，無媿昌黎伯之碑。皆由憲府之班，深繫朝紳之望。百年幾見，異世同符。方將輔贊明主，舉之三代之隆；所以汲引善類，惟恐一士之失。凡登安定之門者無曲學，而入古靈之藁者皆名臣。孰謂迂疏，亦塵笑拔。某敢不激昂末路，勉勵初心。望三仙山縹緲之居，恨烟霞之尚隔；玷六君子品題之目，誓霜雪以不凋。《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制帥舉著述科啓

烏幕儲英，論薦有千鈞之重；鯉庭綴冗，揆能無一線之長。遽令與文學之科，寧免玷賢材之録。恩深浹骨，愧溢厚顔。竊以推賢舉吉〔一〕，雖前輩之盛心；著書述言，豈後進之能事。必老泉之可爲荀子，始可副廬陵一見之知；非安石之不減揚雄，何以辱南豐平生之許。士而有志，代不乏人，未聞刀筆俗吏之愚，而被荷橐近臣之選。如某者智難語上，材不及中。分安莊鷇之非鵬，跡類楚雞之似鳳。秋風吹拂，早雖貪桂籍之香；春雨離披，今已絶桃源之夢。一行作吏，萬里侍親。正猶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駒徒戀豆，燕莫離巢。每懷伊川父兄席勢之辭，盍守蜀國子弟受恩之戒。不虞鴛鴦，亦達龍門。未由上于襄陽之書，遽已飛孔北海之表。昌言十六，稱奬再三。一丁僅識，寧博而

通；六甲未知，奚敏而瞻。矧曾微於賢譽，徒誤見於薦揚。文以氣爲主，而所以養氣者未充；文貫道之器，而所以聞道者未熟。方愧山下泉蒙之義，初無水上風渙之章。後恥王勃，前愧照憐，焉敢附清流之項背；遠取居易，近舍皇甫，若爲塵碩德之齒牙。際會自天，作成有地。恭惟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文章扶八代之衰，德望繫四海之重。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允同孟軻仁義之心；不忍匹夫若納諸溝，未究伊尹君民之學。行且以五色之線補舜衮，暫煩以一丸之泥封漢關。出將入相，兼資文武，真大臣體；登明選公，雜進巧拙，有宰輔方。遂蒙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挈之膝下，置在籠中。載念某進非科名，仕以資蔭。雖大造不拘於流品，而小材恐越於彝規。自茲出於陶甄，敢不加之鞭策。推明孔道，雖莫贊游、夏之辭；叛去韓門，斷不效籍、湜之輩。益堅此志，毋負斯文。

《可齋雜藁》卷一一。

〔一〕吉：似當作「善」。

全宋文卷七八五四

李曾伯　四四

謝興元帥舉文華科啓

十國爲連，久願出賢材之録；一行作吏，乃令在文學之科。茲儒者之所爲榮，豈孺子之所能稱！恩深肉骨，愧溢汗顔。竊以詞華之士，雖代不乏材；品題之目，則文必副實。而況考之自昔，尤不輕以許人。太羹玄酒，玉斝瓊杯，未爲當近代之論；奇花美女，瓦棺篆鼎，不過示當時之誇。惟我本朝以來，其間名世者作。如師魯變西崑之體，四方由是以推尊；非後山得南豐之宗，諸公曷爲之嘉賞！必可追於古作，斯不愧於文稱。鼠技何能，鴻鈞見取。伏念某狀難醫俗，骨未換仙。向雖議妍媸於丱角之中，今已悔雕篆於壯夫之後。丁頭粟粒，大略類俳；藥褚醬蒙，旁觀貽笑。勤哉父稼，荷以子薪。每嗟莊鶚之非鵬，敢謂楚雞之似鳳！依紅泛緑，空塵掾吏之流；對白抽黄，已廢書生之習。幸趨風於烏幕，素締好於鯉庭。顧初無楓江之句以聞名，又曾乏梅花之賦以見意。瑣瑣横道，瓠瓢奚庸；

桐梓成材，菲葑盍棄。乃不遺於小藝，亦俾在於殊地。褒踰華衮，好甚緇衣。然而文以氣爲主，而所以聞道者尚淺。方寄人之籬下，乃出公之籠中。未見歐陽，遠取居易。攀龍附鳳，式諧平日之心；舍魚取熊，屬饜小人之腹。若爲修飾，獲與作成。恭惟某官王室金湯，帝宗柱石。一節不移於夷險，四海倚爲之重輕。錦守漢關，坐制黑水梁州之域；弓分晉幄，久寬青天蜀道之憂。以王事孔棘之初，正人物如林而起。順鴻遇風，巨魚縱壑，行當明良會遇之時；白駒空谷，振鷺在庭，尤重意氣招徠之選。爰副聖天子殿西之想，盡空士大夫冀北之羣。至於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致令噲伍，俾在盧前。某敢不養以山下之泉蒙，取諸水上之風渙！推明孔氏，雖莫贊游、夏之辭；叛去韓門，其敢效籍、湜之輩？益堅此志，無負斯文。《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給事李尚書舉智謀科啓

位穹常伯，龍門盛元禮之名；職贊价藩，鶚表正平之薦。向雖事先生於茲有年矣，今得負天下之望爲前焉。譽極過情，恩深浹骨。竊以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人而無自見之心；所能未必用，所用未必能，士始有不遇之嘆。故百里奚嘗愚於虞矣，事秦而乃以智聞；彼李左車豈負於趙哉，至漢而斯以謀顯。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將聚衆賢而强本朝，觀千歲而審今日，苟非其匹，不在此科。豈非憐陸沉如海之官途，將使起灰冷於冰之門地。褒踰華衮，好甚緇衣。然而文以氣爲主，而所以聞道者尚淺。方寄人之籬下，乃出公之籠中。未見歐陽，遠取居易。攀龍附鳳，式諧平日之心；舍魚取熊，屬饜小人之腹。若爲修飾，獲與作成。恭惟某官王室金湯，帝宗柱石。一節不移於夷險，四海倚爲之重輕。錦守漢關，坐制黑水梁州之域；弓分晉幄，久寬青天蜀道之憂。以王事孔棘之初，正人物如林而起。順鴻遇風，巨魚縱壑，行當明良會遇之時；白駒空谷，振鷺在庭，尤重意氣招徠之選。爰副聖天子殿西之想，盡空士大夫冀北之羣。至於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致令噲伍，俾在盧前。某敢不養以山下之泉蒙，取諸水上之風渙！推明孔氏，雖莫贊游、夏之辭；叛去韓門，其敢效籍、湜之

伏念某瓠落無奇，輪囷寡用。子荷薪之弗克，勉繼世官；婺恤緯之不遑，知勤王事。退鷁屢嗟於折翅，飢鷹未免於依人。斜谷祁山，早歷梁岷之天險；方城漢水，繼登晉楚之戰場。緬懷孤雲念母之心，宜絶匹馬從戎之想。載遊幕府，又在淮壖。披荆棘之蒙茸，歷烟蕪之蒼莽。危機虎口，薄命鴻毛。丹心歲月之消磨，縞鬢風霜之剥落。偶闖垣之沿檄，叨戎監之綴員。聽長樂半夜之鐘，未能弛擔；訪武昌西門之柳，又俾問津。正惟下士之沈淪，盍叩中臺之拔擢。片辭治躍，一旦甄收。嘉奬再三，酬兼金於鼠璞；昌言十六，飾斷木以犧尊。顧久登夫子之門墻，茲始授祖師之衣鉢。一經賞識，百倍聲光。恭惟某官坡潁流風，濂伊正派。自振南床之風采，益深中宸之柬知。水鏡掄才，共仰山公之啓事；天臺弼教，一清子産之刑書。矧侍經陪昕幄之遊，而批敕振夕闈之職。埴培相業，涵養人材。觀大節必於平時，高誼每從於疇昔；謂他人豈如同姓，盛心猶軫於故家。凡寸長片善以兼收，故小智廣謀而亦取。某敢不勉殫駑力，圖報鴻私。問形勢於上流，懼莫赴投機之會；轉鈞陶於大造，冀終依播物之恩。《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總領舉智謀科啓

執鞭玉帳，投身甘五齊之間；抗牘金臺，論薦在十科之首。受知特達，揆分僥踰。遭逢大異於等倫，感激幾填於胸臆。竊以同前篇。顧方思古人而獲我心，敢謂觀千載而審今日。若爲庸繆，乃在推

揚。伏念某鹿鹿無奇，魚魚自守。少也已歷戎馬間關之役，壯而愈更江湖奔走之勞。子弗荷薪，雖莫追素餐之誚；嗟不恤緯，顧每慚肉食之謀。栖遲數仕之塵埃，牢落半生之歲月。揭遊楚幕，隨在阮厨。初何知折衝樽俎之中，是不過濫觴糟粕之末。清秋帽底，徒憶孟嘉；落日樓頭，難追王粲。政類飢鷹之側翅，願爲倦鵲之依枝。詎謂雌黄，遽加炱墨。寵以昌言之十六，爲之嘉奬者再三。材愧龍眠，敢玷南陽之人物；詞慚鸚鵡，曷膺北海之薦書。一出品題，百倍聲價。恭惟某官搢紳模楷，廊廟羽儀。祖孫唐之徵、嘉，叔姪晉之咸、籍。青霄接武，光騰太微帝座之躔；翠節披圖，奄有嶺海洞庭之域。方用《大學》理財之道，將爲《皇極》經世之規。浪擾三江，屬未鱠鯨鯢之肉；烟横萬竈，矧方張貔虎之頤。人皆凛然有急迫之憂，公獨處之如閒暇之日。方且招徠四方豪雋之彦，愛惜一夫汩没之羞。雅量并包，無工瑟好竽之難售；群品甄别，微賈玉衒石之易欺。遂使低飛，亦蒙遠取。某敢不冰霜砥節，邱嶽銘恩。舉筦庫七十家，已副平時之附麗；望門墻數千仞，尚祈異日之作成。《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夔憲舉練達科啓

登天而上蜀道，慚非油幕之玳簪；乘月而下渝州，忽入繡衣之玉斧。一玷明臺之題品，倍增行路之光華。何物么微，辱公薦舉。竊以才雖因試而後見，事非久歷則未精。故金以鍊而始堅，而繒非練

則不潔。聞諸前輩，蓋有格言。或云以事練心，則喜怒哀樂、應對起居而不亂；或謂以變練節，必煩苦雜擾、閑冗倦辱而後成。信知人才淬厲，上固有方；非得世故老成，士豈輕許。若爲末學，而在殊科。伏念某涉歷甚疏，講磨未熟。跡類楚雞之似鳳，分安莊鷃之非鵬。弗肯穫，弗肯堂，姑藉畚菑之業；胡取囷，胡取億，蔑聞稼穡之勞。燕雖久於幕中，駒尚甘於轅下。甫依茗節，適玷棘闈。遂叨捧檄以便親，因獲負書而過里。堂堂機會，徒抗志於雲霄；滾滾塵埃，方棲蹤於風雨。偶值小人之役，來登夫子之墻。豈期一見而賞朱絃，不待片詞而得白璧。昌言十六，嘉奬再三。是雖駿蔑受叔向之知，孟明辱子桑之舉，北海上正平之表，東野得習之之書，未有遭逢，如此特達。稱之天下以難遇，當於古人而是求。恭惟某官道之淵源，學者山斗。堯陛早聯於鵷鷺，周原暫駕於駱駟。弼教明刑，俗已巴涪之化；薦賢報國，士皆齊魯之歸。然而柟櫨楓柞，惟匠石是求；芝术參苓，在藥籠不乏。曷致才不才而言子，亦蒙幼吾幼以及人。立借齒牙，俾生羽翼。某敢不冰霜厲節，邱嶽銜恩。萬里旋歸，已借長風之吹送；平生附麗，尚知小草之相依。《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史尚書應詔舉兵機科啓

求文武之士如不及，上方廣從橐之咨；學軍旅之事則未聞，孰謂在公車之薦。塵埃一介，俎豆四夔。眷人才自昔以難知，如兵事在今而尤重。謂郤穀可帥，端由閱禮以崇詩；得元凱其人，豈必跨馬

而穿札。若孔明之表向寵，暨安石之舉謝玄，皆能識萬里之戎情，張三軍之士氣。以之應令，斯謂得人。如某者鐵硯違心，鉛刀誤手。幾輛費平生之屐，一官類上水之船。不能效海翁之鷗舞而弗下，未免聽東野之馭盡而猶求。栖栖籬落之依人，汎汎巾瓶之委分。凋零鬢雪，牢落心灰。顧久登夫子之宮墻，素獲事長公於幕府。悲風絶塞，落日孤城。血軀屢付之鴻毛，肉相終非於燕頷。災生福過，創鉅痛深。已甘土木其形骸，敢作燈碁之夢想。調公鼎鼐，何如一手之陶鈞；著生衣裳，更傍誰家之門户。魯侯之不遇天也，周南之獨滯命夫。敢期塤篪一意之生成，未忍溝壑匹夫之擯棄。取諸申公夾袋之數，置在古靈薦稿之間。華衮過褒，青氈增重。復不遠而無祇悔，蓋令速悟於迷途；泰包荒而弗遐遺，益見兼容於偉度。有恩如此，其忍負之。恭惟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父子韋平之事業，弟兄坡潁之聲名。尹正黄圖，人服神明之政；論思紫禁，天開輔相之階。絲綸四美，不邁前聞；衣冠一門，見謂盛事。密勿星辰之曳履，春容風雨之對床。大而計安社稷，皆扶持憑藉之規；小則薦進賢才，爲奔走鼓舞之地。遂令嵬瑣，亦被品題。某敢不金石初心，冰霜晚節。移首丘之一死，答大造以終身。失東隅而收桑榆，固未遲於報效；遇中原而奉鞭弭，尚願畢於馳驅。《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吴侍郎舉監司科啓

位隆漢橐，俶觀推轂之公；職佐淮藩，誤許乘軺之選。是雖事先生於兹有年矣，今得負天下之望

爲前焉。好語過褒，慚顔祇厚。竊謂薦士雖由於公道，知人必在於平時。元城從温國之遊，以無書而見取；伯長本晉公之推，因不揖而致衒。此安於分義者略同，而取之故舊者則異。乃知先達拳拳於汲引，不待後進切切於攀躋。升沈付之，遇否間耳。孰謂雅道凌夷之後，尚存昔賢篤厚之風。必惟其人，可副此舉。如某者少有遠志，壯無奇稱。屢折翅於文場，幾埋頭於吏鞅。周旋四塞，弓刀之役是親；漫浪一官，筆硯之事盡廢。風霜剥落，歲月消磨。髮種種兮奚爲，心耿耿者徒在。孤雲念母，匹馬傍人。其間機會輒交臂而失之，未有介紹爲舉手而援者。偶緣捧檄，何意彈冠。雖昔在於岷峨，嘗首瞻於泰華。尋梅載酒，對月登樓。熟聞帷幄之雋談，已識巖廊之雅量。嵇紹不孤矣，徒深著於丹衷；范叔無恙乎，詎必期於青眼。豈謂念蓋帷之敝質，垂車笠之高情，録之少常伯薦舉之科，期以部刺史選掄之備。昌言十六，嘉奬再三。售鼠璞以兼金，飾犧尊於朽木。幾年執御，僅窺夫子之墻；一旦傳衣，遂得祖師之派。恭惟某官補天大手，修月良工。父子兄弟之賢，世無與儷；輔弼疑丞之望，上素簡知。方右平左城之論思，暨西掖北門之潤色，將雍容於衮舄，顧收拾於履簪。如河南之於賈生，求能裨於治體；若武陵之於杜牧，尤樂取於詞人。惟流風遠紹於華宗，無片善不歸於洪造。致令樗散，亦被甄收。某敢不一飯毋忘，瓣香必祝。進馬周於逆旅，倘益借於齒牙；依坡翁於平生，誓不寒於肝膽。《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潼漕請舉啓

衡石程文，將使應飛龍之詔；鎖廳較藝，不一道計偕之貢。不特雜學校鄉曲以兼取，抑亦羣公卿子弟以咸來。蓋官版雖登，尚以出身無出身之異；故儒科並進，而有礙格不礙格之分。初靡爲寒畯科目之妨，乃以寓貴胄問學之勸。然而肩摩而就者，皆欲逐於一兔；鑑裁以取者，必可連於六鼇。豈容繆悠，乃在推擇。如某者讀書有限，識字未多。向雖習妍媸於卯角之中，今浸悔雕篆於壯夫之漸。香飄桂籍，僅嘗吹拂於秋風；夢杳桃源，繼已離披於春雨。一行作吏，萬里從游。雖韓縶未至於棄墻，而盧傳每嗟於束閣。非敢效德裕決科之不喜，正將以晉肅名父而未能。螢案槐忙，登府倏傳於多士；鵲閘棘鎖，背城遂試於孤軍。是雖僥倖於一擲之間，自覺衰竭於再鼓之後。辭正慙於黃絹，物乃復於青氈。既得與孔門十哲而同升，又俾在漢傑三人之偕列。詞非張騭，誤辱味道之見稱；賦取樊川，盡出武陵之加賞。蜚好音於乾鵲，傳弱羽於春鷹。茗幕增榮，萊庭溢喜。恭惟某官搢紳模楷，道學淵源。孫枝綿指李之芳，兄萼擅探花之譽。書屏丹地，素知紹興名相之家；攬轡青天，暫訪元祐正人之閣。桃李連陰於藝苑，江山咸集於詩囊。舉善推賢，益廣魚躍鳶飛之化；黜浮崇雅，方新蟲鳴螽躍之機。遂令好脚跡之門生，放出一頭地於前輩。某期捧薦鶚之書。退循鄒木之輪囷，猥與顏金之陶鑄。敢不益自勉勵，謹所操修。遼東鶴歸，最喜憑依於風

力；溟南鵬化，倘容奮迅於雲程。永矢弗諼，必有以報。《可齋雜藁》卷一一。

謝京西漕請舉啓

一行作吏，無復事於詩書；三載賓賢，適肇登於行藝。仰明使者盛心之攸屬，故寒書生陳態之未忘。誤入彀中，端出券外。進取蔑無階之歎，作成乏有造之歸。竊以畿右一方，貢闈久廢。屬時中辰，聿從科舉之進身；肆我外臺，尤念邊方之遊學。茲舜門之四闢，廣漢路以旁招。或出身無出身，其有已聯於官版；曰礙格不礙格，亦令並進於儒科。然當百年曠典之復新，必得一代名流而始稱。如某者受材弗穎，聞道未豐。歌楚些而作《離騷》，曾未工於少女；賦漢京而上校獵，徒見誚於壯夫。雖載摶鵬路之翰，歎又點龍門之額。朅填縣債，幾畔文盟。韓檠未忍於棄墻，盧傳每嗟於束閣。吏庭筆楚，甘投分於塵埃；學殖荊榛，殆絶交於師友。倏睹鳶魚之飛躍，輒忘燕雀之喧啾。以不教之孤軍，爲嘗試之一擲。天山三箭，雖興壯士之歌；東海六鼇，敢希公子之釣。恍傳墨榜，猥復青氈。居王後以爲榮，出馬右而尤過。賦慚明水，乃入宣公之品題；詞愧阿房，驟被武陵之稱賞。妄想金花之名帖，榮聯玉筍之門生。造化一新，光華十倍。恭惟某官壯猶事業，皇極經綸。胸藏慶曆范老之甲兵，世濟元祐申公之文獻。粤持蕩節，翕仰福星。給餽餉，鎮關中，自是斯世金城之重；求文武，致幕下，將爲異時藥籠之需。故能被袞繡之貴，而不忘俎豆。爰復盛時之場弗棄布韋；在軍旅之間，而不忘俎豆。爰復盛時之場

屋，曲爲晚學之津梁。遂俾非才，亦叨偕計。某敢不銅章竊暇，鐵硯加工。仰承漢廣之刈薪，更倣宋人之刻楮。寘《刑賞論》於第二，祇愧過情；陳《天人策》而至三，願酬知己。《可齋雜藁》卷一一。

代回安監丞袖啓

以《喬木贊》三復，久知王文正之後人；得《梅花賦》一篇，可卜宋廣平之遠業。矧交樂事，適在相鄉。詎非會遇之天，爲是參承之地。恭惟某官忠孝衣鉢，道義門墻。不畏疾風，知是雪山之勁草；有如砥柱，坐回峽水之狂瀾。孜孜幾年，凜凜一節。方子陽肆井蛙之怒，而臣甫拜杜鵑之詩。碧幢畫諾之間，患銷棧道；白羽笑談之頃，變息潢池。爲劉於右袒之呼，微管有左衽之歎。功高如此，上肯負之！禁路晉丞，黼衮正思於夜對；藩符奏最，錦衣胡問於晝游。東山之霖雨將歸，緑野之清風難屈。趣裝可也，泚筆俟焉。某冒然登孟博之車，幸甚過子雲之宅。善人不得見，君子見矣，實獲我心；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願聞其政。深慚報玖，莫造鳴珂。《可齋雜藁》卷一二。

代回湖廣鄭總領啓

擔簦上蜀道之天，有懷折柳；樽俎想南樓之月，忽辱寄梅。感久要之不忘，愧宵人之莫稱。恭惟

某官活民敏手，蓋代英名。爲世儒宗，得康成一家之學；方古王佐，狹子産列國之材。早推鄉老大比之科，繼洗柱史惠文之習。車無留跡，玉不韜輝。平反棘路之華，夜沈貫索；蔽芾棠陰之化，春藹扶風。績用既彰，柬知益厚。遂由郎省，薦畀藩符。不五月而齊政以成，宜終歲而漢卿可躐。適時餉計，煩上顧憂。謂中興建四總之司，而武昌任六路之寄。雲屯萬竈，日費千金。《石壕吏》歌而久困漏卮，《兵車行》作而尚勞卧甲。必有能稱物平施如謙之用，庶幾無傷財害民如節之宜。算度支鞭，當不勞於游刃；聽尚書履，恐即有於追鋒。某謬矣把麾，冒焉得節。方抵司存之所，決獄幾何；遽爲王事之行，會計而已。正猶責無麵於巧婦，何以望不藥於庸醫。願垂肘後之規，但拯頭然之急。迢迢故國，一廛記松菊之思；歷歷晴川，萬里悵水雲之隔。極深願望，幸勿鄙夷。《可齋雜藁》卷一二。

代襄閫回陳總領賀轉官啓

環十連而建閫，猥積年勞；冠三品以陞階，誤叨宸渥。顧何功而獲此，豈無自以致然。感臆未陳，慶函先辱。某壯而僅爾，耄矣奚爲。偶緣漠北之多虞，遂作周南之久滯。中流誓楫，雖丹報國之心；上馬踞鞍，已白憂時之髮。徒倣湟水金城之策；賜書增秩，已膺甘茂之十官。雖長蛇之勢若粗雄，而黔驢之技已盡展。桑陰易徙，蓂興正濃。方虞貽横金菑上之譏，敢謂進鳴玉禁門之亞。其爲地者，固有人焉。恭惟某官簪纓耆名家，璵璠偉器。手

袖屠牛肯綮之刃，胸明扁鵲腠理之方。總楚分野七州，自位諸侯之上；掌漢大農億萬計，夙知九式之規。少施鞭算笏畫之賢勞，已見貫朽粟陳之餘裕。操贏濟用，未誇劉晏之佐中興；給饋論功，行踵鄧侯之居第一。凡叨序進，端自言揚。吾老雖堪，寧復能裨於烟竈；它人不如同姓，尚幾胥濟於風舟。《可齋雜藁》卷一二。

代襄閫回趙夔漕袖啓

勞使臣而歌四牡，初睹錦歸；來遠方而遺雙魚，乃勤衮字。微蹤雖賁，隆禮太謙。恭惟某官德邁平間，學傳伊洛。自禮樂副周原之遣，繼轉輸騰蜀道之勳。巫峽春風，應聽杜鵑之聲熟；延英晝漏，已聞振鷺之班催。豈徒上益州中和之詩，將盡展宣室治安之策。上曰安在，何相見晚，願趣前驅；公之此行，真如登仙，佇躋近列。某栖遲三峴，留滯十年。顧老矣之如斯，欲歸歟而曷計。暮雲冪野，正深草堂憶白之思；夜雪漫江，乃動剡溪訪戴之興。詎；依依楊柳，願令戍役之遄歸。《可齋雜藁》卷一二。

回襄陽姜主簿自襄陽司户兩易啓

爲五斗米，未能學於淵明；讀十年書，不如詣於鑿齒。平時擊節，一旦盍簪。愧行李之後時，辱緘藤之先貺。恭惟某官中原人物，故國世臣。文雅典刑，風尚遺於棠笏；吏事經術，訓蓋出於菑畬。越由驥騁於康莊，便合鴛聯於文陛。盍爲逸武，不憚遠遊。意將展風雲之壯懷，姑以施霹靂之大手。遷喬而入幽谷，雖辭尊居卑而甚迂；以防而易許田，然捨彼取此未爲失。游戲勾稽之丹筆，發揮事業之青氈。鳳覽輝而下之，寧棲枳棘；鵬搏風而上矣，行趁扶搖。某謾學爲裘，焉能製錦。僅若夏蜩之初蛻，又偕社燕之重來。保障繭絲，方作三年之計；簿書期會，了無一日之長。幸賢者之同寅，竊契盟之有日。其來舊矣，夫豈偶然。臭味既同，欣遂挹芝蘭之馥；箴規相警，願毋忘藥石之言。《可齋雜藁》卷一二。

回襄陽胡縣尉啓

丹綸煥渥，黃綬躋榮。問南昌神仙之遊，若少淹於逸駕；得雍丘聰明之尉，且增重於鉅藩。著鞭一來，擊節三歎。恭惟某官冰壺人物，金薤詞章。早當長沙年盛之時，已繼嶽麓儒先之派。淵源問

學，我朝安定之從來；日月聲名，天下中庸之復見。一第直相涵耳，萬里豈易量哉。五鳳樓頭，盍錦袍之立奪；雙鴻灘上，乃綵棒之小施。意其歷疆場之事情，將以試《詩》《書》之功業。佇陳席上，即露囊中。奏通泉寶劍之篇，帝將趣召；聽襄陽銅鞮之曲，公豈久留。某未及操刀，姑學爲治。面目真成於俗吏，姓名不齒於時流。野水歸舟，止俟秋風之便；天涯傾蓋，久傒宿霧之披。忽一鴈之傳音，喜二鳧之斂翼。邑人慶我，儒者同僚。將爲繭絲，抑保障乎，繼是可承於議論；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庶毋相索於形骸。《可齋雜藁》卷一二。

回南障李縣尉啓

疏恩北闕，分理南昌。海内第一人，謂宜登於清選；邊頭數千里，盍俯就於遠游。大賢肯臨，吾黨交慶。恭惟某官龍門特望，鑾殿名流。風姿金掌之露凝，人物玉壺之冰貯。研精書圃，歷稽九丘八索之文；接武儒科，奚止三秀一門之目。盛事入衣冠之記，英名騰衮舄之鄉。上千佛經，見謂莫艱於別所；出三昧手，果聞首占於倫魁。茲殊知已注於紫宸，豈華武可淹於黄綬。雙鴻來下，五鳳齊飛。某未能荷薪，姑學製錦。面目真成於俗吏，姓名不齒於清流。木杪歸舟，致客心之如燕；天涯傾蓋，喜老子之猶龍。自今擊柝之相聞，庶有執柯之不遠。尚稽修賀，先辱賜函。既見君子，則降我心，將獲酬於素願；豈無它人，不如同姓，幸俾附於文盟。《可齋雜藁》卷一二。

回薛督機啓

命丞相以董師，肇開大府；柬世臣而列屬，爰晉上賓。當聲類之相求，乃機緣之自至。羽言何力，藻翰過情。若昔魏公制陝西之師，子羽者在；葉相視江上之役，雍國佐之。此一時主賓之良，乃百世人物之表。緬懷惟舊，親見於今。恭惟某官梧竹丰標，鼎槐文獻。精神滿腹，漢廷諸老之爭推；富貴壓頭，魏笏遺風之未遠。蟬蛻綺繻之習，鵬騫簪紱之津。比輟鵷行，小遲驥足。題輿岸幘，了不費於剸裁；擊楫著鞭，蓋每懷於經濟。茲由丞監，出贊督師。坐決介石終日之機，密賴斷金同心之益。昌黎之佐裴度，淮上何憂；王導之得賀循，吳人大悦。自此未四十而持麾節，不旬月而取侯封。由是而升，必復其始。某壯心零落，倦影沈浮。載馳載驅，政無能役；亦趨亦步，茲幸有依。當龍泉出匣之方新，顧駑馬望塵而不及。少出山東薛公之策，式慰主心；俾無隴西李氏之羞，實惟公賜。

《可齋雜藁》卷一二。

回豐憲謝舉自代啓

四騑馳隰，竭十駕以莫追；一鶚簸天，忘羣啾而敢儷。正愧微言之輕棄，乃勤妙語之粲花。洪惟

國朝薦代之規，蓋取古者相遜之意。昌黎之推韓泰，唐人以爲美談；丙吉之稱正年，漢世亦所間見。要必求於勝己，始無愧於知人。恭惟某官元祐君子之典刑，中興名臣之風烈。清文振響，五《英》六《莖》之和；偉行軼羣，四璉八簋之古。蜚騰英茂，綿歷浩繁。屬上眷於南陬，勤使華之西上。仁洽列城之猞狨，化流殊域之梯航。駕萬斛舟，方此利滄溟之涉；負九金鼎，自當爲清廟之儲。豈惟朝廷深知弱翁，抑亦吏民願借子翼。已試若此，何官不爲。某自傾蓋於異時，復同舟於斯地。每歎頭顱之如許，誰爲肝膽之相孚？幸同官而爲僚，有如夙好；不薦賢而報國，幾負此心。若將浼焉，何足謝者。三復琳琅之製，倍增忸怩之顏。問枚徐甘泉之班，特公餘事；效李郭朔方之代，副我素期。《可齋雜藁》卷一二。

全宋文卷七八五五

李曾伯　四五

回象州趙守謝辟啓

屈名流而宣化，政潔於冰；奉明詔以舉廉，言輕乎羽。此公論之攸屬，豈私謝之敢當！眷嶺海之一隅，去朝廷之萬里。民生瘠薄，公計枵虛。不堪椎剥之相仍，惟務脂膏之自潤。匪資砥柱，孰挽狂瀾？恭惟某官以國宗英姿，時儒夙望。踐歷華貫，世故蓋已飽更；砥礪前修，躬行可以無愧。頃以象臺之虛席，小煩驥駕之推麾〔一〕。酌此水，懷千金，不易隱之之操；昔無襦，今五袴，共欣叔度之來。既聞汙染之埽清，宜藉廉風而表倡。官刺史亦榮矣，大丈夫何假爲。二千石之拊循，聊蘇遠俗；尺一書之褒召，即踐邇聯。某承乏非才，周寅有幸。知體九重之示訓，庶幾千里之得人。輒一疏聞，幸將報可。闔郡而薦一士，清節難哉！聞風而廉頑夫，貪庸警矣。《可齋雜藁》卷一二。

〔一〕推：似當作「擁」。

回荆門聶守袖啓

我汎涇舟，猥來七澤；公居楚户，幸共一家。駕熊軾以鼎臨，袖驪珠而謙賁。恭惟某官播茁世美，經濟時才。惟澧有蘭，賸馥騷人之國；言漢其楚，拔尤處士之廬。精神檄草之風生，齒頰劍花之霜冷。剸裁盤錯，游戲夷猶。夜觀燈碁，既飽從軍之樂；春城鼓角，肯甘護塞之勞。顧瞻蚡冒之山林，芟蘊駒支之荆棘。兵沈刁斗，民被袴襦。訪山下之泉蒙，寧安新邑；取地中之雷復，將啓舊邦。了偉績於虎牙，振修儀於鷺翿。壯圖未艾，異渥方來。某本乏一能，謬共二事。王室相期於共獎，交邦允協於和衷。敢布腹心，願依屑輔。見子産如舊識，請賦草蟲；謂平仲善久交，毋忘伐木。《可齋雜藁》卷一二。

回歐陽簿尉謝登科啓

楓宸賜對，桂籍標名。《書》有歐陽生，久著漢儒林之傳；名登貞元榜，載新唐進士之科。惟時得人，多士增氣。恭惟某官文追渾灝，學探精微。胸蟠滄海之珠，器抱荆山之玉。授業掌故，匪從陳稽古之車；射策奉常，乃俯拾明經之芥。佇公卿胥此焉出，而州縣豈爲徒勞。某猶憶槐黄，喜傳榜

墨。慶文風之丕振，視曩日而有光。奮五百人之中，士尚有觀於器識；繼六一翁而後，君宜愈力於文章。《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胡司法謝請舉啓

集漕闈之衆雋，令與計偕；得澹庵之諸孫，差强人意。有來好語，尤佩高情。恭惟某官學有源流，士之圭璧。健翮九霄之鵬，脩程千里之駒。賦水部之梅花，方紆新綍；訪月宮之桂籍，是特舊氈。出手當場，摘髭上第。某代庖漕事，勸駕賢書。水鏡何心，自是朱衣之首肯；春風得意，好看墨榜之先登。《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侯簿尉謝請舉啓

較藝一臺，孰究伏生之誼；冠名多士，首推侯喜之文。方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貺。恭惟某官學能稽古，儒以知兵。黃石一編，已策勳於韜略；青雲萬里，猶抗志於功名。欣聞延桂之浮香，奚待尋梅而學隱。當場出手，取第摘髭。某屬漕事之代庖，獲賢書之勸駕。臚傳北闕，豈惟焦杜之齊芳；魁繼東嘉，未許周徐之專美。《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歐陽解元謝請舉啓

奉漢科之新詔，將與計偕；稽孔壁之舊藏，宜爲舉首。有來好語，喜得英才。恭惟省元行粹圭璋，氣沮金石。備渾灝聱牙之體，爲閑深演迤之文。桂子秋風，自廣寒而分種；桃花春浪，由瀍水以問津。上第策勳，掄魁接踵。某猥叨勸駕，見喜著鞭。月旦評高，游刃已恢於餘地；風雲路便，一飛佇看於沖霄。《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唐解元謝請舉啓

鵠闈較藝，稽六義以成章；鶚薦標名，偉一鄉之得士。有來好語，尤佩高情。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自鳳儀於丹穴，宜鯤化於滄溟。説詩而解人頤，共推多識；摛文而覷天巧，獨擅衆長。奉常一第之策勳，始安兩魁之繼踵。某猥叨勸駕，快睹著鞭。八桂叢邊，已喜香浮於仙籍；百花頭上，佇看聲播於春闈。《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秦解元謝請舉啓

大比賢能之獻，籍甚多才；南方中庸之强，裒然爲首。有來好語，深佩高情。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正學蘊講明之素，曲臺加潤色之功。桂林一枝，盡攬山川之秀；梅花萬里，將先雨露之春。即鶉尾以載占，佇龍頭之三見。某猥當勸駕，快睹策勳。月旦評高，衆雋已爲之斂衽；雲霄路近，壯圖正在於著鞭。《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秦解元謝請舉啓

較藝鵠闈，莫重《春秋》之筆；登名鶚薦，允諧月旦之評。盛舉裒然，嘉辭謙甚。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時雋才。學明王道之權衡，詞擅儒宗之黼黻。郤林捷奏，已看一枝桂之芳；韓榜臚傳，行應五色雲之瑞。太平首選，淳祐重聞。某猥以典藩，幸茲勸駕。賸薰蘭馥，已騰南國之聲華；願指梅梢，再卜東風之消息。《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衆解元謝請舉啓

獻大比之書，聿新妙選；奏明光之賦，喜擅衆芳。方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貺。恭惟省元文進古作，學邁時流。詞名矜七步之成，紙價甚三都之貴。桂林一枝之秀，已播秋香；梅花萬里之遊，可占春信。佇報韓歐之榜帖，重觀三趙之倫魁。某猥以典藩，幸茲勸駕。鹿鳴周野，欣聞盛事之聯翩；鵬化莊溟，願見壯圖之軒翥。《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蜀士趙解元謝請舉啓

開南嶠之文闈，翕來衆雋；得西州之名士，獨冠一時。喜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加貺。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今聞人。詞源三峽之傾，文價兩都之重。梅花賦罷，帶蜀雪之清香；桂籍名標，指嶺雲而闊步。青氈載復，黄榜立登。某以漕事之代庖，獲賢書之勸駕。校子雲、相如之同異，不難掇於儒科；論伏波、忠武之是非，要當存於公議。《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蕭解元謝請舉啓

考藝星臺，探羲氏畫三之學；揭名露榜，居鄧侯第一之流。喜得英才，增明老眼。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今聞人。詞源富筆底之章，心法追畫前之旨。訪廣寒之桂子，仙籍騰芳；指嶺首之梅花，春風問詢。當場出手，上第摘髭。某偶爾代庖，幸茲勸駕。袖間妙語，帶雙泉文字之香；足下修程，看萬里扶搖之步。《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宗室謝取應啓

大比興賢，合衆材於一道；高文得雋，列同姓之九人。好語有來，雅情甚厚。恭惟省元仙潢疏派，若木騰芳。詞章有追古之風，議論得過秦之體。訪廣寒之桂子，仙籍浮香；指嶺首之梅花，春風試手。詞鋒努力，儒級摘髭。某偶爾代庖，幸茲勸駕。雁行肅肅，已觀霄漢之聯翩；麟趾振振，同作聖時之美瑞。《可齋雜藁》卷一三。

回宗室謝取應啓

選士麟宗，孰擅三都之譽；登名鶚薦，實開一第之階。好語有來，雅情甚厚。恭惟省元銀潢的派，玉峙高標。指嶺首之梅花，春風試手；訪廣寒之桂子，仙籍浮香。努力文鋒，摘髭儒級。某代庖漕事，勸駕賢書。由宗室以進九人，允爲盛事；搏扶搖而上萬里，即展壯圖。《可齋雜藁》卷一三。

代回鄭制置賀生日啓

歲月逼人，又紀白母夢庚之日；春秋貴老，不遺絳師紀亥之年。佩盛德之益深，撫衰顏而增厚。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重臣。富五千文字於毫端，運百萬甲兵於胸次。賡徂徠一鬲之頌，未誇慶曆之仲淹；繼洛中九老之圖，當邁元豐之潞國。羽檄方清於戎候，兕觥載舉於公堂。好善惟賢，得地中山謙之象；天言肆筆，成水上風渙之文。遂形大雅之辭，俾介小人之壽。某種種如此，皇皇何之。五六十翁宜休丘壑，七八千里猶涉風濤。客星幸託於蜀躔，壽宿實司於鄭分。錫之善頌，假以餘年。雖短艇相呼，鷗已有定盟之意；如敝帷未棄，馬猶知報主之心。《可齋雜藁》卷一四。

代回潼川秦守賀生日啓

小人不知紀年，正嗟劬瘁；皇覽揆予初度，過辱品題。遠分玉帳之餘輝，來問寶屏之寒色。三復降歎，十襲登藏。恭惟某官岷蜀儒英，蓬瀛人物。以鼇禁鴛墀之望，爲鶴林鶯界之遊。皇極立扶，五福洽彝倫之錫；洪鈞氣轉，八荒同壽域之開。方黑頭入相之可期，乃白首爲郎之是念。至廑善頌，俯及陳人。某咄咄伊何，駸駸晚矣。已辦雪水松江之釣，尚供祁山斜谷之屯。寵以衮褒，慊然線短。永懷吉甫，頌可繼於清風；寄語巴人，韻莫賡於白雪。《可齋雜藁》卷一四。

代回黃漕賀生日啓

指李木而爲姓氏，政感劬勞；折梅花而寄故人，過勤存記。深愧無能而老矣，不知何德以將之。瑟三歎以有餘，筍十襲而永好。恭惟某官襟懷雲夢，人物蓬瀛。以對薇翻藥之文章，有製芰紉蘭之風度。繡衣青轡，久分蜀道之星；黃閣黑頭，行近長安之日。方將推斯文之壽以壽國，故能汎一己之愛以愛人。肯分玉帳之光華，遠及寶屏之衰冷。某妄一不肖，分三宜休。萬竈貔貅，初無長策；五湖鷗鷺，方問新盟。惟線短之是慚，豈衮褒之能稱。桑弧而射蓬矢，行藏已付於倚樓；瓊玖而報木桃，感

荷莫形於刻楮。《可齋雜藁》卷一四。

代回鄭制機賀生日啓

春草初生，正入西堂之夢；寒梅未放，倏催東閣之詩。舉觴載歌，彈冠自壯。恭惟某官渥洼驥子，阿閣鳳雛。依王儉之紅蓮，清猶飲水；挺北平之翠竹，高合抗雲。佇黑頭躋公相之榮，猶青眼念朋友之好。某久焉懷土，晚益惜時。三邊正急於蜂屯，二頃盍爲於鶴計。清風作頌，皇覽增光。桃李不言，尚惜陽和之力；松筠自厲，利期歲晚之心。《可齋雜藁》卷一四。

代回楊制幹賀生日啓

伴酒家之遊，余方歸計；播墨池之潤，公有新詩。舉觴載歌，垂弧增重。恭惟某官學窮洙泗，譽壓岷峨。對白抽黃，行視鑾坡之草；依紅泛綠，暫裨虎幄之籌。篤荀作之同僚，效史克之作頌。某冉冉不知其將老，皇皇尚欲於何之。忽得隋珠，莫酬衛玖。嗟我勞、嗟我瘁，徒有感於蓼莪；俾爾熾、俾爾昌，願相期於松柏。《可齋雜藁》卷一四。

代回輔制屬賀生日啓

指李樹生，見方思於老子；惟輔果在，酌當自於鄉人。祝以大椿，慊然小草。恭惟某官家藏《易傳》，袖有素書。昔使龍庭穹廬風動，今俾虎幄幕檄雲飛。方將環禁衛之九重，姑且拜詩壇之一將。某久焉懷土，晚益惜時。正未遑一壑之謀，復何暇四方之想。敢期善頌，猥及陳人。嗟我劬勞，徒增重蓼莪之感；事公恭敬，願相娛桑梓之年。《可齋雜藁》卷一四。

回蕭漕賀生日啓

咄咄浮生，等一鷗於江漢；渠渠高誼，勤四牡於隰原。寵以佳章，華其初度。恭惟某官斯民壽脉，當路福星。揮斥堪輿，轡攬青絲之寄；牢籠今古，筆摛黃絹之辭。對蘭芷以續騷，指柳薇而懷戍。樓登乘鶴，從容據夜月之床；臺望呼鷹，寂寞念秋風之帽。篤交盟於金石，寓生意於珠璣。某祗誦衮褒，深慚綿薄。王事方資於共楫，公堂何暇於稱觥。當香山五十三之時，何如歸我；借崆峒千二百之歲，還以祝公。《可齋雜藁》卷一四。

回安觀使賀生日啓

余髮種種奚爲，倏驚初度；君詩藹藹多態，肯念久要。佳哉秋思之可人，恍若暮齡之華我。恭惟某官氣摩星斗，義薄雲霄。挺松柏之後凋，話言有味；樂芷蘭而薄采，咳唾皆香。相逢江漢之萍蓬，重話岷峨之桑梓。後先自浹，彼此生初。慚無郢人白雪以相祈，乃辱吉甫清風之加貺。盟堅金石，調入羽商。某祇誦衮褒，深慚綿薄。燭武老無能矣，顧欲何爲；平仲久而敬之，願言勿替。《可齋雜藁》卷一四

回毛制參賀生日啓

揆初度以賦騷，感人秋思；有嘉賓而歌雅，寄我春聲。後唱一傳，庸價三倍。恭惟某官凌雲浩氣，織霧遒毫。明月樓頭，神交王粲；西風帽底，僕命孟嘉。俯憐蒲柳之先零，悦對芙蓉之初發。盟申金石，調入羽商。顧綿薄之如斯，幾衮華之過矣。當香山五十三歲，盍歸乎來；借崆峒千二百年，願俾爾熾。《可齋雜藁》卷一四。

代男除藉田令兼制機謝宰執啓

外閫舉親，俾執軍書之役；上恩及幼，兼叨甸楷之司。微大鈞播物之無垠，豈小子成人之有造？鞠躬祗渥，感德淪肌。竊惟國之所重在戎，古不以私廢職。如祁午可，祁奚所以示公；倘魏戊能，魏舒其敢弗用！固宜近制，許置底僚。然而奉常設屬多誤，斯列王朝；佐史等流，特共子職。倏焉並命，必也當才。如某者涉世未深，力學尚淺。猶金根車之荷薪靡克。甫畢凱風之戚，載從霏雪之行。婉婉幕者備淮壖之履屐，已而指嶺嶠以擔簦。縻粟是羞，中，非不富奇才於荆楚；栖栖膝下，乃令問舊步於邯鄲。朝扣九閽，夕頒一札。遂吹竽於黛耜，且珥筆於青油。盧仝之有添丁，果充耘而爲國；韓愈之得阿買，姑使寫以張軍。不幾沐猴而冠，毋乃樂鷃以鼓。恩深橐籥，量溢鉼罌。恭惟某官厚德承乾，至公用泰。帝爰賴同心於大政，世已知拭目於太平。俾爾服在大僚，豈但彙茅之並進；惟公克勤小物，至於細補以兼收。致使么微，亦被坱圠。某敢不律身由禮，服訓教忠！思稼穡之艱難，一飯敢忘於埏埴？乘文書之間暇，寸陰願贊於綢繆。《可齋續藁前》卷二。

兩考謝宰執啓

昨牧上流，猥任封疆之寄；承休大造，再更歲月之書。爰滌柔緘，用攄謝悃。伏念某誤膺柬拔，洊玷蕃宣。以天時則然，不幸跨三年之間值兩潦；至地勢如故，今乃分一州之列守四城。勉殫夙夜之祗勤，凛懼《春秋》之責備。願休薇戍，羝有類於觸藩；坐閱桑陰，駒倏驚於過隙。尚此追曠瘝之戾，居然載覆幬之仁。恭惟某官掌運坤輿，手扶泰道。規恢王業，將成太原六月之功；科瑣軍書，每徇金城七日之奏。致容疏陋，猶效驅馳。轉眼秋聲，曷若解更張之瑟；乞身晚節，期於播块圠之鈞。

《可齋續藁前》卷二。

三考謝宰執啓

任周翰之來旬，曾微厥效；撰虞廷之考績，兹及是時。凡翫愒以不虞，皆高明之所覆。亟裁斐牘，少控謝悰。伏念某猥以庸才，誤膺煩使。壯心零落，猶且問於舉鞭；老色侵尋，幾不堪於看鏡。維此六月，比及三年。自知物理之已盈，且覺人情之浸玩。殆猶東野之馬，夫何求哉；願爲首丘之狐，不翅足矣。屬對桑陰之過眼，豈勝薇戍之驚心。非有此天，孰爲之地！恭惟某官陶成萬化，器使

輦材。惟時而亮天工，允作皇家之柱石；以歲而會吏治，每持公道之權衡。致使么微，獲逃瘝曠。某敢不分陰畢力，寸地知恩！仰承漢丞相之憂邊，固弗忘於必葺；俯徇祁大夫之請老，毋俾賦於不歸。

《可齋續藁前》卷二。

回袁憲袖啓

星占郃舍，猶紫氣之望公；雪滿剡溪，乘清風而過我。同朝自昔，當路載逢。甫瞻轡玉之光華，遽辱駢珠之錯落。一謙厚甚，三復慊然。恭惟某官棁豫章之材，湛盧豪曹之器。疆陲在目，向曾草檄以却秦；鄉國關心，自請登車而諭蜀。駟野久推於蕃息，犴扉允藉於平反。月黑風高，幾更多事；霜寒水勁，一節十年。我知共濟於波濤，人莫能窺其涯涘。興懷睿眷，易命使華。訪秦人之桃源，雖不過邯鄲之步；入愷之之蔗境，蓋將近河漢之津。爲國元龜，需公華髮。某老猶護塞，喜遂聯臺。有懷劍棧之遊，全如春夢；同作洞庭之客，正在歲寒。蒙；我有二天，所恃冀州之刺史。《可齋續藁前》卷二。

回常德楊守袖啓

蜀無他楊，久聞公之籍甚；道有苦李，肯過我以顧之。瞻熊軾以載欣，捧驪珠而三復。恭惟某官岷峨聲聞，關洛心傳。萬里造朝，漢甘泉枚徐之望；三湘佐閫，唐河陽温石之流。胡上眷之聿隆，乃外庸而自詭。民方歌袴，戍喜趣瓜。挹江芷之香，小駐楚騷之國；訪桃源之勝，肯論魏晉之時。誕揚一府之仁風，坐洗五溪之瘴雨。不容席暖，即迓詔温。某老尚守邊，幸而聯事。叙舊幾同於春夢，論交方托於夏盟。君薄淮陽耶？決不致久淹之嘆；吾在汶上矣，恐莫酬共濟之心。《可齋續藁前》卷二。

回新四川余制置袖啓

舉杜預代荆，將重上流之形勢；遣相如諭蜀，乃爲西道之主人。端由聖上之屬心，豈在庸夫之饒舌。雄辭過巽，盛德執謙。恭惟某官撑天柱地之才，鞭風駕霆之手。姪夷簡可相，久膺當宁之眷懷；客薛公所言，屢奏在邊之籌策。源深流遠，實茂英蜚。弭波濤。屬將清西風元規之塵，固不容東山安石之卧。見大夫無可使者，宜爲朕行；古膚使其猶劣諸，徒得君重。爰建大元帥之旗鼓，晉陞小司寇之橐簪。號令甫行於巴渝、巫峽之間，威聲已振於蓬

婆、滴博之外。當路得君如彼，經濟豈難；今世舍我其誰，奮庸直易。某但知斂衽，預喜彈冠。擬人而不以倫，多見其弗知量。爲公朝賀，托大國鄰。繼茲肝膽之相孚，無復藩墻之自異。今日既盟之後，其毋忘共濟之心；曷月予還歸哉，庶俾遂早休之志。《可齋續藁前》卷二。

回梁制參啓

龍墀渙渥，虎帳參謀。奎閣光華，夙著潛郎之望；戎旃陪佐，式資上介之賢。忻聞紫氣之東來，重喜碧雲之暮合。恭惟某官澄清雅志，開濟奇才。萬里風寒，早試籌邊之略；十年雲岫，寧忘憂國之心。時望固所共歸，公論久而自定。下喬木入幽谷，曷不屑以惠來；就熟路駕輕車，姑何妨於游戲。今君行得所矣，謂吾有此客乎。竊揣上意，蓋二子之備魯；猶當方面，行四履之賜齊。某弩末技窮，刀頭夢切。故人相值，式酬何時樽酒之情；國事方殷，全藉妙手奕棋之助。《可齋續藁前》卷二。

全宋文卷七八五六

李曾伯 四六

轉宣奉大夫謝宰執啓

藩從服勤，足十期之會課；巖廊敷命，首三品以升階。被綸綍以維新，佩甄陶之有自。伏念某誤膺煩使，實乏他長。歲月侵尋，悵頭顱之已老；疆陲閱歷，蔑毫髮之可書。由踰淮歸浙以投閒，暨度嶺來荆而受任。星霜斯邁，雨露常濡。未能寬宵旰之懷，惟恐犯《春秋》之責。積成寸分，遂入鈞衡。進之亞光禄之班，於以重元戎之寄。僥踰至此，造就使然。載稽釋之不調之年，曾無虚日；三歎李廣弗侯之命，乃有此天。恭惟某官經國大儒，濟時碩輔。弊羣吏以廉善，豈惟得周典六計之規；咨四岳以陟明，又兼取虞廷三考之制。致令庸陋，亦冒寵榮。某敢不頂踵銜恩，靡捐誓報！睠言負乘，祇虞取數之過盈；許問丘樊，庶遂乞身而知止。《可齋續藁前》卷二。

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謝宰執啓

風寒備北，正虞負乘之譏；天顧在西，俾奉簡書之援。視鞭所指，斂衽敢辭。揆綿力以弗勝，服恩綸而祗懼。竊惟國於東南，控二長之勢；夔介荆益，猶一身之吭。必如虞虢之相爲齒脣，焉可楚越之自立肝膽。此其疇昔，兼置使存。然豈勞信陵親邯鄲之行，固亦無霽雲致賀蘭之請。僅聞常戍，類假虚聲。兹局面之頓殊，將旄頭之共禦，允爲重任，可付庸人？如某者老矣護邊，久焉懷土。類千鈞之弩末，不足發機；向百尺之竿頭，豈容進步。我圉正嗟於孔棘，己田奚暇於他芸。顧此何時，而能爲役。念蹊徑五溪之密接，而江濤三峽之相通。若鹿之掎角然，庶乎能守；非蛇之首尾應，其曷克支！苟惟擊柝之相聞，敢避同舟而共濟？以扶持是，實覆幬之。恭惟某官掌運坤輿，力回泰道。以静制四方之動，惟明燭萬事之機。歌江漢以平夷，日以冀紹復中興之業；諭巴蜀而遣使，天其蘇還定新集之民。慮震其鄰，用孚厥號。是固輔車之義在，詎容手肘之力艱。社稷有靈，願釋高屋建瓴之慮；封疆各保，庶無纓冠被髮之勞。《可齋續藁前》卷二

除端明殿學士謝宰執啓

鴻鈞播物，新科瑣於三邊；麟殿通班，昭寵綏於一介。循墻莫避，踏地奚勝。竊以廬直承明，序高侍從。君實之清名始稱，仲儀之素望乃宜。否則易守成都，嘗除獻肅；或以夙在定武，用賞景文。倘成績之無聞，將前修之有靦。如某者粗供任使，見謂庸人。歲月驚心，寄浮萍於江漢；風埃眯目，懷落木於家山。尚當戍役之上流，是豈書生之長技。篳路藍縷，何有新功；荆棘蒙茸，未全舊觀。師老而扼吭擣虚之僅立，財匱而沃焦捧漏之愈艱。久慚陪筆橐於甘泉，只合掛衣冠於神武。無能何取，求去乃遷。躐升筍玉之階，俾在藥珠之選。豈欲示朔方之精采，且將重西土之喉衿。顧諸儒翰墨之間，所當處此；如平生夢寐之際，豈敢到兹。才薄恩隆，感深愧溢。恭惟某官立生民極，主斯道盟。聲色不動而國勢日尊，氣類相孚而人材雲合。扶偏補弊，有一德以享天心；開誠布公，總衆職以稱上意。伊侯誰在，亦我儀圖。某敢不德佩楮中，力殫弩末。龍盆承渥，敢希主眷之遭逢；鴟閟酬知，誓竭臣忠之報效。益堅晚節，庶遂早休。《可齋續藁前》卷二。

襄樊獲捷賀宰執啓

敵丘侵塞，正懷不測之虞；新壘策勛，再奏非常之捷。功歸上宰，威震外邦。睠襄陽自經理以來，而敵國蓄窺圖之久。頃草青而入，隨一戰以師奔；茲水涸復來，褒羣首而蝟聚。賴城高而池險，與食足以兵精，將一乃心，士百其勇，乘其暮氣，肅若宵征，遂以六千之師，破彼十萬之衆。因人成事，恃國有靈。某猥總師干，獲承廟算。負乘致寇，愧禦侮之非才；纓冠救鄰，且值時之多備。幸聆凱報，上釋顧憂。恭惟某官厚德贊乾，至公用泰。經文緯武之略，足以濟時；聚精會神之間，隱然制勝。猶金城賴弱翁之主，斯淝水盡安石之謀。一段隻功，近年未見。某苟逃曠責，喜極對歟。晝捷傳聞，既稍息風烟之警；冬防戍撤，願令賦雨雪之歸。《可齋續藁前》卷二。

詔書獎諭謝宰執啓

邊圉捷聞，僅逭風寒之責；宸廷詔獎，過形雲漢之章。端由廊廟之主盟，陡覺閫垣之改觀。叨恩過寵，揣己增慚。伏念某以庸繆才，任經理事。芟除榛莽，雖還南雍之封疆；蓬勃煙埃，幾歷中山之歲月。黠虜相望於數舍，狡謀寧免於肆窺。幸而一却於春水方生之時，不圖再誓於北風其涼之際。賴

三軍賈勇，出區脫以窮追；而半夜斫營，碎轀轒而亟遁。因人成事，惟帝念功。顧臣力何有焉，微公賜不及此。恭惟某官恢洪雅量，指縱神謨。加惠窮陬，示稍增於意氣；折衝勍敵，不自有其勳勞。密啓睿聰，致頒温旨。第戰士正希於優渥，在藩臣曷稱於光華。祇誦衮褒，益慚綿薄。猶士燮之勝城濮，益爲晉憂；有弱翁以謀先零，庶銷漢患。《可齋續藁前》卷二。

謝陳中書四六劄

島夷納款，晉律何功；禁掖演綸，過褒示寵。服王言之奬借，感儒碩之主盟。恭惟某官經緯斯文，彌綸兩制。元良天下之本，方資羽翼之忠；太學賢士之關，正賴甄陶之化。一條冰之輝映，五色線之胸襟。居人間風日不到之鄉，將儲大用；念嶺外霧潦相蒸之地，俯録小勞。致勤鴻藻之發輝，侈被龍光之赫奕。祇慚綿薄，莫稱衮華。某拜手誦言，拊躬愧悚。禮云折俎，厥有平原督郵之彝；辭曰濡毫，敢效翰林主人之獻。瀆尊不腆，麾頓爲榮。《可齋續藁前》卷二。

謝劉中書四六劄

兩階進律，不稱敢辭；一札成文，弗俞有命。服綸言之奬借，知匠手之發輝。恭惟某官四海後

村，斯文前輩。數貞元之朝士，皎若晨星；草建武之詔書，温如春日。方帝學藉緝熙之益，而皇猷歸潤色之工。不是監，不是卿，紫橐已聯於侍從；可爲將，可爲相，金坡必貴於文章。豈惟河西羌壯素所討論，將使山東武夫聞而感泣。俯憐孤立，獨犯衆難。致勤鴻藻之褒嘉，侈被寵光之照耀。宣昭上意，勉厲後圖。某拜手誦言，拊躬愧悚。將循墻而載請，冀茆屋之終依。問翰林主人，當有濡毫之故典；命督郵從事，敬伸折俎之菲羞。不腆瀆尊，敢祈麾頓！《可齋續藁前》卷二。

宣閫謝王尚書啓

天顧西陲，跨二長而圖任；地連南紀，錫三命以來宣。既陞之書殿之華，且賜以儒科之寵，循墻弗獲，及境惟共。睠西土厥惟艱哉，至今日其壞極矣。吏貪而俗誕，民困而兵驕。豺虎薦食，幾無子遺；蠶蜃魚爛，不可藥救。古人如孔明、叔子，且難二境之兼征；中興如魏國、雍公，是亦百年之僅見。何能爲役，而有此行？顧如某之疏庸，歷盡平生之艱險。滿頭霜雪，誰憐江海之畸人；舉目風煙，幾類邊疆之老校。屢請掛冠而靡遂，復令賜履以于藩。雖鄉鄰之鬬方殷，適多掣肘；豈賈胡之留敢後，實匪愛身。可以止則止焉，謂之進則進矣。歷數三十年之當閫，覆轍相望；具懷八千里之去家，虚舟焉往。起此痿痺不仁之證，決非矍鑠是翁之能。靖言思之，孰主張是？此蓋某官廟堂人物，道學主盟。典禮而作秩宗，自厥玉旒之深睠；宅揆而熙帝載，將登金鉉以顯庸。眷言畫斧之封圻，每

贊披圖之規略，過加提奬，俾備奔趨。蜀父老聞相如之來，政恐孤于羣望；漢公卿主營平之計，庶克濟于後圖。《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都司啓

嗟蜀道難，值邊聲之交亟；領荆州衆，奉上命以來宣。既陞書殿之華，且錫儒科之寵，控辭弗獲，祇役惟虔。若時旰憂，莫急西事。昔在蠶鳥耕桑之壤，莽爲戎馬荆棘之墟。大川將潰而捧土莫支，沉疴未甦豈匕劑可起。必得中興虞、張之碩望，始稱于蕃；雖使古人羊、葛之復生，亦難兼任。顧惟某何等繆庸，足跡所之，殆不離乎疆埸，頭顱如許，祇宜老于山林。未容掛神武之冠，乃復賜齊封之履，駢蕃三錫，聯合二長。前驅久戒于問津，後顧適牽于掣肘。敬共王事，豈其效賈胡之留；越在戎行，敢不救鄉鄰之困。行止非能于自必，利鈍何可以逆知。固非萌舞而弗下之鷗心，惟恐類盡而猶求之馬力。孰爲之地，所恃者天。茲蓋伏遇某官子雲岷峨之英，元崇廊廟之器。河山風景，每憐鄉國之顛危；帷幄謀謨，獨豫朝廷之處置。曲加九鼎，俾整重坤。致疊冒于寵榮，顧曷勝于委寄。鞠躬盡瘁，未知骸骨之歸；彊本折衝，祇賴精神之聚。《可齋續藁後》卷二。

解荆閫印謝三府啓

白髮戍邊，復分弓于蜀道；青油命閫，幸上印于荆州。覽朝家一面之憂，釋疆場五年之寄，轉旋機妙，块扎德深。伏念某自揣庸人，洊膺煩使。以老當知止，每嗟暮氣之衰；雖事靡辭難；何有秋毫之補。足跡幾徧更于淮楚，夢魂寧復到于岷峨。當猛虎之負嵎，不圖貽馮婦之笑；對飛鳶之墮水，豈料作賈胡之留。然而跨有特孔明之空言，隃慶乃營平之難事。二千里相去，中權幾類于擁虚；七八月于兹，後務每虞于曠責。正請齊邱之代，倏聆晉帥之謀。雖未能掛神武之衣冠，且幸獲更臨淮之麾幟。擔減頼肩之半，蚊力頓輕；鼎調黄耳之三，鴻恩至重。兹蓋恭遇某官股肱社稷，掌握乾坤。應四方事會於户庭，納一世人材於鑪韛。念蜀當戰象之難，既易地以皆然；謂荆處常蛇之中，非得人而不可。一新所付，兩得其宜。遂令負乘之小夫，獲逭簡書之大戾。此四序之相爲更迭，豈敢忘生生化化之功；猶一元之不可測窺，庸更冀至至終終之造。《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董參政啓　輪筆

光奉宸章，兼行相事。用分日輪知之舊典，將以有爲；正代天理物之大權，亟其爰立。當此世運

艱難之會，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六經粹學，三代全材。富北范西〔一〕，備歷藩翰四方之事；旦左蘧右，夙推樞機兩地之儲。自端委於思嚴，已熟諳於當局，茲專省笏。某身縻萬里，目睇三階。今依獨有之天，可上更生之地。在大造執四時之信，何待祈憐；與羣生囿一氣之鈞，豈惟私賀！其爲忻抃，未既敷宣。《可齋續藁後》卷二。

〔一〕北：原作「比」，據文意改。

賀程樞密啓

輪筆

寵被宸章，兼行省務。用薛、吕輪知之典，豈容宰席之久虚；聽文、富並拜之除，將見制麻之立播。當此世運艱難之會，正須儒真調一之功，華夷聳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天民先覺，王佐大才。勁氣正聲，久動嚴凝之聽；善謀能斷，素推鼎鼐之方。自晉渥于洪樞，益具瞻于維石。暫焉分日，展也格天。仲尼爲東周乎？豈但攝行于魯政；司馬相中國矣，自應相戒于遼人。願與垂紳，同舉賀笏。某身縻萬里，目睇三階。尚兹處蜀道之贅疣，久矣丐首丘之骸骨。聞快活條貫，已頓紓曠敗之憂；作靠實規模，幸亟議變通之策。《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尤内翰四六劄

班陞月殿，傴僂敢辭；恩錫天墀，丁寧有詔。服王綸之温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善數津梁，斯文山斗。爵德齒一，乃本朝文、富其人；才學識三，在西都班、馬之上。從容視草，密邇位槐。誦敬輿之詔書，雖武夫亦爲之動感；備古靈之薦藁，凡名士盡出于搜羅。爰啓前旒，俯矜舊履。飾麾踪于衮字，傳宸意于絺章。侈有龍光，倍增駑價。某蒙休厚甚，揆己慊然。嘆玉關人之曷歸，惟祈反汗；修金坡仙之故事，敢廢濡毫！《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程中書啓

書殿升班，正上循墻之請；詞垣敷命，忽承置驛之傳。粲摛藻之發揮，凛負芒之悚惕。恭惟某官世之砥柱，學者泰山。正色立朝，爭誦元和之諫紙；雄文偉國，悚觀建武之詔書。贊聖學之就將，罄嘉謀之獻納。持筆端華衮之字，豈片言輕予以品題；揭胸中金鏡之明，無一士不歸于裁鑑。屬時視草，指日位槐。龍光布于十行，駑價增于三倍。某誦言温潤，揆己僥盈。嘆玉關人之曷歸，惟祈反汗；修紫薇郎之故事，敢廢濡毫！《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牟中書啓

命而傴，命而僂，載騰控免之章；言如絲，言如綸，兩被弗俞之詔。對宸恩之瀉奕，知匠手之發揮。恭惟某官沂泗正宗，岷峨間氣。孟子敬王之學，陳善閉邪；昌黎貫道之文，涵今茹古。議論動觀乎國體，精忠自結乎主知。方茲兼唐兩制以黼藻皇猷，作宋一經以潤色國典，公春秋之褒貶，贊日月之緝熙，將儀廟堂，以福區宇。慨念蜀證艱危之急，寧忘越吟繾綣之思！借箸前籌，慮無遺策；封囊上奏，言靡隱情。屬當晉元帥之共謀，豈無漢大夫之可使。取諸鄰而付畀，進其職以旬宣。想風采於四方，極明白洞達之意；傳天語於一札，皆丁寧勉勵之辭。侈有龍光，倍增駑價。某技殫弩末，步凜竿頭。爲公計固不遑私謀，受虛名惟恐致實患，誦言渙發，拊己震驚。反汗是祈，願借衷言於翠幄；濡毫不腆，敢修故事於金鑾！《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直院啓

歷年請老，薦以疏祈；細札成文，本之報可。服王言之深潤，知儒匠之發揮。恭惟某官東壁寒芒，西眉巨擘。攬轡而澄天下，以風力稱；結綬而登王畿，皆文字選。講厦贊緝熙之益，封囊披剴切

之忠。方兹彌綸國典，作宋一經；黼藻皇猷，兼唐兩制。布詔令而山東武夫之皆感，承顧問而西河羌狀之具知，爰念岷峨，詎忘鄉國。猶以分弓而在是，靡容納履而去之。傳睿意于琚詞，飾塵踪于衮字，龍光所被，駑價有加。某三復絲綸，一忱銘鏤。第念蚕鳧之瘡痍既極，乃若犬馬之筋力已殫，供億豈宜愈增，驅馳正亦何補。彼言議臣，每弗詳于利害；爲軍國計，可不亟于變通？以用蜀則諳練者足專，以借荆則更新之宜一，遲回久此，疏敗必然。耄盖造膝以密陳，俾乞骸之早遂，至如異奬，式重厚顔。是雖玉關老之尚留，敢廢金坡仙之故事。禮云折俎，姑羞南澗之蘋；辭曰濡毫，敬謝北門之草。《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蒲制使啓

賀生朝

揆余初度，嗟苦李之誰憐；作此好歌，喜仙蒲之俾壽。發清商而一唱，拊弱羽以載榮。恭惟某官周福禄卿，晉詩書帥。分弓賦政，回瀾以障川流；横槊成吟，持酒而聽水調。屈臨十乘，加賁六弧。俯矜絳縣老之紀年，高出巴里人之屬和。芙蓉初發，賸傳樂府之新聲；松柏後凋，當屬明堂之遠器。某深慚綿薄，曷稱衮華。香山五十八而歸，問蓴鱸而决矣；崆峒千二百之祝，俟萸菊以酌之。萬感奚殫，七襄莫報！《可齋續藁後》卷二。

謝程都大啓　賀生朝

對長庚之夜月，嗟此頹齡；播明道之春風，發爲佳詠。侈鹿鳴之三拜，華熊夢之載生。恭惟某官卿掌名流，峨眉巨擘。君遣使以禮，夙推條教之精明；子與人而歌，盡出文章之典雅。屈臨絲轡，加賁桑弧。矜倦羽之衰遲，引清商而激越。和音三嘆，北風寬占晉之憂；元老一來，東海副歸周之望。某自慚綿薄，曷副衮褒。懷香山五十八之歸，不曰問丘樊而佚我；上崆峒千二百之祝，指期頌松柏以報公。銜戢惟深，鋪菜曷既！《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程丞相啓

宸廷播告，揆席奮庸。更調琴瑟之弦，一新羣聽；獨運化鈞之筆，允屬鉅儒。開熙代之清平，翼皇基之鞏固，慶關宗社，喜動華夷。恭惟某官斯文主盟，有國氣脉。自接禁塗之武，即勤巖石之瞻。開天章閣以疇咨，上意以太平而責望；坐政事堂而弼亮，公材足宏濟于時艱。既共推慶曆之車，且輪知開寶之印，屬當黼扆，妙柬璪旒。汝知名誰耶，曰琳與愿；吾之相定矣，非成則璜。聳聆宣置右之麻，莫不舉在廷之笏，此關世運，式副衆心。自茲延平津之閣以登賢，豈但減黎幹之騶而化俗。命一

傳而遼人邊隙必且相戒，言一出而東南民力其亦可寬。以杜羣枉，以釐百工。昭令聞于無前，垂景光于有永。某幸當晚節，親見明時。方茲一丘耕鑿之苟安，無復萬里關河之入夢，一聞除目，百倍懽悰。燕雀賀厦屋之成，庶無凌震；禽鳥雖山林之適，猶在生全。《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丁丞相啓

宸廷播告，揆席登庸。利社稷，安國家，夙負上宰之弼諧之望；理陰陽，撫夷夏，隨收真儒康濟之功。並總鈞樞，屹隆柱石。當謂世有救時之相，出于天生命代之材。文饒用而宮中以得雨稱，君實拜而邊人以生事戒。氣形之和而天地斯應，聲色不動而海宇自安。豈常人之智所可爲，惟聖主之明後能任。恭惟某官堪輿間氣，廊廟真才。學孔、顏，志伊、周，術業六經之攸出；君堯、舜，身夔、卨，勛庸千載之自期。力量足以整頓乾坤，精神足以動搖山嶽。敬持主一，道贊能羣。自見于青蒲白簡之討論，已隱若黄閣紫樞之運量。得君如彼，上將望于太平；舍我其誰，天宜降之重任。肆由政路，徑踐台司。甫頒九陛之贊書，旋動三階之喜色，雲霓久徯，宵旰方勤。偉哉作霖之工，夢符帝賚；迅其聞風之頃，捷奏王師。機緘之叶應若兹，鼎軸之奠安可卜，人心翕定，國步何虞。自今三時調玉燭之和，四海壯金甌之固。總衆職稱上意，未誇輔漢之中興；有一德享天心，罔俾佐司之專美。某身縻烟水旱盜賊弭而不待聞，山川鬼神寧而靡不順。

瘴，目睇霄躔。蚊蟲方懼于負山，燕雀載欣于賀厦。洪鈞块圠，末路依歸。盡瘁鞠躬，惟有竭邊方之餘力；發蹤指示，但知奉相國之廟謨。引領庶幾，曲踊三百。《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林參政啓

晉貳機庭，豫參國論。總五兵而端本，密陪籌幄之親；贊化育以調元，兼陟政塗之峻。三階炳煥，九廟奠安。恭惟某官胸着千年，眼高四海。毫端藻粉，煥潤色于皇猷；肘後芝苓，滋延洪之國脉。密勿璪旒之妙簡，便蕃玉詔之親除。偏議清切之司，備罄忠嘉之益。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亟上履聲；廣厦之下，考仁聖之風，仍重氈席。正君德于日就月將之際，挽士心于波頹瀾倒之餘。天子必有四鄰，果躋近列；公輔間于兩社，翊贊神謨。當内治外治交急之秋，乃文事武事並用之日，錫三綸綍，共二樞機。帝夢協符，巖雨隨蘇于早歲；皇靈丕暢，旄星頓掃于邊州。九重寬宵旰之憂，一旦慶風雲之會。如身之使臂指，良由脉絡之相孚；元首之有股肱，共喜精神之胥契。既調璇極，必啓金甌。平輕重于一舟，丕展濟川之路；寄安危于八柱，迄成支厦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竦聞成命，喜激懦衷。風雨隔九天，敢作天上故人之夢；雲山兼五嶺，但馳嶺南驛使之書。尺楮荒疏，寸襟搖曳。《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朱樞密啓

擢從諫長，晉陟機庭。如身之護風寒，方藉帷幄精神之運；若旱而作霖雨，頓新鈞陶造化之功。文明殿之陞華，政事堂之增重，用儒之度，不謀同辭。恭惟某官經國竑材，康時妙略。烏棲于柏，夙開御史府之祥；蟬集其冠，舊著中書令之識。宜生間氣，遠邁前芳。風鵬運海以高騫，朝鳳鳴陽而特出，遄登臺要，浸結宁知。白簡橫陳，彈擊風霜之凜烈；翠幃勸講，緝熙日月之光明。既揚攀檻之威，尋趣上坡之武。納君當道，歷陳格心數百奏之言；進德尊朝，爰立執政二三臣之列。屬時機之交急，勤旰食以疇咨。觀大勢如救棋然，着着豈容于或誤；必諸賢若推車比，言言惟主于可行。庶幾同寅而協恭，斯可運籌而制勝。何患國威之不振，奚憂天意之不回，璇極既調，金甌必啓。方來富貴，面槐即正于三公；不朽勳名，汗竹相期于千載。某聳聆紫綍，倍激丹衷。格五嶺之瘴烟，誰念鳶飛之跕水；遡九皐之斗極，願言鴻播之回春。《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馬制置開荊閫啓〔一〕

穆卜剛辰，宏開制閫。位隆近弼，總使名四大以身兼；權重上流，合地勢二長而掌運。號令百城

之聳聽，威聲萬里之震揚。凡屬見聞，罔不慶快。恭惟某官三代人物，四海吏師。盤錯事機，以禮樂詩書而酬應；縱橫武庫，皆仁義忠信之發揮。勤勞一節之精忠，密勿九重之眷注。治内治外，足食足兵。堅定力于岱嵩，暢皇靈于河洛。問偉人于江左，固賴夷吾；謀重寄于荆州，誰爲叔子。將求代遜，無以易堯。兹付之關中管鑰之司，併授以天下版圖之半，爰陞珠殿，以重玉垣。旂旄千乘之星臨，營壘三軍之雷動。慷慨出師之表，皦日其如；磊落籌邊之圖，平時素諳。自此開忱心以集衆益，昭大義以檄中原，國勢屹然，天顧寬矣。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姑煩戎纛之旬宣；徐方既平，王曰還歸，即輅命珪之趣覲。某投林不密，度嶺重來。方當風鰐之心驚，猶記雪鴻之爪在，禍牙蜚報，賀厦馳情。豈徒免陳跡之簸糠，抑且竊餘輝而分績。戰河南，戰河北，祇嗟值斯世之孔艱；主陝西，主陝東，所願同一心而共獎。《可齋續藁後》卷二。

〔一〕此文與以下二篇有嚴重錯簡，兹據清初鈔本乙正，不一一標明。

辭閩帥得祠謝程參政啓

萬里遄歸，寧復驅馳之夢；九重從欲，遂酬閑適之私。既仍秘殿之除，且被真祠之奉，恩深橐籥，感極輪囷！伏念某孑立孤踪，多奇薄分。自戍淮于昔〔一〕，粗知慷慨于事功；逮度嶺以還，浸覺

消磨于憂患。累載周南之滯，屬時蜀道之難。披荆棘之莽蒼，甫城廢址；犯風濤之洶湧，復蹈危機。有識寒心，旁列掣肘。當乎入腹搶攘之交亟，謂過滅頂淪胥而莫支，所賴國威，僅逃吏議。言念四五載上東還之請，至此而弗止奚爲；歷思三十年任西戍之人，其間之克終者鮮。幸蒙鴻造，汔返蝸廬。雖弊帷未忍遽捐，然鉛刀豈堪再割。訪合沙之福地，曷敢望茲；作天目之散人，不翅足矣。凡茲僥倖，盡出作成。茲蓋恭遇某官學者斗山，國之柱石。用分日輪知之舊典，偉相事之兼行；乘代天理物之大權，知上心之允屬。拯世運艱難之會，恢儒真調一之功。當《泰卦》「九二馮河」之初，方賴包荒以長君子之道；于《豳風》「七月流火」之際，乃蒙序情以憫征夫之歸。靖言思之，更生賜也。某邈居沮洳，阻謝欽翹。爲太平幸民，自此屏山林而投老；作中興名相，尚當精香火以祝公。《可齋續藁後》卷二。

〔一〕戍：原作「成」，據清初鈔本改。

帥嶺謝程丞相啓

嚴廊科瑣，載恢四國之遠猷；嶺嶠蕃宣，俾踵二陸則大異于規橅。自憂中國冉駹道之通，浸類南海馬牛龍綏，感深激烈。眷五筦素不知于兵革，視三陲十年之故步。佩一陶之至渥，伸再僂以靡容，祗服

風之及，致勤廟筭，乃創闔謀。倣諸皇祐平寇，爰置于使名；實自建炎渡江，未有之邊備。欲寬天顧，宜屬時髦。如某者病骨曷支，暮氣已墮。封疆奔走，蟻旋磨以弗休；丘壑來歸，猿投林之不密。甫息肩于吴下，隨受任于湘中，日月幾何，江濤如此。忽俾披髮，效鄉鄰之義；方慚攘臂，貽馮婦之譏。千里度關，詎敢辭于王事；十連建閫，乃復付之郡章。是猶微蟲使負于邱山，豈以老馬嘗更于岐路。顧瞻兹土，夐異往時。甲兵錢穀之椓如，城郭人民之愴甚。新戍之薇雖賦，固所驚心；舊栽之桃已空，何堪舉目！不主張是，孰扶持之！兹蓋恭遇某官命世真儒，濟時碩輔。整齊區宇，有一德以享天心；端委廟堂〔一〕，總衆職以稱上意。謂南脉創生于局面，而孤踪備歷于邊頭，遂被選掄，洊膺委寄。某敢不恪共夙夜，勉竭涓埃！嗟定遠已衰，未必有玉關生入之望；惟弱翁是主，不徒爲金城馳至之圖。《可齋續藁後》卷二。

〔一〕「世真儒」至「端委」二十字原脱，據清初鈔本補。

全宋文卷七八五七

李曾伯　四七

謝朱大諫啓

中朝經遠，合五筦以專征；外服效勞，越十期而再命。既循墻而罔避，知推轂之有歸。祇役云初，奏緘敢後！睠言南土，素隔朔方。自敵人幹腹之謀傳，而當宁焦心之慮切。穹廬千萬里，真難測于事情；搢紳二十年，不過付之議論。致勤廟算，爰創閫謀。始倣紹興，將取忠定在潭而兼制；繼稽皇祐，卒同武襄平廣之有行。其如非材，曷稱此選！伏念某頭顱已老，筋力盡衰。不願酒泉入玉關，甫幸一閑之適；我思桂林從湘水，自知再出之非。嗟哉蟻旋磨以奚之，岂甚鼈度橋而可數。國恩至渥，君命難辭。士衡之柳雖存，召伯之棠何有！强顏至止，甲兵錢穀之何如；舉目愴然，城郭人民之若此。敢憚身復衝于煙瘴，秖虞手莫障于風濤。匪覆幬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某官斯文砥柱，善類津梁。今之世舍孟其誰哉，天將降之大任；古之臣如黯近之矣，上素柬于深知。憂時若飢，求士如

渴。凡局面一新于位置，皆坡頭密贊于圖回。茲玷選掄，若爲稱塞！備南詔寬湖廣，必蒙宏論之發明；制西事在朝廷，尤待大權之運量。《可齋續藁後》卷二。

兼漕謝丁丞相啓

南服榦方，一其可再；西陲轉餉，二者得兼。控辭莫遂于回天，簡擢實繇于造命。伏念某屢更藩屏，何補涓埃。崦嵫之景漸斜，鬢華如許；邯鄲之步重間，足力已疲。方當鳧鹥通道之是虞，正恐蚊蝱負山之弗稱。若時漢漕，仰給秦渠。舳艫寸寸銜尾而前，營壘嗷嗷張頤以待。猶叔子始至，糧幾無百日之儲；縱營平留屯，兵豈能期月而罷。以如斯之匱急，宜專屬之英髦，思誤洪鈞，責叢小己。負且乘秖不勝致寇之慮，釜與庾但惟知請益之歸，非藉主盟，曷堪委寄。恭惟某官濟時上宰，經世真儒。國家刑政之明，未雨常周于牖户；甲兵錢穀之問，無日不至于廟堂。一新造化之精神，兩盡邊關之講畫，致令衰薾，猥被驅馳。思葛亮之盡力鞠躬，幾尤難于斜谷；類鄧侯之發蹤指示，庶可給于關中。《可齋續藁後》卷二。

回太平州牟侍郎啓

護戍西陲，罔功宜黜；乞身東里，有詔許歸。辱慶函。恭惟某官洙泗的傳，岷峨間氣。文章典雅，歐陽、韓子之材名；學問精深，君實、景仁之流輩。孤忠致主，正色立朝。非堯舜則不陳，以稷契而自許。朝夕獻納，無非社稷之謀；日月就將，參贊帝王之學。韙甚漢一經之述作，粲然唐兩制之彌綸。厭承明廬，公雖勞侍從之事；守淮陽郡，士皆望禁闥之留。暫焉訪南豫之兩眉，屹若壯中流之一柱。香凝道院，細尋盤洲文字之盟；指授蒙衝，要繼雍國功名之樣。行且任鼎軸廟堂之寄，不忘懷坤維鄉國之思。始焉以父老之諭而遣之行，且每于公卿之議而謂其是，風舟僅濟，雲厦焉依。茲叨弗俟駕之行，不至如欹器之墜。今而免矣，公實主之。某衰朽如斯，歸休已晚。雖聖恩之易地，未忍棄之；然愚分之踰涯，欲何爲者。自此耕鑿將終于一壑，豈有夢想敢到于三山，慶奬有加，感慚無極。顧視此目中之敵，愧退無肘後之方。惟保蜀所以存吴，非資吴不能救蜀，權宜歸一，謀戒孔多。雖穎事不當言，而晉憂其能已！代朔方新營壘，喜今得光弼其人；制西事在朝廷，此則惟希文是望。《可齋續藁後》卷二。

〔一〕積：似當作「櫝」。

回嘉興謝大監啓

不俟駕有命，茲焉遂小子之歸與；願受廛爲氓，將以事大夫之賢者。未皇通敬，首辱貽緘。佩盛德之隆謙，拊微衷而增愧。恭惟某官雁蕩赤城之間氣，鳳池黃閣之芳猷。文章足致身，非假漢鄧、馬之世閥；功業皆餘事，固傳晉元、石之家聲。劇繁治劇，牛解刃游；騰茂蜚英，馬輕車熟。眷倚益深于旒冕，風采想見于搢紳。出而課最雙旌，入則躋班二監。上念股肱郡，簡求慈惠之師；公以肺腑親，兼寓清華之直。去尺五天之不遠，豈丈二組以久淹。期年之借寇君，此固邦人之願；五月而報齊政，便當王所之歸。佇冠橐班，以光槐鼎。某孤踪鬒鑠，萬里馳驅。屢伸納履之新，忽玷予環之寵。幸甚釋蚊山而逃曠責，自茲老狐丘以終餘年，有以庇之，是所望者。聽麥岐桑枝之頌，喜盈耳之洋洋；奉薤本水盂以從，願傾心之罄罄。《可齋續藁後》卷二。

回蕭總領生日啓

白母夢庚，觀我生而曷企；鄧侯禀昴，俾爾壽以宜昌。微忱久闕于瓣香，新製乃貽于機錦，榮踰繅藉，感極輪囷。恭惟某官玉尺端方，冰壺瑩徹。思人愛樹，異時南國之召公；袖手觀棋，今代東山

之安石。將曳履趨星辰之步，姑揮毫成玉露之章。禮重篚箱，厚甚雙魚之惠我；音諧宮羽，宛若孤鶴之掠予。某當平頭六十之年，復行脚數千之役，方嗟劬瘁，曷稱褒嘉。誦陽春寡和之詞，所愧瓊瑶之莫報；堅歲寒後凋之操，相期金石之不渝。《可齋續藁後》卷二。

回安制置生日啓

當香山六十之年，揆予初度；喚蜀道八千之夢，遺我好詞。荷繅藉之意勤，知輪囷之感極。恭惟某官東山聲望，西土典型。胸中小范之甲兵，膽寒關陜；筆底大蘇之翰墨，名壓岷峨。廣騷行訪於澧蘭，得句俯矜於湘菊，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某方劬瘁之興嗟，豈褒嘉之克稱。林泉有約，豈復爲水北之山人；金石論盟，何敢負河東之父友！《可齋續藁後》卷二。

回江東李倉生日啓

六十平頭，猶作江湖之倦客；三萬插架，俯矜家世之陳人。貢弱質之朽枯，煥新章之繅藉。恭惟某官公槐奕葉，仙李盤根。懷平泉一花木之盟，不忘故國；對秋浦九芙蓉之勝，坐護長江。猶希文加惠於吴宗，以明允實聯於蜀譜，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某方劬瘁之興嗟，豈褒嘉之克稱。陽春寡和，

愧無報語之瓊瑤；歲寒後凋，願結交情於金石！《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蔡同知除參政啓

渙奉恩綸，晉陪宰席。輪知中書之印，既藉猷爲；贊調更化之絃，允資忠力。國論扶持之是賴，皇圖平治之有開，鼎軸攸基，麻綸嗣播。某幸當晚節，獲睹明時。聳聆除目之一傳，何啻歡悰之百倍。囿身廈屋，無從笏賀之奔趨；投老丘樊，但切擊壤而鼓舞。《可齋續藁後》卷二。

賀張尚書除僉樞啓

升華書殿，晉位幾庭。五材誰能去兵，況值修攘之會；兩社間以爲輔，允資弼亮之忠。漢當更化之方新，魯用真儒而何幸，精神會聚，道德安彊。恭惟贊慶之至。某幸當晚節，獲睹明時。欣聆相業之有開，知與輿人而胥扑。國家間暇，願觀道洽改治而後協心〔一〕；田里便安，所謂時和歲豐而通受賜。《可齋續藁後》卷二。

〔一〕改：似當作「政」。

可齋雜藁序　淳祐十二年五月

藁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子職，既而從諸公幕，歷中外，泓穎不靈，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酬應，托意於模寫，自少而壯，壯而老，夭閼剡藤者多矣，其棄而醬蒙藥褚，不復可記憶。篋中斷語零落，本無足采，年來憂患摧折，思致愈不逮前。一日，與書塾親友偶閱舊作一二，有勸以刊諸梓示兒曹者，姑俾芟次之。杜園綴緝，淺近卑陋，終不及君房語。譬諸山肴野蔌，聊爾雜陳，倘俎諸五侯之鯖，當囅然一笑。淳祐壬子夏五旦日，可齋書于荆州杞梓堂。《可齋雜藁》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卷四。

可齋續藁序　寶祐二年四月

《雜稿》鋟梓，出於兒輩裒次，中多少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二年間復應酬，又欲從而續之，姑徇其意。然軍書鏖午中安有好語，徒重作者笑。寶祐甲寅四月既望。《可齋續藁前》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卷四。

陳可齋文集序

文有足以名世者，有姑以應世者。名世則實爲世教之輕重，應世則直爲世用之酬酢。同謂之文，而如是不同焉。某與可齋陳先生寓同里，師同門，仕嘗同幕同朝，在荆在潭，今又同分藩岳，又同以可名齋，肝膽臭味略同。所不同者，公之年德實居先，其學精以深，其文粹以正，某晚輩荒陋，不足希慕萬一耳。湖陰部刺史介軒劉君甄樂道人之善，偶見鄙作，遽取而播其醜，豈能掩大匠笑？然姑以應世，非敢以是爲文也。一日書從郵來，惠以新刊可齋陳先生著述全帙，亟啓亟誦，則公之文真足以名世矣。介軒萃而梓之，顧令引之以序。噫嘻異哉，是不幾於駑駘與騕褭並馳乎！魚目與夜光敵價乎！寧人與猗頓角富乎！嫫母與西施爭顰乎！介軒之意則美，而予之則過也。某儻不揆屬筆，多見其不知量，識者其謂何！因思其説以復介軒，請曰，無可無不可，此固介軒盛德事。然吾夫子嘗論可不可之義，曰可與言詩，曰可以爲師，皆許其可者；曰未可與適道，曰不可以語上，皆謂其不可者；未嘗持而可之論。今吾陳先生之文廣之以垂世可也，而顧欲以俚言儷之，是折楊黄華雜諸《周南》《召南》，無乃不可乎！雖然，昔人有以荆潭唱和得名於世，更唱迭和，此亦師友事也。合裴楊之長，以爲兩府從事美譚，昌黎有公案在，介軒其何遜！《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班馬字類補遺序　景定五年五月

余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字類》，喜其究心字學，采摘二史，旁證曲盡，得之者可無魯魚亥豕之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奇於揚子雲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遊，有老儒王揆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盱分類析，閒多遺闕。在蜀數年，相與朝夕考訂，日積月累，凡有所得，書於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補註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於韻後，併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鄉先生婁公之志也。補或未盡，尚俟來者。景定甲子長至日，覃懷李曾伯書。《班馬字類》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皕宋樓藏書志》卷一四。

跋郭靖父告

右告二軸六件，乃新進士郭靖甫之五世祖宛丘明府治平至元豐時所給者也。中間如魏國韓公、溫國司馬公、古靈陳公、南豐曾公、王文恭珪、蔡持正確，當時諸老皆注名其間，勑命制度與今略小異。余五年前仕淮西幕，識靖父於壽、潁，戎馬中見其文采議論若有典刑，心異之。未幾，出此相

示，仰先朝盛時之安得復見，悵九原先正之不可復作，抑知中原故家之猶有人也。靖甫在南樵爲世族，方其脱身荆棘，以鐵籠全宗人，且不暇顧，於先世舊物寶有弗墜，歷劫火而不灰，賢於甘棠故笏遠矣！予以是常期靖甫之必世其家。今果登淳祐元年進士第，遂續郭君世科一燈。《詩》不云乎：「是以似之。」《傳》不云乎：「必復其始。」是豈倖而致哉！余懼或者不具眼，以傖荒待靖甫，故爲表而出之。《可齋雜藁》卷二三。

跋皇甫相士

去年春遇皇甫兄於赤壁之清暉，謂余曰「制帥史公必登政府，孟公騎帥必授鉞，部使者陳公必峻用」，大略已驗。今再遇之玉麟堂下，所以期主人者猶史公，及品劑一時人士，雖未見其驗否，亦灑灑可聽。余爲天下之至無用，自知非萬里侯相，兩地會晤，屢費道人眼力，且謂余它日尚須在兵間驅馳。酒酣燭暗，堅欲索余言爲話柄。余聞之里人曰，士有赴科舉者，多詣卜肆以訊得失。日者爲陶器數百，古以爲撲滿者以待之，至者輒予其一，曰：「先輩此舉必巍占。」今以始日以一金置此器中，則大書一「落」字，毋乃皇甫兄所以戲予者歟？交遊相問，可持此薦一大笑，驗不驗，姑置勿論。《可齋雜藁》卷二三。

跋商宣教携示先開國遺墨

嶺表去天一方，自三吴來仕者求諸里人猶鮮，況北方之人乎！況北方之同郡邑者乎！況又北方之同郡邑、南方之有事契者乎！越五六十年，而子孫相邂逅者乎！傔亭、沁水、木澗、盤谷，知在何所？而一寓於浙，一寓於廣，乃相與叙昔人之甘棠，話故國之喬木。此殆千里似人，空谷足音也。商兄不遠不鄙，携先世手澤相訪，非有典刑，豈俗事所能哉！再辭，書此以返之。疇昔先太宰以建炎己酉入潯，先開國以淳熙己酉在賀，不肖孫又以淳祐己酉來桂，百二十年間，祖孫六世而三臨之。家北人也，與南方有緣如此，又皆在己酉，豈偶然哉！因併及之。

《可齋雜藁》卷二三。

題吴太師書軸

活千人者有封。太師吴公，盛德之可紀者，某生也晚，不盡知。但聞當持節時，發粟賑饑，活民陰德不知其幾千人矣。王溥官職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固天下之所共期者。今方旦、奭左右，種、蠡中外，三槐王氏，又不足以望下風矣。緬想典刑，九原不可復作。一日客趙君必實出示公之遺墨，

蠅頭細書，温然光霽可掬。中間爲士風，爲公道，切切慨歎，真足以砭劑時病，使進諸國醫，此其家藏經驗良方歟！某斂衽伏讀之餘，趙君俾識軸尾，用拜手謹書。《可齋雜藁》卷二三。

跋宣和浦禽圖

内有蔡元長筆

大觀盛時，天子臨御多暇，游戲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過人，至今猶有散落人間者。嗚呼美哉！當時臣子頌詠欽贊，固知有將順。抑思世運推遷，猶時序也，物態豈常春乎！漢文帝元年之詔有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有以自樂，爲民父母者將何如？」觀此圖，盍舉此以諷彼？京不足以語此。《可齋續藁前》卷五。

跋晦庵記南軒建曲江樓

予三年於此矣，登斯樓，誦斯文，今始見真蹟焉。嗚呼！兩先生之作述，非曲江公孰稱！曲江公之名，得兩先生愈遠，兩先生之心，豈止爲曲江公而發！我思古人，悠悠我心。《可齋續藁前》卷五。

跋高帥機斯術生賢閣記後

唐人有言：五百歲一賢者生。賢者之不多見於世，舊矣。高魏一門，以詩書自相師友，壎唱篪和，遂皆以儒術名節顯，嗚呼盛哉，何其多賢也！豈白鶴山川之秀，盡鍾美於是歟！取而扁閣，此又樂有賢父兄之意，梓材丹臒，於此占之。某前三十載侍先君餉蜀，時著齋在賓幕，縮齋宰綿谷，蓋已獲從游兩賢間。轉首一夢，觀此猶甘棠云。《可齋續藁前》卷五。

跋程制幹九萬詩軸

漢人有不幸失身異地，能如太史公所謂得其當以報漢，則不苟幸生；不能如南八之所謂將以有爲，則寧舍而取死。不然，則有歸耳。非不欲歸，而不能歸者多矣。幕客程君同令永倅周君〔一〕，皆予帥淮時，以白金售諜者航海而取之，脫腥羶之域，返衣冠之鄉，朝廷官之，亦榮矣。中外士爲二君品題紀詠，幾已盈軸，予復何言！南軒有曰：「人臣爲議，當以王陵爲正。」覽者盍取於斯。《可齋續藁前》卷五。

〔一〕令：似當作「今」。

跋蕭省元書軸

鄱士蕭君嘗館於文靖史公，觀其主自可信其客。凋落，此空谷足音也。中間蕭君以文場未利，鋭然有游邊志。公舉似古語，「譬如農夫，是穗是褒，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自謂其年少未第時，受持此四句。公之斯言，真足以迪士類之常心，藥流俗之疾疢，其有功名教云。聞之者求之有餘師。《可齋續藁前》卷五。

跋狄學賓時飛所惠迴文織錦圖

婦人操觚弄翰，至織組以寄閨房之怨，好事者又繪藻之，且冠以金輪晨牝之鳴，本無足奇。顧自治平模本，距今踰二百禩，蘇、孔、秦諸賢，近世平庵、後谿、悦齋諸老皆嘗經目，墨跡猶潤，是可寶也。雲洲與余先世交，故其孫輟以遺余，庸識軸末，以遺後之覽者。《可齋續藁前》卷五。

楊議郎忠諫跋

世泰則朋黨亡，此盛世事也。昔人有言：「去賊易，去黨難。」嗚呼！去黨何難？去賊固不易，黨去則賊去矣。觀漢唐往鑑，黨禍一起，兵禍輒隨之，是安得不懼！余不願君子之有此名，因楊君以諸賢跋語，爲之感歎，故書。《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跋東坡元祐帖子詞　淳祐元年二月

玉堂中著此老，當此時，爲此詩，而猶有「憂民未解顏」之語，猗歟盛哉！淳祐改元二月既望，鄮亭李曾伯。《三希堂法帖》第一二册。

吴季申儒英堂跋

世傳儒家有書種，古之人如中郎之女，范甯之甥，其源委皆有自來。雲巖先大夫崔出也，崔伯仲爲時聞人，而酷似之，故其爲文得鳳閣舍人樣。雲巖嫡傳衣鉢，翰墨芳潤，至今猶存。兹取先朝褒封

太夫人綸誥中語，以扁堂額，豈但承天之寵，昭示子孫而已，亦使觀者知非此母不生此子，有此舅則有此甥，豈不信歟！爲外氏成宅相，此先志也，今其在雲巖乎？其勉諸。《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識巖壑舊隱

淳祐七年十月

人因地而名，地以人而重。方其視或易然，逮其久也，士君子始企慕之。前賢流芳可挹，山不在高也。是山是亭，在今爲希真先生甘棠地，不盈數丈，一丘一壑，具體而微。後六十餘禩歸於我，因其故略爲之封植其壤，補苴其漏，一毫弗加以飾，志存古也。惟先生以此客寓是邦，脱屣軒冕，蕭然如遺世獨立，洛川巖壑，皆其舊隱。今洛川不得而見矣，獨若壑僅存。其風流篤厚，文章芳潤，散在木石間，彷彿尚可想見。邦之故老至今相指示，猶曰此朱公巖壑也，是詎非達人令聞足以壽其傳歟？抑呵護有靈，若將有所待歟？又否則以其儉小見擯於時俗，繇是得不毀歟？不然，亦爲墟矣。傳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型」，於是山有焉。吾從生世後〔一〕，不得從公於樵歌間，然高山仰止，神交心會，對此足以使人盡釋鄙吝，二三子敬之勿壞。淳祐丁未孟冬。《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一〕從：似當作「徒」。

識夕秀

余以幽棲多暇，謾累土爲臺，里閈中有以山石售者，有輟患者〔一〕，有以無用棄者，自一拳之積，加數簣之工，因成小堆阜焉，命亭其上，自春徂夏始就緒。一日，暑雨初霽，夕陽未沉，携子姪烹茶剖瓜，相與登眺，挹嵐光於天際，送帆影於木末，平蕪杳靄，穮秭彌望，烟鴉霞鶩，去來上下，盡吾目之到，足與心會，不但對碧宫紅塔，相應接於風簷間而已。林薄雖小，不足名山，鷓鴣得之，信有餘地，因詩以志之云：「本因累土作層臺，巧匠俄爲小阜堆。碧落界邊將塔對，蒼蕪處斷送山來。狀成一段林巒勝，欠得幾株松桂栽。夕照未沉明月上，倚欄正爾可徘徊。」戊申七月旦日。《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一〕患：似當作「惠」。

以佛牙付福巖奉安公安二聖寺跋

景定二年七月

余帥淮東日，有北人刺史楚玠再自符離來歸，到維揚參閫，以佛牙一株，上有舍利三十六箇爲

獻，曰：「此是汴京舊宮禁中物。」裹以盤龍繡帕。余却而不受，玠曰：「此又非寶貨，何敢傷公之廉？毋惜受之，供養作福。」於是勉而受之，乃淳祐三年八月也。繼自丙午歸里，一向奉之佛堂。迨過長沙，奉之道院觀世音之前。今首尾二十年矣。每惟釋氏靈牙不知歷幾百載，經幾劫火，至今不壞，此殆非私家所藏之物，宜歸之大道場去處，俾奉香火，以福蒼生。適公安住持福巖禪師自荆襄來訪，謹奉之以爲公安二聖大如來禪刹之獻。其永鎮上流，保祐斯世，爲吾君千萬歲之壽，爲四海生靈無窮之福。楚玠元狀同往，庶知其自來。惟福巖禪師作此證明，永留此寺，勿示非人，毋使韓昌黎、陳文惠得以議其後云。景定辛酉七月七日。《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重建岳陽樓記

淳祐十一年十月

洞庭天下之勝，岳陽樓又擅洞庭之勝。慶曆記盡之矣，後有作者，未易加一辭。歲嘉熙丁酉，某守是邦，每公餘登眺，令人浮漚溟渤，部婁大塊。緬懷唐開元而後，李、杜、張、孟諸賢更賦迭詠，不可勝數。至我朝文正范公，惓惓以天下爲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重。去之今二百載，星回物轉，而江濤衮衮，與公風烈蓋巍然俱存也。後十有四禩，某以牧荆道過，亟之訪徙倚，殆山川不可復識，乃知昔之棟宇中已灰爐，今樓非故樓矣，愴然爲之感慨。越明年九月，郡侯浚儀趙汝巘書來以圖，則危闌傑觀，葺廢址而新之，君山本來面目，欣然如對，且屬爲之記。某俛仰疇昔，雖不能忘情

于此，率爾筆受，多見不知量。顧又事有因革，地勢無今古。世之出新奇之見者每至越故常，安簡陋者又憚于改作。此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十八九，非有英偉磊落之士，心眼軒豁，起古意於寂寥，舒世慮之菀勃，將視此等傳舍耳，豈屑實念哉！余于是知侯之心足以經營四方，不但一樓而止。侯帝室之胄，所至有治行。及是樓與政俱成，會上命之以提點本路刑獄，仍郡組重湖，波臣川后，方盡聽彈壓，匪是疇克稱？余雖未獲從侯憑高舉酒，挹勝概于几席，意岳之人士，將復見慶曆氣象，已于斯樓占之，庸紀歲月云。樓之盈若干，工暨費若干，抑末爾，不書。淳祐辛亥良月，覃懷李某記。《可齋雜藁》卷二一。又見《岳陽紀勝彙編》卷四。

重建仲宣樓記

淳祐十年十二月

淳祐十年春，制置使天台賈公似道屏華底功，尚力，益新甍，規重屋，即昔之仲宣樓也。夏六月，公易鎮全淮，覃懷李某繼之如前畫，越半期告成。臘月二十有五日，爰集賓校，置酒而落之。高甍承霓，飛翬跨虛，縝緻輪奐，雉堞環拱，岩嶢乎凌巫峽之十二，宕蕩乎吞雲夢之八九。美哉！斯樓之壯，固荆州之奇觀也。酒邊相與徙倚，平蕪鱗次，列堡棋布，湖襟江帶，鷗雁上下，吴檣蜀艦，幢幢去來。問之山川蒼莽之外，秦、函、宛、洛，雖遐想所未到，裴回周覽，東則瑜、蓋諸人指麾烟舸，走老瞞于烏林道也；南則汀蘭渚芷，古《離騷》之

國，飛鳶跕跕墮水，馬文淵征九溪蠻處也；西連夔、渝，北控峴、萬，玄德、孔明崎嶇斗絶，徒以白衣觴艚之耻，遺恨無極，而叔子、元凱儼如無恙，陵谷變而草木腐，慨然令人墮淚也。俯仰千載，盡在一日，滔滔此水，逝者如斯，何可勝數！據古以驗今，毋玩邇，毋忘遠，于斯樓之作，不爲無助也。樓本臨沮漳，仲宣側翅依人，遭時多難，能不動懷土之想，豈信美非美歟！使仲宣游于斯，息于斯，潛沱江漢，風晏波澄，人民城郭，槃槃都會，東山小魯，寧復羈思！余嘗謂越吟數語，亦猶晉人新亭悵望，作楚囚泣。意仲宣有志于王室者，景升不武，君子悲之。後之來者據牀領客，舉扇麾軍，運邊籌而却敵騎，春容整暇，境會心融，悠悠我思，猶今視昔。客有湖海之豪，又將卧仲宣于百尺樓下。按《江陵志》，扁名昉于祥符，復于紹興，今既毁再葺，能不與齊雲、栖霞俱圮而獨存，此則仲宣之賦之力也。賈公與余二祖嘗接踵參荆州幕，踰五十年，兩孫復相繼來帥。且荆揚更迭，余又實生是邦，若作梓材，惟其塗丹臒云，庸併識之。董斯役者，都統制渤海高達也。《可齋雜藁》卷二一。

全宋文卷七八五八

李曾伯　四八

公安竹林書院記　淳祐十一年

蜀自端平中兩罹兵難，士之流離出峽者，荆州實繁。淳祐二年，制置大使孟公珙閔其無以教養，不以武備廢文事，因僚屬袁漸、袁鼎、東史子翬請，聚精舍而量試之，與補弟子員。度地於公安邑東，闢書院，取萊公竹林遺跡，扁曰「竹林」，置田撥錢，以給廩用。既而倣四書院，乞賜額於朝。六年夏，上親灑宸翰，賜名「公安書院」。會天台賈公似道相繼開閫，尤以淑士爲重，捐緡錢廩粟，葺而新之。十年，曾伯奉命來旬。夏六月庚子，道過奠謁，時規摹已略備矣。山長雷宜中猶以建傑閣、奉宸奎告，遂從而增益之，不敢緩。明年秋八月告成，山長黄俞書來言曰：「書院之建，歷三大帥而始成。今則有燕居以行舍菜，有公堂以正講席，有閎其門，有翼其廡。前列四祠以彰有德，後峙八齋以肄生員，職守之位，公養之所，直宿之廬，以至廩廚庖湢，莫不畢具。凡爲屋一百二十有三

楹，視中州學校有加焉，願識之以詔後。」曾伯心許未暇，而黃已歿。一日，感懷季子之劍，不敢負此友。因思士生隆古時，非特上之人設庠序以教之，士之家皆有學，游焉息焉，造次顛沛，無往而不學焉。今夫西土之士，衿佩於斯，絃誦於斯，忘遷而如歸，于于然，濟濟然，相與聚辨講習，以存心養性，以砥節礪行，將見英材輩出，文風日趨於盛矣。惟顧瞻斯地，遐想斯人。疇昔澶淵之役，始朝論多瑟縮，欽若請幸江南，堯叟請幸蜀，國步亦岌岌矣。我忠愍寇公奮不顧身，毅然請帝親征，排羣議，回天斷，遂一矢以斃撻覽，卒使國家數十年無兵禍者，伊誰之力！如簧其舌，顧以孤注一語擠之，忠魂不死，靈竹效祥，是非之理，至於天而定，有如此者。景行高山，目擊人存，竹林之士，心萊公之心，毋安竹林，毋忘石室，某用筆此以授山長程烈劖諸石。《可齋續藁前》卷五。

擬泰壽泗三郡築城記

淳祐六年

淳祐壬寅二月，予以尚書左司誤恩授淮東閫，旋兼淮西，辭弗獲命。祇事之明年正月，奉旨城泰。泰襟江帶海，行都之藩籬，國計之淵藪也。先是，有疏乞移治者，中外言人人殊。上遣環尹焦煥炎同予臨視之，乃偕提舉惠孔時、守趙坺夫、倅陳力修參酌，繼檄廬州義士都統王安相與審度汔，就衣城大修浚之。城周圍二千丈有奇，身高二丈。於是調殿步司楊、泰、昇、潤等軍萬六千人，以王安董之，起靈濟廟，南通廣濟河轉以東，又北通運鹽河轉以西，取羊馬墻之土築城，而展濠之土以築

墻。濠周於墻，墻周於城，深廣視昔加倍。且改植東南角城三十丈，西北角城亦三十丈，創礮一百座貯其上，以待戰守。自淳祐三年二月至五月而泰城成。厥九月，御前遞火急申詔城壽，謂壽爲南北要衝，兩淮門户也。帝臨有赫，共命敢稽！時壽自端平初復，嘉熙再失，荆棘所蘖，狐狸所嗥。以都統王安昔所諳歷，復俾率揚、楚、廬、豐濡、果、昇、潤、招、池等軍二萬人，以十二月壬辰栽安，乃量功日，程工物，首伐沿邊木一十三萬三千有餘章，立串樓，排權環之，且備且築。大城周圍長一千二百八十丈有奇，身高二丈，面闊三丈有奇，羊馬墻如城高之半。西月城周圍長一百五十丈，北門土月城長半之。包砌東北、西北團樓，皆高二丈有奇，蓋敵樓於上者三十六楹。其北壁至團樓，又砌城身三百丈有奇，而於四門外砌小堡，各起排杈敵樓凡二十楹。又北門施板橋以東至東板橋以北，展開濠三百丈有奇。北門以西，上月城底亦開濠二百八十丈。北古城創開旱濠，東西各長三百八十五丈，闊一丈三尺，深一丈。淮河南岸土堡周圍一百二十四丈，高一丈，上築土墻，高三丈，下有濠河、外河，周圍各一百六十丈有奇。至四年七月晦而壽城成，總兵役而科條鳩僦有程者安也。提督商確與防托守望者，建康都統知安豐王福、義士游擊都統張仲宣也。掌出納金穀、受給軍馬者，安豐通判張貴洪、權壽春通判路鈐林子崇也。役甫兩月，敵以重兵來争。初調許浦都統制葛懷、副都統趙文亮各以遊兵在淮，至是同入城守。圍既合，朝廷復遣騎師吕文德盡護江淮所調諸將以援。自三月至於五月，敵始遁。既十月，招、泗守趙邦永、鮑義同上言：「壽爲西淮門户，泗爲東淮衿喉，前後僅以淮北羈縻郡視之，敵若攻瑕，懼誤國。今當視泗如壽。」朝廷下某章制閫，且捐緡廩以應手，再差和州防禦

使李璨同招、泗守規畫焉。調揚、泰、承、楚、真、濠、招、泗軍馬萬五千人，以十一月授事。泗夾汴爲東西兩城，周圍二千四百五十丈，兩羊馬墻、濠河如之。自東城東南以北，開新河通濟河、折衝臺直河、帀橋以東河共一千一百丈。西城開沙湖爲河，傍淮汴口及堡子外香花門以東濠河共六百四十丈，亦皆取土以充修城與羊馬墻之用，曰東門。南以北泊門之外堡，砌造羊馬墻、馬頭岸、版橋、帀橋、通濟橋、水洞、鐵窗，總一千三百丈有奇，曰北門。汴河口土埂堪曰西城，西圍裏外帀橋、板橋、馬頭及蛤蜊、香花埧亦五百丈有奇。五年四月，泗城成，蓋璨與義與邦永營表於初，而中不成，遂以環衛官夏皐領州事而終之。以掌錢糧與審視工載，則盱眙通判李節也。凡此三役，總計庸六百四十三萬有奇，楮以緡計者四百九十四萬有奇，米以石計者二十二萬八十有奇，出於縣官者十之七。其命將遣戍，勞還激犒，與凡畚鍤芻茭諸雜調度，則閫臣任之。然則予之護塞亡狀，而廣謀從衆，調集南北將士，駿奔以恭上命，初年城泰，二年城壽，三年城泗，此亦臣子保固疆理之常分，姑志始末云爾。知我罪我，夫奚辭！

此記作於丙午，將刻之壽春弗果。今偶於故篋中得之，姑附於此。《可齋續藁前》卷五。

京西提舉司平糴倉記

紹定三年九月

自《周官》遺人以縣都之委積待凶荒，後之人廣而爲上熟糴三，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志於吾民

者必稽也。襄今號極塞，土曠民瘠，耕者鹵莽，刈亦稱是。樂歲遺秉棲畝，堂堂一飽，小有旱潦螟蟘，即爲有司患。我制使太學侍郎陳公式是南國，思天下飢猶己飢，念吾民憂猶己憂，生聚教訓之久，田里不知有兵革事。異時叢葦所積，狐狸所栖，轉而爲農桑，烟火無異内地，而又雨暘時若，歲每得熟，於民宜無遺慮。公曰未也，乃於戊己諸屯之外，創廣濟倉，爲儉歲備，蓋家被賜，人蒙休矣。我岳公共二使事，實參統府，惟元老是式，惟閫令是承，迓續民生，培護根本，民絶苛斂，官撙浮費。五六年間，帑計視前霈如也。爰命所部郡邑，度治大小，受若費，置若廩，穀賤則增貴而糴，貴則減賈以糶，欲使循環斂弛，農民無傷，而聚穀幸災以牟大利者計不得逞，惠至渥也。惟兹邑在節下，尤所屬意。先有廩廡直縣治左，草創勿能久。至是復捐緡錢與粟，即城東偏而更葺之。縣官無所費，邑人無所擾，踰月工已訖告。襄人來觀，咸曰平糴之作，廣濟之推也。二公撫我也久，故惠我也博，而爲我慮也，抑又甚至。匪惟無負吾襄人，實無負當事勤恤之意。莫不懽欣鼓舞，祈二公壽與國齊久。某實董是役，命爲之記。昔趙充國在金城、湟中，首以留屯廣糴爲急。於時景中丞壽昌亦請邊郡築倉，糴常平以便漕事，史俱稱之。今煌煌闔臺，同一仁念，視漢事有光焉，某也安敢以匪文學之士辭！公名覿，字明可，岳忠武之曾孫，今爲朝奉大夫。紹定三年九月十有一日，門生儒林郎、改差知襄陽府襄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李曾伯記，門生文林郎、改差充西京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項寅孫書，宣教郎、通判廬州軍州事、權京西安撫司機宜章琰篆額。《可齋續藁前》卷五。

泗州普照寺重修大聖殿記

淳祐三年十二月

按僧伽大士，唐龍朔中自西國來，置寺於臨淮，靈跡顯著甚異，以景龍四年三月三日於薦福寺滅度。中宗勅有司漆其色身，與置普照。國朝嚴奉尤盛，中墮夷落，遄歸職方。邊城蹂躪之餘，齊人破碎，寺亦堙圮，僅存一宇，以覆像設，壁拆屋漏，風搖雨漂，通梁空中，嵬將壓墜，萬衆無所瞻仰。前刺史窘於捍敵，束於治財，緩而不省者數政矣〔一〕。鮑侯治泗之明年，五穀穰熟，邊境用寧，既德大士之陰相，乃輟俸於其褚中，爲荒度之基，賓校民庶，胥樂檀施，庸直、陶瓦、竹木之費以緡計者二十三萬九千八百有奇，公帑之積無取也。凡爲正殿五間，東西翼屋二間，殿後爲三間，以奉白衣普陀像。殿前又益一間，又爲僧俗膜拜梵唄之所。素壁海山湧出，膠漆涅布，塑爲化人應現之像。飛簷鬬栱，摩空戛雲，旃檀沉水，彩畫裝鉸，墻壁瓦礫，化成諸天，萬人作禮，目視森聳。閏八月乙亥蔵事，九月癸亥畢工，十月戊子設無遮大會，合盱、泗兩郡軍民以落之。不可思議，甚希有也。嗚呼！兵革鬬争之禍，黔首割裂之慘，天未悔禍，其何能救！惟大雄氏以慈憫故〔二〕，廣護爾衆生於大怖畏中，爾衆生善念纔至，惡業隨滅，大士往昔過去劫，誘暴福良，德有考於是邦，盡未來世，念念相續，固應冥贊是邦之人，俾樂生興事，共爲王民，脱鞭箠刻烙之愁毒。令侯崇信展誠，以答大士之貺，亦求以惠利於泗人，豈徒爲是觀美之具而已！始侯之來也，視京庾，按營堞，料丁壯，繕防具，

老練度程，百廢具興，即其餘力，尚及茲宇，謂之非才，可乎！初役予輟材以傾之，仵來謁祠，於是始爲記。侯名義，高密人。淳祐三年十二月庚寅。

右二記舊稿中檢出。《可齋續藁前》卷五。

〔一〕政：原作「正」，據清初鈔本改。

〔二〕氏：原作「市」，據文意改。

重修静江府城記

嶺南非用武之地，桂陽雖有城，既褊且瑕，直以備蠻，非備胡也。皇上御極之四年，韃始攻蜀，自是烽火交於中國，無歲不有戰禦，今踰三十禩矣。廟謨申儆邊備，重在西北，虜弗克以逞狡焉，蹊以虚議論老歲月。寶祐戊午，始創閫制，調諸路兵青羌，道南詔諸蠻，狙伺我心腹，中外疑信半之，前經帥印應飛嘗浚西濠，因其已給之費，爲之營以戍，命某再牧。春三月涖事，即以增築白諸朝。度。率二三戍將圜視地勢，又質諸邦之士，遡離水而北，轉桂嶺，聯寶積，因江爲池，倚山爲壁，從而南合舊城，調丁鳩材，畚鍤麕集，崇而郛，浚而隍，繚紆以墻，瀦水以堋，暑寒不輟於役。新築甫就，而兵帥以舊壘尚惡告，且謂西南實當敵衝，必須縮城脚以開戰道，展濠面以遠矢石。暨作堡圖，

式護提關，而西隅頹圮弗支，又不容不與改作。經之營之，備罄羣力。即工於是年四月既望，僅具於次年九月，役未竣而赤白囊至，游騎迫矣，旁睨不敢犯。始桂人間以煩擾議，及是賴以保聚，乃知築斯鑿斯，不徒設也。兵帥請記於石，某謂：「一日必葺者叔孫之職分，不愆於素者艾蹶之能事。某昔在淮、荆時，城壽、城襄，皆盡吾之職而已，何記爲！爾之疲精力於是，足爲此邦長久利，固不可泯也。屬筆它人，莫詳顛末，某敢自爲識之。」城築新七百二十丈，高二丈四尺，修舊六百六十二丈，濠河鑿新浚舊五十四。座軍夫匠四百三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有六工，用石以段計三十二萬八千，木以條計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磚一千二百五萬四千，竹瓦灰不與焉。厥費爲緡錢三十六萬二千七百有奇，内朝家所頒二十五萬，餘悉制、漕、府之助。凡皆據其實以紀。是役也，閱一歲有半，勤勞矣，而封人慮事猶多闕焉，增而補之，又在後之人云。兵帥帶御器械、建康都統制朱廣用，浮光人。《可齋續藁前》卷五。

重建湘南樓記

開慶元年

桂山川甲天下，三百年間，無兵革之警。前賢來仕是邦，搜奇攬勝，南樓北觀，輪奐交輝，知樂民之樂而已，焉知爲荒服遠慮哉！自裔夷崛起陰山，侵淫腹背，當宁勤於宵旰，選將遣戍，幾與視西北二邊等。寶祐戊午，某以再命作牧，神謨天授，築鑿是圖，方經營畚鍤，綢繆牖户，

早夜靡皇寧處，復有餘力事它役？屬東城湘南樓創於崇寧之壬午，迨今百五十有八禩，中間支傾補壞，歷時久，厥棟撓，廩廩將覆壓。又以静江軍樓前經帥增高倍壯，而湘南對峙，頹闢弗稱，瞻望繫焉，不容置而弗爲。乃與兵帥幕佐從容議，鳩樓櫓之餘材，輟斧斤之游刃，載崇厥址，更立層樓，翼以夾廡。經始於己未之春正，閱三月落成，高摩嶺雲，下瞰灕水，雄據列雉，平揖諸峰，遂爲桂之偉觀矣。槃槃會府，控制百蠻，組練之所聚營，梯航之所輻湊，新美斯宇，凌虚鎮浮，亦足以壯我彈壓，使過之者目異神聳，不敢睨視，固非侈大規畫，宏牢籠風景，徒爲南中登覽地也。它日疆埸寧謐，藩條暇整，墉壑固，井里熙，嶺客憑高眺遠，陰晴朝莫，千狀萬態，心與境會，將盡於斯樓得之夫。我則不暇，姑以識歲月。《可齋續藁前》卷五。又見《粤西文載》卷三一，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二。

重建城隍廟記

開慶元年

桂城隍廟舊在城東南隅，重建於紹興乙卯，又再建於乾道庚寅，閱歲滋深，厥宇多圮，且墻面而立，展謁者幾無徑可趨，神之赫聲妥靈，殆若未稱。寶祐戊午，中朝以裔夷薄我南鄙，省經略，建制閫，命諸路兵來戍。修而城，浚而池，建康都統制、帶御器械朱廣用實董斯役。一日，與予登城周覽，指謂東南一角，當三面風寒，夫濠岸不盈尺，不幸受敵，必所睥睨。廣用力請縮而更築，以神之祠在焉，且欲撤而新之，議者俱憚於改作。予謂天子之命吏守此土，天之命神司此城，皆欲乂安斯

民，而實墉實壑，所以保有是邦者也，苟罅漏之當補，乃畏忌之是拘，幸無事則已，設遇有警，民且恐不得奠厥居，況神乎！《傳》曰：「民，神之主也。」又曰：「神依人而行。」蓋民安則神安，惟致力於民，而後可以徼福於神，幽明雖殊，是或一道。於是委廣用相地於貢院之西偏，因築鑿之隙，鳩工度材，倣舊祠之制而加廣焉。有閎其門，有翼其廡，殿宇雄麗，輪奐翬飛。凡爲屋共四十楹，經始於戊午十二月，以開慶改元三月二十五日迎神而歸之至道，歲四月落成。嗚呼！惟桂舊稱樂土，民戴白不知金革，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舊祠之在巽址，知幾閱年，一旦移廟貌，新民聽，洋洋乎若當神意者，是豈偶然之故哉？抑氣數係焉。桂人其自今克欽厥祀，神饗其德，兵革不作，蠻猺鄉風，簡簡穰穰，歲以豐若，以固吾圍於千萬年，則神之與人、與斯城俱相安於無窮云。《可齋續藁前》卷五。

重修吕公巖記

景定元年

淳祐己酉，余牧是邦，公餘，歷訪栖霞、龍隱諸洞，而寶積距城咫尺，足所未到。後十二年，因履巉巖，議築鑿，乃睹一山之間，三洞在焉。殷然如室，依南之址，敞然如牖，通北之東巔，又面東，則吕公巖也。是巖尤深窈峭秀，見諸《國誌》，具有賦詠。歲久，邦人廬於其前，掩而有之。於是市以公帑，復其舊觀，偉林壑之森立，與雄堞以鼎踞，壯哉天設之險！奇哉神刓之秘〔一〕！戎帥朱廣用戍守之暇，又架二三亭以便登覽，遂爲桂勝概。余懼他時陵谷之變遷，又將委之荒蕪，庸鑱諸

石。《可齋續藁前》卷五。

〔一〕刊：原脱，據清初鈔本補。

重建仙佛神宇記

余以連歲積憂致疾，夏四月朏予告，越七旬未能復步。乃六月望，强扶病骨，登寶積山，謁玉虚祠。下瞰平陸，前此皆榛莽，眼前突兀，倏睹殿角鼎峙，中曰聖佛寺，以奉旃檀古如來。其東爲南嶽忠靖王廟，其西爲紫極宫。予卧病其幾何日，而一片境界，恍如幻出，何其神也！訊之左右，曰皆都統制、御帶朱廣用以城役餘力，因民之請而成之。惟自有桂州，便有此山，不過巉巖磊砢，草木叢委，未有以發奇者。今一旦仙佛之廬與叢祠並列，巖姿壑秀，若拱若揖，永爲桂人所休，導貺之地，與此邦江山相爲長久，意者神佛司之，有待而發歟？又思戍將領兵護邊，秋而往，春而歸，視所至如傳舍，比比皆是。縱有從事築鑿工役，亦惟勉竣吾事而已。其能爲民慮者已寡，况肯致力於券外事耶！夫宫以事帝，寺以奉佛，祠以妥神，爲是役者，豈爲區區一身求福田利益哉？毋亦曰桂爲南邊會府，撫蠻控夷，於是乎在，非帝力助順，佛力擁護，神休陰佑顯相，何以保固吾圉，安輯吾民？其考極相方〔一〕，竭力崇建，良有以也。余力疾遐眺，且爲之神怡心曠，昭昭高靈，豈不來崇來下，爲邦

人無窮之庇歟！朱侯此心，可無愧於幽明矣。世之苟焉職業，事而怠食，視侯寧不泚顙！余疾未差，捉筆良難，侯請識顛末甚力，又弗欲它屬，勉爲口授小史，書以畀之，亦嘉其用心焉耳。是邦元有紫極宮，久廢而今復。聖佛自唐初顯著南方，像設存西山，幾墮劫火，遷奉於此。忠靖王則衡嶽之聲赫靈濯者，南人家祀户祝。侯於此外，又修仰山二神祠，作蜀三大神廟、劇佑聖殿於兹山，皆同於爲民設也，用併書之，後之人毋毁其成而議其末云。《可齋續藁前》卷五。

〔一〕極：原脱，據清初鈔本補。

桂閣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

開慶元年

寶祐戊午，朝廷合二廣創制閫，命某再牧，防南鄙也。尋調建康都統制朱廣用領軍來戍，於是以諸道戍兵並委之總統，相與修浚城池，爲保固計。是秋韃犯邕境，賴我師遏之，不致深入。明年開慶己未，築鑿甫竣，邊遽已動。七月虜渡烏泥江，八月犯横山，九月二十二日薄我城下，幸壁壘具，將士用命，一鼓而殪賊前鋒，遂引退砦於數十里外。我師晝夜攻劫，大小十餘捷，賊氣頓沮，相持兩旬，由間道而湘〔一〕。亟遣兵追襲，一捷於黄沙，翦其渠魁，俘獲甚衆，再捷於衡山，剿殺幾盡，賊不克逞以遁〔二〕。陰山極北之寇，犯炎方宅南之境，狙伺二十年，馳驅數萬里，擁衆驅蠻而入，乃載

籍所未有，向非桂城矻柱其衝師，武臣力敵王所愾，廣南亦岌岌甚矣。此皆宗祖威靈，天人佑助，億萬載無疆之福也。兹制閫結局，都統制且撤戍以歸，礲石請記文武賓校氏名。載念獸夷犯順，非山變也，連年得以固我封守，吾民幸免於難，誠同舟共濟者之力。矧蒙烟瘴，犯霜露，備極勞苦，是不可不紀以示永久，非事誇詡也。提刑、提舉兼參謀四明豐蒞，制機左錦文可則、眉山家遇、河内李曾修，制議永嘉鄒琳，制幹清湘管安昌、襄陽李湜、旺江聶世堅、合沙卓右龍，制僉長沙凌炳炎、來江陳彌壽、括蒼張建大、濟南楊涇、九江劉烈、清湘趙侖夫、廬陵朱埴、會稽陳策，制帳都統制長沙朱渙，總管峴山彭興、浮光余夢發、都梁丘政、浮光朱大德、壽陽王勝、金陵王達、金陵陳邦傑、浮光張琯，鈐路統制合淝程俊、泗川周旺、都梁李慶、山陽楊俊、浮光周勝、海陵戴俊，戎司屬官浮光吴起宗、清源羅萬敵、古雪鄭祥。《可齋續藁後》卷一二。又見《粤西文載》卷四五，《粤西金石略》卷一三，《桂勝》卷三，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七，《桂林石刻》第三一一一頁。

〔一〕湘：原作「相」，據清初鈔本改。

〔二〕遁：原作「循」，據右引改。

桂林龍隱巖題名　淳祐十年二月

河内李曾伯長孺同賓客温陵錢宏聲父、清湘趙奮夫俞仲、長沙楊允恭謙仲、三山黄應雷叔震、眉山楊埏子西、臨川鄧淳德粹、衡陽陳彌壽仁父，以淳祐庚戌二月中澣來遊。是日久雨初霽，風日和美，相與煮泉瀹茗而去。曾伯因爲先世遺墨拂塵。期而不至者，巴郡税與權巽父。《桂勝》卷二。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粵西金石略》卷一二，《桂林石刻》第三〇八頁。

桂林元巖題名　淳祐十年春

淳祐庚戌春，覃懷李曾伯因勸耕來觀，得四十字：「老龍昔未蜕，嘗蟄此山中。霖雨春疇足，風雲夜壑空。兩崖高下倚，一徑往來通。不願千金劑，惟祈百穀豐。」是日微風扇和，輕雲閣雨，千峰翠滴，四野緑秀，枝禽對語，春意駘蕩無極。相羊久之，綏轡而去。賓佐四明史偉之、廬陵曾垓、眉山楊埏、東嘉林柈、三山卓炎子、廬陵王真孫、長沙胡斌、盱江周子榮、潼川楊牧之、清湘滕處厚續至。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二。

桂林西山題名

淳祐十年四月

河内李曾伯長孺領客胡實端甫、李廷龍東甫、管安昌順甫、周應和同甫同來。弟李仕教忠、子杓、姪根侍。淳祐庚戌四月之十日。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又見《桂林石刻》上。

桂林隱山題名

開慶元年六月

河内李曾伯再牧桂之明年，實開慶改元，上命三衢柴士表視邊隘，竣事將還。夏六月二十有六日，約憲倉四明豐蒞、兵帥浮光朱廣用、符離朱煥，載酒千山觀，訪招隱，過仙奕，感今懷昔，風物固無恙也。時火傘張空，水花蘸碧，相與仿佯其間，清不受暑，因得四十字，併識諸石。

自重來嶺嶠，豈暇訪湖山。歸騎行邊了，戎旃護戍閑。相看羣玉拱，一笑六郎閒。回首西風靜，何愁老漢關。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六。

桂林還珠洞題名

景定元年四月

覃懷李曾伯長孺以淳祐己酉來牧是邦。越十年再開制閫，屢至此洞。每輒煮泉瀹茗，裴裒竟日，令人起清斯濯纓之想，不知身在飛鳶跕跕墮水處也。蓋簪山帶水，勝紀天下，而此洞又居簪帶之勝。舊有癸水一亭，因城築，今更爲之。男杓、杞、孫國華侍。景定庚申首夏二日謹識。《金石續編》卷一五。又見《桂林石刻》上。

擬襄樊銘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統兵高達、幕府王登提師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

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剥斯復。千萬年，屏吾國。《可齋續藁前》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乾隆《襄陽府志》卷三二，同治《襄陽縣志》卷一。

贊陶淵明像

大賢之路，何止百里。幅巾歸來，知命知義。悠悠南山，千載誰繼？有菊有酒，無伊人矣。《可齋續藁前》卷五。

贊謝安石像

天生棟材，扶國危鼎。東山未起，世莫安枕。暮邊一捷，人定天勝。噫嘻晉朝，微公左衽！《可齋續藁前》卷五。

自贊記容　舊作

謂我爲汝，爾身非身；謂汝爲我，爾名奚名。頹然其狀，槁然其心。無鳶肩之相，非虎頭之形。投之不足以禦魑魅，引之不足以繪麒麟。髮未髦而蒼，顏何忸而赧。徒刻畫之畢肖，終摸索之非真。白雲在山，鴻飛冥冥，袖手獨立，彼其何人。伊形骸已爲於爾累，胡面目復取於人憎。盍泯没而忘言，聊逍摇乎水濱。不能放南華氏之傲吏，豈不能作大庭氏之遺民也歟？《可齋續藁前》卷五。

全宋文卷七八五九

李曾伯 四九

祭李漕母夫人文

嗚呼！母道稱於天下者，隻以平反喜，珪以知人稱，滂以立節，軻以善教，蓋非是母不生是子也。夫人夙有懿範，嬪於德門，訓道有方，爲時名臣。駟轡載驅，江漢之濱，安車綵袖，熙然其春。天盍錫之，壽齊岡陵，胡爲一疾，以夢幻聞！鸞誥新封，鶴髮華齡，死生晝夜，始終哀榮。嗚呼夫人，亦何憾之云。子失賢母，乃一家之私；民賴賢姥，正一道之依。郎宿移躔，福星沉輝，此則十五城之耆老童豎，深爲使者戀而重爲夫人悲也。南浦兮草離離，城西兮柳垂垂。丹旐搖風兮情淒淒，薄奠三行兮夫人其鑑之。《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祭別觀文文

嗚呼！光嶽分而無全材，世之有是材者固不多；天地大而有餘憾，材之不盡用者亦不少。故嘗謂材而用至於盡，亦止於斯人而已。惟其有之，不盡用之，是以君子常惜焉。惟公以荆楚數百年間氣，是生郢中，挺有奇骨。早年第泰常，客諸侯，當時搢紳之士，識與不識，皆望之如景星慶雲也。中歲任軺鉞，歷方伯，德澤被於民庶，温乎其如春風和氣，威名震於邊圉，巋然其如泰山喬嶽也。晚登邇聯，贊事樞，參政機，所以寅亮天工，扶植國脉，若金在礪，猶川作楫。薄海内外，固莫不顒顒引領，以望公之雷域中而雨天下也。世謂公僅以《魯論》一部而文太平乎！蕭然歸來，身退名垂，當饋不忘，仄席屢咨。寒花晚香，獨樂深衣，輔台作相，舍我其誰！何天乎之難測，不一老之憖遺？無乃司馬五兵之用僅略試，而冢宰八柄之詔不及施乎？嗚呼！一鑑亡而始有使徵若在之嗟〔一〕，營星隕而始有使亮不死之思，是皆懷其人之有餘而不盡用於當時。豈惟當時惜之哉，後世亦惜之也。嗚呼傷哉！豈謂公而止於斯乎？豈謂公而類於斯乎？即公之所已爲，究公之所未爲，然則豈可以蠡測管窺也耶？已矣乎！龜溪兮涓涓，鼇峰兮巍巍。鼎覆兮卒弗調，棟橈兮其疇支？一息晝夜之常，萬境夢幻之非。公之至此，固何所憾？士則以此而爲公悲。嗟我門人，孰從驅馳？棠陰猶存，隙駒難追。是蓋漢公卿之所共傷，豈惟楚父兄之哭其私。束芻致哀，老涕交頤。

《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二〕始：原作「姑」，據清初鈔本改。下句同。

祭章朝奉文　九江制帥父

嗚呼！人物之生，亦猶山川之靈。崑崗以玉而貴，合浦以珠而名。伊彼灊皖，自天種英。世有厚德，植槐於庭。式教之忠，爲時名卿。以斯文鳴，柬在中宸。出則元戎，入則御史。金湯中流，柱石當世。不有是父，豈生是子？丰神兮顒昂，令望兮珪璋。紛綵侍兮旄鉞，對五老兮蒼蒼。齡九十之將開，亦既壽兮且康。天弗憖遺，公兮何傷。恍蝶夢兮不返，與白雲兮徜徉。我以其鄰，誼同而翁。舊固嘗拜公之容，獲聞鯉趨。今恨不弔公之喪，往與穉從。持一束之生芻，致千里之哀悰。《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謁夫子廟文　重慶

猥以庸陋，被命來宣。念蜀雖多難，而坤文炳焉。猶昔人心之義理，與山川英靈，終古不磨。某

之是行，曷足以稱厥職？亦惟持此忠信，庶幾得西南之朋以濟。天其悔禍，剥極而復。遠人消猾夏之姦，生民有息肩之漸。峨峨石室，尚復見之，惟吾夫子其克相！《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謁諸廟文　重慶

惟蜀洊經兵難，豈但民之父兄子弟被其毒，而山川鬼神亦不得其寧，至於今極矣。某無似，前三十載嘗備僚掾於蜀，邇來歷更江淮荆嶺，老且鈍，願致爲臣而去，天子命之旬宣，不得而辭焉。方當疲敝危急之秋，昧於一來，其曷克有濟？亦惟至公血忱，恃此以對越。神司此土，職俾斯人，繼自今洗岷峨之愴悽，清漢沔之氛祲，使人有以爲命，則神亦有所依也。祇見云初，敢以爲告。《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天基節静江祝聖致語

春王正月，承建隆啓運之期；天子萬年，應淳祐重熙之旦。慶流虹渚，光紹龜圖。極下土以葵傾，仰南山而栢悦。恭惟陛下與天不息，如日方中。通變使宜，合乾元之用九；躋時底乂，應泰運之登三。珠星璧月，軌順暉重；桂海冰天，波澄氛息。先庚改歲，載震紀辰。萬國歡謡，播作河清之

曲；八荒壽域，舉同嵩嶽之呼。堯葉對五葉之開，鰲，罄臣忠而共祝；賡唐中興頌，垂聖德於無窮。容。

五葉堯葉紀誕彌，慶流文祖已垂基。星明南極老人壽，春布東皇太乙時。紅入仙桃千歲實，青歸御柳萬年枝。嶺民喜見昇平象，拜手同賡天保詩！《可齋雜藁》卷二二。

王母致語

蓬萊隔弱水，遠馳六景之輿；中國有聖人，來祝千齡之算。敢停鶴馭，遥對龍墀。恭惟陛下奄九有以作君，奉三無而立極。動容天德，存自强不息之心；土苴道真，得久視長生之訣。雖禹甸山河之外，在堯仁雨露之中。曰三登之太平，長上古而不老。臣妾喜瞻南極，暫别西崑。訪仙侶於棲霞，慶真人之繞電。蟠桃三千年結實，願獻君前；楚木五百歲爲春，式同聖壽。輒陳俚句，上瀆睿聰。

碧虚飛信入蓬萊，約我驂鸞伴侶來。藹藹祥雲射虹渚，繽繽香霧下龜臺。喜乘蓮葉經瓊海，笑指梅花薦玉杯。聖算自應天地久，蟠桃不計幾回開。《可齋雜藁》卷二二。

對廳致語

寶曆放正，紀流虹於北闕；玉卮稱壽，慶式燕於南邦。堂開正旦之華，臺共登春之樂。恭惟某官青油元帥，紫橐舊臣。恩覃五嶺之農桑，喜動萬家之桃李。梅邊問戍，棋親夜觀之燈明；花底趨朝，袖有御爐之煙在。某官輟班漢殿，攬轡周原。究心未雪之冤，草扉盡緑；軫念殷雷之腹，粟庾散紅。一清煙瘴之氛，共際風雲之會。以至緹屏蓉幕，鱗集紳綏，藻泮柳營，蟬聯劍佩。對此棲霞之勝地，同然湛露之濃恩。帽簷錦簇於宮花，庭曲金鏗於歌笑。爲玉簪，作青帶，相輝臺府之翹英；開黄道，拜紫宸，將共殿墀之舞蹈。某等可無俚語，少助歡顔！

相對封人共祝堯，玉觴瀲灩酒浮椒。千山佳氣供紅旆，一道仁聲賴翠軺。南極仰祈天上壽，東風不隔海濱遥。恩濃湛露何爲報，勉屬清忠答聖朝。《可齋雜藁》卷二二。

代益昌憲運兩司宴制帥致語

九重分蜀道之弓，疇咨紫橐；十乘受齊封之履，未建碧油。旌旗鼓角之精明，禮樂詩書之雅重。式開大幕，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城南韋、杜之家聲，陜右韓、范之人物。紅蓼舊遊溢浦地，偕旗軾之

雙清；朱簾半捲揚州人，看絲綸之四美。枕戈勳業，擊楫事功。上方推轂而命當時，公迺舉鞭而問諸葛。不鄙劍北一隅之地，要扶殿西半壁之天。户庭數日之間，甫傳羽檄；山河萬里之外，已壯金湯。關中之父老爭歡，塞上之敵人即潰。岷峨之深雪裏，草木頓春；吴峰之暮雲邊，鹽梅未晚。某官偶焉弭節，幸甚依仁。或幕中之燕方新，或屋上之烏已舊。趁得牡丹時候，賸歌楊柳春風。盡環瓊苑之十眉，無惜玉山之一醉。金罍我姑酌彼，坐觀樽俎之折衝；衮衣公且歸兮，應待鼎彝之成績。少陳韻語，上佐清歡。

春風旗鼓擁元戎，萬馬方嘶一洗空。不憚八千來劍北，始知十二小齊東。將扶灞上真人業，未説隆中宰相功。整頓乾坤談笑事，歸來置酒未央宮。《可齋雜藁》卷二二。

代蜀總過沔宴制帥致語

十乘元戎，談笑下西夷之檄；一介行李，馳驅來北道之車。錢穀姑無問於廟堂，軍旅政不妨於俎豆，輒忘旅舍，載秩賓筵。恭惟某官中正坤之黄裳，剛明鼎之金鉉。中夜登樓，乘月有制敵方；孤舟横渡，無人真濟川手。自曳鴛墀之履，來分虎帳之弓。碧雞坊前，不羨浣花之勝事；銅駝陌上，每懷秀麥之深思。雖當烽火之平安，靡憚關河之涉歷，運於掌上，敵在目前。既銷唐突厥之鴟張，不料漢先零之猖獗。人疑倉卒，公獨從容。釃酒臨江，激三軍之鋭氣；圍棋賭墅，折千里之遐衝。良由號令

信而賞罰明，與夫根本强而規模定，朝煩指授，夕更看一水之朝宗。願促舍人裝，即直政事筆。而我某官，久違師席，來謁制垣。相關四路之安危，熟叙兩年之間闊。效不托之做婦，借衫子以拜婆。桃花與歌扇俱翻，楊柳共春旗一色。笳鼓歸來，金印如斗，佇歌樂府明年之詞；海棠開後，燭影摇紅，且盡樽前今日之醉。聊陳俚語，仰侑清歡。

皇天祚宋啓真儒，手鑰秦關鎮蜀都。方策有之伊吕偶，規模如此漢唐無。軍聲劘荆歸帷幄，王事驅馳在粟芻。把酒東湖需捷奏，佇催公衮醉西湖。《可齋雜藁》卷二二。

代餞蜀閫赴召致語

萬里金城，西土釋漢關之顧；一封軺傳，東山之山河。一柱擎天，四維盤石。夜柝息銅梁之警，渭王佐。手袖平夷之籌策，胸蟠經國之規摹。自繡斧祥刑，名動江淮之草木；迨油幢易帥，響摇秦隴神兵雷動，屹深溝高壘之難窺；虜騎星奔，無疋馬春犁熙玉壘之耕。屬邊牧之南侵，肅戎旆而北定。隻輪之敢近。正喜佛狸之斃去，更資召虎之旬宣。上念石門介胄之勞，人切商川舟楫之望。俾問長安之日近，何憂江面之風寒，入覲介圭，立登宰席。某官久依轅帳，同被弓旌。瞿象飛檣，正春水桃花之漲；吴棹輟虹，恰秋風蓴菜之時。喜占眉上之黄，滿引杯中之緑。昔蜀道難，今蜀道易，俱無愧色

於主賓；來雪山重，去雪山輕，留得頌聲於父老。輒陳韻語，上贊清歡。

自擁琱旂運閫籌，星霜四歷玉關秋。深培根本安全蜀，直用精神定遠陬。琴鶴公將離峽口，樵漁我亦訪吳頭。溪山好處俱堪飲，江路相銜醉未休。《可齋雜藁》卷二二。

代蜀總赴召宴制帥致語

萬竈秋煙，久賴關中之柝靜；一篙春水，今隨天上之舟歸。相依琴鶴之清風，與有檣烏之喜色，不勞判袂，何惜傳盃。恭惟某官文武全材，詩書元帥。慷慨濟時之略，春容經國之謀。雅志神州，小旌旗澄九縣之飈，鐘鼓肅三更之月。凡盤石四維之遠計，皆毫釐千里之深思。關隴願依，力戒梁金甌之闕；裔夷雖擾，功存漢黃石之柔。既寬宵衣西顧之憂，果錫晝錦東歸之命。江橫鐵鎖，徒勞父老之留；簾捲玉鉤，已切公卿之望。雖欲浮雲於軒冕，難淹膏雨於隔隕。某官久托李蹊，矧依鄭里。四載棣齊對之履，一朝聯魏闕之鑣。鳥倦知還，雲出無心，自此問北山之約；燕語留人，花飛送客，乃共爲南浦之遊。此行真類於登仙，時復無妨於中聖。輒陳盛事，姑寓鄙詞。

曉來微雨過前溪，見說桃花水正肥。人送風帆還紫闥，客隨星履近黃扉。昔陪關上青牛到，今趁遼東白鶴歸。留得春風滿全蜀，尚知楊柳賦依依。《可齋雜藁》卷二二。

代襄閫宴新除史制卿致語

金掌上卿，管鑰任北門之重；玉關一老，角巾欣東里之歸。酬十年賓主之盟，申百世子孫之好，式陳燕衍，庸講交承。恭惟某官奕葉宰相之典刑，四明洞天之人物。草廬定計，比漢南陽之武侯；蘭砌收功，小晉淮肥之幼度。掉鞅康莊之夷坦，著鞭絶徼之崎嶇。茲羈絲轡之華，倏報檄書之遽。聽夜月城頭之柝，孰振軍聲；解西風局面之棋，悉歸國手。宜陞棘列，盡護榆邊。新太乙之靈旗，掃欃槍之妖彗。銅鞮笑語，竚清雁塞之輸輾；金印歸來，即踐鳳池之鐘鼎。而我某官，越臨外閫，久借前籌。當班超遲暮之年，未還西域；賴光弼精明之氣，以代朔方。慇懃席上之舊交，繾綣樽前之新好。茗溪問隱，應懷萬里之雲帆；花艷遶堤，又是一番之桃李。輒陳韻語，少叙心期。

一從棋拆佐籌帷，凛凛威名塞漢知。大范老今歸去矣，小申公爲易新之。檀溪春草輕車熟，苕霅秋蓴短艇宜。千載峴山磨不朽，重添羊杜兩豐碑。《可齋雜藁》卷二二。

揚州宴交代丘總領致語

玉垣虚席，屈卿月以來宣；金印交盟，仍使天之密接。珍重子孫之契，殷勤賓主之情。恭惟某官

東箭奇材，南金雅器。蜚英當世，秦淮海之風流；馳志中原，祖豫州之人物。適牙籌之多暇，擁寶鉞以借留。兵前之草木春閑，塞下之芻糧山積。釋此凝旒之夕顧，榮於衣錦之晝行。花對無雙，少聽蕪城之歌吹；樓登第一，豈淹北固之江山。佇趣舍人，亟儀王所。而我某官，輟從班著，來任斡方。山川人物，相與勸酬，穀粟金湯，孰爲籌度。趁得牡丹時候，賸賡楊柳春風。一笑交懽，同心永好。憩棠勿剪，愈多芟舍之餘陰；杭葦相望，共記同舟之叶濟。某等幸逢盛事，輒貢俚詞。

騑騑牡駕暫臨邊，淮海東頭護玉旃。春滿四郊耕穀雨，雲屯萬竈飽炊煙。平山柳絮隨絲轡，新水桃花颺綵船。瀲灩一杯拚却醉，明朝有詔侍甘泉。《可齋雜藁》卷二二。

壽城凱還宴將帥致語

金城獻凱，解胡騎之重圍；玉帳論功，秩賓筵而肆設。雲生勝氣，雷動歡歌。恭惟某官吕馬帥中興第一之人才，國士無雙之聲望。引戈船而競進，斷鐵鎖以先驅。聽鶴唳以走秦師，未數宇之略；乘鵝池而入蔡壘，盡歸李愬之功。笳鼓歸來，旂常垂績。某官史監軍家傳鼎鼐，身屬櫜鞬。白羽麾軍，方賦詩於馬上；紅旗報捷，已折履於棋邊。三軍皆敵愾之勛，一士成運籌之力。某官葛都統性質鷙勇，氣宇驍雄。奮稍直前，競詫盤龍之勇；登城嫚罵，坐折佛狸之强。某官張都統萬福威名，臨淮風采。據渚斷路，靡令揚播之歸；拔柵斫橋，盡殪元英之衆。某官趙都統精忠貫日，勁氣横霜。擐甲

臨陴，孰敢攖於熊虎；執訊獲醜，幾欲膾於鯨鯢。連連吉語之交馳，頷頷新城之無恙。我某官際時艱棘，應變從容。列隊攢花，喜見勞還之賦；萬甕行酒，爰修飲至之儀。凡我同舟之人，共爲全璧之慶。某等願薦軍中之樂，載陳席上之歡，敢舉俚詞，用誇盛事。

新塘屹屹解嚴圍，十萬全師破敵回。元帥擁旄朝授策，將軍畫箠夜銜枚。椎牛鬻炙懽聲動，伐鼓傳觴哀拍催。盡道平淮勳業盛，總須圖像上雲臺。《可齋雜藁》卷二二。

凱還又宴王宣使致語

玉關奏凱，擁召節以詠歸；油幕論交，秩賓筵而飲至。煩公緩轡，慰我同舟。兩君終始之相依，一笑寅緣之非偶。恭惟某官凌烟氣貌，貫日精忠。守門户第一層，有熊當道；屹金湯幾千里，無馬飲江。白首臨邊，丹心體國。虜久畏猿臂將軍之望，上每懷虎頭都護之勞。指徼道之千廬，方將入覲；佐元戎之十乘，聊以借留。要將西塞已效之規模，共補東壁未完之籬落。佇清氈罽，即正殿巖。我某官平日心期，共濟國事。西淮平而大饗，式奏戎功；東山歌而序情，喜逢嘉客。傾倒十年之雅好，鋪張一段之舊功。少焉聽度曲於竹西，行矣趣齊旄於闕北。龍光三錫，直看金印之腰懸；鯨吸千鍾，莫惜玉山之醉倒。某等輒陳俚語，仰贊清歡。

八年一柱屹長城，此老胸中百萬兵。有造於西棠播頌，窮荒之北草知名。喧天笳鼓歸時樂，

揭日旂常曠世榮。且爲平山應少駐，莫辭酩酊盡歡情。《可齋雜藁》卷二二。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致語

虛席三階，銀漢趣雲槎之上；交符八桂，玉關煩星履之臨。藩垣賓主之相輝，海嶠民夷之改觀，式修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六朝禮樂之英，三晉詩書之帥。力陳仁義，豈蕭、曹伯仲能之；洞究天人，信游、夏師友遠矣。存學力於廣大精微之地，付事功於雍容整暇之中。左江右湖，甘棠成蔭；出藩入從，紫荷通班。暫焉斂霖雨於商巖，賴以洗瘴烟於秦嶺。堂高正夏，讀書消清晝之長；坐對深宵，篆鼎樂黃庭之靜。不勞經畫，自著勛庸。南人見諸葛以畏威，西賊聞一韓而破膽，既寬上顧，宜命公歸。水羅帶山碧簪，小留毋遽；簾玉鈎印金鎖，大拜非遥。某官壯也游邊，老而度嶺。昔依鄰騎鶴，相望烽火之隔江；今接武驂鸞，喜餞衮衣之向闕。瓦礫何虞於在後，鈞衡允賴於居中。兩君此堂，一醉今夕。摩挲桂影，正當三秋沆瀣之時；指點梅花，應行萬里栩蘧之夢。不妨頹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工，輒陳口號。

同是虛皇老從臣，海山深處細論心。金蘭誼篤新藩翰，玉筍班趨舊禁林。對月不妨延桂影，思人惟有護棠陰。公歸定是調商鼎，莫忘梅花雪片吟。《可齋雜藁》卷二二。

桂林宴提刑致語

雙節觀風，擁使華而西上；十連作牧，聯王事於南中。山川人物之精神，海嶠民夷之鼓舞。聿陳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抱經濟之宏才，負澄清之雅望。喬木故家之文獻，猗蘭奕葉之芬芳。事會剸裁，迎刃而九牛解；功名游戲，振鬣而萬馬瘖。早膺楓陛之簡知，久歷筍班之步武。望太微十五星之次，寖邇從塗；分扶風二千石之權，載宣侯度。久矣乘軺之有命，豈容出岫之無心，爰屈星臺，用清烟瘴。靡靡圜扉之草綠，陳陳倉庾之粟紅。對碧玉箋，聊且挹千巖之秀；駕青絲轡，便當問萬里之津。決有詔溫，不待席暖。而我某官論心惟舊，握手載新。何幸瀟湘故人之逢，獲奉冀州刺史之飲。一年好處，方當霜菊之天；五嶺宜人，同在雪梅之地。不妨頹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工，僭陳韻語。

鷺洲鴛渚久相知，弭節開藩並此時。越俎況當交使事，舉觴何惜話心期。欣逢桂子三秋候，細和梅花萬里詩。指日驂鸞天上去，倚看接武步丹墀。《可齋雜藁》卷二二。

桂林鹿鳴宴致語

桂林考藝，英才登照乘之珍；華野燕賓，會府餞聯鑣之駕。人列一鄉之翹楚，春生四座之縉紳。得意雲霄，增光海嶠。某官楓柞楩楠之秀，騑騮騄驥之奇。人傑地靈，有興國倫魁之芳潤；風聲氣習，皆淳熙師帥之陶成。學窮六藝之喉衿，詞擅三都之鼓吹。共誇好手，競壓當家。非王貢之友朋，則歆、向之父子。觀喜氣交騰於眉睫，視巍科猶摘於領髭。況鵬運之程材，與鸞驂而並駕。銀袍寶牒，彬彬楚蜀之珍；紫綬青衫，挺挺江湖之雋。挹此帶水簪山之佳勝，同爲梯雲步月之壯遊。指梅嶺以問津，勉旃行色；訪杏園而賜宴，對越恩榮。經略甫及戍瓜，適當鎖棘。省郎付勅，夢回丹地之前；計吏獻書，吹送青天之上。提刑羽儀朝著，耳目臺綱。大學舉幡，共仰典刑之舊；都亭乘傳，咸瞻禮樂之新。緹屏偕蓉府類從，臺幕與芹宮輝映。春容雅集，慫恿修程。擊楫着鞭，要賈聞雞之勇；吹笙鼓瑟，且賡鳴鹿之詩。幸綴伶工，僭陳口號。

玉帳宏開會衆英，嶄嶄頭角露崢嶸。人才數半凌烟贊，姓氏推先月旦評。桂子風前鵬翮健，梅花雪外馬蹄輕。兩魁衣鉢須争繼，聯轡歸來畫錦榮。《可齋雜藁》卷二二。

荆閫宴交代賈尚書致語

淮海揚州，開鈞陶於一相；江漢南紀，付筦鑰於斯人。藩垣兩地之迭更，英傑百年之幾見。式陳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古社稷臣，今詩書帥。論思宣室，方當洛陽處士之年；慷慨新亭，已負江左夷吾之望。不由閥閱，自致功名。載建碧油幢，立登紫荷橐。煙竈飽關中之餉，雨犁勤渭土之耕。傳檄北馳，烏孫風動；舉鞭西指，白帝塵清。望之如雪山冰壑之魚人，隱若有金城湯池之固圉。登樓作賦，士推文雅之雄；賭墅圍碁，虜服規模之定。經營十載，柬注九重。晉書殿之奎躔，屈籌帷於斗野。蓋公卿多是後將軍之册，而士卒尚存先太帥之衣。自茲肅豹尾於雲旗，掃旄頭於太極。清廟貌而定鐘虡，破穹廬而碎轀轑。明公談笑辨之，中原指撝定矣。平山訪柳，了天下之隽功；公府登槐，即軍中而大拜。而我某官遠從桂嶺，來次榆邊。入汾陽之軍，何有號令之精采；辱子明之舉，愧無意思之深長。勉殫後乘之驅馳，期踵前規之講畫。呼鷹臺上，秋風懷落帽之遊；騎鶴樓頭，夜月憶吹簫之夢。締交盟於金石，伸慶集於尊罍。古者思其人，爰其棠所不同，此心如此水，某輒陳口號，仰佐清歡。

底事元戎輟上流，揚州勢更重荆州。要酬棠笏中原志，坐釋楓宸北顧憂。白羽一揮新玉帳，朱簾半捲舊紅樓。此行整頓乾坤了，公衮萊衣正黑頭。《可齋雜藁》卷二二。

荆閫宴吕馬帥致語

金吾上將，飛來八月之槎；玉帳主人，喜會兩星之幷。共籌閫務，肆設賓筵。恭惟某官蓋世勳名，柱天力量。抱無雙之才氣，居第一之戰功。秉鉞臨淮，見謂老熊當道；分弓鎮沔，隱然猛虎在山。十連帥之按行，三衙司之貴重，波澄江漢，鄉震關河。朗吟而過洞庭，姑小就仙翁之劍；出獵而遇渭水，行將應尚父之璜。笳鼓歸來，節旄餘事。某官老猶護塞，喜復同州。款曲交情，十載相逢如夢；綢繆王事，一言不及於私。正當呼鷹臺上之秋風，休憶騎鶴樓前之夜月。桂花照席，蕉葉傳盃。此虜在吾目中，相與更嘗熟矣；兩君於斯堂上，不妨談笑圖之。某等獲侍顏行，輒呈口號。

海風吹月近中秋，碧玉天高灝氣浮。文武對開王儉幕，主賓同上仲宣樓。棋邊正要看新著，酒畔何妨話舊遊。了却經營宛洛事，入登樞筦贊帷籌。《可齋雜藁》卷二二。

全宋文卷七八六〇

李曾伯　五〇

宴四川余制置致語

五福照益州，指青冥而仗鉞；千里踰江國，瞻紫氣之度關。爰修地主之儀，庸展邦交之好。恭惟某官精神滿腹，文字撑腸。夷簡當許國時，上已聞於密舉；强玉在韓公府，人久服其能名。中更盤根錯節之剸裁，平視怒浪洪濤之撞擊，百年幾見，而有斯人；一歲三遷，是皆吾分。萬竈給雲屯之餉，千艘籌水漕之功。撫神皋則漢三輔之晏然，登卿寺則周九圜之裕若。屬時乾斷，圖任坤維。煩相如見父老以諭之，用充國終公卿之議是。經持紫橐，丕建碧幢。東夷人以至西夷人，况威名之素著；小范老不比大范老，知勳業之可期。出巧手於袖中，救壞碁於局上，一清玉壘，再啓金甌。而我某官幸備戎旃，將依鄰燭。已喜草蟲之賦，願尋葵丘之盟。剖藩籬即大家，相忘肝膽；鼓瑟琴有旨酒，何惜笑譚。兩君之在此堂，四國於以維屏。浩歌雪曲，共醉霜天。某等猥綴於工，輒陳俚語。

分弓輟自侍臣班，來擁貔貅設漢關。膽落氈裘千里外，指呼羽扇一麾間。共期朴實工夫到，會見承平氣象還。荆益論盟如此酒，從今西顧釋天顏。《可齋續藁前》卷五。

宴嘉興謝守致語

竹裏行厨，嘗辱谿亭之宴；松下喝道，肯來巖壑之居。有千乘之國以推崇，受一廛爲氓而幾僭。式陳燕至，寅奉隼旟。恭惟某官蘭砌聲華，冰壺人物。鍾赤城天台清淑之氣，真黄龍神爵循良之風。貴介若儒素然，誰謂韓吕世家之習；事業以才猷致，靡由高竇閥閱之緣。聯鴛陟二監之崇，符虎歷三城之重。皇華禮樂，嘗膺簉節之咨諏；寶直圖書，浸迫甘泉之步武。上以扶風股肱之郡，公爲中朝心腹之臣，膏雨吾民，期年而效。萬物吐氣，與千里以回春；兩造在庭，可片言而折獄。但見歌麥穗桑枝之載路，奚待持水孟薤本以候門。君王思賈之已隆，父老惜恂之難徇。城樓帶月，小吟秋月之詩；閭闔排雲，即捧朝天之詔。某官倦游萬里，投老一邱。喜有同原父之從歐，何敢望文僖之訪郭。歸兮雲暮，已無出岫之心；好箇霜天，共舉傳盃之手。屈皂蓋朱旛之臨賁，借紫萸黄菊以獻酬。環瓊苑之十眉，奉玉山之一笑。坡詞細唱，豈爲南浦之凄凉；弘酒滿傾，祇愧東籬之齷齪。某等輒陳俚語，上佐清懽。

輟從筍玉鎮扶風，政事襲黄一樣同。白髮歸田嗟我老，黑頭入相屬之公。蕭然舊菊荒蕪裏，

欣在甘棠蔽芾中。詔下鴛湖天咫尺，好風行送畫船東。《可齋續藁前》卷五。

宴湖南章漕致語

勞還四牡，法河海以朝宗；受任十聯，令湘潭之踐稹。龜符儼合，燕豆式陳。恭惟某官空冀北羣，擅斗南一。水晶宮之人物，世有典刑；玳瑁筵之笑談，早騰譽處。元龍百尺樓之高卧，叔度萬頃波之足容，剖竹徵還，持荷平步。屬庚午之差我馬，而甲戌之峙乃糧。載馳駟駱之華，頓澄吏習；夙飽貔貅之哺，大振軍聲。消重門之柝於未形，借前箸之籌而有賴，既寬南顧，爰命東歸。春回上苑，花滿洛陽，便合問端闈之轡；夜醉長沙，曉行湘水，正當扳封部之轅。卿此行登仙，人望公如歲，纔躋月掌，即踐星台。我某官同飲浙溪，相逢壽嶽。何幸蘭金之締好，盍持蕉玉以論懽。兩君此堂之獻酬，萬人傾城之鼓舞。梅林初歇，不妨懷楚以聞歌；荷浄納凉，正好趨吴而待對。某等幸逢高會，敢薦鄙詞。

使星一點壽星邊，惠我三湘兩閲年。既付龜符還楚壘，便持犀節上堯天。何參接踵新規在，僑札論心舊識然。入對丹墀訪南事，細陳霜頰障蠻烟。《可齋續藁前》卷五。

餞章漕致語

臺閫聯鑣，同在壽星之野；巖廊側席，喜推卿月之朝。幸駐輶軒，敢陳祖帳。某官冰壺誠古，鐵石心澄。撫按圭稜，六月而有霜氣；掀騰步武，萬里而上雲津。歌使臣之轡以勞還，招大夫以旌而入覲。若曰久望子矣，此行如登仙然。長沙萬人，徒借宿而截鐙；新豐四輩，即召對於凝旒。亟班邇聯，以世前美。某官久相聞於江漢，甫共事於湖湘。交淺而眷則深，會難而別何遽。燕留花送，不勝繾綣之情；藕雪冰調，聊接殷勤之樂。輒陳韻語，少助懽聲。

來湘話浙倍綢繆，天路風高借莫留。不俟駕行何憚暑，適逢圭覲恰當秋。登仙堪羨星辰履，歸老終尋雪夜舟。公到甘泉陳大計，毋忘膏雨澤南州。《可齋續藁前》卷五。

宴湖南洪漕致語

輒班北闕〔一〕，命驪駕以周詢；分牧南州，奉魚符而受察。幸典刑之舊識，依禮樂之新華，敢秩初筵，用陳雅好。恭惟某官冰壺瑩徹，玉尺端方。天目茗水出焉，鍾爲英傑；世臣喬木謂也，藹有猷爲。九衢策足，萬馬皆瘖，千仞覽輝，孤皇忽見。出則贊征謀於檄草，入而助和味於鼎梅。柬知深結

於九重，英籌遂臨於三輔，旋躋蘭錡，密爾荷囊。屬飛芻輓粟之方殷，復攬轡登車而於邁。望茂洪於江左，雖切輿情；屈賈誼於長沙，可覘上意。蓋腹背之虞在炎服，賴耳目之寄分旰憂。山嶽晏然，星辰上矣。而我某官猥居藩翰，獲奉教條。春雨堂高，猶記姑蘇臺之傾蓋；晴嵐市接，不圖離騷國之聯鑣。細哦淵明九日之詩，聊酌孺文二天之酒，共獎王室，永締交盟。某等敢以俚辭，紀此盛事。

仗節來從玉筍班，福星甫照舉懽顏。持荷自盍登堯陛，輓粟寧容久漢關。慶集正當萸菊際，交盟喜在芷蘭間。定王臺小難留住，祇恐天邊即予環。《可齋續藁前》卷五。

〔一〕輒：似當作「輟」。

宴廣西豐憲致語

駕使者車，訪五嶺宜人之勝；建元戎幕，有二天獨我之私。閫臺人物之相輝，簪帶山川之改觀。式陳燕衍，以奉騶華。恭惟某官玉尺端方，冰壺瑩潔。四明洞天之間氣，鍾此英才；元祐黨籍之故家，藹然風烈。徧儀華貫，妙柬睿衷。紅旆行春，趨振鴛行之武；青紋直夜，飽薰雞省之薇。屬上憂西鄙之腹心，屈公任外臺之耳目。從天而下，易地皆然。方湘靈岳后，聳風采之動搖；而海蜑溪蠻，賴霜威之彈壓。爰秉祥刑之筆，載修平準之書。粟廩儲紅，民歎愁其頓息；草扉鞠緑，獄冤滯者決

無。小賡梅邊雪片之吟，即侍花底春旗之仗。我某官從來分闌，又幸聯鑣。幾年江海之分携，萬里風濤之協濟，從容話舊，整密圖新。雲散水流，一回相見一回老；月明風細，十分滿酌十分春。相與戮力，自今既盟，所不同心，有如此酒。某等敢陳韻語，上贊芳筵。

帝遣星軺入桂州，雨餘凉嫩一天秋。繡衣翠節皇華遠，碧玉青羅喜氣浮。猶昔孺文同此酒，喜今師德在吾舟。相期辦却平蠻事，公向三階我一邱。《可齋續藁前》卷五。

淮東制府僉廳議堂上梁文

淮海殿邦，偉軍中之元帥；藩垣建幕，來天下之羣英。聿觀棟宇之新，始覺履簪之盛。某官輟繇紫橐，來建青油。蚤從四方之游，幾環轍跡；遍作諸侯之客，屢傍人門。飽諳出塞之吟，慣識從軍之樂。今乃總貔貅之戍，是宜隆羔雁之儀。眷陝東西責任之方兼，非洛南北人才而孰勝？緬懷故老，主賓魏國之舊游；尚友前修，文字樊川之重見。對此月柝燈棋之談笑，與夫雪裘風檄之勤勞。雖多贊幕以持麾，或已聯鑣而向闕。假途於是，傳舍視之。然而賓蓋繽紛，議堂湫隘。豈以定遠懷歸之際，不爲叔孫必葺之圖？大宋小楩，輪奐美哉；後勁前茅，規模遠矣。突兀見眼前之屋，周旋運掌上之圖。共濟其間，相觀而善。巡簷索笑，不妨訪東閣之梅花；倚檻揮毫，要復見平山之楊柳。輒陳韻語，以相斲聲。

拋梁東，樽俎從容可折衝。一把平安傳夕燧，邊無牧馬與彎弓。
拋梁西，畫棟參天萬象低。須信衆思能用蜀，豈徒三寸可降齊。
拋梁南，畫永清油足笑談。要培亭竹與雲參。
拋梁北，將見呼韓來上國。一朝露布清畫傳，指日銅駝出荆棘。
拋梁上，檄筆如飛光萬丈。鸞臺鳳閣由此升，何止區區舍人樣。
拋梁下，燕語清風新賀夏。長安二月花正濃，得意歸來上金馬。
伏願上梁之後，皇威清海岱，萬宇昇平；幕府省文書，一堂整暇。贊席上過師之略，收碁邊破敵之功。道誼交孚，有緑水紅渠之樂；勳名鼎盛，驗赤雲黄色之祥。《可齋雜藁》卷二三。又見光緒《甘泉縣志》卷一九。

江陵府學講堂上梁文

恢魯泮之新規，聿崇廟貌；倣孔堂之舊制，以重師資。輪奐載宏，佩衿始肅。眷是藻芹之地，夙多杞梓之材。于湖、南軒之所經營，文定、龜山之所講肄。立諸生而誨，相期行業之修；聞夫子之言，豈止文章之習。中更摧圮，近甫作興。不虞燕幕之焚，遂失鴞林之集。在軍旅不忘俎豆，求有餘師；收梁棟次及桷榱，取諸大壯。無何經始，遂可希升。倚墻之鄭聲必麾，肯效坐絳帳臺而授道；登

樓之粲賦何取，正須上金鑑録以告君。龜卜既涓，虹梁肇舉。

抛梁東，喜見高堂棟宅雄。不用絳紗施此坐，説經自邁馬扶風。

抛梁西，突兀翬飛碧漢齊。游肆其中加種績，相期接武問天梯。

抛梁南，芹藻芬芳泮水涵。勉勵當爲漢名節，虚浮力戒晉清談。

抛梁北，千里折衝伊士力。一射尤須俾觀德。

抛梁上，新歲新堂新氣象。摳趨多暇矍圃間，願與諸君景行仰。

抛梁下，銜鱣呈祥咸賀厦。蔡軒夫子百世師，作詩豈特頌泮宫，江漢舉昔歌美化。

伏願上梁之後，家爲鄒魯，人似閔顔。登進德之堂，正心誠意；究康時之學，致君澤民。毋愧前賢，以淑後進。《可齋續藁前》卷五。

代廬帥上元祈福青詞

上元校福之辰，維春伊始；當路宅生之寄，與歲俱新。敢瀝丹衷，仰投洪造。伏念臣猥將漕事，兼領帥權。眷封圻數郡之間，自邊戍累年之後。久更雨雪，士未能解甲以還營；數有風塵，吏不免調丁而轉餉。兹届陽和之候，共祈安静之休。爰演真科，用迎和氣。伏願穹靈監在，誠意潛通。諸夏底寧，一旅絶朔庭之警；有秋登慶，屢豐臻南畝之祥。《可齋雜藁》卷二四。

代合肥禳火青詞

同日告災，甫深嗟於近境；融風扇虐，亦微及於此州。肆懷警懼之誠，爰舉祓禳之典。伏念臣猥分臺閫，邈在疆陲。比屋以居，半茅茨之相接；崇朝其頃，幾薪火之載驚。雖天道之難知，恐吏愆之所致。用稽灌罘，亟演琅函。伏願閟伯藏威，蜚廉斂怒。雲霓沛澤，坐消扇燎之虞；老幼奠居，同享平安之福。《可齋雜藁》卷二四。

代合肥祈雨青詞

序紀大雩，浸若常暘之沴；禮崇辟望，尚愆解澤之施。敢瀝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誤膺隆委，邈在窮邊。靖惟時事之戚休，實係歲功之登耗。茲臨龍見，未應鸛鳴。黍苗正堅於敷菑，麻麥浸妨於滋長。吏誠有慊，民則何辜。爰敬祓於齋壇，用肅延於颺馭。伏願道慈廣覆，靈鑑潛通。雷雨之動滿盈，亟起夏畦之病；天地之間豐美，用臻秋穡之成。《可齋雜藁》卷二四。

都司代宰執禳蝗青詞

民方艱食，期嘉穀之用成；天未弭菑，尚飛蝗之爲孽。用殫忱悃，仰瀆高明。竊念臣等職忝弼諧，道虧燮理。師旅且加之饑饉，公私又竭於蓋藏。薦歲大祲，已起無禾之嘆；屬時孔棘，豈堪有蜚之書。萃中外之不憂，傒東南之一稔。茲由畿輔，遠暨江淮，皇皇形億兆之心，蟄蟄駭衆多之羽，慮深當宁，咎在愚臣。爰蠲潔於琳宫，冀感孚於璇極。少回帝鑑，即庶農功。伏願閔此鞠凶，去其種類。秉畀炎火，聿資田祖之神；實維豐年，允協牧人之夢。《可齋雜藁》卷二四。

代禳蝗意旨青詞

位聯輔政，道昧調元。未能十雨九風之維時，適值一旱二蝗之繼踵。殍殣相望，萊蕪多荒。嗟汝農人，一稔正期於卒歲；害我田穉，羣飛倏見於刺天。近從畿輔之郊，遠暨江淮之境，若時爲孽，厥類實繁。深懷中夏之安危，實係有秋之登歉。天非弭變，人益阻饑。繄民生之何辜，皆臣等之有咎。用祈景貺，輔作康年。去其螟螣之災，貽我稻粱之慶，俾紓國力，允荷帝休。《可齋雜藁》卷二四。

都司代宰執祈晴青詞

多稼用成，將畢三時之務；積陰爲沴，恐虧一簣之功。載惟大計之實關，匪但小民之易怨，浸淫未止，刈獲有妨。致上心厪懇切之憂，皆臣等昧燮調之理，供陳薦藻，望切傾葵。伏願俯念時艱，潛回帝鑑。重雲解駁，昭舒杲日之明；高廩豐盈，汔保康年之慶。《可齋雜藁》卷二四。

代祈晴意旨青詞

有秋將遂，積雨爲愆。當閭閻易至於怨咨，懼場圃或妨於登穫，爰殫忱悃，上叩高明。謹延奉於山真，用吉蠲於琳宇，仰祈慈光下照，陰沴潛消。昭回玉燭之明，庶格金穰之慶。《可齋雜藁》卷二四。

都司代宰執祈雪青詞

律回大吕，預占百穀之宜；令爽元冥，未睹六花之瑞。敬殫微悃，仰冒明威。伏念臣等功乏濟時，道乖贊化，每賴帝心之默佑，深虞時序之或愆。杪歲將臨，同雲未合。野有遺蝗之慮，民懷多厲

之憂，爰演冲科，用迎嘉貺。伏願乾坤薦相，滕巽效祥。應平地盈尺之祈，繼之三白；兆豐年億秭之慶，慰彼羣黎。《可齋雜藁》卷二四。

代祈雪意旨青詞

杪冬届候，瑞雪愆期。陰陽未應於天和，時序幾行於春令。阡陌慮蝗蝻之爲孽，閭閻形病癘之過憂。深懼贊襄，有乖燮理。爰潔涓於琳宇，用祇扣於璇穹。伏願協氣潛回，同雲密布，散作千里蚩化之慶，預開來年多稼之休，庶副民祈，式寬臣責。《可齋雜藁》卷二四。

母氏除祥青詞

闕地及泉，嗟棘心之罔極；鑽燧改火，倏葬朔之再周。祇對昊穹，泣陳哀悃。伏念臣母臣妾起家辛苦，鞠子劬勞，僅登六秩之年，遽抱九原之恨。音容浸遠，日月易流，興懷陟屺之悲，矧復在原之戚。始終七載，禍變相仍，長幼一門，凋零如許。皆愆尤之所致，負痛苦以何窮。爰即除祥，並修崇薦。伏願南昌度厄，東極垂慈。憑藉津梁，共導於山國；嗣承香火，未隕墜於故家。《可齋雜藁》卷二四。

茅山爲亡弟小祥青詞

恩義至情，莫如手足，死生永隔，浸遠音容，敬竭丹悰，上干洪造。伏念臣行虧孝悌，身積罪愆。怙恃二親，已嗟早世；零丁一弟，弗克享年。僅存襁褓之孤，復成幻迴之夢。禍患至此，痛苦奈何！對晦朔之告周，顧形影而相弔。追懷舊歲，禱叩靈山。雖大數之難回，豈初心之敢負，用修崇薦，爰衍真科。伏願黑簿銷名，朱陵度厄。拯幽拔滯，永毋墮於輪回；追遠謹終，俾有爲之紹繼。

《可齋雜藁》卷二四。

江東漕祈雨青詞

三農告旱，致當宁之軫憂；一道觀風，爲斯民而請命。輒忘再瀆，敢瀝寸誠。眷維公家多事之時，值適頻年用師之後。流離麕集，纍纍而仰食；軍旅狼顧，嗷嗷以張頤。所望有秋，以保諸夏。茲不雨至於斯極，況有蝗而且爲災。疇拆猶龜，河流如線。非但穡事興失時之嘆，亦將糧道有弗繼之憂。伊民何辜，皆吏之咎。倘三日之霖未應，則一歲之計奈何。用藏殊科，載祈嘉貺。伏願曲回天鑑，俯念民生。澤起龍蟠，大霈崇朝之愿；境無蝗害，庶臻中熟之年。《可齋雜藁》卷二四。

采石水府廟祈雨青詞

慮極龜疇，驕陽愈熾；瞻言犀渚，神物所潛。爰就建於靈壇，用甫延於真馭。眷時適多虞之際，方歲惟一稔之期。背夏涉秋，乃歷時而告旱；自江暨浙，合數郡以同憂。不惟大田多稼，侵就於槁枯；亦且罔水行舟，莫通於餽運。雖僅四郊之枯潤，未蒙三日之滂沱。豈天怒之未回，繇吏愆之所致，不雨至於此極，吾國其何以支！伏願大垂金闕之慈，亟下緑章之敕。天龍一指，救民命於垂危；螟螣盡除，保農功之中熟。《可齋雜藁》卷二四。

新居修造畢酬願青詞

負郭二頃，舊守先廬；有屋一區，新謀近市。葺修竣事，枚滌輸誠。伏念臣逐粟四方，轉蓬數載。和淵明之賦，田園久悵於荒蕪；懷子雲之居，風雨尚虞於凌震。今粗成於輪奐，庶知有於帡幪，恭演真科，用迎嘉貺。伏願廣垂鴻覆，俾適蝸居。繼此息肩，保户庭之無咎；安然聚首，與家室以相宜。《可齋雜藁》卷二四。

壽圍祈雨青詞

醜夷犯順，薄新壘以頻危；大德好生，乞洪流而請命。用伸虔扣，仰瀆昊穹。伏念臣保障非才，慢藏納侮。以斗州三月之役，聚此蜂屯；當勍寇四旬之圍，凜如魚釜。雖王師之進援，與賊勢以相持。橋扼中途，彼有三面之勢；灘多淺磧，我難寸步之前。眷人謀至此浸窮，非天意而孰克救。皆謂得數尺之水，即可以濟三軍之師，爰演冲科，仰祈沛澤。願削微臣之禄算，以保孤城之生靈。伏願雨施屯膏，風來艮位。捷傳淝水，伸萬里之國威；圍解晉陽，免一州之兵禍。《可齋雜藁》卷二四。

解壽圍謝感應青詞

地有所必争，爰致窺城之釁；天之佑者順，幸收却敵之勳。感洪覆之生全，罄素衷而報謝。伏念臣繆分邊寄，適際時艱。城彼州來，既昧《春秋》挑吴之戒；截於淮浦，略無《小雅》攘狄之能。方其築長壘以閉圍，據中流而斷塞。環烏孫於境内，肆逞狼心；視赤子於城中，幾同魚肉。矧亢陽之適值，雖擾旅以莫前。嘗瀝露香，丐清氛祲。果荷溺焚之拯救，有如影響之感通。得一水以施斷橋拔柵之功，不信宿而報全壁班師之喜。脱新墉於危棘，震中國之威稜。非天意有以保之，則人謀安能致

此！用陳淨供，仰答殊休。伏願上帝垂慈，高真降鑑。生民弭禍，毋興南北之分爭；醜類革心，永保東西之分守。《可齋雜藁》卷二四。

黃籙普薦陣亡青詞

醜類窺邊，嘆闔謀之不力；皇穹悔禍，痛兵難之無辜。敢殫迫切之誠，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浪兼兩鎮，倏閱三年。不能限戎馬之弗侵，未免陷生靈於多故。或將校卒伍，身嬰矢石之衝；或工賈士農，家被干戈之厄；或流離而亡於道路；或抄擄而没於穹廬；或因之而致凍餒疫癘之災；或值此而遭水火盜寇之難。嗟衆生之不幸，雖浩劫之難逃。然一夫有死，咎將誰歸，而三軍司命，罪復何逭。想馬醫夏畦之鬼，與沙場夜哭之魂，雖舍生取義之無慙，而茹痛含冤之何已。用擇歲終之吉，上祈天佑之恩。凡而由師旅之淪亡，同此入坎離之鍊度。物化輪回，永無沉墮，遊魂精氣，咸與超昇，用答謴尤，以酬心素。伏願照垂慈造，盡滌宿愆。厄度朱陵，咸享人天之樂；塵情紫塞，俾安老稚之生。《可齋雜藁》卷二四。

淮閫得祠歸里青詞

非才分閫，每懷誤國之憂；得請歸田，實賴自天之佑。謹攄情素，上答穹蒼。伏念某本以書生，謬專戎事。任兩道十數城之寄，凡一千五百日之留。八經師入之虞，機無容髮；三歷邊圍之急，食不下咽。幸肅奉於皇靈，獲屢摧於敵魄。事危虎口，命等鴻毛。四封未靖，誰實尸之；一夫不辜，臣之罪也。茲撫躬而興懼，累抗疏以丐休。恩錫公朝，生還故里。善釋千鈞之負，許尋一壑之盟。非造物者賜之，豈臣力能及此。捫心有幸，感德無窮。爰載潔於齋壇，用仰酬於景貺。伏願三靈對越，寸念感通。畎畝不忘，欣際昇平之運；户庭無咎，永爲蕭散之民。《可齋雜藁》卷二四。

荆閫辛亥保安春哨青詞

分閫罔功，頃慮防春之擾；籲天請命，幸銷大夏之聲。輒瀝愚忱，仰干洪造。伏念臣驅馳已老，牧御非才。洪流爲沴，正切民憂；青草將生，又傳風警。卒邊塵之不聳，皆陰佑以無虞。敬演冲科，用酬景貺。伏願上帝曲廣好生之德，俯憐微臣本無嗜殺之心。惟築惟征，賴威靈而集事；於疆於理，與封部以奠居。《可齋雜藁》卷二四。

荆閫辛亥保邊醮青詞

國之事在戎，莫重舊邦之復；天所佑者順，實依厥鑑之臨。敢瀝丹忱，仰干洪造。伏念臣材非用武，職乃榦方。生平對越之心，惟憂或失；分表經營之想，何力敢爲。睠時襄樊，本故疆宇。十五六載付之榛莽，數百里地隔以腥羶。屬君命之有嚴，犯兵家之至險。執戈荷鍤，暴之爍日之中；挽縴連橋，觸彼洪濤而上。一塵不聳，二壘迄成。彼敵雖及境而遁歸，吾旅悉全師而克捷。是由天意，夫豈人謀。第兵交寧免於殺傷，而敵忿將萌於侵軼。凡皆臣罪，深爲民憂。所憑宗社之靈，其保封疆之固，用酬素願，爰演冲科。伏願昭上帝之好生，佑中華而降福。城郭人民之皆如舊，重欣風景之還；山川鬼神之罔不寧，盡洗妖氛之染。《可齋雜藁》卷二四。

武當修醮青詞

別名山三十年，久嘆煙塵之隔；統楚地六千里，後瞻香火之新。厥有宿緣，獲依靈佑。伏念臣粤由弱冠，嘗謁殊庭。夙承先志之敬恭，常賴危機之保護。中嗟福地，亦墮劫灰。山川鬼神爲之弗寧，城郭人民傷哉非昔。敢謂中朝之過聽，俾叨外閫以來宣。氣數當回，封圻載復。命羽流而往奉，知廟貌之不移。爰潔丹忱，遠陳清供。念負乘尚虞於致寇，而干戈寧免於殺人，匹夫非辜，微臣之罪。是

雖共於王事，恐未契於天心。敢爲兩道之民，用祈衆真之貺。伏願虛危躔之照耀，翼軫分之乂安。一馬不驚，見昇平之世界；五龍如昨，還清淨之道場。《可齋雜藁》卷二四。

壬子禳火青詞

疇昔之夜，當新火之方更；獲罪於天，忽融風之肆虐。燎由魯廐，延及頖宮。方烈焰之騰空，幾比廬之掃地。投誠肹蠁，弭變須臾。謹推咎以省循，演冲科而告謝。伏願免貽民禍，責止臣身。賜福虛危，常假元冥之助；奠居翼軫，永消閼伯之威。《可齋雜藁》卷二四。

壬子保安春哨青詞

地雄諸夏，慚非分閫之才；天佑一春，幸弭犯邊之寇。敬伸丹悃，祗答蒼穹。屬時青草之方生，倏報赤囊之將警。列城經理之幾，慚扃鐍之尚疏；四野生聚之繁，恐金革之不免。懼吏不武，致民無辜。賴肹蠁之有孚，底封圻之無失。至於鄰境，雖連月之跳梁；執彼渠魁，才七日而退遁。此非人力，盡出天威。謹蠲穀旦之良，庸展蘭場之謝。伏願衆真助順，大造好生。周禾温麥之告成，虜無鈔掠；漢水方城之修備，國有藩籬。《可齋雜藁》卷二四。

全宋文卷七八六一

李曾伯 五一

癸丑秋防保安青詞

四載守邊，又見西風之候；一忱籲帝，果消北土之虞。昭大造之鑑臨，涓剛辰而對越。伏念臣猥顓藩翰，常懼曠瘝。與勍敵爲鄰，蓋日有窺圖之志；念生民遭難，何時爲休息之期？利鈍非人所能，動静惟天是賴。比伸露禱，冀保秋防。幸一水之瀰漫，虜謀遂沮；獲四郊之平定，農事汔登。敬演冲科，用酬嘉貺。伏願廣好生之大德，終垂佑于一方。海晏江澄，吏逭封疆之責；冬寒地净，民無兵革之災。《可齋續藁前》卷五。

冬防保安青詞

乘邊四載，孤蹤所恃者天；保境一冬，大造實爲之地。敬伸素願，用叩蒼旻。伏念臣分合投閒，志非好殺。經營新壘，蓋由吏奉于廟謨；密邇邊陲，惟恐民罹于兵禍。負乘既虞于致寇，纓寇矧任于救鄰。顧江面數處風之寒，皆當儆備；隔溪一帶水之外，即是敵衝。比青野之戒嚴，倏赤囊之告警，連營窺我，一鼓下之。始幾黑氣之壓堤，旋遂妖星而落焰。雖國威之致爾，皆帝佑以使然。爰演冲科，仰酬景貺。伏願廣乾坤之大德，庇荆楚之一方。繼茲新歲之更，汔臻安靜；願與有邦之衆，早見昇平。《可齋續藁前》卷五。

甲寅建黄籙普薦陣亡青詞

民自古有死，值多難以何辜；天大德曰生，念一方之可憫。敢殫懇切，上瀆高明。伏念臣本乏時才，洊當邊寄。負且乘而致寇，謀慚千里之折衝；梃與刃以殺人，罪在三軍之司命。屬新經理，時有繹騷。中間執戈衛社之人，與夫摧鋒越河之將，或犯難陷敵，幾委命于鴻毛，或執銳被堅，甘裹屍于馬革。踰三四載，幾百千人。凛節概之如生，殆英靈之不朽。以致並邊農庶，鄰境軍民，或死封疆，

或蹈水火，或流離而捐于溝壑，或抄鹵而没于穹廬。是雖厄會，亦皆今世受前世因；其在游魂，寧免新鬼冤故鬼哭。懼若赦之不食，慮伯有之無歸。拯黄壤之幽塗，盍開生路；披青城之秘簡，賴有仙科。用潔齋壇，肅延真馭。凡爾淪亡于師旅，自今煉度于坎離，同一超昇，脱諸苦惱。酬對天之素願，祈保國之洪休。伏願闡維皇上帝之靈，解天地衆生之厄。人天隨度，庶幾慰忠義之魂；中外奠安，均使被和平之福。《可齋續藁前》卷五。

宣閫謝安青詞

兩閫十年，屢嘗請老；一身二任，乃畀來宣。控辭莫反於上恩，祇受敬安於天命。敢陳忱悃，仰扣穹靈。伏念臣浸迫頹齡，實無遠略。抗塵走俗，平時所恃此心；出死入生，其間不能以髮。在淮而僅施一割之用，至荆而已嘆再鼓之衰，詎期中朝，復委西柄。當國事艱難之日，非臣子避辭之時。前瞻而劍益羽檄之不寧，後顧而襄鄧烽烟之交急。行使止尼不能以自必，利鈍成敗未易以逆知，冒然而前，它不暇顧。值時杪歲，觸境畏塗。歷三峽之驚湍，雖瀕於險；幸四旬之晴色，汔濟此行。外面水陸數千之師〔一〕，内則家門百指之衆，扶持有賴，平善無虞。兹抵攸司，撫孤蹤而銜感；亟令下里，合長息以蠲脩。用答心香，載陳薦藻。伏願慈光下燭，精祲上通，開皇天悔禍之機，爲生民息肩之日。封疆萬里，坐消金革之虞；鄉井一廛，歸保桑榆之景。《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一〕面：似當作「而」。

保安青詞

應與蘭之夢，祇荷洪休；修薦藻之儀，敬陳丹悃。爰念衰遲之跡，已非孳息之時。偶爾添丁，居然似己。初常祈於保佑，今敢廢於答償。伏望真慈，俯垂洞鑑。以嗣以續，聿承奕世之傳；無害無菑，俾有成人之望。《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宣閫保邊青詞

分職坤維，適届西風之候；祈恩乾造，乘寬北土之虞。敢瀝精忱，上於穹鑑。伏念臣驅馳浸老，藩翰滂膺。揆以人謀，何取護師之略；數有天幸，每逃司敗之刑。朅來已渝，倏近期歲。念蜀民之良苦，何兵難之久罹。非蒼靈回悔禍之心，則赤子無息肩之日。懇祈寸臆，對越咫威。涉秋九旬，汔銷兵釁；環益四履，遂畢農功。用穀旦之載涓，肅齋壇而昭報。伏願惟皇上帝，矜恤下民，開福耀之臨寅，應佛狸之斃卯。冬寒地淨，無關塞之驚塵；山峙川流，轉岷峨之生意。《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黃籙心詞　丙辰正月重慶闔治建

坤維多難，備藩翰以護師；乾造至仁，爲生靈而請命。敢拔幽於已往，用祈福於方來，上對蒼旻，敬披丹素。伏念臣猥共武服，適值時艱。數十郡之瘡痍，塗炭已極；一二年之經理，餘燼僅收。奈外患之未除，幾蜀危之益甚。兵之臨敵陷陣，傷哉死節之魂；民焉喪家殺身，抱此無辜之痛。積茲怨戾，尚爾菑氛。致兵戈敢肆於交侵，而遠近愈加於薦食。一冬盤薄，四境繹騷。我農方當東作之期，彼寇尚遲北遁之計。顧茲分閫，於此同舟。非告之皇穹開悔禍之機，則嗟彼赤子無回生之日。吉蠲公宇，爰啓齋壇，依坎離薦度之科，拯師旅喪亡之魄，以禳禍厄，以保封疆，以祈年穀之豐，以希世運之泰。念《春秋》之法，元帥當責，寧止以譴加臣某之身；而《大易》之師，長子宜專，願早以權畀臣澤之手。昭昭洞鑑，懇懇弗欺。伏願上帝之好生，俯恤下民而赦罪。眷三卯以來，英靈之幾滅；俾五福所照，證應之不虛。宇宙清夷，邦家寧敉。自今有歲，併消劍棧之驚塵；與物爲春，盡復岷峨之生意。《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出蜀歸里青詞

八年戍役，嘗爲家國以懇祈；萬里生還，盡出乾坤之覆護。敢攄情愫，仰扣穹蒼。伏念臣猥以庸才，誤膺繁使。疆場殺人之事，此豈願爲；朝廷謀帥之行，靡容控避。越由己酉，汔至丙辰，自度嶺以來荆，繼泝峽而入蜀。履危陷險，帝每付於鴻毛；出死入生，身幾瀕於虎口。上恩至渥，末路僅全。將百指以來歸，喜一廛之無恙，秋毫以上，造物賜之。慨思駑乘之始征，冀保蝸廬之後顧。頃冬春之在戍，寇南北之交侵。斡腹證深，扼吭憂急。洊爲民而請命，卒却敵以全城。積此衷忱，慊然效命。茲甫暑途之弛擔，亟投真館以建壇，爰演冲科，用酬夙禱。伏願慈光下燭，精祲上通。朝野升平，千里豐登而相慶；田園閑暇，一門老稚之安居。《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保祐先廬青詞

度嶺去家，夙伸徼福；歸田請老，幸獲遂初。敬踢踏以紓誠，冀穹窿之垂鑑。伏念臣遭時簡拔，薦職蕃宣。昔受任於南中，當俶裝而西上。問征夫以前路，寧免顧於田園；有先人之敝廬，猶過虞於風雨。嘗陳丹悃，仰扣洪仁。周旋萬里以還，翕忽八年之久，户庭無咎，松菊猶存。悉由大造之保

全，敢演真科而昭報。伏願慈光下燭，精禋上通。闔門均戴於君恩。《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長沙到官青詞

奉上指以於蕃，屬當遠役；祈天休而昭格，允契夙心。仰企高明，敢陳懇款。伏念臣年登六衮，大非衰朽之宜。靡容累疏之循墻，勉挈一家而就道。水程數千里，有風濤洶湧之驚；暑塗六七程，正霧潦鬱蒸之際。穹窿所覆，老稚無虞。凡一飲啄，知造物之歸；敢三熏沐，修齋壇之報。伏願慈光下燭，精禋上通。四境之內相安，俾無曠戾；一門之中無事，感遂康寧〔一〕。《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一〕感：似當作「咸」。

長沙保境青詞

狄侵王略，上關宗國之憂；臣職帥連，外有封疆之責。扣蒼靈而請命，爲赤子以祈哀。欽惟上天

下地之肇分，即有内夏外夷之爲限。朔漠引弓之俗，絶虎穹廬；炎陬衣卉之民，深居蠻嶠。馬牛風無南海之及，牲牢道豈中國之通。孰謂窮荒崛起之獷戎，迺致種類盡爲之蠶食。生民之肝腦塗地，中原之骸骨成坵。天理果何？兵亂極矣。獨存《大易》碩果之生意，賴有正統奕葉之至仁。然首尾幾三十年，與之對壘；凡大小知幾百戰，幸以保邊。詎期長江大河不能阻其來，出於深溝高壘所素備之外，狼貪不已，狙伺其傍。一則由白錦堡而薄辰酉五溪之隅，一則取點蒼山而瞰左右兩江之境，致宵衣之軫慮，動蓼緯之過憂。類幾薪卧而火未然，大懼川決而土莫塞。乃若湖湘之九郡，介于荆嶺之兩鄰。脣齒恃以相依，腹背凛乎交迫。民於金革有戴白以弗知，吏執檄書類倉皇而相視。事實關於諸夏，計不止於一方。非告於天，其孰爲地。臣本無材略，屢任蕃宣。栖然老境之已衰，汎此虚舟而曷濟。身爰即嶽鎮所臨之地。肅陳净供，祇奉高真。伏願鑑焉家焉何恤，國爾民爾是憂。用涓陽剛新復之辰，率挾旗蓋於東南。山川鬼神，罔有弗寧；城郭人民，相安無事。戢兇焰於昂街旄頭之次，俾革戎心；垂慈光於星犯鶉尾之墟，以全民命。《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南嶽疏詞

外夷犯順，職封守以懷憂；上帝好生，藉嶽靈而請命。敢殫愚悃，仰扣睿聰。竊惟西北沙漠之遠

區，本與東南炎陬而異壤。噬吞彼類，肆狼吻以無厭；批擣吾虛，幾鯨牙之浸迫。荆則沅靖五溪之洶洶，嶺焉邕宜諸徼之搖搖。眷爾三湘，介於兩境，所恃隄防之常密，祇虞蹊徑之旁多，事或弗虞，民將焉避。豈惟封疆城郭何以保之，抑恐山川鬼神不得寧矣。某三邊徧歷，再牧奚堪。以衰老何能爲役之人，來空虛素不爲備之地。哀民生之危急，猶視溺焚；懼國步之艱難，不忘寢食。用蠲長至，爰演冲科。固知螻蟻不足以動天，然念駘駘豈容於通道，姦。瘴烟限之，敵星隕矣。伏願南嶽聖帝，下矜赤子，使中國剥食之禍，至於終窮；永保南方離明之鄉，了無厄難。以全民命，以釋主憂。《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靜江酬醮青詞

以心事帝，嘗兩瀝於精誠；自身及家，俱一蒙於覆護。敢殫懇款，仰答高明。伏念臣屢任藩方，已盈分量。比在湘而嬰疾，踰旬未瘳；維來嶺以問征，幾月於役。懼星限衝交之不利，慮煙嵐蒙犯之多虞。六十歲之衰頹，豈堪荏苒；數百指之良賤，同陟崎嶇。賴大造之曲全，矜微生之備至。一行平善，四體痊安。用蠲日以齋羞，爰對天而報謝。伏願衆真降鑑，列聖垂慈。軍民五嶺之相孚，時康歲稔；老幼一門之無事，職稱人安。《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靜江祈雨青詞

一歲事在春，迺田疇之未闢；十日期爲雨，憑香火以載祈。敢瀝丹忱，仰干洪造。伏念嶺表地磽而民瘠，常須天工序協以穀登。兹由去歲之秋冬，已苦一方之旱暵，陂潴告涸，土脉欲枯。粒價爲之騰翔，寇盜因而滋熾。調丁久役，豈堪千里之阻饑；解甲無期，胡可一朝而乏食。嗟民瘼弗瘳甚矣，非穹靈哀救奈何。臣奉命南來，值時東作。纔一更於莫莢，無以致和；雖三洒於天瓢，僅堪潤物。農種未能入土，人情尚切望雲。豈政弗修歟，帝降災而示譴；然吏之罪也，民失業以何辜。用公宇之吉蠲，建齋壇而籲告。伏願慈光下燭，精祲上通。既渥既優，大沛山川之甘霔；是穮是蓑，汔臻郡國之豐年。《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南邊保安青詞　戊午

地雄中夏，裔夷敢啓於圖南；天佑下民，疆吏已苦於蹤跡，叨恩再牧。三邊屢試，既馬力之殫窮；五筦重來，值兵戎之突入。邊壘多瑕而弗密，溪猺助虐以相挺。猶盃蛇疑影而真證遂形，類穴蟻穿隄而旁蹊莫遏。穹廬至此，載籍無之。使賊謀果逞長驅，則

人類不幾絶滅，凛然夕惕，慮此冬防。嘗於羽書星火之中，薦致藥笈露香之禱。雖七旬之逆命弗格，頗費應酬；而五日之吉語屢聞，幸無疏曠。嶺海獲紓於兵禍，廟朝遂釋於顧憂。夫豈人謀，皆由帝力。茲吉蠲於公宇，爰肅建於齋壇，以報洪休，以祈終覆。伏願慈光下燭，精禋上通。使百年虜運之早衰，而一脉生意之弗絶。南北天萬里，限之瘴霧以莫侵；左右江一方，永矣胡塵之不到。《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靜江保境青詞　一　己未

狄窺中土，輒擁泉以肆侵；帝佑南邦，幸與民而共守。敢伸衷愫，上答穹蒼。伏念臣已迫衰年，何堪煩使。重來嶺嶠，自知武備之素虚；環顧封疆，每慮敵情之叵測。不謂未及秋而遣戍，乃聞當盛夏以興戎。彼以二十年侵幹之謀，突然深入；此乃三百載承平之地，駭若共虞。方醜類之憑陵，屹孤城之危急。投忱以請，固圉是圖。果蒙兩儀覆載之恩，汔保一郡生靈之命。祗憂大勢，浸向中州。郊畿未免於震驚，人類恐爲之殘滅。王事孔棘，猶心腹之毒曷除；臣心如焚，嗟手足之捍無及。不有天也，其爲夷乎。朝夕皇皇，中外凛凛。用吉蠲而三肅，因報謝以再祈。伏願聞悔禍之機，紓亂華之患，哀憐赤子，掃殄妖氛。宗社奠安，王國免罹於多難；邊陲寧謐，民編咸遂於攸居。《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靜江保境青詞　二

天限華夷，世豈容於錯亂；地瀕嶺海，時適際於搶攘。敬布微衷，仰干穹造。伏念臣本無材智，滓玷藩宣。三邊霜雪之偏更，粗逃瘴曠；十載煙嵐之重入，迺值繹騷。自西南有幹腹之傳，而中外共寒心之懼，不虞此禍，倏在今秋。彼避實將以擊虛，我以寡不能敵衆。藩籬一決，蹊徑四通。兩旬在桂，而孤壘幾若釜魚；三月於湘，而支郡危於几肉。生靈塗炭，宗國綴旒。上貽吾君宵旰之憂，曷追元帥《春秋》之責。爰爲民而請命，嘗籲帝以祈哀。茲聞此胡困斃之有期，庶使中土還安之可望，用蠲穀旦，載演真科。伏願大德好生，慈光解厄。月星明皎，清四塞之妖氛；疆埸敉寧，安庶邦之生聚。《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役謝醮

年運多屯，貽憂子舍，交遊非類，幾禍家門。方茹苦於窮冬，惟祈哀於上帝。茲伸報謝，爰瀝悃忱。伏念臣不善知人，積恩成怨。義方教子，惟忠孝之相傳；世禄承家，豈禮法之敢越。不謂虎狼之反噬，輒誣豚犬以狂言。殆欲禍李靖之家，遂致興鄒陽之獄。聞者咋舌而縮頸，爲之駭然；顧非病風

而喪心，安得有此。雖縲紲之中自知非罪，奈箠楚之下其患無辭。一朝被逮以難明，九地含冤而曷訴。所賴三辰在上，實昭鑑之；兩造居前，不難見者。用叩高高之聽，載陳懇懇之私。舐犢關心，有甚肌膚之痛；放麑徼福，不勝骨肉之情。果蒙公朝曲軫於危悰，遂使小子獲逃於大惡。免煙嵐之投畀，見日月之開明。君乃天也，豈敢怨乎；彼何人斯，告者過矣。敬涓穀旦，用衍冲科，以酬造化之保全，以冀幽冥之顯應。伏願衆真降鑑，列聖垂慈，昭天理是非之公，示人間善惡之報。户庭安靜，合門盡釋於災殃；朝野清明，舉世永無於冤枉。《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黃籙心詞　辛酉二月家庭建

伏以分閫南中，適逢兵難；投誠東極，幸有仙科。敢叩蒼靈，用酬素願。伏念臣老仍戍嶺，職在守邊，不圖陰山堀起之遠人，乃犯炎嶠遐陬之封境。自戊午而越己、庚之歲，時跨三年；由湘嶺而至江湖之郊，禍延數郡。四野農民之殞命，三軍將士之捐軀。耿耿忠魂，沉沉冥路，非藉慈悲之哀念，曷由幽爽之超升！用蠲穀旦之良，爰謹齋壇之建。伏願三辰昭鑑，萬聖來臨。按琅函藥笈之儀，下風馬雲車之馭。憫衆生之遭害，不幸淪亡；廣大德之好生，悉垂救拔。

第一日

伏以孚佑於下民，方謹三天之扣；齋戒事上帝，肇修五日之朝。敢瀝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已臨衰暮，再入煙嵐。幾年爲軫腹之謀，彼謀甚狡；一旦類攻心之急，我備則單。至長蛇封豕之肆侵，幾聚蟻屯蜂之莫抗，遂挺大變，寖迫中州。不能千里以折衝，以致四郊之多壘。兵之被堅執銳，視死如歸；民焉托處聚廬，無生之氣。野多露胔，革莫裹屍，皆於王事以能忠，寧免天年之未盡。乃若並邊民庶，有位王官，或遭難以殞軀，或忘家而徇國，或斃於擄掠，或困於饑寒。傷殘之餘，疫癘尤苦，往往皆當於劫數，紛紛莫記於姓名。今世受前世因，固非偶爾；新鬼冤舊鬼哭，豈不痛乎！載惟二三載之間，如彼十數州之境，慘哉殺戮，良可憫傷。將令脱黄壤之冥途，令獲指朱陵之生路。凡淪亡於師旅，盡煉度於坎離。同一超昇，脱諸苦惱。用拔幽於已往，以祈佑於方來。素願載酬，洪休允格。伏願軫念元元之苦，廣開生生之門。救諸邊忠義之魂，人天隨度；錫四海和平之福，中外莫安。

第二日

伏以執戈而衛社稷，莫遏寇攘；聽磬而思封疆，方修薦拔。禮陳再日，響應九天。惟邊人遭厄會以何辜，賴道教有冲科之可救。一披秘籙，盡度忠魂。下方之殺氣漸清，斷無幽滯；中國之太平可冀，爰致清寧。

第三日

伏以九天在上，正資生神九卷之功；三日於茲，爰舉朝禮三時之典。於昭明鑑，用憫忠魂。師旅之喪亂孔多，乾坤之化生有造。敬憑大道，式慰重泉。念咎則在躬，實負幽冥之責；凡死而非命，悉歸超度之仁。

第四日

伏以自古有死，痛兵劫之非常；大德曰生，仗仙科而普薦。朝儀肆藏，慈鑑載臨。惟遊魂雖殁而有知，想生氣至今而猶在，爰披寶籙，悉拔泉扃。帝用哀矜，垂光明而下濟；鬼無新故，超苦厄以冥昇。

第五日

伏以被兵厄會，普祁九鍊之功；籲帝畢朝，恭瀝五中之悃。禮煩是懼，心惻實深。凡適境罹肝腦塗地之殃，皆闌臣乏精神折衝之略。凜難贖罪，敢援拔幽。影響之應形聲，感通甚邇；變化各正性命，幽枉咸亨。

散壇

伏以冥路霑恩，脱沉淪之苦惱；齋壇竣事，告功果之圓成。爰謹修辭，聿嚴終禮。念兵禍殺傷之最慘，賴仙科赦度以爲先。開乾坤艮巽之門，舉入化生之造；凡湘廣江湖之地，盡收忠義之魂。出之重泉黑壤之途，鍊以東井黄華之水，咸洗冤而拔滯，各隨願以往生。妙播氣形，應猶影響。人天讚嘆，悉歸上帝之仁；華夏清夷，庶畢微臣之願。

謝醮

伏以中華值厄，至狄難之憑陵；上帝好生，演仙科而拯拔。敬殫衷素，仰瀆穹蒼。伏念臣頃帥南方，適當北寇。不能式遏於藩籬之外，致令浸延於堂奥之間，犬羊醜類之實繁，魚肉生靈而甚慘，兵連三歲，害及數州。念忠臣義士之何辜，或良將勁兵而不免。雖服於王事，凛生氣之猶存；而責在閫臣，嗟罪戾之奚贖。兹伏黄壇之薦度〔一〕，用超黑簿之沉淪。秘籙一披，夙冤盡釋。賴青華之布德，起白骨以成人。悉招楚些之魂，免作夏畦之鬼。凡爾封疆臣之横死，皆隨人天道以往生。實爲無邊無量之陰功，敢昧不識不知之帝力。爰陳菲供，用答洪恩。伏願精禋上通，慈光下燭。魔王束手，三邊永絶於驚塵；赤子息肩，四海同躋於壽域。《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一〕伏：似當作「仗」。

代閫帥壽慶節功德疏　一

律司炎帝，當九夏之居中；運啓塗山，逢千秋之紀節。敬憑佛教，仰祝皇齡。皇太后陛下伏願並日月之照臨，膺神明之佑助。恩翔四表，斂五福錫庶民；慶洽兩宮，規億載恢帝業。《可齋雜藁》卷二三。

代閫帥壽慶節功德疏　二

東朝禮盛，壽陳長樂之儀；南國化行，人誦關雎之美。助培景福，用集勝緣。皇太后陛下伏願行地無疆，與天同久。繩繩蟄蟄，懋開玉葉之昌；怡怡愉愉，安處金根之奉。《可齋雜藁》卷二三。

代閫帥壽慶節功德疏　三

天生堯母，式當夏五之書；地守漢藩，宜上嵩山之祝。敬修妙果，爰介洪釐。皇太后陛下伏願壽

衍後天，功高太極。萬年爲母，踰任姒之徽音；千歲垂基，邁商周之歷服。《可齋雜藁》卷二三。

代閫帥天基節功德疏　一

麟經謂一爲元，歷新行夏；《洪範》以五次極，瑞應生商。熏修庸表於輿情，嚮用自隆於景福。皇帝陛下伏願膺神明之佑助，廣日月之照臨。光闡坤珍，丕承震器。得位必得其壽，允諧頌美之詞；作君而作之師，茂建規恢之業。《可齋雜藁》卷二三。

代閫帥天基節功德疏　二

歷鳳頒正，載啓泰亨之運；渚虹流瑞，聿開震夙之期。敬憑仙佛之良因，仰祝乾坤之難老。皇帝陛下伏願祈天永命，制治保邦。措國祚於泰山，坐臻鞏固；躋生民於壽域，期與綿長。《可齋雜藁》卷二三。

代閫帥天基節功德疏　三

王次於春，適紀攝提孟陬之序；帝出乎震，方增泰元神筴之年。敢披蓬苑之琅函，並集祇園之珍果，用祈睿算，爰寓臣衷。皇帝陛下伏願福等河沙，壽踰嵩嶽。禮樂備東朝之奉，衣裳煥南面之文。日月清明，溥照八荒之域；乾坤長久，永垂萬世之基。《可齋雜藁》卷二三。

都司代宰執啓建天基節功德疏

春王正月，開帝武之篤生；天子萬年，罄臣工之歸美。肆修梵典，庸效岳呼。皇帝陛下伏願如日方中，與天同運。載歌賡舜，藹明良庶事之風；三祝願堯，膺富壽多男之慶。《可齋雜藁》卷二三。

滿散天基節功德疏

攝提正於孟陬，爰紀誕彌之旦；泰元授以神筴，幸增有永之年。謹率周行，共伸華祝。皇帝陛下伏願丕迎鼎命，光握乾符。佑下民作君作師，永爲人極；有大德得名得壽，益衍帝齡。《可齋雜藁》卷

二三。

天基節功德疏

星流華渚，欣逢載夙之辰；雲集祇園，恭上無疆之化。綿延多祉，率普同祠。皇帝陛下伏願斂福錫民，垂基建極。正九五乾文之位，與日俱新；邁四百甲子之年，後天難老。《可齋雜藁》卷二三。（以上楊世文校點）